

几个女孩子在校园一棵大树下，吱吱喳喳地嘴巴不停。

“嘘！”突然有人把手指压住嘴唇。

“什么嘛？”

“我们的王子来了！”

“怎么四个少了一个！”

“你忘了潘伟烈是念医科的？由医学院跑到这儿来，最快也要二十分钟。”

“三十分钟！”

“你腿短！”

“喂，你……”

“别吵嘛！你们说，我们学校的四个英俊王子，哪一个最可爱？”

“我四个都喜欢！”

“玛丽，你不能那么贪心，每人只准选一个！”

“我最喜欢是狄雅各，他又高又大又壮，两排牙齿白得闪亮，而且他最有名望，是运动场上的健儿，他捧过许多冠军杯！”

“狄雅各是不错，可惜我不喜欢黑王子。我喜欢李西敏，他唇红齿白，斯文又温柔，他真像白雪公主童话故事里的白马王子。”

“他美得很有传统性。不过，我喜欢潘伟烈，他很有性格，是个愤怒青年，我总觉得他不大像中国人，你们说他像不像混血儿？”

“他妈妈是法国美女，名符其实的混血儿。不过他的牛脾气我可受不了，他甚至对女孩子也大声咆哮！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多牢骚。我还是喜欢杜海澄，他活泼风趣，腿长长的，眼睛圆圆的，好迷人！”

“听说他们四个人到圣堂找神父做证，认作异姓兄弟！”

“有这样无聊的神父？”

“那神父是杜海澄爸爸——杜医生的好朋友！”

“他们还有一个名称叫四剑侠。”

“也登对。家世、学问、样貌，甚至连高矮也是差不多。还有最稀奇的是，他们四个都不交女朋友！”

“谁说的？”

“有目共睹，学校有一大半女生主动追求过他们，可是他们就是不理不睬。”

“告诉你们一个刺激的消息，我前天看见杜海澄拍拖。”

“谁？校花——金妮？”

“金妮是致力追求狄雅各的。和杜海澄一起的并不是我们学校的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中学生！”

“你倒本领，连她在哪儿念书也知道！”

“查？到哪儿查？上个月狄雅各参加亚洲学生网球大赛，他赢了冠军的那一天，有一个小美人出现。”

“狄雅各的妹妹狄雅莉！”

“对，就是她！”

“她和杜海澄拍拖？”

“近水楼台嘛！杜海澄是狄雅各家的常客。这么一来，会有许多女同学失望。”

“奇怪！杜海澄住的也是花园洋房，他爸爸是名医，妈妈又是名门淑女，他家本来很有钱！”

“你以为杜海澄家里没饭吃，要到狄家讨饭，他那辆跑车已经很名贵。”

“那他为什么，要常常往狄家跑？听说有时还住在狄家！”

“那还不简单？他是想追求狄雅各的妹妹呀！笨猪！”

杜海澄打完电话回来。

“今天运气如何？”潘伟烈问。

杜海澄耸了耸肩膀，把一块蛋糕放进嘴里：“老头子不回家吃饭。”

“医师公会开会？”

“开会，有那么闲的医生？我爸爸五分钟看一个病人，就收一百多。出诊是三百到五百，药费另计。”杜海澄大口大口地喝啤酒：“陈夫人旧病复发啦！”

“陈夫人？是不是你上次说的陈夫人！”

“还不是她！”海澄挥一下手。

“她身体也太弱了，常常都听见你爸爸出诊为她看病，她到底患了什么病？”

“有钱病，相思病！”

“她跟谁相思？你说她没有丈夫的！”

“当然是跟海澄的爸爸相思。”狄雅各说：“杜伯伯年轻的时候，是出了名的靓仔医生，一直风流惯了。”

“原来是那回事！”潘伟烈捉狭地笑。

“杜伯母也真好。”李西敏轻轻的说：“竟能忍受丈夫在外面风流。”

“我妈咪根本什么都不知道！”

“怎么会？”李西敏不以为然：“丈夫常常不在家，她也不起疑心，有人信吗？”

“要是我妈咪也常常不在家，她不是什么都知道了吗？”海澄拍一下雅各：“雅各到我家里的次数是最多，他才只见过我妈咪一次！”

“是吗？雅各？”

雅各点一下头。

“那一次，她和雅各只谈了三分钟，就赶着出门！”

“她忙什么？”潘伟烈皱起了眉问：“三缺一？”

“麻将牌她是打的，不过不是那样沉迷赌博不要家的女人。”海澄把一颗花生米抛进嘴里：“对了，开会，刚才西敏提过的，我妈咪每天忙着开会。”

“开什么会？你妈咪又没有做事。”

“开妇女会，开怎样控制男人，权力在男人之上的大会。”

“她连丈夫都控制不到，还搞什么妇权运动！”潘伟烈冷哼一声。

“所以我是最苦的，自己没有兄弟姐妹，虽然有父有母，但是他们整天不在家。”海澄吐了一口气：“家里冷冰冰的，只好和墙壁说话，我是最孤独的人！”

“你毕竟每天还可以看见你父亲。”李西敏长叹一口气，幽幽地说：“我

一个月和爸爸只见一次面，暑假和他住一个月，我根本是个没有父亲的人！”

“幸好你还有妈咪，听说你妈咪长得很漂亮！”海澄忽然兴致勃勃：“介绍我们认识你妈咪，看看她有多美？今天就去你那里好不好？”

“这……”李西敏面有难色：“还是改天吧！我事前又没有通知妈咪。”

“西敏说得对，我们不能冒冒失失去他家。海澄，你何必那么好奇，漂亮不漂亮，她始终是我们的长辈。”狄雅各教训海澄：“对长辈要尊重！”

“天！我可没什么坏心肠！”

“其实你们两个人都比我好！”潘伟烈开始发牢骚：“李西敏起码还有个妈妈，我呢？父亲母亲都没有！我是个孤儿！”

“不过，你姐姐很关心你。”雅各说：“她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好！”

“我姐姐的确很爱护我，可是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”海澄好奇地问。

“别提啦！”潘伟烈用力拍一下桌面，餐店的老板已见惯不怪。

“你这个人，什么都好，”海澄直指住他：“就是脾气坏透了！”

“明知道我脾气不好就别惹我。”潘伟烈涨红了脸：“我提起家里的事就烦！”

“喂！大家都是好兄弟，别吵好不好？”狄雅各连忙劝开两人。

“在我们四个人当中，狄雅各是最幸福的。”李西敏缓和一下气氛：“雅各有父母，又有一个漂亮的小妹妹。”

“奇怪，人家都说生意人应酬多！”潘伟烈那火爆脾气，一下子又过去了：“可是我们每次去雅各家吃饭，狄伯伯都在。”

“其实，我爸爸一样有生意上的应酬。”

“不过狄伯伯和狄伯母恩爱，”海澄立刻答腔：“狄伯伯告诉我，假如有应酬，一定带狄伯母一起去，他说狄伯母大方高雅，是个生意上的助手。他如果没有事，下了班就回家，他从来不喜欢往外跑。”

“所以雅各是最幸福，又有妹妹作伴，不愁寂寞。”

“西敏呀！你为什么老是提着雅莉？”海澄在抗议：“天天赞她，烦不烦？”

“海澄，你不要误会？我是把雅莉当妹妹，因为我自己没有妹妹。”西敏连忙解释：“我知道你喜欢雅莉，我不会夺朋友所爱！”

“我还没有向雅莉求婚，你追求她我也没有权制止。不过，她还是小女孩，才十七岁。女大十八变，她大了变成什么样子，我还不知道呢？”

“如果你喜欢她的人，根本就不应该计较校花的外表。而且雅莉是个美人胚子，大了只有更美，啊！”西敏脸一红，立刻道歉：“我不该称赞她！”

“别傻吧！”雅各搭着西敏的肩膀：“其实，海澄和雅莉的性情还没有定。他们感情是不错，妹妹对海澄的印象也好。不过，正如海澄说的，妹妹年纪是太小，最好不要教坏她，现在她还不宜谈恋爱。”

“对不起！雅各。”

“别傻！”雅各拍了拍他：“今晚你们都到我家里吃晚饭，好不好？”

“我想回家，还有些笔记没有做好！”李西敏有点难为情，怕见到雅莉。

“伟烈呢？”

“我还是回家吃饭，省得姐姐问长问短，我讨厌解释！”

“海澄，你的父母都不在家，你不用找借口，跟我回家！”

“雅各！一个星期到你家里吃四、五顿饭，你爸爸、妈咪到底烦不烦？”

“烦什么？你嘴巴甜，又会讨人喜欢。”雅各插他一下拳头：“我爸妈对你的印象怎样，你心里明白。”

海澄得意地笑了起来。

“西敏，伟烈，时间不早，你们既然不跟我回去，那你们也得早点回家。伟烈，你该先走，因为你路远。”

“忙什么？家里七时半才吃饭，姐姐会一直等我到八点钟。”潘伟烈收拾了书籍，其实他心里明白，家里有一个人，一下了班就嚷着要吃饭。

幸而，他向来甚少准时下班，做生意嘛！谁不要应酬？

潘伟烈泊好汽车，拿起书本，走进电梯。

他住的是三楼一层三千多呎的复古式房子。

按电铃，好一会儿，才有人开门。

“表哥！”

“怎么搞的？老半天了，”潘伟烈大发脾气：“早知道你们耳朵都聋了，我自己用锁匙开门。”

“对不起！表哥，”那是一个十八、九岁的清秀女孩子，柔声说：“我正在饭厅，不大听得到门铃声。”

“佣人呢？”

“有些在厨房，有些在饭厅！”

“一大堆人挤在客厅干什么？太公分烧肉。”潘伟烈说着走进饭厅，刚巧姐姐潘美宝迎了出来。

“伟烈回来了。”美宝对那女孩子说：“月媚，替伟烈接过书本。”

月媚表妹伸出手，潘伟烈推开她，走进去，看见姐夫程克安正在吃饭。

“姐姐，”潘伟烈很生气，他知道程克安有心跟他斗：“还不到七时三十分，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就吃饭了？”

“我和月媚是在等你，我们还没有吃。”美宝赔笑说：“今天你姐夫很快就回来了，他不习惯吃下午茶，他肚子饿，嚷着要开饭，所以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听够啦！”

“饭刚开，还暖的，快来吃吧！”

“我不吃！”潘伟烈拨开美宝的手。

“伟烈，是姐姐不好，不要生气，吃饭吧！不吃东西会饿坏的。”美宝央求着：“不要生姐姐的气！”

“生气？你们以为我是林黛玉？”潘伟烈盯住程克安的背影：“我不吃，是因为我早就吃饱了！哼！”

潘伟烈说着，回转身跑上二楼。

“表哥！”月媚立刻追了上去。

美宝直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，垂下头，叹口气。

“吃饭吧！别像呆鸡似的。”程克安大口大口，挑最好的吃。

美宝回到饭桌，无精打采地拿起了饭碗，看看桌上的菜，一点胃口也没有。

“你的那个弟弟，简直是生番，他一回家，就给他吵得鸡犬不宁！”

“都是你不好！我早就叫你多等一会儿，伟烈会准时七点半回来，你又不肯。”

“等，等，幸好我没有做笨蛋。你等他，他都吃饱了！”

“他是说气话，七点钟之前，他是不会吃饭的，因为他习惯吃下午茶。”

“好！你怕饿坏他，去给他炖佛跳墙，有本领的做满汉席。”

“你一点也不爱护他，亏你还是他的姐夫呢！”

“啊！”程克安指住鼻尖：“我不爱护他，他对我又怎样？回家连姐夫也不叫一声，他眼中有没有我？”

“你一向牛脾气。而且，从小你就对他不关心，他又怎会尊重你？”

“我不关心他？这几年来，他吃的、住的、用的、念大学啦，哪一样不是花我姓程的钱？”

“伟烈念书是用他自己的钱，爸妈有钱留给他！”

“来来去去，你就说那几万元遗产？几万元能用一辈子？”

“总之，那些钱够他念书，他念中学、念大学，没用过你一角钱。”

“好！住的、吃的呢？”程克安凶狠地问。

“当初你向我求婚，我说明要照顾我唯一的弟弟，你答应了，我才嫁你！”

“好，算我前世欠你潘伟烈的，你那月媚表妹又怎样？”

“我舅舅去世的时候，他把月媚交托给我们，你自己也满口答应，叫舅舅安心。”美宝说着，流下泪来：“月媚没有用过你一分钱。她生性柔顺，中学毕业，怎样也不肯念大学。她虽然住在我们家里，但是，她没有白吃，为我们管理一切家务，请管家不用付钱？请管家不给她住，不给她吃？”

“好，好，怕了你，怕了你……”

月媚追上去，紧跟着走进潘伟烈的房间。

“你跟着我干什么？”潘伟烈没好气地说：“去吃你的饭。”

“你不吃？我也吃不下。”

“我吃饱了！”潘伟烈把书扔在书桌上。

“我知道你还没有吃饭，现在才七点多钟，今晚怎样过？肚子饿睡不着的。”月媚是一个非常体贴温柔的孩子：“你在学校，打球又做运动，跳来跳去，很容易肚饿的！”

“饿死也不跟他一起吃饭！”潘伟烈倒在床上，两手贴在脑后。

“你不用和他一起吃。我为你留了汤，你先喝一碗，然后我立刻为你煮一大碗火腿鸡丝面。”

“你呢？你自己还没有吃饭！”

“我？我也不饿。”月媚见他语气软了，十分高兴：“你休息一会，我立刻为你送上汤来。”

“送两碗，我们每人一碗！”

月媚笑着点头，开心地出去了。

## 二

小雅莉听见跑车的声音，连忙从屋子里跑出台阶迎接。

“哥哥，海澄哥！”

狄雅各关了车匙，一面下车一面问：“你是欢迎我呢？还是欢迎海澄？”

“两个都欢迎。你是我亲哥哥，海澄哥是我们家的贵宾。”

“这小娃，聪明伶俐。”狄雅各搔着她的头发。

“所以她是狄家之宝。”

“才不呢！”雅莉用两只手挽住雅各和海澄的臂弯：“奶奶、爷爷最疼大哥！”

“老人家重男轻女，只要我们疼你就行了！喂！今晚加了什么菜？”

“海澄喜欢吃的酥炸猪扒，我一接到你的电话就吩咐厨房。”

“GOODGIRL！”

走进客厅，狄君辉夫妇笑脸相迎。

“狄伯伯，狄伯母，又来打扰你们，实在不好意思！”

“你来了才高兴呢！一来可以和雅各作伴，雅莉也挺喜欢热闹。”

“杜伯伯和杜伯母又有应酬，海澄一个人在家里多没意思，所以我把他拉来了！”

“如果我有雅各这样幸福的家庭，我舍不得出门。”

“你索性搬到这儿来！这儿距离学校近，上下课方便。”狄太太一来热心好客，同时也真的喜欢海澄。

“父母虽然不关心我，可是，如果我搬到外面住，他们又会反对！”

“海澄毕竟是独生子！”狄君辉说。

“那就天天来玩，”狄太太说：“吃完晚饭才回家。”

“唔！我闻到好香的猪扒味。”雅莉突然叫了起来：“海澄哥，可以吃饭了！”

“这傻丫头。”狄太太搔了搔女儿的头发，“一天到晚就只想到吃！”

“妈咪！”雅莉撒着娇：“全班同学我最乖，我最少买零食。”

“吃零食太多，变小胖猪，就不漂亮。”海澄逗着她。

“我真的很胖吗？”雅莉连忙问各人：“要不要节食。”

“海澄，你积点德好不好？”雅各笑着骂他：“雅莉这年纪怎能节食？节食会营养不良！”

“谁说雅莉要节食，”海澄瞪大他的圆眼睛：“我还嫌她瘦呢！”

“我真的很瘦！”雅莉下意识抚一下脸，又拉了拉裙子。

“对了，你很瘦！”雅各说：“如果你再不多吃点东西，你快要变成了后花园的那些青竹树。”

“我今晚吃两块猪扒！”

海澄和雅各相视一笑，海澄还在雅莉的背后扮一个鬼脸。

李西敏走进客厅，看见一个西装煌然的中年绅士，坐在客厅里。

李西敏不用打听，知道这个人又是母亲的新男朋友。

他一直跑上楼梯。

经过母亲的房间。

“西敏，是不是你回来了？”

“除了我，还有谁会闯上二楼？”

“西敏，进来，妈咪有话跟你说。”

西敏推门进去，整个房间芬香四溢。

李太太——张黛黛，梳了一个复古的发型，身上穿着一件黑色镶花边的旗袍。虽然是四十岁的人了，脸上没有皱纹，身材仍然保持得很好，她正在穿着一只尖头幼跟的缎质黑色高跟鞋。

“妈咪今天有应酬，不能陪你吃晚饭了，我叫厨房烧了一只鸡给你吃。”

“妈咪，你哪一天陪过我吃饭？”西敏很平静地问。

“这……”张黛黛已穿好了鞋子，跑进洗手间。一会儿走出来，搽了一些润手液，拿起白狐披肩，一面扣披肩一面说：“妈咪不是有心冷落你，可是，每次叫你去应酬，你总是不答应！”

“要我像傻瓜一样，看着你和别人谈笑、跳舞，我当然不去！”

“西敏！”张黛黛软软的、柔柔的：“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叫你交个女朋友。每次应酬，我陪我的朋友，你陪你的女朋友，那就不会寂寞！”

“母子俩一起跟人拍拖，那样像什么？”

“年青人，怎么这样古板？别说我的了，先说说你的女朋友！”

“我没有女朋友！”

“有人信你吗？孩子！”张黛黛笑着拿起了晚装手袋：“妈咪四十岁了，还有那么多男人追求，下面坐着的那一个，就是陈爵士，他有地位又有钱……你那么年青、英俊，皮肤比女孩子还要白，怎会没有女孩子喜欢？”

“我不是随便交朋友的！”

“你呀！眼睛长在额头上，妈咪也为你介绍过不少女朋友了吧！哪一个你肯点一下头的！孩子，这时代已经没有白雪公主了！你还是把条件降低一点吧！”

“妈咪，有一个问题，我一直想问你：如果我交了女朋友，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你做了祖母，你还交不交男朋友？”

“你年纪还那么小，不会太快结婚的！何况，你大学还没有毕业。”

“我是说如果！”

“将来再说吧！那位叔叔恐怕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西敏，做功课不要做得太晚！”张黛黛向他摇着手：“拜拜！”

西敏看着她挽住那中年绅士的手臂。在窗口望出花园，看着他们上了一辆劳斯莱斯，汽车缓缓驶了出去。

西敏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看着那些冰冷的墙，这么大间屋子，就只有他一个人。

他倒在一张软皮椅里，伸长了腿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突然，他想起了弟弟李思敏。

他走过去坐在床边，拨了一个电话。

“喂！思敏，我是大哥，你吃过晚饭没有？”西敏知道接电话的人一定是弟弟。

“大哥！我正想打电话给你。我刚吃完饭，你呢？”

“我还没有吃，回来不很久。爸爸呢？”

“你要找爸爸？”

“他在不在？”

“他没有回来。潘姑娘说，下午爸爸打过电话回来，他说有应酬，不回来吃饭了。”

“又去了应酬！”

“妈咪是不是也去了应酬！”

“唔！又和另一个叔叔出去了。最近爸爸有没有带那些阿姨回家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，昨天带了两个女人回来，有一个我在电视见过的。昨天我可惨了，他们一直在闹，十点钟才有饭吃！”

“那些女人怎样称呼你？”

“小弟弟，怪肉麻的！”

“下次你不要理她们！”

“爸爸一定要我叫阿姨，否则扣零用钱。爸爸还问我想不想要新妈妈呢？”

“爸爸不是要结婚吧？”

“谁知道！”

“他有没有向你提起，或者常常带同一个女人回家？”

“他的女朋友，个个不同样子！”

“思敏，外面有人敲门，改天我打电话给你，我们去吃一顿午饭！”

“好的，大哥，明天打电话给我！”

西敏放下电话，提高声音说：“进来！”

一个白衫黑裤的女佣进来：“大少爷，请你到饭厅吃饭！”

“我不想到楼下，把饭菜端上来！”

“好吧！少爷！”

西敏脱下外套，走进浴室，洗把脸，照照镜子：“好美的影子！”那么孤寂，那么无聊，是否应该交一个女朋友？

他不喜欢学校的女同学，四剑侠都不喜欢。他不喜欢母亲介绍的女朋友，全是打扮得古灵精怪的小女人，有些还常摆小姐架子，看了就不顺眼。他突然想起了雅莉。

狄雅各正在锁车门，突然看见一辆劳斯莱斯驶进来。

这是一间贵族学府，有劳斯莱斯驶进来并不稀奇，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个富家子弟乘坐这种汽车上学，雅各也无心欣赏，把锁匙拉出来就走！

就在这时候，一个穿制服的司机先下车，然后，一个穿黑皮裤套装的女孩子也下来了。她，肩膀搭着一条白色的大三角丝巾，长发上压着一顶白色小皮帽，正好配上那白色小靴。

她一直走近校舍。

穿制服的司机缓缓把汽车开走。

雅各感到奇怪，这女孩子到底是谁？学校里绝对不会有这样出色的女学生，她不会是讲师或者助教吧？

不可能，看样子，她二十岁左右。

雅各耸了耸肩膀，想什么呢，她是谁和他都没关系。

下课时，几个人又在等潘伟烈。

医科的课特别多，通常由上午到下午。他们差不多天天都要等潘伟烈。

“今天系里来了一个新生！”

“外文系？”

“当然，我是读外文系的。”李西敏说。

“这个人也奇怪，开课已半年多了，她现在才来上课。”海澄问：“他是个怎样的男孩子？”

“不是男孩子，是女孩子，一个很好看的女孩子！”

“是不是比那些女生都好看！”杜海澄指了指前面一堆女孩子。

“好看多了，她很高，亭亭玉立，很高贵，很有气质！”

“是不是穿一套黑色真皮衣服？”

“雅各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今天上学时碰见的！”

“你认为她是不是很漂亮？”李西敏似乎很感兴趣。

“没看清楚，不过瞧了那么一眼，觉得这个女孩子很出色！”

“喂！你们两个不停的说，”杜海澄取笑说：“是不是你们两个都迷上了她！”

李西敏面红了：“她的确很美丽，不过不适合我！我认为她的高度、身材、气质，那是比较适合雅各。”

“雅各，桃花运来了！”

“你们开玩笑怎么开到我的头上来了，我根本没有看清楚她！”雅各也难为情起来，打了海澄一拳。

潘伟烈跑步过来。

“今天特别早！”海澄看一看表。

“今天下午少上一课，如果我不是碰到了系主任，被他问个半死，早就来了！”

“为什么要问你？又犯事？”

“犯事！”潘伟烈瞪杜海澄一眼：“他问我肯不肯替一个同学补两课。”

“是个女生？”

“男同学！而且还是个武大郎，一天到晚想着女生。”潘伟烈问雅各：“刚才你们说得很开心，在说什么？”

“在说校花！”

“校花？就是那个金妮？”

“今天刚来的！”

“新生？下学期还有新生？”

“唔！是个大美人。西敏说很适合雅各，因为也是高头骏马型。”

“高头骏马还算美人！”

“别听海澄胡扯。”西敏抗议。

“多紧张，大家都听见了！”

“这是事实，她只不过腿长，亭亭玉立，根本不是高头骏马，雅各见过的，不信，你们问他！”

“不要问我，我只不过见她一眼，没留下任何印象！”

“西敏口口声声说那女孩子最适合雅各，其实，他是近水楼台先得月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潘伟烈莫名其妙。

“新来的女生，是外文系的，既然同系，见面的时间自然比雅各多！”

“她根本不适合我……”

“别吵了，来啦！”雅各突然说。

“谁呀！哪一个美人？”

“只不过是一辆名贵的劳斯莱斯。”

“这辆劳斯莱斯，是来接那位美人的，静点儿，美人就快出场了！”

“雅各，你怎会知道！”

“刚才我不是说过了，早上上学，看见她坐这辆车上课。”

司机走出来，走进校舍。果然，不一会儿，那位穿黑色软皮衣服的美女，和司机一起出来了！

潘伟烈和杜海澄看得呆了眼。

雅各和李西敏相视一笑，不过，雅各也禁不住多看她两眼。

一直到汽车开出了校园！

“喂！”雅各分别拍了杜海澄和潘伟烈一下：“你们看够了没有？”

“呲！靓过嘉芙莲丹露，身材好过花拉科茜。”

“她可以做我们的校花！”潘伟烈啧啧称赞不住。

“都看过了，”李西敏说：“她是不是最适合雅各？”

“是雅各适合她。”海澄和雅各感情最好，对他当然最关心：“雅各，你喜欢不喜欢这个女生，要是你喜欢，我们把她弄到手……”

“海澄！什么叫弄到手，说话斯文些好不好！”雅各摇一下头。

“最重要的，是你喜欢不喜欢她？”

“怎么说得上喜欢不喜欢，我和她根本不认识！”

“只要你高兴，你一定能认识她。你一共见过她两次，你对她的印象如何？”

“很漂亮！”

“这就行啦！”杜海澄很兴奋！

“西敏，你和她同系，她叫什么名字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”

“我知道，她叫胡艾妃。”

“艾妃！这名字不错。”杜海澄弹一下手指头：“明天我开始行动，一定要替雅各做这个媒。”

“海澄，你不要这样一厢情愿好不好，就算我不反对，人家那样标致，早就应该有了男朋友！”

“有了男朋友又怎样？哪一个男孩子能斗得过我们狄雅各？”

“疯疯癫癫。”雅各改了话题：“今天全都回我家吃下午茶好不好！”

“算是慰劳是不是？”

“海澄，你再疯了，”雅各笑骂着：“我以后不准你再到我家。”

“叫雅莉教训他！”伟烈说。

“雅莉？雅莉天真又温柔，根本不是海澄的对手，免提了！”

杜海澄是个急性子，事无大小，不管成败，说做就做。

### 三

这天，球场旁。

“唏！”海澄追了上去。穿着白色小企领套装的艾妃，看见他，皱了皱眉：“怎么又是你！”

“对！”海澄陪着笑脸。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这支笔！”海澄把他自己的钢笔拿出来：“这是你掉下的笔。”

艾妃瞄了一下：“我从来不用这种牌子的钢笔！”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我看九成是你自己的！”她说完，昂着头走开了。

“这娃儿不笨呀！”这一次又失败了。不过，海澄面皮厚，失败又再来。

下午，他把头探近图书馆，看了又看，终于看见艾妃。最使他高兴的，是她身边有一个空位。

他连忙走过去：“艾妃同学，真巧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，我们又遇上了！”  
艾妃大概认得出他的声音，头也不抬。

“我可以坐下来吗？”

“图书馆不是我私有的！”

“那我坐下了！”

海澄看了她一次又一次：“艾妃同学，你正在抄笔记？”

“我抄笔记，又快又准，我替你抄！”

“要不要你代我读书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艾妃把书本和簿子收拾好，站起来，盯他一眼：“神经病！”

“你才神经！”海澄心里骂：“骄傲蛋！几分姿色，有什么了不起！”

第二天，在狄雅各家叙会。

“喂！海澄，好几天了，你到底是不是在替雅各做媒？”潘伟烈追问。

“我什么时候说过的话不算数！”

“为什么一点消息也没有？”

“这几天，我常常看见他走到我们那边，而且，我还见他和艾妃说话！”

西敏说。

“那，大功告成啦！”

“嘿！气人！差不多一个星期了，这个星期，天天盯死她，一有机会就进攻，希望和她打交道，再为雅各介绍！可是，这个娃挺骄傲的，无论我用什么方法，她总是不睬！”

“这个女孩子，一看见她，就知道她骄傲！”雅各说：“算了吧！”

“算了，我才不肯呢！不成功，我坚决不罢手！”

“这又何苦？我又不是一定要跟她交朋友，而且，那些不可一世的女孩子，我见了就怕，我根本不想跟她交朋友！”

“不过艾妃她是越看越美！”

“海澄！”雅各反拍他的心口：“还是留为自用吧！”

“她肯睬我才怪，她一看见我，立刻就皱眉头。”

“喂！你也是王子，她不会不瞧你一眼吧！”潘伟烈说：“下次你告诉她，学校有许多许多女孩子在追求你！”

“她以为我真的有神经病！”

“她真的不把你放在眼里？”

杜海澄向室中挥一下拳头：“她每次看见我，总是说讨厌、不要脸、神经病……总之，没有一句是好的！”

“这样目中无人的女孩子，真亏你还跟她打交道！”

“喂！雅各，你不要这样没有良心，我挨骂，也是为了你！”

“我说过不稀罕！”

“其实，这件事西敏去做最好！”

“对！西敏和艾妃同系，见面机会多。而且，西敏斯斯文文的，她也不好意思向西敏发火！”

“雅各的事，我应该做。不过，我跟女孩子说话，会面红，全身发抖，而且，还有些口吃！”西敏摇着头：“我没有勇气向陌生女孩子打个招呼！”

“你将来怎样交女朋友！”

“也许我根本不交女朋友！”

“想闹同性恋？”

“海澄，你……”西敏面都变了。

“海澄，你立刻向西敏道歉！”雅各抓住海澄，把他拉到西敏面前。

“对不起，西敏！”

“我知道你闹着玩！”西敏释然了：“不过，我真没有用，不能帮雅各。”

“你们不要再提艾妃，”雅各当众宣布：“我不喜欢这个人，我对她没有兴趣！”

“我还是要干下去，不成功，不罢休。”杜海澄咬住下唇。

“你人头猪脑，不肯动脑筋，又怎会成功？”

“潘伟烈，我是猪脑，你是电脑。好，既然如此，由你安排妙计。”

“我面皮跟西敏一样薄！”

“你根本不肯帮雅各！”

“雅各是我们的首领，能帮的一定帮，我们大家一起想想！”

“我退出，你们谈谈！”雅各走回屋里去。雅莉走了过来：“哥哥，今天你们好像开辩论会！”

“他们在发泄多余的精力！”

“你为什么不去参加？”

“我不想浪费时间！”

“哥哥，我可不可以出去和他们谈！”

“不，不要出去！”雅各不想妹妹知道得太多，连忙拉住她：“陪哥哥聊聊，反正他们已经有三个人……”

“艾妃同学！”杜海澄忍住气，一直追了整整一个校园。

“你为什么这样讨厌？”

“我是受人所托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狄雅各！”

“狄雅各？他是谁？”

“他是这儿最有名望，知名度最高，而且，他是我们学校的王子！”

“狄雅各？”艾妃想一下：“唔！那个打篮球十发十中的男生！”

“就是他！”

“他找我有何事？我们又不认识！”

“他找你有何事，我就不知道。因为，他并没有告诉我！不过，是他叫我来的，艾妃同学，他希望在一两天之内，和你见一面！”

“你不说明原因，我不去！”

“有许多事他是不会告诉我们的，虽然我们是好朋友，可是他交女朋友嘛……”

“说下去！为什么吞吞吐吐？”

“可能太多女孩子追求狄雅各，连金妮也追求他大半年了！”杜海澄耸了耸肩：“所以，他一直说害怕女孩子，要避开女孩子。万一，他真的想追求你，又怎好意思让我们知道？不过，那只是我猜想，可能不是这回事！”

“金妮是他以前的女朋友？”

“不，不，他从来没有跟金妮说过一句话，是金妮自作多情！”

“你不是说狄雅各没有女朋友吧？”

“他没有女朋友。一个都没有，我们狄雅各，目高于顶，他身边所有的

女孩子，他一个也看不上眼。”

“你真的不知道狄雅各为什么要见我？”

“我的小姐呀！我知道，为什么不告诉你，而且我好奇，我也想知道原因！”

“好！告诉狄雅各，明天……唔！明天我四点钟下课，四点半，叫他在校舍后园的那棵巨树下等我！”

“艾妃同学很爽快，时间、地点，一下子就说好了！”

“再见！”艾妃说着就走了。

杜海澄掩住嘴笑。

下课的时候，潘伟烈第一个追上狄雅各：“喂！你的腿好长，走得好快，眼看你由课室出来，一下子就到了这儿！”

“赶什么？担心我们不等你下课？”

“不，有些东西交给你！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一张便条！”潘伟烈从一本书里，把一张折好了的纸条拿出来，交给雅各。

“哪来的便条，传便条的玩意呢，是女生才干的！”雅各不肯接。

“是女生干的！”潘伟烈把便条放在雅各的手中。

“好神秘，是什么！”

“看了自然知道！”

狄雅各翻开便条，一看，顿了顿问：“胡艾妃的，你哪儿弄来？”

“安娜交给我的！”

“哪一个安娜？”

“那个偷偷塞了一张戏票给我的女孩子。”潘伟烈翻了翻眼。

“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都说你艳福，你不是说，你不会和她来往的，怎么现在又大开友谊之门呢？”

“你千万不要误会，我和安娜，话也不多说一句，她交这张字条给我，我根本不肯要，还以为是她的肉麻情信。后来她说明了是胡艾妃托她转交给你的，我才收下。”

“你不应该收下。”

“便条里写了些什么？”

“你没有看过吗？”

“当然没有，便条是胡文妃给你的，我怎可以偷看人家的东西？”他昂了昂头说，正气凛然的样子：“我潘伟烈是这种人吗？”

“既然你没有看过，现在看也不迟，是我给你看的，光明正大。”

潘伟烈并不热心地接过便条，念了一遍：“她约你明天下午四点半钟，在校舍后园的一棵大树下见面。”

“互不相识，有什么好见面的！”雅各蹲下来，拉了一根青草：“莫名其妙！”

那时候，李西敏和杜海澄也分别来了。

大家一起讨论这件事。

“雅各，你会赴约的？”

“我才不会去。”

“不去怎么行？女孩子约你，你是不能不去的！”杜海澄可急了，连忙绕

到狄雅各的面前，“去呀！”

“不想去就不去！”狄雅各对女孩子的感觉，向来十分冷淡。

“如果我是你，一定去看看，难道你一点也不好奇吗？”

“就是因为她在便条内，没有说明她要见我的原因，所以我不去。”

“女孩子嘛，总是女孩子！”潘伟烈说：“要是她喜欢你，难道也在便条内说明吗？”

“对了！她一定是暗恋你！”

“雅各！我想为你做媒，为了你，这些日子，我天天奔跑，始终白费心机，她理也不理我。现在既然她肯主动约你，你不去，岂非浪费了大好机会？”

“海澄！你那么着急，你代我去如何？”

“她看见我，不骂我一顿才怪。她喜欢的是你，不是我，雅各，你就算帮我一次忙，反正，你以前也不反对认识她！”

“我同意伟烈和海澄的意见。”西敏说：“艾妃这女孩子不单只美，而且很特别，我觉得她很适合你！”

“雅各，不要摆少爷架子，少数服从多数，你就去一次吧！”

雅各摇一下头，揉了揉头发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好吧！看在大家份上，我去一次，看她到底有什么目的！”

“那好极了！”海澄高兴得跳起来。

第二天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狄雅各和胡文妃，同时来到了约会地点。

他们对望一眼，咧唇笑一下。

然后，两个人站起来。

谁也没有说话，由于潘伟烈他们早就把其他同学赶走，后园非常寂静。

三个偷看的男孩子不耐烦，狄雅各和胡艾妃也站得不耐烦。

结果，还是狄雅各首先开口说话：“胡同学，你约我来这儿见面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啊！狄同学，我正想问你！”

“问我什么？”

“你说过的。你约我到这儿来，有什么事？请你快点说。”

“莫名其妙！”狄雅各摊一下手：“我什么时候约过你？”

“你没有约我，我怎么会到这儿来！”

“我到这儿来，是因为你约了我！”

“笑话！”艾妃的声音都颤了：“我胡艾妃从来不主动约男孩子！”

“我想，你可能临阵退缩，会突然反悔；所以，我把你写给我的便条也带来了。”雅各把那张纸条扔向她身边：“你的东西，还给你！”

艾妃很生气，结果还是把便条拾起，看了一遍，忽然冷笑起来：“这张字条，根本不是我写的，与我无关！”

“不是你写的，连名字都签上了！”

“狄雅各，我做事从来不临阵退缩，也不会反悔。是我做的，我不会不承认，你自己看吧！这是我的亲笔签名，和便条内的字迹全不相同！”

狄雅各拿着她的书本和便条一比，果然字迹不同，他喃喃地说：“谁在搞鬼！”

“这张字条，是谁交给你的？”

“是李安娜交给潘伟烈，潘伟烈转交给我的！”

“我的朋友当中没有李安娜！”

“你不认识安娜？她和你同系的！”

“我交朋友，很挑剔，不是亚猫亚狗，我也和她来往。别说同系，连坐在我邻桌的女孩子，我也从未跟她说过一句话！”

“既然你不认识李安娜，李安娜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“你问潘伟烈不就清楚明白了？”胡艾妃看他一眼：“你约我来见面，又为什么事？”

“我约你？哈！我什么时候约过你？”

“你没有约我，我来这儿干什么？是你叫杜海澄约我在这儿见面的，有什么话，请你快点说，我要赶着回家。”

“我从未叫杜海澄约过你，我不是一个闲着开玩笑的人，我每天要忙功课、忙运动。”

“你不承认约过我？”胡艾妃指住自己：“我也很忙，我有成队男朋友在家里等着我，我也不是一个有兴趣开玩笑的人。”

“我现在明白了！嘿！一定是海澄他们出的鬼主意！”

“我看八成是。这样吧！我找李安娜算账，你好好地教导一下你的好朋友，以后他再来烦我，我可不客气。”

“你放心，保证他不会再麻烦你！”

“好！我们各自办自己的事。”

两个人，一个九十度大转身，然后背道而驰的散了。

躲在后面的西敏、潘伟烈和杜海澄摇头叹息，甚至挥舞拳头。

“想不到结果会是这样的！”西敏拍去了身上一块落叶。

“我可惨了！胡艾妃去找李安娜，她根本就没有看过那封信！”杜海澄抓着头发，十分烦躁。

“那还不容易，你请她看场戏，叫她自己招了，她一定肯。”潘伟烈望着天空眨眼睛，“我可不得了，雅各将不会放过我。”

“他大不了骂你一顿，你不要反驳他，他骂完就没事了。”西敏安慰他说：“雅各不是不分好歹的人，他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出发点完全是为他好！”

“雅各也真笨，为什么不抓住机会，和胡艾妃交朋友？”

“雅各那分傲气，你不是不知道的，除非胡艾妃肯主动邀约他！”

“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毛病，大概学校里的学生太疯狂，被人追求过几次，就自以为真的了不起！”

“本校那些女生，不提也罢！”杜海澄作了一个不屑状：“不是瘦得像块板，就是胖嘟嘟的，没有型又没有款！”

“金妮总还过得去吧？”伟烈问。

“金妮是群芳之冠，否则，她怎会做校花？”

“现在的校花是胡艾妃。喂，海澄，你既然看上了她，那你就追求她吧！”

“问题是，金妮不喜欢我！”

“海澄！”西敏皱一下眉：“你忘了你已经有了雅莉？”

“什么有了雅莉，你说话可要轻声点，雅各说她还是小女孩，不准任何人追求她！”

“其实，我一直把她当妹妹！”

“问题是，她是否也把你当哥哥？”

“她？唉！麻烦，她对我是不错。也许小娘子春心荡漾了，好吧！我放弃金妮！伟烈，让给你！”

“我从来没有说过喜欢金妮，免提我！”伟烈突然想起了月媚。

“怎么搞的，怎么搞的！”程克安拿着一套西装由楼上走下来。

“什么事大惊小怪？”

“大惊小怪？你看，你看！”程克安翻开了一套西装：“好好的一套新西装，谁给我熨得死板板的！”

“这个佣人是新来的，她上工的时候，就说过做惯打杂，熨衣服不大到家！”

“你呀！一定是贪便宜，省几十块钱，把一个笨货请回来！”

“便宜？做打杂熨些衣服，一个月一千多，还便宜？”

“以前那个做得好好的为什么不见人，一天到晚换工人！”

“大少爷，上一个是你赶走的！而且，人家是素来做打杂，不喜欢熨衣服。”

“你不会每样请一个，我没有家用钱给你？”程克安不单只不觉理亏，还气呼呼的，想食人的样子！

“我们一共四个人，佣人已经有好几个，又没有很多工作做，何必……”

“省钱，又是为了省钱。我知道你省了钱，准备送潘伟烈去外国留学，做个博士回来替你们光宗耀祖！”

“你的西装跟我弟弟有什么关联？为什么扯到他的头上？”

“不提他！你是怎样请佣人的，你是怎样管家的，一千多请一个连西装也不会熨的笨猪！”

“家不是我管的，佣人也不是我请的！”

“表姐夫！”月媚从外面走进来：“西装让我再熨一次。”

“对！对！这里一切应该由你负责，你是管家，佣人大概也是你请的，她做错事，应该由你去承担后果！”

“我马上去熨西装！”

程克安把三件头西装扔在椅上，月媚一件件的拾起。

“月媚！谢谢你！”

月媚平静地笑一下：“份内事！”

眼看着月媚走了出去，潘美宝用埋怨的语气跟丈夫说：“你不应该用那种态度对待月媚！”

“我的态度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就算真的把她当管家，对她也应该客气些！”

“对下人要客气，第几条法例！”

“告诉你，她不是下人，她只是为我料理一下家务，她又没有正式支人工，每个月只拿三、四百零用钱！”

“一个管家值多少钱？”

“二千至三千！”

“三千，如果她是个真管家，值得。可是，她只是个刚放下奶瓶的黄毛丫头，她什么都不会做！连请个佣人也见不得人，还想做管家赚我三千块！”

“就因为她的不够资格，所以才拿三、四百，如果她有那份本事，她也不会留在这儿。”

“你呀！孤寒财主，算了吧！”

“她是个大饭桶，三、四百也不值。三、四十还差不多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月媚，月媚……”伟烈由外面走进来：“姐姐，月媚呢？”

“你找她有事吗？”潘美宝立刻堆起了笑容：“她大概在厨房打点一下，你在这等她一会儿吧！”

“我去找她！”

“哼！大概是给那小狐狸精迷住了。”程克安在他转身后说。

潘伟烈站住了，蓦地回转头：“喂！你在骂谁？”

“舅少爷，”程克安眯起眼，样子阴森狡诈的：“我在骂我朋友的老婆，没犯着你吧？”

“哼！”潘伟烈走进房内，在厨房里见不到月媚，问厨子：“表小姐呢？”

“在工人房熨衣服！”

潘伟烈就到一间矮房子去：“月媚！月媚！”

“伟烈表哥，我在这儿！”

潘伟烈沿着声音，走进一个小房间，看见月媚很用心地在熨衣服。

“是不是肚子饿了，等一下，我去给你倒碗雪耳炖鲜奶。”

“我不想吃东西。我想你替我整理一下笔记，笔记又多又乱！”

“那容易办！等我把衣服熨好，我一定替你把笔记弄妥！”

“你忙着熨衣服去哪儿？”

“你知道，我根本无处可去，我没有朋友，也许你和表姐是我唯一的亲人！”月媚说着，眼眶又红了。

“不要难过，我知道姐姐会好好对你！噢！这些衣服，是男人穿的，谁的衣服？”

“家里除了你……”

“我从来不会要你做体力劳动的工作，衣服也不是我的！”

“你还没有听完呢！我是说，家里除了你是男人，还有谁呢？”

“是姐夫的西装？你为什么要替他熨西装？谁的意思？”

“伟烈表哥，你别嚷，听我说：旧佣人走了，表姐叫我另外请一个佣人。她不大熨衣服，西装熨得不好，表姐夫很生气，佣人是由我请来的，他的工作令表姐夫不满意，自然应该由我负责！”

“他分明有意为难你，其实，新佣人也为我熨过西装，很不错！”伟烈看不过眼：“我要找姐夫理论！”

“表哥，不要节外生枝，西装都快熨好了！何必，何必跟他闹意见！”

“你不要管我！”

“表哥，求你！”月媚捉住他的手。

伟烈摔开她的手，冲出去。

月媚急得哭了起来，不过，在西装未熨好之前，她不敢出去。

“姐夫！”伟烈的声音直震屋顶：“月媚是我们的亲戚，不是我们的佣人！”

“我知道，她是你的妹妹。叮叮叮！表妹爱表兄！”程克安冷笑着哼歌。

“她不是来做佣人的。插插花，布置一下家，甚至下厨做小菜，安顿一天几顿都无所谓，你不能叫她做粗工！”

“我不知道什么粗工细工，她吃我的，就要为我工作。”

“她不一定要吃你的！”

“她不吃程家的饭，吃谁的！”

“我们潘家的！”

“潘家！嘿！你们潘家有个屁！”他又是一阵笑：“连你这位舅少爷，也

是吃我程家的，住我程家的！”

“姐姐！”伟烈一拍桌：“把我吃的，住的算齐了还给他！”

“还？拿什么去还？”

“我父母有钱留给我！”

“留了三五百万呢？还是三、五亿。算齐，说说笑可以。”

“姐姐！”伟烈愤怒地摇着美宝：“爸妈不是留了钱给我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算了吧！舅少爷！她又不是一棵树，你摇她，也是摇不到钱下来。”程克安摆着脚，翻起白眼说：“我早就说过了，我姓程的，前生欠了你潘伟烈，今生还个够本。你要吃要住要用由你，可是本大爷的事你少管！”

“你！”潘伟烈用力摔开美宝，指住程克安：“我有钱的，我一定会有钱的，有了钱，我全部还你！”

“那就要等太阳由西边升起啰！”程克安不屑地冷哼，一面用手推着妻子：“喂！”

那宝贝管家熨件衣服怎么也要用几个钟头？睡觉去了？”

“她进去还不到三十分钟，而且还是三件衣服，你知道月媚一向不偷懒！”

“嘿！难说，她以为有舅少爷撑腰嘛，她还以为舅少爷有一千万未开头呢！”

“哼！”潘伟烈把外衣搭在背上，走了！

“伟烈，伟烈……”

“别烦耳啦！没听到他的跑车呼的响。喂！你从哪儿弄来的钱，给他买这辆豪华跑车？家用报大数？”

“你别管！”美宝面色一变：“总之我弟弟不会用你半个毫子。”

“笑话，你做歌女赚钱养他？”

“你……”美宝举起手。

“唏！”程克安双手挡住：“好男不与女斗！”

“你侮辱我不要紧，”美宝流下一串泪来：“你不能侮辱我的弟弟！”

“你弟弟是太平绅士！”

“不要狗眼看人低，总有一天，你会知道我们姓潘的不是好欺负！”

“现在就知道了，你们快要把我的财产吞光了啦！还不够厉害……”

潘伟烈开着汽车，也不知道该往何处。

杜海澄是难得在家的，找他也是白找。李西敏一定不会到处逛荡，他是最乖的男孩，下了课就回家，可是，他似乎有秘密，一向不喜欢带同学回家。

最理想的地方当然是去找狄雅各，但是，自己那凶神恶煞的样子，真怕吓坏雅各善良的双亲。

经过电话亭，潘伟烈把汽车驶过一旁，找了个五角，拨电话找李西敏。

“西敏，我又饿又倦，能到你那儿吃顿饭，舒服一下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可以？我一个人正闷得发慌，我差点想去找雅各！”

“如果你那里方便，你别去找雅各，我立刻来陪你！”

“方便，我等你！唏！有什么菜你特别喜欢吃的，我叫厨房准备！”

“什么都好，有得吃就行了！”潘伟烈很开心：“等会儿见！”

他回到汽车，刚才的怒气，已化解了一半。留在程家，看见月媚被人欺负，自己又不能保护她、帮助她，反而要受姐夫的闲气，真是气死人！他

讨厌程克安，由他第一次认识他开始从未有过好感。

狄家的喷泉，养了十多对肥大的金鱼，杜海澄每次来，都嚷着有一天他会把金鱼拿上来，叫厨子用鸡蛋面粉炸香了吃。

雅莉和海澄坐在喷泉的围石上。

雅莉把鱼面包弄碎了，抛进喷泉里，喂给金鱼吃。

“金鱼越大越肥了，爸爸说，每条最少有十两。看！那一对有一斤重。”

“所以我说，这些鱼可以上碟当菜。”

“这些金鱼又肥又大，鲜红的，有多美丽，把它们煮了吃太残忍了吧！”

雅莉马上加以反对。

“鱼！本来就是给人吃的。”

“但是，这些金鱼，是我们从小养大的，养了一年了，由小鱼花变了大金鱼。难道你对它们完全没有感情？”雅莉很不高兴，嘟长了嘴：“我们又不是没钱买鱼吃，为什么连金鱼都要吃掉？”

“我只不过跟你闹着玩罢了！”海澄见她生气，马上转了口风：“一个人整天闷着不开玩笑，身体会越来越弱，有忧郁症和神经病的！”

“你为什么不早说？”雅莉嫣然一笑：“我还以为你当真的呢！”

“我杜海澄是这一种人吗？”

“我知道海澄哥是好人。”雅莉把鱼面包抛进喷泉里拍了拍手：“听说你为哥哥介绍女朋友！”

“可惜不成功，还给你哥哥骂了一顿。”杜海澄正好一吐苦水：“其实那女孩子，不知道有多美多迷人！”

“我哥哥很骄傲，没有女孩子是他认为看得顺眼的！”雅莉问：“那女孩子既然这样迷人，哥哥又不领情，你为什么不跟她交个朋友？”

“她不适合我，她的确很漂亮；但是，从未想过要跟她来往。”

“海澄哥，你有多少个女朋友？”

“一个也没有！”

“骗人，哥哥说，学校有很多女生追求你们四剑侠。”

“的确有很多女孩子追求我们。可是，没有一个是我们喜欢的，我们四剑侠，除了潘伟烈有一个月媚表妹，听说感情不错，我们其余三个都没有女朋友！”

“海澄哥！”雅莉面颊儿透红：“我做你的女朋友好吗？”

“当然好！你是个美丽的公主嘛！”海澄说的也是真心话：“不过，你年纪还小，你哥哥不喜欢你交男朋友！”

“我不小了，已十七岁。我很多同学都有男朋友，而且，”雅莉的头垂得更低：“也有好几个男孩子追求我！”

“你比较喜欢谁？”

“谁都不喜欢，我就是喜欢海澄哥。”

“我就做你的男朋友！”

“真心啊！不能骗人！”雅莉很认真地低叫起来。

“你喜欢我，是我走了好运，我还能骗谁？”杜海澄承认雅莉的确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；可是，在他的感觉中，她是太小，太不懂世故，不够成熟。不过，杜海澄常来狄家，又蒙雅莉看上了，自然是雅莉的必然男朋友：“我们去看场电影好吗？”

“好的！”雅莉伸出两手：“抱我下来，我要去换衣服。”

海澄托住她的腰，把她抱下来。

## 四

李西敏看了看床上那套簇新的黑色晚礼服，他摇一下头。

“咯，咯咯！”

“进来吧！”推门进来的是李太太张黛黛，她看见儿子还没有换衣服，不禁低叫起来。

“西敏，我们该出门了，你还不换衣服，呆在那里干什么？”

“我不想去！我已经打电话向他道贺。”

“打电话有什么用？朱伯伯自己没有儿子，他一直把你当亲生的。他和我们李家有几十年交情，又是我们家的法律顾问，很多事情，我们都要依赖他！”

“妈咪，你是说，爹地和弟弟都会去？”西敏开心了，他一直盼望一家人能在一起。

“你爹地去了欧洲，最快也要一个月才能回来，你的弟弟要测验，他不能去了。”

西敏不是不想去，朱伯伯他喜欢，朱伯伯生日他应该祝寿，但是，他不想和张黛黛并肩去参加宴会，曾经有一次，闹过那么的一个笑话。

某天，西敏和张黛黛去参加一个酒会，那酒会的小主人，竟然是西敏小学时的一个同学。他和西敏叙旧聊天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指住张黛黛的背影说：“你的女朋友很漂亮，可惜看起来比你成熟！”

西敏半语不说，羞得一直冲出了那扇金光闪闪的大门。因为，他实在受不了！

“西敏！”李太太催促着：“快换衣服吧！我答应朱伯伯，七点半之前一定到。”

“妈，我换衣服慢，你等我，会迟到的，你先去，我跟着来！”

“快一点不行吗？要司机又来又去！”

“我自己会开车去的！”

“啧！”李太太看一看钻石表：“糟糕！时间到了，陈叔叔会在门口等我的。”

“既然有叔叔等你，你就赶快去吧！迟到不大好的！”

“我去了，你快点来！”

李西敏眼看着母亲乘坐汽车远去，他才吐了一口气。

他和朱律师一向感情是很好，他不会不参加他的生日晚宴，他只是不想和母亲并肩赴宴罢了。当然，那次发生的事，他一生也忘不了。

他立刻梳洗更衣，自己开了跑车直往朱赐福家而去。他走进朱家别墅，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屋中主人朱赐福。“西敏！”他一把拥抱住他：“我还以为你闹情绪，不来了呢！”

“恭祝干爹寿比南山。”

“乖！干爹给你一封大利！”朱赐福跟着叫住一个穿制服的仆人：“告诉

太太说，西敏少爷来了。”西敏看见穿着银色晚礼服的张黛黛，被一班中年绅士包围，她说得很开心，笑得花枝乱颤。

张黛黛在家里很少这样开心，其实，家只是她睡觉的地方。偶然她会请几个朋友回家打牌，大部分的时间，都是由不同的男朋友接了出去玩乐。

朱太太和一位也是穿晚礼服的男仕过来，这个男人，一看就知道他非富则贵，从他的服装、形态来看，他似乎都高人一等。

“周翁一定要见见我们的干儿子。”朱太太看见西敏，也像蚂蚁见了蜜糖：“来，我为周翁介绍，这是我们的谊子西敏，李白翔先生的大公子。这位周永宁爵士，是金融界巨子。西敏，叫周伯伯！”

“周伯伯！”

周永宁呵呵地笑：“李兄已经够风流潇洒，想不到他的公子更英俊迷人！”

“像妈妈嘛！”

“黛黛！”周永宁拍一下头：“有时候，我真的忘了黛黛是李兄的太太，我常常把她当作未婚小姐。”

“她也像，看她的风姿多迷人！”

“父母都漂亮，难怪李公子样貌出众，这大概是属于遗传学吧！”

“叫他西敏，他还是孩子，大学一年级学生。”朱赐福笑着说。

“说到小孩子，我家的美芝大概比西敏还要小一点儿！”

“西敏，”朱太太问：“二十岁了？”

“是的，干妈！”

“美芝才十九岁，刚由法国回来，顽皮到不得了。”周永宁说：“她回来后，老是说香港的男孩子都很土，没有一个像样的，我倒要她见见我们香港的美男子！”

“要是彼此有缘就好了！”朱太太连忙说：“西敏还没有女朋友！”

“不可能吧？”

“香港的美男子呢！”朱太太格格地笑：“眼睛长在额头上，普通的庸脂俗粉，他是看不进眼内的。”

“这孩子去了哪里？”周永宁到处张望：“各位等一下，我把美芝找来。”

很快，周永宁消失在人群中。

“干爹，我想去花园看小狗。”

“看小狗？”朱太太说：“你没有听到周伯伯的话，他去把美芝找来。”

“那……那是与我无关的！”

“为什么与你无关，周伯伯特地为你去找女儿。而且，你妈咪好几次跟我提起，希望你交个女朋友！”

“美芝是周伯伯的独生女儿，宝贝到不得了！”朱赐福说：“因为自小娇纵，小姐脾气重些，不过人还不错，人长得漂亮！”

李西敏无心交女友，这时候，周永宁带着一个皮肤红红，充满野性美的女孩子匆匆走过来。

“美芝！”周永宁喘着气，拍着西敏的肩膀问：“这男孩子土不土？”

美芝由上而下打量他：“我好像曾经见过他？他是谁？”

“你见过他，在哪儿？”

“唔！”美芝咬住下唇：“在电影，不，是卡通片，他像白雪公主里的白马王子。”

“交个朋友好不好？”

美芝耸一下肩膀：“我还不知道他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李西敏，大学一年级学生，他是李叔叔的大儿子。你也许忘了李叔叔，你和他有五年多没有见面了！”

“我记得，李叔叔送了一个大洋娃娃给我，他说他家里没有女孩子。”

“对呀！西敏就只有一个弟弟。”朱赐福拍了拍西敏的肩膀：“刚才你不是说要去看看小狗的吗？带美芝到花园去！”

美芝向着西敏嫣然一笑，西敏本来对她没有怎样的注意，可是，她那排雪白的牙齿也实在迷人，野得令人心动。

“请吧！”他整个脸都红了。

美芝走到他身边。

“我想喝杯鸡尾酒！”她又瞧他笑，眼睛会闪光的！

“你等我，我把酒拿来！”

西敏走到餐桌那边，拿了两杯酒，他把其中一杯交给美芝：“周小姐！”

“叫我的名字！西敏！”她喝了一口酒：“你不是在伦敦出生吧？”

“是不是因为我的名字，它令你想到西敏寺？”

“一半是，一半不是。中国人的皮肤，很少有这么白的！”

“你见过我爸爸，有没有见过我的妈咪？”西敏把空了的酒杯，放在石栏杆上。

“当然见过，张黛黛女士，香港的第一美人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应该知道我是真正的中国人！”

“我宁愿做外国人。”

“做中国人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做中国人，到底有什么好？科学、医学、文化，都比不上外国发达。”

“你不要忘记，好几个得到诺贝尔奖的，都是中国人！”

“他们是中国人，但不是中国籍，都是入了外国籍的中国人！”

“真丢脸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她似乎不高兴。

“我还是带你去看小狗吧！”

“小狗在哪儿？”

“在后花园！”

他们来到后花园，西敏指了指一间大木屋：“小狗都在这儿！”

“怎么关上门的？不怕把小狗闷坏吗？”美芝问。

“大概今天宾客多，朱伯伯它们吠，不过通风器全开了。”西敏把门推开，里面有十几间小狗屋，每间小狗屋都有一只小狗，它们看见西敏便摇头摆尾。

“你跟它们很熟？”

“唔！我每次到朱伯伯的家，一定来看它们！糟糕，忘了带牛肉。”

“你最喜欢哪一只？”

“那一只！”

“啊！全身白毛，四只脚和尾巴是黑色的，好特别！”

“我们叫它四蹄踏炭！”

“名字也特别，我只听过四蹄踏雪！”

“你喜欢哪一只？”

美芝四周看了一会儿：“那！”

“贵妇狗。女孩子大都喜欢贵妇狗，因为贵妇狗漂亮！”

“你很喜欢狗？”

“还有什么小动物比它们更讨人喜欢？”

“你既然那么喜欢狗，就非要到我家不可，因为我养了一头很有趣的小狗！”

“什么种？”

“芝华华！一只手掌那么大，可以放进口袋里的。”

“它一定是头很可爱的小狗！”

“当然！”她非常肯定地说：“你什么时候去看看它？”

“到你的府上？”西敏愣了一下。

“唔！到我家里来！”

“好的！”西敏显得有点不自然：“改天一定到府上拜候！”

“改天？改天到底是哪一天？明天，后天？还是几天之后？”美芝半刻不放松地一直追着问：“你一定要告诉我日期！”

改天，当然就是无法肯定的一天，虽然西敏对美芝的印象不错，但是第一次到女孩子家里，他还是很害怕的。

“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
“最近学校比较忙，下星期有一个测验，所以……”

“下星期几测验？”

“是……是星期三！”西敏又面红了，因为他在撒谎嘛！

“星期三你要测验，所以，你星期二应该留在家里。应付一个测验，一天够了吧？星期一你到我家里来，一来看看我的小狗，顺便在我家里吃顿饭。”

“还要吃饭？”

“怎么？你好像很怕在我家里吃饭？我们有中国厨子，法国厨子，意大利厨子和俄国厨子，你喜欢吃什么都可以！”

“我明白，我可以想象得出我能到府上吃饭，是我的光荣；不过，我第一次到府上拜候就留下来吃饭，那总不大好！”

“你全心全意只是来看我的芝华华。狗比人还重要，这有什么意思？”美芝背转身：“你不喜欢来，算了！”

“我……”西敏咬一下下唇：“等我的测验完了，我请你到外面吃饭，那就不是为了狗，是为了人，好吗？”

“不，不行，你非要到我家吃饭不可，你答应看我的小狗的。”

“西敏！”朱太太的声音，“你们两个是不是在吵架？”

“没有什么，干妈！”

“有的，朱伯母，我们是在吵架，”美芝指住西敏，“我只不过想请他回家吃顿饭，他怎样也不肯，他分明瞧不起我！”

“哪有这回事，我只不过……”

“既然没有这回事，那就好了，”朱太太拉着西敏和美芝的手，“美芝是很难得请朋友回家吃饭的，她既然对你那么好，你就答应她吧！小事嘛！”

美芝瞟了他一眼。

“西敏！”朱太太看看推了他一下。

“好吧，星期一，我到府上。”

“好极了！”美芝跳了起来，非常开心：“你什么时候下课？”

“为什么问这个？”

“我派车去学校接你啊！”

“啊！用不着，我每天自己开车上学。”

“那也好，唏！待会儿宴会散了，你开车送我回家！”

“周伯伯没有派汽车接送吗？”

“我不喜欢坐我爸爸的劳斯莱斯。”

“你自己为什么不开车？”

“我刚由外国回来，哪儿有香港的车牌，你以为我不想自己开车？”

“西敏，你就送美芝回家吧！”西敏点了一下头。

“星期一你一下了课就来。”

男女之间，只要有了开始，便很容易发展下去。

你到我家里，我到你家里，（李西敏是绝对用不着害怕周美芝知道他的家事，因为周美芝认识张黛黛，她早已知道张黛黛是个怎样的人）你请我吃一顿饭，我也请你吃一顿饭，看场电影，到“的士高”跳舞，感情一下子就会培养起来。

李西敏虽然和美芝交上朋友，可是，他的“死党”全部不知道。一方面，李西敏个性内向、爱沉静，每天下课，和大家吃顿下午茶，他大多数的时候总是回家，很少到雅各他们的家里去，因此他下课后拍拖，根本没有人注意。

李西敏已经考虑过了，四个人是好朋友，彼此应该坦诚相向，他交了女朋友，那是一件大事。因为，他们四个人，还没有一个真真正正的交了女朋友。潘伟烈虽然对月媚表妹不错，但他只是承认相对日久产生感情，杜海澄和狄雅莉已经手拉手，不过，海澄是死也不承认拍拖：“我和雅各是好朋友，又常是他家中座上客，该不该对雅各的妹妹好，这叫爱屋及乌呀！雅莉还很小，你们不要教坏小孩。”

他们两个人都有理由，但是李西敏没有。他本来和周美芝不相干嘛，既不是表妹，又不是好朋友的妹妹，既然找不到其他理由，自然要把美芝当作女朋友。

李西敏没有勇气告诉他们自己已交女朋友，雅各倒无所谓，但是杜海澄那张嘴，他取笑西敏，西敏面皮薄，当然受不住。

其实，这个原因还是其次，最主要的，西敏是不想雅莉知道他和美芝交朋友，他每次和美芝在一起，只要一想到雅莉，心里就有一种负疚的感觉！

“负疚什么？”他问自己。

“……”自己也无法回答。

总之，有千百个理由，他不希望公开他和美芝的友谊。

偏偏，事与愿违。

这天，美芝和西敏看完电影，到咖啡室喝下午茶。

“西敏，听说这儿的大学又小又少，没有什么活动的地方。”

“我认为我的学校很好！”

“不会比法国的好吧？”她用叉子叉了一小片蛋糕送进嘴里。

“你住的是巴黎？”

“唔！”

“罗马和巴黎的建筑物，是以美化著名的，再说，我又没有到过法国，

很难比！”

“除了香港，你到过哪儿？”

“和几个同学去过澳门！”

“澳门！地方那么小，能玩多少天？”

“我们去一个星期。”

“你的暑假怎样过？”

“留在家里，有一半时间到爸爸的别墅留宿。爸爸有时会抽时间陪我开游艇、滑水。”

“听说这儿的男孩子，每逢暑假都到外国度假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每年暑假，他们一家四口，总会到不同的国家旅行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到外面走走？”

“没有人作伴，爹地和妈咪都很忙！”

“今年暑假，我和你一起去欧洲！”

西敏点了点头。

“很想看看你的校舍是怎么样的，什么时候，你带我到你的学校参观？”

“什么？你要到我的学校！”

“对呀！我要自己亲自看看，你的学校是否如你说的那么好！”

李西敏心里不由得恐惧起来，他没有把他和美芝的交情公开，突然把美芝带到学校，那还得了？

“其实，我们学校很普通，一定不会比巴黎的学校好！不用看了！”

“你刚才为什么要欺骗我！”美芝扔下叉子：“我一向以为你不会撒谎的！”

“我没有撒谎啊！”

“那你就说真话，你的学校环境到底好不好，要说真话啊！”

“好，不过，”李西敏想办法阻止美芝：“我们学校，校规很严，不是学校的学生，是不能进学校的！”

“到学校找朋友也不行？我又不会到处走，参观一下罢了！”

“谁也不会把朋友约到学校去！”

“我只在校门外看一下行不行？”

“那当然可以，谁都有权经过我们的学校，不过，你不能进去找我。”

“不找你，去你的学校干什么？”

“这样好不好？我明天回学校问学生会主席，如果他说可以让你进去看一下就好，如果他说不可以，那么等我们学校开联欢会的时候，到时候，我请你做舞伴，你就是我们学校的嘉宾了，这样就没有人阻止。”

“西敏，我发觉你很怕事！”

“我的确不想违反校规，”西敏央求着：“美芝，你暂时不要到我的学校！”

“好吧！那么紧张干什么？”美芝瞟他一眼：“你的学校又不是世界驰名！”

“对呀！只不过是一间普通大学！”

“唏！今晚到我家里吃饭！”

“改天好不好！我还有很多功课没有做好，我还想温习一下。”

“书呆子，一天到晚只知念书。”美芝又生气了：“我一个人，没有人陪，你又不理我！”

“你既然决定回来定居，为什么不继续念大学？”

“我对念书没有兴趣，等我休息几个月，我会到爸爸的银行做副总裁。”

“其实也不一定要读书，在社会上做事，就等于念社会大学。”

“你不要安慰我，我知道你一定看不起我，因为我不是大学生。”

“怎么会，其实，我是怕你太寂寞，所以才叫你念书，打发时间。你帮周伯伯做生意，那就更好了！”

“看样子，你倒是很关心我！”

“朋友嘛！”

美芝笑一下，她的眼珠子忽然溜转了一个圈，又明白地点了点头。

## 五

雅各、海澄，伟烈和西敏，四个人一起由更衣室出来。因为他们刚打了一场美式榄球，西敏没有打，做他们的计分员……四个人有说有笑的由里面走出校园。

“好口渴！”海澄在叫：“开车去海边吃下午茶。”

“浅水湾？今天突然转冷。”伟烈望出校门外，看见一个颇美的，穿油脂装的女孩子。他从未见过这个女孩子，她不是学校的女生，学校从来没有这种野性美的女生。

“奇怪，”伟烈喃喃的：“她是谁？为什么向我们这边招手？”

“这女孩子不错吧？她站在学校门口干什么？”潘伟烈推一下杜海澄：“她不停向这边扬手，九成是你招来的女孩子！”

“谁呀？”海澄张望着。

雅各和西敏也跟着伟烈的指示看，西敏一看之下，面色立刻大变，他正在手足无措的时候，美芝已经扬着手叫他：“西敏！”

“西敏？”其他三个男孩子，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。

伟烈问：“她是谁？”三个男孩子六只眼睛望住西敏。

西敏嘴唇发白，不断噎着口水，支支吾吾的，只是摆了摆手。

“不要迫他！”雅各最了解他的了：“西敏，你还是去看看那位小姐，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！”

“但是……”西敏茫然无主。

“你还有许多时间向我们解释。你怎可以见人视而不见？人家是女孩子嘛，你太没有礼貌了！快过去吧！”

西敏无可奈何的，走到美芝的身边。

“你为什么老半天才过来？”美芝真的等得不耐烦：“你是瞎了眼呢？还是眼中根本没有我？”

“美芝，你是不应该来这儿找我的！”

“啊！哈！”美芝顿着地：“你过来，我还以为你欢迎我呢？原来埋怨我不该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”

“这是学校，不是我的家！”

“学校是光明正大的地方，又不是你的小公馆。”美芝翘一下嘴：“有女

朋友在学校里面，怕她看见我会生气？”

“你不要乱说。你又不是没有看见，我一直和三个男同学在说话！”

“我看见！一早就看见了，四个美男子，难得一见嘛！”美芝往内瞧：“他们真的长得不错，可是，奇怪，我还是比较喜欢你！”

“谢谢！”西敏匆匆说：“你先回家好不好，晚上我打电话给你！”

“不！要走一起走，我已经自个儿来了，是不会自个儿走的！”

“我不能跟你一起走，”西敏边说边走，把美芝带离海澄他们的视线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约好了去吃下午茶！”

“吃下午茶也好，”美芝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大不了我请客！”

“我们的活动从来没有女孩子参加，只除了雅各的小妹妹！”

“雅各？谁？”

“我的好朋友，最高大，皮肤红红黑黑的那一个。”

“啊！我见到。他这种男孩子很能讨女孩子欢心，他一定有很多女朋友吧？”

“他们全都没有女朋友！”

“相信你才怪！去，叫他们去吃茶，吃晚饭都可以，周末我请客。”

西敏手心冒汗，巴不得一掌把美芝托回家。他终于叹口气说：“好，我送你回去！”

“走吧！”美芝立刻挽住他的手。

“我总得跟朋友说一声呀！”西敏拉下她的手，回到校园。

他低下头喃喃的：“她家里有点事，我先送她回家。明天我请大家吃下午茶，再当面向各位解释如何？”

“走吧！”雅各推他一下笑着说：“何必婆婆妈妈？”

西敏满面羞红的消失在校门外。

“真想不到，最害羞、最怕事的西敏，竟然第一个有女朋友。”

“西敏眼光不错，那女孩子颇迷人。”

“比不上胡艾妃吧？”

“也比不上你的小雅莉！”

“喂！”海澄瞪了伟烈一眼：“什么我的，你的，雅各不高兴。”

“雅莉的事我不管了，我不高兴也没有办法，我看得出她喜欢你。”

“其实！”海澄怎样也不肯承认，因为他喜欢的，并不是雅莉那一类型的女孩子：“雅莉还是小女孩！”

“你不是喊口渴吗？我们去吃茶吧！”

“喂！喂！”海澄是不肯放过西敏的，看见西敏尴尬的样子他就开心：“东西吃饱了，该招供了吧！啊？”

“海澄，大家是朋友，每个人有权保守他的秘密！”雅各说：“你有什么权迫他！”

“大家既然是好朋友，应该坦诚相对，根本就没有秘密！”

“海澄的话也对！其实，并没有什么秘密。”西敏点了点头：“我只是怕大家见笑，而且，大家都没有女朋友，而我却……”

“别傻吧！西敏，大学生有女朋友，不是一件坏事，学校差不多每一个男生都有女朋友！”雅各安慰他。

“丑八怪没有！”海澄抢着说。

“你为什么老是欺负他？”雅各教训海澄：“生得丑，又不是他的错！”

“西敏，既然你刚才说没有秘密，”伟烈好奇地说：“就把你认识那位小姐的经过说了！省得大家心里胡猜！”

“我在谊父的生日宴上，由美芝的父亲介绍认识，大家留下不错的印象。她请我第二天去她的家里吃饭，于是，就开始了来往。”

“也开始了你的初恋？”

“不！我们只不过是朋友。”西敏立刻否认：“大家吃吃饭，看场电影是有的。”

“你对她的印象达到什么程度？”海澄就是不肯放过他。

“朋友。”

“朋友有许多种！”

“普通朋友！”

“你没有爱上她吗？”

“我和她认识才一个多月，几十天就可以爱上一个人？”

“不过，我看美芝对你倒是很不错的。”雅各问：“是吧？”

西敏终于点了点头。

“喂！下一次介绍我们认识西敏嫂子！”

“什么嫂子？”西敏耳朵都红了：“我和她连好朋友也谈不上。”

“感情会慢慢培养，今天是普通朋友，过几天可能已经彼此爱上了。”雅各关心地问：“她的个性、品格怎样？”

“初认识，缺点不容易看出来。不过，她的千金小姐脾气很厉害，她没有雅莉那样温柔体贴！”

“你为什么老是拿海澄的小雅莉比？”

“因为你们不认识美芝，如果我不拿她和雅莉比较，你们根本不会明白她！”

“西敏的话也对。不过，每一个人都有缺点，也不必斤斤计较。而且，人比人，气死人。没得比的，更何况，每个人的优缺点都不相同。西敏，恭喜你了！”

事情既然已经公开，而且美芝又一天到晚要黏住西敏。于是渐渐的，西敏也把她带到他们“四剑侠”的圈子里。

不过美芝这个人也奇怪。未到过西敏的学校时，天天吵着要到他学校。在未认识雅各、伟烈和海澄时，又一天到晚要和他们交朋友，可是大家一旦玩在一起，美芝又感到不愉快。

她深爱西敏，希望和他单独在一起，过着二人世界的生活，大伙儿，她连说句情话都不可以，那更没意思。

这天，大伙儿在雅各家里吃饭，饭后一起谈天说地。

可能由于西敏热心于和雅莉、海澄谈笑，冷落了美芝，美芝就不高兴。

她最初皱起眉头。

后来索性盯住西敏。

她盯住西敏，是想西敏注意她，知道她不高兴。可是，偏偏西敏就不看她，继续和雅莉、海澄又是闹，又是笑。

美芝实在忍无可忍，她突然冲到西敏的面前：“西敏，我们去看九点半的电影！”

“现在已经九点半。”西敏看了看表：“赶到戏院已经开场了！”

“开场只不过影下期预告，不看也罢！快走，还赶得及看正片的！”

“我不想去看戏！”

“呆坐着干什么？”

“我和雅莉、海澄在玩填字游戏！”

“啊！你把我带来，扔在一边，自己玩填字游戏！”

“玩填字游戏不限人数的，你也可以一起玩。”

“我不喜欢玩填字游戏！”美芝突然提高了声音。

伟烈和雅各正在研究一架新买的照相机，他们都被美芝的叫声吓呆了。

“什么事？”伟烈轻声问雅各。

雅各摇一下头，放下相机，望住美芝，他也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西敏见每个人都瞧着他，很难为情：“你到底想怎样？”

“我要回家！”

“等我们把填字游戏做好！”西敏拿起笔，美芝一手把他的笔抢去，西敏面色一变，生气地问：“等几分钟都不行？”

“不行，我要睡觉！”

“西敏！”雅各站起来，走过去：“美芝既然疲倦，你送他回去！”

“但是，我们……”

“放心吧！”雅各一手拉起西敏：“雅莉和海澄会把余下的字填好！”

“我们会的，西敏哥！”雅莉说：“美芝姐姐疲倦了，送她回家吧！”

西敏无可奈何，拉起外衣跟各人说声再见便往大厅外走。

“美芝！”雅各送他们出去：“改天再和西敏一起来吃饭。”

美芝勉强地，展出了一个难看的笑容。

西敏上了汽车，没有立刻开车，他板着脸坐在驾驶位上。

“喂！为什么还不开车！”

“你刚才的表现很差！”

“怎么个差法？”美芝瞪大了眼。

“我和雅莉他们玩游戏，快要完了，叫你等一下都不肯，大闹大吵！”

“谁叫你那么自私，只顾自己不顾人？我已经枯坐了一个晚上。”

“好！算我冷落了你了，是我不应该。刚才雅各送我们出来，诚心诚意邀请你下次再来，你为什么连谢谢都不肯说一声，脸上又没有笑容，好像雅各开罪了你！”

“我这个人不会虚伪，也不会假装，心里怎样，面上就怎样，我心里不高兴，不想说话，既然不开心，又怎能笑？”

“你不要以为自己很坦白、很纯真，其实，你是没有礼貌。”西敏对她的行为感到不满，因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美芝好像企图令西敏在他的一班朋友中孤立。

“我没有礼貌？”美芝指着自已：“我留过学，读过那么多书，我会没有礼貌？”

“读书和礼貌，根本是两回事，有些人从来没有念过书，但是他很明理、很有礼貌。

相反的，一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，他们根本蛮不讲理。一个不讲理的人，和一条蛮牛，一只笨猪有什么分别？”

“你竟然骂我蛮牛？笨猪？”美芝哇哇地哭了起来。

西敏心肠软，更怕女孩子哭，连忙安慰她：“我不是说你，只不过举个

例子罢了！”

“但是你骂我没有礼貌。”

“对朋友应该客气些！”

“要不要回去向狄雅各道歉？”

“那倒不必，你这样做，反而会吓坏他们，其实，他们一向很随便！”

“既然他们不计较，你刚才为什么骂我？”美芝是不服气。

“你也得给我留点面子！”

“我令你没有面子吗？”美芝伸手拉开车门，一只脚跨了下去！

“喂！美芝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回家！”美芝见西敏那么紧张，索性整个人下了车。

“我现在不是送你回家了吗？”西敏立刻下车：“你自己又没有开车来，怎能回家？”

“我可以到门房打个电话电召的士！”

“坐计程车哪有坐私家车舒服。”

“我宁愿不舒服，也省得你骂我！”美芝说着，作状要走。

“美芝！”西敏捉住她的手：“别生气，我向你道歉好不好？”

美芝咬住下唇，摇一下头。

“你到底要怎样？”西敏可焦急了：“这儿是雅各的车房，如果我们还不走，雅各会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！”

“除非你陪我去看午夜场！”

“好！好！现在就陪你去！”

美芝彻底胜利了，她才高高兴兴地回到西敏的汽车上。

她就是这样，时常发小姐脾气，西敏脾气好，心肠软，能迁就她，换了潘伟烈，两个人恐怕早就闹翻了！

但在西敏的心坎里，他始终认为，美芝绝对比不上雅莉。

可惜，雅莉喜欢的是杜海澄。

虽然，杜海澄喜欢的，并不是雅莉这种娃娃型的女孩子，可是，相处多了，日久生情；况且雅莉又是个可爱的女孩子，海澄是没有理由不喜欢她的。

所以，雅各、伟烈、西敏和美芝，甚至雅各的父母，都认为海澄和雅莉在恋爱。

伟烈有月媚表妹（他也是不肯承认的），西敏有美芝，海澄有雅莉，现在，就只有雅各一个是独行侠。

“这个媒包在我身上！”美芝说。

雅各由停车场把汽车驶出来，外面下着倾盆大雨。

雅各开了水拨，否则，他连路面都看得不大清楚。

由于下雨路滑，雅各把汽车开得很慢，那时候，路面车辆也不多。

雅各开了汽车里的收音机，听了收音机的特别报告，才知道突然有一股寒流袭港。

车子开得很慢，他看到路旁的行人，他看见前面不远处，有一个女孩子，没穿雨衣，没带雨具，人在风雨中来回奔跑。她穿着一袭薄薄的灰色裙子，那亭亭玉立的身影，雅各看来并不陌生。

她是谁？

雅各的汽车缓慢地经过她的身边，超越了她，在倒后视镜一看，她又跑

出马路，扬着手，样子狼狈极了，大概在召的士。

她就是那骄傲的新校花——胡艾妃。

奇怪，她不是一直有一辆豪华劳斯莱斯和一个穿制服的司机紧跟着她？

雅各一边开车一边想，再在倒后视镜看一看胡艾妃，她简直湿得像只落汤鸡。

雅各忍不住，把汽车驶进一条横街，再由那条街左转右转兜了一个大圈（香港许多道路是不准驶人，不准转左或不准转右的），才回到刚才那条大马路上。当他的汽车驶到艾妃的身边时，他急促开了车门，大声叫：“胡艾妃同学，快上车！”

她低下头一看，犹豫着，不断用手拨去脸上的雨水。

“快呀！这儿是不准乘客上下的！”

她终于上了车。

雅各呼的一声，立刻把汽车开走。

过了一段路，他回头看胡艾妃，她的长发在滴水，整个脸都湿了。

他递给她一方手帕。

“谢谢！”她抹着脸，抹着头发。

雅各听她轻轻吐了一口气。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请载我去搭的士！”

“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有载客的士！”

“真奇怪，其实，并不是没有空的士经过，但是没有一辆肯停车！”

“因为这儿整条路都不准停车，不准乘客上下！”

“可是刚才你不是停车载我上车么？”

“你有没有做的士司机的同学？”

“没有呀！”

“这就是你搭不到的士的原因。”

“我不明白！”

“很简单，那些司机不认识你，没有理由为你冒抄牌之险！”

“但是你……”

“我们总算是同学，我不能见死不救！”

“噢！”

“我还是送你回家吧！”

“那太麻烦你了！”

雅各不耐烦地客套：“你住哪儿？”

“你真的要送我回家？”

“难道我送你去非洲，把你卖了？”

“我的家在山顶 XX 道！”

“好吧！”

此后，谁也没有说过一句话。

在海底隧道途中，可能因为没有雨，雅各的心情比较好一点。

“你的名贵汽车，和那穿得像三军总司令的司机呢？”

“你说他的制服？”

“你认为他不像吗？”

艾妃笑着点一下头。

“车和人呢？”

“今天我的司机休息，我最怕他老是跟着我，我趁他放假，自己跑出来到处逛逛。”

出门时天色还很好，谁知道突然下起雨来。”

“我去吃茶的时候，天上还有太阳，”雅各看她一眼问她：“你自己为什么不开车？开着跑车，喜欢到哪儿就到哪儿！”

“家里常停着一辆没人驾驶的跑车，可惜我没有驾驶执照！”

“考不到车牌可以再接再厉！”

她摇一下头：“他不让我学驾驶！”

“谁？你的男朋友？”

“我爸爸！”

“为什么你爸爸不让你学驾驶？”

“他说女孩子胆子小，不适宜驾驶！”

“他是疼爱你，怕你驾车不小心，有危险，千金小姐的命特别宝贵！”

“你不也是富家公子吗？你的命也宝贵啊！”艾妃否定雅各的话。

“我怎能跟你比？”雅各笑一声问：“你家里有多少部劳斯莱斯？”

“四部！”

“我家连一部也没有！没有劳斯莱斯的家，算是大富之家吗？”

“我们大家都是同学，不要讨论这些问题好不好？”

“你似乎很谦让！”

“你以为我很倨傲吗？”

“你一向给人的印象是目中无人！”

“我……”艾妃笑一下，没说下去。

“你的劳斯莱斯是你专用的？”

“唔！我自己一辆，爸爸一辆。”

“你刚才不是说四辆？”

“其他两辆是有贵宾来探访，送客用的，不过来看我爸爸的朋友自己都有车。其实那些车是我爸爸的手下用的！”

“手下？你爸爸不是教父吧？”

“噢，我刚才没把话说好，其实是我爸爸手下的高级职员！”

“你没有兄弟姐妹？”

艾妃摇一下头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有一个好可爱的妹妹！”

“你真好运！”

“你有一个疼你的爸爸还不是一样？你妈咪呢？宠不宠你？”

“啊！狄雅各同学，请停车！”

“什么！街口那黄色的房子就是你的家？”雅各刹住车掣。

“是的！”艾妃匆匆推开车门：“谢谢你送我回家！”

艾妃下了车，关上车门，雅各说声再见！看见她还呆站在雨中。

“雨那么大，”雅各摇下了玻璃大声说：“快跑回家呀！”

“噢！再见！”艾妃这才连忙跑向那幢黄色的房子。

雅各立刻摇上玻璃开车。而实在太大了，雅各在倒后视镜内看不到艾妃。她大概进屋子里了！

他用手拨去身上的雨，刚才他摇下玻璃说话，雨横扫过来了。

第二天，雅各开车上学，泊好车，还没有看见艾妃的劳斯莱斯。

她一向很准时的！

雅各索性下车等候艾妃。

经过昨天，雅各相信艾妃不会不理他，起码，也会和他说声早安！

他等了差不多七分钟，他开始问自己，为什么要等，他不是一直不在乎艾妃，他也从未想过要跟她交朋友。

以前，他和艾妃碰了面，也不会多看她一眼，因为他觉得艾妃太傲慢、太自我！

但是，昨天被风雨包围下的艾妃，就显得是那样楚楚可怜，和平时的唯我独尊的态度，仿佛就是两个人。

其实，美丽的女孩子有谁不喜欢，过去雅各不愿意跟她交朋友，是对她的倨傲态度看不顺眼；不过，昨天她就显得平易近人，漂亮的面孔，优美的仪态，当然令人喜欢。

他一直等，始终没有看见艾妃，上课的时间到了，他不能再等下去，他想：大概艾妃今天上课比他还早。

下课的时候，他一跑出校舍就看见西敏。

“你刚下课？”

“不，今天我比你少一课，我在图书馆看了一些参考书才来等你们的！”

“少了一课？”雅各握了握拳头：“你们系里的人早就走光了？”

“有没有走光了就不知道，不过大部分下课后就回家，雅各！”西敏觉得他神情有异：“你不是要找我们系里的人吧？”

“噢！不是！”雅各挤出一点笑容，他很想向西敏打听有关艾妃的消息，不过，一向就有点自负的他，开不了口。

下课后，他们又去吃茶，“跟得小姐”美芝，也跟着一起去。

“星期一是公众假期，星期六早上谁有课？”海澄问。

“我！”伟烈说：“雅各好像也有课的，是不是？雅各！”

“我？”雅各心不在焉，半真半假地说：“啊！是的。”

“那我们只有两天半的时间，澳门是去不成的了！”

“我们可以去离岛住两天。”

“到离岛过些清静日子也不错！”西敏点了点头：“不过，最好有我们自己的别墅，因为住的问题是很重要的！”

“怕蚊子咬你那又白又嫩的皮肤？”杜海澄取笑他。

“怕你半夜给怪物捉去了！”西敏在他的菠萝冰里洒了一些盐。

“喂！喂！又甜又威又酸怎样吃？”海澄叫着抗议，也要向西敏撒胡椒粉。

“你们不要闹好不好？浅水湾、深水湾、石澳、大浪湾、沙田、粉岭……我爸爸都有别墅。”美芝说。

“你所说的地方全不是离岛！”杜海澄停了手，正正经经地说。

“梅窝怎样？算是离岛了吧！”

“西敏的爸爸，在梅窝也有别墅，上一次假期才去过。”杜海澄说：“其实，你所说的地方，我们大部分已去过了！”

“嘿！”美芝努起嘴：“那我就不管了！”

“我看，由雅各决定比较好，他是最有主见的。”潘伟烈问雅各：“你的意思如何？喜欢去哪儿住两天！”

雅各一直呆呆地望住窗外，潘伟烈也往窗外望，听有的人都往窗外望，窗外来来去去是一排树一条路：“喂！雅各！”

他似乎什么都听不到。

“雅各，”杜海澄用手去推他：“这间咖啡室，我们来过几十次，这扇窗，你也看过几十次，到底有什么好看？”

“什么？”雅各呆住眼珠看海澄。

“我们跟你说话，你听见了没有？”

“你们在说什么？”

“哈！你的耳朵没有毛病吧？”杜海澄气得笑了起来。

“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”雅各惘然地。

“下一个星期一，公众假期，我们一共有两天半的时间，我们准备去离岛玩两天。”

“好主意！”雅各仍然有点心不在焉。

“雅各你喜欢去哪儿？”

“去哪儿？”雅各反问。

“去离岛度假。”

“你们喜欢去哪儿，自己决定好了！”雅各又望向窗外。

“你没有意见？”

“我有什么意见？”雅各摊一下手：“又不是我去离岛度假。”

“什么？”杜海澄叫了起来：“你不跟我们去离岛度假？”

“我？我没有想过要去离岛。”

“不过集体活动，你很少不参加，除非你自己另外有事。”

“唔！”雅各一整天的情绪都很低落，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变得那样无精打采。过去，大家的事，他总是很热心。可是今天，真的，他一点也不想去别的地方度假。他要留下来，似乎是在等待什么：“这个星期日，我答应了去看奶奶，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去，希望你们玩得开心！”

“你既然不去，我也不想去！”潘伟烈第一个退出。

“那我也不去了！”杜海澄说：“西敏，你和美芝两个人去吧！”

“西敏！我们去爸爸的新别墅玩两天，好不好？”美芝反而高兴。

“两个人不够热闹，我看，索性取消算了，况且，我们单独两个人在你爸爸的新别墅住宿，恐怕人家也会说闲话！”

“说什么闲话，你又不是没有到过我家里！爸爸的新别墅又不是谋人寺。”

“可是，我从来没有在你家中留宿，孤男寡女呀！”

“孤男寡女？这年头还有这种老古董，”美芝反感：“你们大家听听，西敏简直像个八、九十岁的老顽固！”

“西敏向来是保守一点。”

“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！”杜海澄怂恿着：“我也常常在雅莉家！”

“是雅各家！”西敏皱起眉头，盯了杜海澄一眼：“你不要忘记，狄家有狄伯伯、狄伯母。她们一家四口，连你是五个！”

“喂！西敏！”美芝拉着西敏：“你到底肯不肯陪我去别墅度假？”

“我看，反正只剩下两个人，不要去了。两天假期，我答应陪你看戏逛街，其实，热闹的生活也未必不好！”

“你呀！胆小鬼！”

“唏！你有没有发觉，雅各今天有点反常？”潘伟烈轻声说：“他又在呆

呆地望着窗口外面！”

“说不定他身体不舒服，最近天气很坏，忽冷忽热，”杜海澄说：“昨天我在狄家，他一个人出去，说是和小学时候的同学茶叙，回来全身湿透！”

第二天，雅各总算打听到了，胡艾妃没有上课的原因，是因为她病了。

找到答案，雅各并没有因此而放下心事，他开始有点担心艾妃，不知道她患了什么病？严重不严重？

雅各知道她住在哪儿，去探望她绝对不会有困难，可是，他凭什么理由去看她？

探病！

不过，雅各就是载过她回家，他们根本不能算朋友，冒冒然去探病，是否太过唐突？

而且，她是否愿意见他？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雅各面皮薄，第一次到女朋友家，第一次见女朋友的父母，他越想越害怕，前往探病的念头也取消了。

所以，一连几天，雅各都是魂不守舍的，每天和海澄他们去吃茶，他也只是傻傻地坐着。人家笑了，他也笑，为什么笑？不知道。

“雅各，”西敏关切地问：“你精神很差，是不是不舒服？”

“没有！”雅各装作很开心地耸一耸肩。

“什么，我一早就觉得雅各不对劲！”杜海澄对潘伟烈说：“潘医生，你赶快替雅各看看，他哪儿不对？”

“什么潘医生？我只不过是医科一年级学生，我懂个屁！”

“喂！小姐面前不要说粗话！”杜海澄斜瞟了美芝一眼。

“屁是粗话？其实，医学上，屁是肚内之气，肚……”

“好了，潘医生，”杜海澄截住他：“你快要把人体每一个部分都说出来了！你不会看病，观颜察色，总懂吧？”

“他精神差些，胃口也似乎不大好，雅各，你哪一部位不舒服？”

“我没事呀！好人一个，你们在瞎猜什么？精神不好可能功课忙！”

“你胃口也不好！”

“温习时间多，休息时间少，睡眠不足，胃口怎会好？”

“也有道理！”潘伟烈点点头。

“今天哪一个请客？”雅各心里烦：“我想先回去！”

“又忙功课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今天西敏做东！要是睡眠不足，倒不如回家休息！”

“各位再见！”雅各匆匆离去了。

杜海澄望着雅各的背影说：“我看他八成有心事！”

“你想知道他最近为什么不开心，问小雅莉不就行了！”

“对！今晚我去找雅莉问问！”

“如果他有困难，想办法帮忙！”

“那当然！”

“不过！雅各有事从来不瞒我们！”西敏也为雅各不安！

“也许他怕我们担心！”

“真有那么麻烦？”西敏焦急地问：“我们要不要立刻去狄家看他？”

“先等海澄向雅莉打听一下！”

“唔，有事应该尽快解决！”

星期四，雅各开车回学校。

停好车，他把放在邻座的书本，一本本叠好，他把车匙拉出来，打开车门，踏了一只脚出去。他看见他的脚旁，有两条穿着浅紫色丝质裤管。好浅淡的颜色！

雅各立刻由车厢里钻出来，抬起头，便看见穿着一套浅紫色油脂装的胡艾妃。

雅各出乎意料地喜悦，“你……”

“早安！雅各同学！”她的声音柔和地，没有半点倨傲。

“早安！”雅各忙着说，他心里有很多话，但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！

“还给你的。”

雅各接过东西一看，是他的手帕，那天他给艾妃抹雨水用的。

“我亲自洗熨好了！”

“微不足道的东西，扔掉算了，何必太费精神。”

“那天你已经帮了我一个大忙，我怎能把你的东西扔掉？”她顿了一会儿问：“雅各同学，你每天下课后，是不是都要和你的好朋友在一起？”

“通常是的！你……”雅各看着她：“是不是想我替你做些什么？”

“也没有什么？想请你吃顿茶，答谢你对我的帮忙！”

“不要说得那么隆重其事，帮助同学是应该的！”雅各没有推辞的意思，相反的，他很希望和艾妃谈谈：“你今天什么时候下课？”

“三时三十分！”

“我比你少一课，我在什么地方等你？”

“我会请一堂假……”

“不，不要为我失去一课。”

“没关系的！功课我赶得上！”艾妃沉吟一下：“下课后，你开车到学校门口等我好不好？开得越远越好，我不想同学看见了会说闲话！”

“我明白的！我开到大马路的第二个街口，那儿很少有同学经过！”

“好，等会见！”她点一点头，刚巧有几个女生笑着经过，她连忙低下头走了。

雅各没有跟进去，他站着望住她的背影。

他低头再看看手上的手帕。雪一样白，他嗅到一股香气，他把手帕珍而重之地放进背心的内袋里去。

午餐的时候雅各告诉西敏，他下课后有点事，叫西敏通知潘伟烈和海澄不用等他。

和西敏是最容易说话的，因为他从来不会追问原因。

下午的课简直无心听讲，看表的时间比看教授多，平时他最喜欢举手回答问题，今天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过。

他好不容易才挨到下课，在停车场，金妮追了出来。

“雅各！”

雅各停了一下，当他认出了声音，他便继续走向他的汽车，因为，他知道胡艾妃一定已经在那条小道等他。

“雅各，雅各，等一下。”金妮跟得好快，喘着气终于追上来。

雅各不耐烦地把锁匙插进汽车。

“雅各，你不是不舒服吧？”金妮按住胸口，凉凉的天竟然在淌汗。

“我很好，谢谢！”雅各没有看她。

“你今天很是反常，平时你上课很用心，发表的见解也很多，但是，你今天没有举过手。”

“不举手发言是不是违反校规，金妮小姐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可是，这一个星期以来，你好像变了，一切都提不起劲，尤其是今天。

你知道吗？我真担心你的身体！”

“你知道我那么壮健是不会病的！而且我今天一直很开心，好了！金妮，我没空跟你聊天，我有事，赶着要走！”

“你撒谎，你每天都等西敏他们！”

“今天例外，我谁也不等！”雅各终于开了车门。

“雅各！”金妮拉住他的衣袖：“你为什么这样讨厌我？”

“你太敏感了，我们是同学，没有理由讨厌你！”

“看！”有几个女生故意经过他们的面前：“金妮和雅各拍拖！”

“请你放开手，”雅各摇着手臂：“我赶时间，如果你不合作，我真的会讨厌你！”

金妮无可奈何地放开雅各。

雅各立刻上车，打了火，匆匆把汽车开出了学校。

来到约定地点，果然看见艾妃在等待着，雅各停下车，开了车门，艾妃走进来。他道歉说：“对不起！你是不是等了很久！”

“一会儿吧！我知道你一定要向朋友交代一声。把你拉出来真不好意思！”

“你这样客气，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！”雅各一边开车一边说：“我一直以为你很摆架子，很蛮不讲理，眼睛长在额头上，想不到你竟然还会替人设想！”

“在学校里，我必须昂起头不看人，那样子是不是很讨人厌！”

“不！只是像个高不可攀的公主！”

“噢！那倒不太坏。”她轻吐了一口气：“由小至大，我一直念女校，没有见过什么男孩子，当然也没有跟男孩子在一起玩过、谈过。当我进了大学的时候，爸爸说，这儿没有女子大学；但是又不放心我跟男生同校，因此，他教我昂起头，谁也不要理睬！”

“你爸爸年纪一定很大，思想也保守。”

“保守？也不算很保守！”

“那他的年纪一定很大，所以才会想着为你找女子大学。因为五、六十年前女孩子很少念大学，那些千金小姐，念的都是著名的女子大学。你爸爸有多大？”

“你猜吧！”

“他那么疼你、爱护你，一定是结了婚很久才养下你，有没有七十岁？”

“其实，他不想我和男孩子来往，与他的年纪无关，他是怕我被那些花花公子骗了。

其实，爸爸的话也有点对，我入学不久，又一直摆着冷面孔，可是……”

“说下去呀！”

“每天都收到一些男同学的信，便条，不是约吃饭，就是约看电影。”

“你很讨厌他们？”

“也不能算讨厌，只是有点烦！”

“幸而我一次也没有约过你！”

“倒反而是我把你找了出来！”艾妃掠一掠头发道：“我知道也有很多女同学给你写情信，递便条，今天我约你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烦？”

“如果我认为烦，我就不会来。我不愿意做的事，用枪指住我也没有用。”雅各坦然说：“我向来不为难自己！”

“男孩子应该有主见！”

“我的汽车一直向前驶，快要到市区了，我们到哪儿吃茶？”

“哪儿都没有关系，只要避开学校，而且，最好不要在中区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中区太热闹。”

“怕碰见你爸爸？”

“我爸爸喜欢在家里吃下午茶。我是怕碰见亲戚，他们会打小报告。”

“你爸爸怎么这样专制！”

“你爸爸妈妈不管你的吗？我是说你交女朋友的事！”

“我？管什么？我爹地常常说，大学生没有女朋友，就算是没有魅力的男孩子。爸妈常常鼓励我交女朋友。”雅各摇着头笑一下：“别说我，连我妹妹交男朋友，他们也不管！”

“你妹妹有多大？”

“十七岁！”

艾妃想着，突然低叫起来：“是不是长得像个洋娃娃，很可爱的？”

“我妹妹的确很可爱，你见过？”

“你妹妹的男朋友一定是杜海澄！”

“你怎会知道？”

“我见过他们拍拖。”

“那小鬼，就是喜欢海澄！”

他们终于找到了铜锣湾的“翠屋”，透过玻璃墙，可以看见维多利亚公园。

“前几天你好像没有上课？”雅各看着她喝热鲜奶。

“是的！因为我病了，休息了几天，今天才第一天上课。”

“是不是那天被雨水淋病了？”

“就是嘛！如果那天我不是遇到你，我可能会患肺炎，现在还得躺在床上。”

“你今天的精神不错！”

“天天打针、吃药，几乎要送医院。不过这么一闹，人也瘦了！”

雅各不知道胡艾妃是否比前瘦，因为，过去从来未清清楚楚看过她的样子，艾妃这么一说，他禁不住看她：一头长长的秀发，雪白的皮肤，一双眼睛美得令人神魂颠倒；直挺的鼻子，清秀的眉毛，那性感的唇边有一颗美人痣，俏丽到不得了。她的样子，很像嘉芙莲丹露，当然比嘉芙莲丹露年轻；至于她的身材，每个人都知道她比花拉科茜更美丽。

两个大美人的综合体，那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美人。

胡艾妃见他呆呆地看着她，不禁面颊嫣红：“你的冰淇淋都快溶了！”

“噢！”

潘伟烈正在房间画人体解剖图。“咯！咯！”

“进来吧！”房门轻轻推开，月媚捧着一只精美的银托盘走进来。“又在开夜车？”她的声音永远是轻柔婉转的。

“嗯！”

“我给你炖了一碗双皮奶！”她拿着碗端到他面前：“休息一会儿，先吃了！”

“啊！”他打了一个阿欠，伸一个懒腰：“放在台上好不好？我手都麻了，不想拿东西。”

“那就别拿了！我喂你吃！”月媚瓢了一羹，送进潘伟烈的嘴里。

潘伟烈吃饱了，月媚用暖毛巾替他抹了嘴，侍候周到。

“你对我真好！”伟烈握住她一只手：“比我姐姐还要好！”

“其实，表姐很疼你！”

“她有程克安！所以，”伟烈搂着她的纤腰：“你是我唯一最亲的人！”

“表姐为你受气，你不知道！她常常为你和表姐夫吵架！”

“你更受气，程克安简直不把你当人！”潘伟烈抚一下她的脸，她虽然不是什么大美人，但是清丽可人，眉目都很秀美：“你的面色有点苍白。”

“大概是贫血！”

“程克安刻薄你，你一定餐餐吃不饱，”伟烈的牛脾气又来了：“明天我要跟程克安算账。”

“表哥，你不要生气，其实，表姐夫虽然说话是多些，但是表姐待我好，我在这儿吃好的、住好的，什么都是好的！”

“既然吃得好，为什么还会贫血？”

“我从小就有贫血。”月媚轻轻把他的头发拨好：“睡吧！已经午夜，你明天还有早课呢！”

“你还不是要一早起来为我弄早点？”

“这是我最喜欢的工作！”

“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？”

月媚的头垂得低低的，声音轻似无声：“因为你是我最亲的人！”

“我们同病相怜！”伟烈拉了她一把，她就倒在伟烈的怀里：“我应该照顾好你，令你快乐！”

“能够和你在一起，我就快乐！”

伟烈拥着她，把脸搁在她的头上：“我见过很多女孩子，虽然有些女孩子真的好迷人。但是，我还是觉得你最适合我。月媚，我的好朋友雅各、西敏、海澄你都见过的，还有雅莉和美芝，你想不想跟他们一班人一起玩？”

“我当然喜欢，但是，我总觉得不配，因为我不是大学生。”

“美芝还是和你一样，念完中学，就不再念大学了！”

“美芝小姐不同，她是千金小姐！”

“难道你是小丫头吗？你不要这样自卑好不好，下次有叙会，我带你一起去！”

“我和你？”月媚眼睛闪着光，笑得甜丝丝的，不过只一会儿，眼中的光消失了，笑容也凝住了：“就算你的朋友不嫌弃我，表姐夫也不会放我出去！”

“他有什么权管你？”

“他供我吃、供我住，还有零用钱，我在程家是小管家。”

“别说做管家，就算做工人也有假期！”潘伟烈握着拳头：“如果我要带你出去，他敢阻挡，我就揍他一顿！”

“你不能这样对他，表姐难做人！”

“姐姐怕他，我偏不怕，下一个星期日，我们去野餐，我带你一起去！”

“表哥……”

“有我在，不用担心，其实，我早就该带你出去。一天到晚把你闷在家里，不贫血生病才怪。”

雅各约了艾妃在老地方见面。艾妃一上了车，雅各立刻把车开走。

“什么事找我找得那么急，等会儿你还要送我回学校。要是司机找不到我，他回去告诉爸爸，爸爸又会查问。”

“我明白！我约你出来，只想问你星期日你有没有空？”

“有事吗？”

“星期日，我们一班好朋友去野餐，希望你能够参加。”

“野餐？是不是要去郊外？”

“当然到郊外，”雅各笑了起来：“难道在市区闹市野餐？”

“什么时候出发？什么时候回家？”

“八时出发，兴尽回家！”

“去一整天？”

“唔，一定要玩得开开心心！”

“你不是说，你暂时不想你的好朋友知道我们已经交上朋友？”

“我不习惯说谎，我每次和你见面，总要找些理由向他们解释，我觉得长此下去，我很可能会变成习惯性说谎。而且，我和你交朋友是光明正大的，也没有必要瞒住别人。”雅各看她一眼：“怎么了，锁上眉头，你似乎有心事！”

“我？”艾妃连忙展开笑脸：“我会有什么心事？”

“肯不肯陪我去野餐？”

“你应该知道，我本人是乐意和你一起去玩的，我也愿意成为你们圈中的一份子。

不过……”艾妃欲言又止：“如果去几个钟头还好办，但是去一整天！”

“去一整天又怎样？”在一条幽静的街道上，雅各把汽车停下来，因为艾妃还要赶着回学校，他知道赶不及去吃茶！

“爸爸会不放心！”

“不放心什么？”雅各每次和艾妃提到她爸爸，雅各总要生气：“如果只是我和你单独两个人，你爸爸以为我是坏蛋，不信任我，可以！但是，我们一共有八个人，难道我会把你吃掉吗？”

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爸爸是个怎样的人！他连我跟男同学打招呼都不高兴，他又怎会答应我参加你们的叙会？”艾妃委屈地说：“我每次见你，都是撒谎骗爸爸学校要开会，或者有课外活动；但是，这一次，要去一整天，你叫我找什么借口！”

“告诉你爸爸，要参加学校的旅行！”

“爸爸会叫司机送我去目的地，如果给司机看见我们只有八个人，他一定会揭穿我的谎言。而且司机在旁边监视，我根本不敢和你说话，那有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爸爸把你当什么？囚犯！”雅各拍一下驾驶盘：“带我去见他，我要和他评评道理！”

“不要傻，他不会见你的！”

“他不见我，我见他！”雅各满肚是气：“艾妃，立刻带我回家，我要看看，你爸爸是不是希特勒！”

“我带你回去也没有用，佣人不会让你走进我们的屋子！”

“我冲进去，她们能挡住我吗？”

“我们家有很多男工人，个个又高又大，非常粗鲁！”

“我不怕，中国男孩子，有六呎二吋的相信不会多，我不会怕他们！”

艾妃面色一变：“你不是想打架吧？”

“打架就打架，我又不是没有打过架！”

“不，你不能打架，”艾妃一时情急，抓住了他的手臂。

“怕什么？”雅各握着她的手：“怕我打不过那些土包？”

艾妃面有惧色，垂下了头。

“别担心，他们只不过是男工人，不是打手，我一掌，一脚就把他们打倒了！”

“我不担心你打不过他们，我知道你懂武功。不过，如果你打进去，我爸爸不单只会答允我去野餐，可能还会把我关起来，不让我上学，这是我最担心的！”艾妃那双迷人的眼睛，透着幽怨的目光。

“他真的这样蛮不讲理？”

“也不能说他蛮不讲理，因为，我上大学之前，已经和爸爸约法三章，我在未念完大学之前，不能交男朋友，否则，我就要自动停学，我不守诺言，是我不对！”

“那，”雅各把头靠在椅背上：“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交男朋友？”

“我想，等我大学毕业之后！”

“反过来说，我应该再等三年，才和你交朋友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们不是常常有见面吗？雅各！”

“一个星期见两三次，每次匆匆忙忙、偷偷摸摸，”雅各冷笑着：“有时候，我真的认为管你管得那么紧的，不是你爸爸，而是你……”

“是我什么？”艾妃急抢着问。

“对不起，我太荒谬！”雅各吸了一口气：“星期日，你到底去不去？”

“我看，我不能去了，雅各，我希望你能够谅解我！”艾妃噙了一下，眼睛浑红，“其实，除了你，我没有和任何一个男孩子说过话，更别说男朋友了。”

“嘘！”雅各叹口气。

“你是我第一个男朋友，也是我唯一的男朋友。雅各，给我时间，我会说服我爸爸，我答允你，很快、很快，我们就可以公开我和你的友谊！原谅我好吗？”

“好！不去野餐，我们都不去野餐。不过，星期日，你一定要和我通个电话！”

“一定。”

“雅各又不去野餐！”
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潘伟烈感到最失望，因为他答应了月媚：“他最近经常不参加我们的活动！”

“会不会他最近成绩不好？”

“他是文武全才的高材生，怎会成绩不好？我看，他一定是患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病。”

海澄，你快叫杜伯伯给他看看！”

“我就不信他有病，他最近吃得好，睡得好，两个月前才六呎一吋，现在已经六呎二吋，而且肌肉更加结实了！”海澄说：“我们三个人，都没有他健康！”

“喂！海澄！”潘伟烈指责他道：“你答应过大家，调查雅各最近的行动，你怎么一点表示也没有？”

“我已经问过雅莉，雅莉说他每晚吃过饭就回房间！”

“他不是一直喜欢和家人一起欣赏电视吗？他躲在房间干什么？”

“那就不得而知，他关上了房门，我和雅莉又没有透视眼。”

“可以叫雅莉借故进去看看！”

“好吧！今晚进行。怎样？星期日的野餐，是否取消了？”

“取消吧！”西敏说：“下一次，我相信雅各一定会去。”

“为什么要取消？”美芝很不高兴：“雅各不去，你陪我去！”

“两个人去野餐那有什么意思呀？大伙儿才热闹，况且，我们一向共同进退，我们不会抛下雅各不理！”

“是他抛下你们还是你们抛下他？”

“美芝，何必斤斤计较？”西敏温言劝她：“雅各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更可能有困难。”

“计较？”美芝提高了嗓门：“我跟谁计较，你别把我说成小家种，人家的事，我向来不管的；但是，你的事我不能不理。雅各去不去野餐，管他？总之，你一定要和我一起去。上次说好去离岛，雅各一句不去了，大家就散啦！他是什么人？武林盟主？”

“美芝，我们从来不在背后批评雅各！”

“我偏要批评他又怎样？你们每一个人，都把他当作首领，没有他，你们连饭都吃不下啦？”美芝的声音越说越大，别些桌子的人，也往他们这边望：“依我看，雅各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！只会摆款、装腔，又喜欢讲大道理，把你们个个当傻瓜，修理得你们服服贴贴，我说你们呀！也真可怜。”

潘伟烈和林海澄面面相觑，很不是味儿。

西敏面色一变，平时说话总是柔柔的，语气也强硬起来：“你骂我没有关系，我朋友的事你最好不要管！”

“什么？”美芝把手上的叉子一扔：“你竟然当着别人面前骂我！”

“我从来不骂人的，而且这儿也没有外人。”西敏皱起眉头背转面。

“潘伟烈和杜海澄不是外人，是你自己人，是你哪门子的亲戚？”美芝见他亢不亢的样子心里光火。

“伟烈、海澄、雅各都是我的朋友，最要好的朋友！”

美芝指住鼻尖：“比对我还要好？”

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，西敏看见三对眼睛望住他，他说不出话，哼了一声。

“喂！你哑了！”美芝推着他：“说话呀，为什么呆蛋似的？”

“美芝、西敏，你们就少说两句话！”海澄摇着头：“你们也不瞧瞧，人家像看风景似的，何必演戏给别人看！”

“海澄，不是我惹出来的事。”西敏不服气：“是她一直迫我，我们一向最尊敬雅各，因为他有主见，又有正义感，他关心朋友，照顾朋友，但是她……”

“美芝，”伟烈也忍不住了：“我们都不否认，雅各是我们四个人当中的领队，你既然喜欢西敏了，就容忍一下，免得西敏难做！”

“喂！喂！潘伟烈、杜海澄，本小姐的事，你们两个最好少开口，”美芝认为三个男孩子联合起来对付她，很气愤：“你们尊敬雅各是你们愚蠢，我偏要骂他，狄雅各这个男人根本没有种！”

“好了！”西敏低喝一声：“你不尊重我的朋友，就是不尊重我，你不把我看在眼里，以后我们少来往。”

“李西敏！”美芝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：“你竟然用这种态度对我，我要你立刻道歉，否则我永远不原谅你！”

所有的人都盯着美芝，伟烈和海澄不知所措，西敏更加难堪。但是，他知道不能再吵下去：“你这么一哭，以为我们三个大男人欺负你，伟烈、海澄，我们结账走吧！”

“你想抛下我？可没那么容易的！”美芝霍地起来，一手揪起手提包：“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，哼！”

美芝风一样地冲出去，西敏仍然呆坐着。

“喂！她走了，还不追出去道歉？外面人少说话方便！”海澄并不是第一次看见美芝发脾气，他知道西敏能迁就她。

西敏伏在台上，气呼呼的：“她简直蛮不讲理，小题大做！”

“算了！好男不跟女斗，她的小姐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的，向她道个歉，不就算了！”潘伟烈好言相劝。

“我受不了！”

“谁叫你当初喜欢她，和她交朋友，你自己招来的，受气也得哑忍，”海澄说：“如果你现在由她一个人走了，以后想重修旧好就难矣！女人，让她嘛！”

“你立刻追出去，可能还赶得及追上她！”潘伟烈实在也很同情他：“我们都知道你受气，幸而你脾气好！”

“我受够了，”西敏双手托住头：“跟她在一起，苦多于乐！”

“别孩子气，她走了，将来你看见我们每个人双双对对，你就会感到孤独。”杜海澄把头凑了过去：“假如我是你就立刻离开，你看看每个人都瞧着你。刚才美芝那么一哭，他们还以为你占了便宜不认账！”

“走吧！为了你和美芝也好，为你自己也好！”伟烈也催促他。

“这儿……”

“我们会结账，你快去找美芝！”

西敏也觉得留下来只有令自己难堪，他倏地站起来：“谢谢！”

西敏到门口，四处张望，没有美芝的影子，他相信她已经乘车回家。

西敏只好立刻开车到周家。

杜海澄和潘伟烈一直透过玻璃窗在看西敏：“他真可怜！”

“只有西敏才会忍受美芝，如果是我，比美芝更好看的我也不要！”潘伟烈摇一下头：“女孩子怎可以这样凶狠？”

“因为你的月媚表妹温柔嘛！不过，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像你表妹！”

“小雅莉也很乖呀！像美芝这样的女孩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”

“西敏能忍受她！他们两个也挺相配，西敏柔，美芝辣。”

“我反对，像西敏脾气这样好的男孩子，应该找一个温柔的女孩！西敏太吃亏，如果将来不幸娶了她，担保西敏一生受苦！”

“西敏乐于忍受，因为美芝自有迷人处！女孩子辣，才够刺激。”

“笨蛋！”

“喂！反正我们两个人，和我回家，陪我吃一顿饭！”

“你还是去找雅莉，告诉她野餐取消了，你们另外安排节目。”

“你不到我家？你约了表妹？”

“没有约好。不过她一心等着去野餐，她知道取消了一定会失望，我也要向她解释一下，改天再陪你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！那我就去狄家！”

潘伟烈开车回家，一踏脚进屋，就碰见月媚，他低声说：“晚上到我的房间来。”

晚上，吃过饭后，伟烈看了一会儿电视就回房间去洗澡了，由浴室出来，已经看见月媚坐在他的书台旁。

“来得那么早？不用弄消夜吗？”

“表姐夫打牌去了，他不在家。就没有什么工作要做，你喜欢吃什么消夜？”

伟烈搔一下头，拉把椅子坐在她身边，“吃一顿消夜要你忙得团团转，我心里很不好过，所以我宁愿不吃。”

“又用不着我下厨，我只是负责打点一下罢了！表姐夫说佣人的手不大清洁，不喜欢她们端东西给他吃。”

“这不喜欢，那不喜欢，他就是喜欢折磨你！”潘伟烈一提起程克安就生气。

“表哥，不要这样说，我吃表姐夫的，住表姐夫的，替他做点事也应该。”

“好，好，别提他！”潘伟烈不耐烦地挥着手：“月媚，有件事我要告诉你，我们大伙儿野餐的节目取消了！”

“啊！取消了！”月媚轻轻地说，果然很失望，因为她今天下午特地抽时间去买了一套新衣服。

“我知道你一定会不高兴，都是雅各不好，他退出了，我们大伙儿也散了，本来我想和你两个人去野餐，但是……”

“表哥，”月媚轻轻按着伟烈的手：“我没有不高兴，这一次不能去，下一次总会有机会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月媚，你真好，”伟烈吻一下她的手背：“如果美芝也像你一样通情达理，西敏今天就不用不着受苦。”

“美芝小姐怎样了？”

伟烈把下午发生的事告诉她。

“美芝是千金小姐，遇了不顺意的事，难免会发发小姐脾气。”

“你也不开心，为什么你不发脾气？”

“我怎能和美芝小姐比，她是千金小姐，况且我和她不同，平时我根本没有机会出去玩，你肯带我出去，算是交了好运，不能去，也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！”

“你放心，月媚，虽然我们取消去野餐，不过，星期日我一样要和你出去，我会安排好一整天的节目。”

“真的？”月媚的脸上又布满笑容。

“当然是真的，其实，我不能和你去郊外野餐，已经很抱歉！”

“我只要能够和你在一起，”月媚把脸贴在伟烈的肩膀上：“就算你不带我出去，我一样感到快乐。”

“你真好！”他轻拍她的脸。

“我最担心的，是怕表姐夫不答应让我休息一天。”

“明天我跟姐姐说一声，至于程克安，就算他不答应，我一样要带你出去！”

伟烈和美宝说话，是很容易的，因为美宝最疼爱这个弟弟，他的要求，她绝对不会不答应。

月媚知道美宝答应放她一天假，她高兴到不得了，一有空就把新衣拿出来，穿在身上，在照身镜前转来转去。

星期六晚，她兴奋得失眠了。

近天亮的时候，月媚才睡了一会，闹钟一响，她立刻跳下床，梳洗更衣。

她打扮好了，走出房间，没看见伟烈，想到他的房间看看，又怕他还未醒来，她想让他多睡一会儿，不忍心弄醒他。

大约过了二十分钟，伟烈穿了一套深栗色西装，里面是一件浅黄的樽领毛衣，他轻轻开了房门走出来。

“早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嘘！”月媚把手指压在伟烈的唇上：“别把表姐和表姐夫吵醒！”

“我们走吧！”伟烈拉着月媚的手跑下楼梯，一直到了停车房。

伟烈开了车门让月媚上车。

“你等了很久？”伟烈把车开出花园。

“唔！”

“为什么不进我房间？”

“我以为你还没有起床，不敢吵醒你！”

“我早就醒来了！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出来？”

“我也是怕吵醒你啊！”

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

“今天的节目是这样的，我们先去吃些早餐，然后开车游新界，十二点半我带你去吃自助餐，两点半到五点半的时间我陪你逛公司，女孩子都喜欢逛公司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看五点半的电影，戏票我昨天已经买好了。看完电影我们去吃海鲜，饭后散散步然后才回家。我安排的节目如何？”

“太丰富了！”月媚感到很满足。

“我知道你喜欢拍照，下次我和你去海洋公园拍它四、五十张，那儿景色是很美的，拍彩色相片最适合！”

“谢谢！”

月媚的确玩得很开心，嘴巴没有合拢过，一直在微笑，欢笑中。伟烈和月媚住在一起的时间不算短，但是，他从未见过月媚这样开朗、愉快。

到戏院，伟烈问：“喜欢吃些什么？”

“刚吃完下午茶，还饱着呢！”

“女孩子看电影要吃零食的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月媚笑着问。

“我们大伙儿去看戏，雅莉总要买雪糕、朱古力、牛肉干吃。”

“她还是小孩子嘛！”

“你大不了她多少！我去给你买雪糕，你站在这儿等我！”

伟烈箭一样地跑过去，月媚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甜得像涂了蜜。

他们看的是《红杏初恋》，当月媚看到施维亚姬莉丝桃在凄苦孤独的环境下去世时，她禁不住哭了起来。

伟烈拥着她的肩膀，轻声说：“不要哭，人家会笑你的！”

“女主角太可怜了！”月媚哽咽说。

散戏后，伟烈和月媚一起步行到“海运”停车场。

“我早知道你不喜欢看文艺片，我带你去看《天外夺命花》！”

“谁说我不喜欢？”

“如果你喜欢就不会哭！”

“我是看见女主角那么可怜，才忍不住哭的，其实我最喜欢看文艺片。”

“你们女孩子，真不可思议！”潘伟烈摇一下头：“我们去吃饭吧！”

吃饭后，伟烈和月媚手拖着手在寂静的小路散步。

伟烈侧头看了看月媚，在月光下，月媚比平时更好看。

“你这套黄色的衣服很漂亮，”伟烈忍不住称赞：“我以前没有见过的！”

“新买的！”月媚娇羞地垂下头。

“为了和我出来玩而买的？”

“嗯！”月媚点着头。

“何必为了我而花费？”

“难得嘛！”

“要是我以后天天带你出来，你也天天买新衣？”

“我刚才说过难得一次，如果天天买新衣，我要借高利贷了！”

“我实在太少照顾你！”

“我已经心满意足！”

“以后我一有假期就陪你出来玩！”

“表姐夫恐怕要打我了！”

“他敢动你一下我就打死他！”潘伟烈的火又燃烧了。

“看你！我只不过跟你说笑，表姐夫是读书人，他怎会打人？骂几句是难免的。”

“他也不能骂你！”

“表哥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十一时零三分。”

“咩！”月媚低叫起来：“这么晚了！表哥，我们回去吧！”

“多走一会！”

“不！”月媚一想起程克安的嘴脸就怕：“明天你还要上学！”

“好吧！”

回到家门，伟烈刚停下车，月媚便急不及待的跑进屋里去。

伟烈泊好车，把锁匙放进袋里，手接触到一样东西，拿出来一看，是下午他和月媚逛公司时，伟烈买给她的项链。

他要找着月媚交回给她。

走进大厅，大厅半昏暗的没有人，他正要上楼，突然听见程克安的叫声：

“……为什么要轻声点，你的宝贝弟弟听见了最好，他也是吃我的、住我的，他把我的人带了出去，他应该负责！”

潘伟烈挥一下拳头，冲进饭厅，看见月媚可怜兮兮地站在一边，眼睛凝着泪。

“什么你的，他的？月媚是你的什么人？她不是你太太，你管不着！”

“她那副死相做我太太？她配？潘少爷，你大概没听清楚，她是我家佣人！”

“是管家！”潘伟烈吼他：“她是你的管家，工余时间，你没有权追问她的去向！”

“为什么没有权？我是一家之主，每一个人所做的事，和我有关的就有权管！”

“管！你要管什么？啊！”

“管她在工作时间内开小差，不！是整天没有做工。”

“有件事我早就想问你，月媚到底是你的贵宾还是管家？”

“有什么分别？”

“克安！半夜三更还吵什么？”美宝去劝丈夫。

“表哥，你明天还要上学，睡觉吧！”月媚想拉走伟烈。

伟烈轻轻推开她，声音像雷轰似的说：“如果月媚是你的贵宾，你应该好好招待她，令她过得舒服，当然没有权过问她的私事！”

“贵宾？她哪儿配，她只不过是我们程家的小管家。”

“月媚是管家，你说的！”伟烈指住他，迫他。

“我说的又怎样？”程克安昂起了脸。

“好！那你听着，月媚来做管家的，请一个管家，最起码的月薪是二千元，每周工作六天，星期日放假，又根据劳工法例，她应该另有七日有薪假期。”

“什么？大家是亲戚，她竟然向我要二千元月薪！”程克安哗然。

“你什么时候把月媚当过亲戚？好！当她亲戚，她以后什么事也不做，她喜欢什么时候出去，就什么时候出去，你无权管！”

“那还得了，白吃、白住、白用。美宝，你呆了，开腔呀！”

“月媚，”美宝虽然不满意丈夫的刻薄霸道，但是，正如程克安说的，他是一家之主，何况她又深爱丈夫，不得不为丈夫说句话，“你在家，反正闲着，就帮我料理一下家务，至于月薪……”

“表姐，我答应你，我不会令你为难的，”月媚为美宝而不安，“我也不会要表姐夫二千元一个月薪，我……”

“月媚！”伟烈大喝一声。

“表哥，回卧室休息吧！算了！”月媚用恳求的眼光看着他。

“好！月薪的事我不管，不过，你们一定要答应，每个星期让月媚休息一天，而且还有七日有薪假期，怎样？”

“应该的，”美宝看了丈夫一眼立刻说，“就算请个佣人，也要给她们假期，何况月媚还是我们的表妹。”

“姐姐好说话，不过，不知道程大少爷是否也同意，如果他不同意，月媚分分钟可以搬走，反正做管家，替别人打工，还可以多赚些零用钱！”

“哼！”程克安心里虽然生气，但是，如果月媚真的走了，他到哪儿去找这种好使好用的人。他也不是不知道，现在的女佣不好欺负：“这些闲事我才没空管！”

“话是你说的，你现在不管，将来永远都不能管。月媚放假，她回来销假可不能给她气受！”伟烈知道程克安是个小人，不得不和他说明白！

“美宝，告诉他们，月媚每星期可以休息一天，七日有薪假期照准。不过，如果她不守信用，常常出外不理家务，到时我也会赶她走！”程克安对妻子说。

“伟烈，你都听到了，姐夫答应啦！”

“好！”伟烈拖起月媚的手，“我们到楼上，我有话跟你说，别怕啊！你现在仍然在休假中，你甚至可以在外面留连到天亮才回来，也没有人敢管你！”

西敏已经去了周家六次，每次都不得其门而入。本来，西敏早就想放弃美芝，不再找她，但是张黛黛老是在他耳边唠叨：“妈咪自从知道你有了女朋友，我不知道有多高兴，你有了女朋友，不再寂寞，人也开朗了，好好的两口子，怎么又吵起来呢？”

“美芝脾气太坏！我受不了！”

“你这孩子呀！受不了的事情真多，妈咪跟朋友去应酬，你说一个人在家里受不了，现在又受不了美芝。其实，美芝是个名门淑女，又是金融界巨子的千金，人又年轻漂亮，挺可爱的，她又有什么不好？”张黛黛鼓励儿子交女朋友，是不想儿子全心全意针对她。

“算了！反正她根本不肯理我！”

“女孩子心里不高兴，和男朋友冷战的事，是常有的，你对女朋友应该多放点耐性！”

“妈咪！你到底要我怎样？我打电话找她，她不听，我去周家，周家的佣人竟然不开门，难道我死赖着不走？”

“西敏，这样好不好？听妈咪的话，再去周家一次，如果她再不见你，你也别再理她，大家分手算了！”

“好！”西敏无可奈何地站起来，“你等着瞧吧！妈咪，今天我一定和美芝分手！”

“不会的，女孩子心肠软，你已经很忍耐，她今天一定肯见你！”

“你别出去，等我回来，我保证很快就回来的！”西敏从外衣袋里掏出车匙。

他开车到周家，出乎意料之外，周家的守卫一看见西敏的汽车，便立刻把金色大铁门打开：“李少爷，请！”

西敏耸了耸肩，直把车驶进去，在花园的小路上，已经看见周家其中一个司机走过去迎接西敏，准备替他泊车。

西敏把车停在台阶前，立刻就有人来开了车门。就是那幕司机：“李少爷，我替你吧汽车泊进车房！”

“谢谢！”

周家的管家已经站在台阶上迎接。

“小姐在家吗？”

“在！请进内厅，小姐在内厅看电视！”管家很有礼貌地把西敏带领进去。美芝在内厅，一边锉指甲一边看电视。

“小姐，李少爷来了！”

“请坐！”美芝冷冷的。

佣人侍候过茶和糖果，美芝跟管家说：“把电视机关掉！”

管家关好电视，就带领所有的人出去。

内厅顿时沉寂下来。

“噢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来演哑剧？”

“我不会说话，怕开罪你！”

“你肯承认不会说话？”

“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能言善道！”

美芝翻了翻眼，把指甲锉一扔：“你今天来找我干什么？”

“来探望你！”

“就那么简单？”美芝冷哼一声，“你不单只不道歉，连那天的事都不提一下！”

“过去的事又何必再提？”西敏心里想，打了那么多次电话，今天又是第七次来，还要道歉？一切歉意不是在行动中表现了吗？

“既然不提又何必来？”

“你要是那么讨厌我，”西敏站了起来，他对美芝实在有点心灰意冷，“我可以立刻离去！”

“你怎么了？”美芝的语气转软，“我又没有说你什么，男孩子跟女孩子说声对不起，其实也是一种礼貌！”

“一定要我道歉！”

“唔！只要你说声对不起，我答应你不再旧事重提！”她凝视着西敏，用最美的角度，“你是个小绅士，绅士都尊重女性的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不起！”西敏低下头，态度很不自然，也有点勉强。

“我接受你的道歉！”美芝走到他的身边，“你好久没有陪我了，今晚我们去吃饭、跳舞，好不好？”

“我答应妈咪立刻回家。”

“有事吗？”美芝本来想发火，可是又怕一发火，西敏立刻要离去。

“也没有什么事，不过……”

“那就好，我代你打电话给安娣，叫她不要等你回家吃饭！”

“我自己打，你去换衣服！”

“也好，我很快下来，等我！”

西敏等美芝上了楼梯，他才打电话给张黛黛：“妈咪！对不起！今晚我不能回来陪你吃饭！如果你喜欢，我开车回来接你一起去吃饭、跳舞。”

“我又没有舞伴，跳什么舞？别为妈咪操心，我有牌局！”张黛黛在电话里问，“你和美芝和好如初？”

“总算雨过天晴，不过，我们分分钟会再吵架！”

## 七

这天早上，雅各刚起床，穿上件粉蓝樽领羊毛衫、粉蓝长裤，刚拿起那件奶油色的大衣，突然，他床头的电话铃响了。雅各一愣，终于，他还是

走过去拿起电话：“喂！”

“雅各！”艾妃的声音，“我还以为你出门了呢。”

“你没事吧？是不是要请假？”

“不！我想请你开车接我上学！”

“我现在接你？”雅各拍了拍耳朵，怀疑耳朵有毛病。

“现在，否则赶不及上课了，我在黄色房子门前等你！”

“好的！我立刻来！”雅各很高兴，披上大衣，拿了书本，吹着口哨跑到楼下。

“喂！大哥！”雅莉听见他的口哨声，由饭厅走出来。“吃早餐！”

“不吃了！噢！给我一块熏肉三文治！”

“今天为什么那么早，我还没有出门呢？”雅莉叫佣人拿三文治，“是不是特地送我上学？”

“今天不能送你！”雅各捏一下她的脸，“改在明早好不好？”

“你在忙什么？”

“在忙男孩子的事，小女孩不要问！”

“唔！”雅莉俏皮地缩了缩鼻尖，“哥哥交了女朋友！”

雅各接过三文治，咬了一口，竟然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：“要不要一个嫂嫂？”

“要啊！”雅莉摇着雅各，“她是谁？好看不好看？一定要好看的，否则她怎能跟你配？”

“跟你闹着玩的，我赶时间，有空才陪你聊，拜！”

雅各开了汽车，驶出大门，一边哼着歌，吹着口哨，心情好到不得了！快要到艾妃家，他看见一个女孩子走出来，他放慢车一看，一个穿白软皮大衣，蓝色裙子的女孩，她就是艾妃。

他立刻把车停下来，开了车门。艾妃上了车，朝他微笑：“早安！”

“早！”她上了车，车厢仿佛一下子温暖了，“风很大，想不到三月快完了，天气还那么冷！”

“现在还冷吗？”他关切地问。

“很舒服！”她拨好了乱发。

“昨天晚上有没有做梦？”

“做梦？”艾妃侧起了头看雅各。

“如果我们不是在梦中有默契，怎会穿同一色素的衣服？”

“巧合！”

“心灵相通？”艾妃羞怯地笑了。

“你的三军总司令又休息？”雅各一边开车一边问。

“我给他放一个星期的假！”

“那放学仍然可以由我送你回家？”

“我想，假如你不坚持和你的朋友叙会，下了课我们去看一场电影、喝茶，然后吃晚饭。”

“你……”汽车吱的一声，有前冲的倾向。“当心！雅各！”

“有没有吓倒你？”雅各集中了精神，但是仍然无法压抑内心的兴奋，“艾妃，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”

“我和三军总司令一样，有一个星期的假期，我可以自由一百六十八小时！”

“啊！万岁！”雅各欢呼起来，汽车又左右摇摆，幸而前面没有汽车驶来。

“雅各，你小心开车！”

“嘘！”雅各笑着、喘着，把舵盘扭来扭去，“是不是一百六十八小时之内，我都可以和你在一起？”

“除了上课和睡觉！”艾妃看见前面的山路和树在晃着，不由得有点心怯。

“当然！当然！艾妃，我太兴奋，我看，我暂时不适宜驾驶！”

艾妃也有同感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让我把车子停在路旁的停车处！”

“我们会赶不及上第一课。”

“难得一次嘛！”雅各终于把车停了下来，他用手帕抹去手汗。

艾妃也松了一口气：“你爸爸为什么这样仁慈，突然肯给你假期？”

“在这七天的假期里，我希望你不要提我爸爸，好吗？”她是那么婉转动人。

“好！你恨他？”

“不，只不过提起他有点紧张。”艾妃轻叹一口气，“我希望好好地享受这七日假期，我不想有任何烦恼的事。”

“好吧！我不提！”雅各把手伸过去，试探着，轻轻按在艾妃的手背上。

艾妃只是垂下头，没有反抗。于是，雅各大着胆子，把艾妃的右手紧握，放在自己的左掌中。

“你知道吗？我一直没有在我的朋友面前公开我们的友谊。”

“因为我不够好，配不上你！”

“不，是我配不上你。我骗着他们，是因为过去的日子，我根本无法确定我们见面的时间，如果我告诉他们，我和你已经在一起，他们会要求见你。”

“你现在可以确定我们的时间！”

“所以，我想介绍你给我的朋友认识，好吗？”

“他们是你的好朋友，我早就想认识，可是，我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。”

“没关系的，我会把你的家庭情况告诉他们。我们一直好想八个人去野餐，我和你，海澄和雅莉，还有伟烈和月媚、西敏和美芝，上次不能去，也是为了你而取消。”

“我实在抱歉！应该向大家说声对不起！雅各，这个星期日，我们八个人一起去野餐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“当然好，我通知大家！”

“今天下课后，你们又约好了见面？”

“不成文的规定，下课后叙叙，美芝多数参加，有时雅莉也会来，就在离学校不大远的那间咖啡室。”

“那位月媚呢？”

“她？她是伟烈的表妹，她比较忙，除非星期日，她很少有机会和我们在一起。”

“下了课，我们去咖啡店。”

“在那儿会碰到学校很多同学，我们的事，很快会传出来，你怕不怕？”

“起码，一百六十八小时之内不怕！”

“那好极了，今天谁先下课？”

“我！”

“等会儿我把车匙交给你，你下了课，就到我的汽车等我！”

“喂！该开车了，否则真会迟到！”

“不用担心，我有过参加赛车的经验，担保准时把你送回学校。”

当雅各和艾妃，像一对孖公仔似的站在海澄他们的面前时，每个人都停止说话，看呆了眼。

因为，雅各和艾妃不单只穿着同一色素系统的衣服，而且，他们还手拉着手。

“怎么了？全部目瞪口呆，不会以为我们是外星人吧？”

“嘻！”海澄第一个笑着指了指艾妃，“你们……”

“别像傻子似的，你们都认识艾妃，”雅各拉开椅子让艾妃坐下，“海澄你最熟悉，你见过他几次了。这是你同系的西敏，西敏的女朋友周美芝小姐，伟烈，未来的大医生！”

“各位好！”艾妃向众人报以亲切的微笑。

几个男孩子都熟识胡艾妃，对她也特别有好感，尤其艾妃变得那么厉害，没有翘着鼻尖望着天空，高不可攀简直像个女皇。现在一百八十度转变，可亲得像个隔壁的女孩，因此每个人都乐意和她接近，有人替她叫饮品，有人替她叫点心，热闹到不得了。

只有一个人，冷冷地坐在一旁，一句话也没有说过。

她是周美芝。

她一看见艾妃就觉得不顺眼；那黑色波浪形长发，饱满的额头，弯而长的眉毛，长而妩媚的大眼睛，挺直的鼻子，性感的双唇和唇上那颗蚀骨销魂的美人痣。看在美芝眼中，全变了女巫婆，她憎恨比她好看的女孩子，尤其像艾妃这样的性感尤物。

她一直暗中盯着艾妃。

“雅莉呢？”艾妃低声问雅各。

“那就得问问海澄，”雅各拍一下他：“小妹今天为什么没有来？”

“她们学校的诗歌班练习唱歌。”海澄用手肘碰一下伟烈，“艾妃关心雅莉，自然现象，啊！”

艾妃粉面透红，她看了雅各一眼。

“海澄，你正经点好不好，”雅各立刻说：“不要欺负新生！”

“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，而且，有你在，我哪有胆量欺负艾妃？”

“上一次星期日，由于我不能参加，令到大家取消野餐。这个星期日，我们八个一起去玩他一天好不好？”

“当然好！”杜海澄鼓起手掌，“你肯参加，我们就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一下，雅各，地点由你来选！”

“西敏，你有什么意见？”雅各看见美芝在场，觉得应该尊重他们。

“你知道我们一直都听你的，”西敏摊开了手，“你说是，我们不会说不！”

“哼！”美芝抿了抿嘴，心里在低哼。

“海澄，有没有办法弄张地图来？”

“我问这儿的老板借。”海澄很快跑了开去，一会儿又走回来，“雅各，地图就在这儿！”他气也不喘。

雅各翻开地图，看了一会，低声问艾妃：“你喜欢去哪儿玩？”

“你知道我很少有机会到外面玩，我什么都不懂，你问美芝。”

“美芝，艾妃说应该由你作主！”雅各笑着把地图推过去。

“如果艾妃不懂，那我就是乡下妹。雅各，既然每个人都听你的话，还

是由你作主吧！”美芝一点也提不起兴趣。

“美芝说得对，应该由你作主。”

“我们去春坎湾好不好？那儿的海滩很美，而且湾内有一个春坎角公园，里面有野火炉灶，我们可以在那儿烧烤食物。”

“我首先赞成。”海澄又在拍手掌，“我最喜欢自己烧烤鸡翼。”

“大家有没有意见？美芝呢？”

她耸了耸肩膀。

“我们来安排一下，谁负责带食物，带用具，还有……”

“主席，我想告退！”海澄看了看表，突然举手说。

“什么事？”潘伟烈一手抓住他，“你想白吃，什么也不负责？”

“放手，放手嘛！”海澄拍开伟烈的手，“我要去接雅莉放学，我需要负责什么？叫雅各通知雅莉，雅莉自然会告诉我，我不会讨便宜的！”

“让他走吧！不过，你真的不能白吃！”雅各挥一下手。

“再见啦！各位，艾妃！”海澄说着风一样地走了。

美芝很不开心，因为海澄没有和她道别。

杜海澄开快车到雅莉的学校，雅莉早已在候着。

杜海澄跳下车，为她打开车门：“对不起，雅莉，我迟到了！”

“我等了二十分钟，”雅莉嘟了嘟小嘴，“我担心你会出事！”

“今天我兴奋得忘了形，连时间都忘记了。”杜海澄挥挥手，用一只手握着驾驶盘，“幸好，我终于还是来了！”

“什么事情令你这样兴奋！”

“因为今天我看见你的嫂嫂！”

“我的嫂嫂？谁呀？”雅莉瞪着圆眼睛，“我哥哥不是独行侠？”

“现在是孖公仔，成双成对！”

“怎么没有听他说过？”雅莉用指甲敲着门牙，“他不大像谈恋爱，他很少出外，一下了课就回家！”

“别说你不知道，我们是生死之交，他也瞒得密密的。我现在才知道雅各是个蛊惑仔，大家都是同一间学校的，我们竟然被蒙在鼓里！”

“那女孩子是谁？”

“我们的新校花——胡艾妃。”

“她很漂亮？”

“嘻！雅各的心头高，眼睛长在头顶上，如果不是最漂亮的女孩子，他才不肯要！”

“比起美芝怎样？”

“天地之间！”海澄不屑地摇摇头。

“那她一定比我漂亮许许多多！”

“唔！各有千秋！”海澄不敢开罪雅莉，其实，雅莉也比美芝讨人喜欢！

“甜言蜜语，骗人！”

“各花入各眼嘛！我们去哪儿吃饭？”

“回家！”

“你真的想回家和雅各算账？其实，你巴不得雅各有女朋友。前些日子，他不知道有多烦躁，我们四个当中，谁不小心说错了话，他就大吵大闹一顿。今天，他脸上一直挂着笑容，一副幸运儿的样子似的！”

“我回家有两个原因：一，我穿着校服，哪儿都不能去；二，我要回家

告诉妈咪爹地，哥哥有了女朋友，让他们高兴高兴！”

海澄不再反对，开车直到狄家。

雅莉一下了车，便大声道：“妈咪，爹地！你们快出来啊！”

“小丫头，人还在外面就吵。”狄太太含笑由里面走出来。

“妈咪，哥哥好可恶，有了女朋友，竟然不告诉我们！”

“他有了女朋友啦？”狄太太很兴奋，“为什么从未听他提起过？”

“就是嘛！”雅莉拿了一个苹果咬着吃，“神神秘秘的，其实有什么好瞒的，他的女朋友是他们大学的新校花，海澄哥，伟烈哥，还有，她和西敏哥是同系的！”

“新校花？那她就是个美人了，我真想见见她。”狄太太开心得合不拢嘴，“我们一直希望雅各交个女朋友，你爹地说，男孩子到了二十岁还不交女朋友，会心理变态。”

“没有那么严重吧？”

“伯母说得对！”海澄泊好车进来，“起码，雅各不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。”

“你们把哥哥说成老姑婆似的！”雅莉站起来，“妈，我去换衣服！”

“快一点，要吃饭了！”

晚饭后，海澄和雅莉手拖手在花园散步。

“现在倒好，总算每个人都有了伴。”

“什么伴？”雅莉侧着头看他，她好欣赏海澄，看着他就开心。

“当然是女伴！我们‘四剑侠’，全部已经有了女朋友！”

“唔！哥哥和艾妃，西敏和美芝姐姐，伟烈和月媚姐姐，可是你呢？”

“我？”海澄内心有一阵空虚，实在的，直到今天，他的梦中情人还没有来。当然，他是喜欢艾妃的，但是，他绝不肯抢好朋友的女朋友。而且，他自己也明白，艾妃根本不会爱他。谁？谁是他的女朋友？虽然没有遇上梦中情人，但是，他不愿意做独行快，别人有、自己有，我才不会丢脸。

“海澄哥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
“我在想，你应该知道谁是我的女朋友！”他决定抓住雅莉做挡箭牌。

“谁？”

“还有谁？当然是你！”他说出来，有被解放了的轻松。

“我！”雅莉站定下来，圆圆的大眼睛闪着光，“但是哥哥说，你一直把我当小妹妹，我并不认为……”

“嘘！”海澄用手指压住她的双唇，“你不是我的同胞妹妹，对吗？”

“唔！”雅莉不能开口说话，只有点头。

“你相信日久生情？”

“唔！”

“最初，伟烈也没有想过要爱他的表妹，每次我们笑他，他总是气得满面通红；可是，他们生活在一起，天天见面，伟烈终于爱上了月媚；现在，我们就算不开口提月媚，他也会主动称赞月媚有多完美，这些事情，你都是亲眼见到的！”

“唔！”

“那你应该相信我的话？”

雅莉不断地点头。

海澄放开手指，雅莉吐了一口气。

在月光下，雅莉在海澄眼中，变得更甜美更可爱，他忍不住把她拥进

怀里。

雅莉像小绵羊似地紧依偎着他。

海澄心里盘算，雅莉虽然不是他理想中的伴侣。但是，她很可爱，毫无疑问：“雅莉，把手臂环着我的腰。”

雅莉很听话，一切都顺着他。

海澄假设自己已经在恋爱了！

## 八

四辆跑车驶进春坎角道，在春坎角公园的附近，排队停车。

雅各拖着穿白色旅行套裤装的艾妃下车，她的腰间束着鲜红色的丝巾。她的长发上，压着一顶红色的鸭舌帽。雅各和艾妃，负责带水果和食具。

伟烈和月媚也一同下车，月媚很喜欢她为这次旅行购买的湖水蓝套裤装。

伟烈和月媚负责带腌好了的鸡腿，猪排和牛排。

美芝打扮得七彩缤纷，她本来是想抢去艾妃的风头，盖过艾妃。她想不到艾妃穿了一身白色，腰间的丝巾和鸭舌帽又这样耀目！她心里实在很不高兴。

美芝和西敏负责沙律、三文治、蛋糕和一些可口的零食。

海澄的汽车到得最迟，小雅莉穿着粉红色的柔姿装，活泼又娇俏。

他们除了带烧烤用的长叉、炭、纸牌，还有很多耍乐的东西，包括录音机和不少录音带。

“哥哥，我们第一个节目是什么？”雅莉一边抹手一边问，她最有兴趣玩。

“是不是肚子饿了？”艾妃连忙问。自从昨天她到狄家见雅各的父母，认识了雅莉，她就对她产生好感，所以特别爱护她：“拿点东西吃！”

“怎么？馋嘴的猫，刚吃了点心来这儿，现在才十时四十分，就肚饿了？”雅各捏一下她的脸儿，笑着，“批准你吃个苹果！”

艾妃立刻去拿苹果给雅莉。

“我们下午一点钟才烧烤食物。”雅各对大家说，“现在我们先玩游戏，然后拍照，现在的阳光还不够充足。雅莉，节目由你设计，你喜欢玩什么？”

“玩传柑子！”

“这是小孩子的游戏！”美芝反对，“幼稚死了！”

“玩我们早已没有玩的游戏，才够新意。”西敏支持雅莉，“整天玩派牌，大家都厌倦了！”

“谁不赞成的举手！”

结果只有美芝一个人高举起手。

“少数服从多数！通过啦！”

“我们坐在地上，围成一个圆圈，艾妃姐姐，请你给我一个柑，海澄，你去开了录音机。一开始时，柑在我手上，我们跟着音乐，把柑子传给别人，音乐停了，手中拿着柑子的就算输，我们已经选好了玩游戏的音乐，不会太

长。”

“输了一定要受罚！”美芝说。

“当然，否则玩游戏便没有兴趣！”

“输了的要罚他干什么？”

“因人而异，各展所长！”雅莉一声令下，“开始！”

于是柑子一个传一个。虽然，这种游戏他们在小学的时候就玩过了，不过每个人都很紧张，忙着要把柑子传走，艾妃很少有机会这样自由自在地玩。过去她只是笼中的金丝雀，因此，她比谁都玩得开心，不停地笑。

那么巧，音乐停止的时候，柑子刚交回雅莉的手中。

“好！”美芝大声叫，“恶有恶报！”

“你怎能这样说话？”西敏制止她。

“怕什么？雅莉最大方，不小气，她不会怪我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怪谁呢？游戏是我建议的，现在我输啦！等着大家处置。”

海澄连忙说：“雅莉喜欢唱歌，她唱的歌很动听，就唱个歌吧！”

“好呀！”雅莉跳起来，“我唱歌！”

“不，不行，”美芝大声说：“要罚她跳舞，跳肚皮舞！”

“肚皮舞？”七个人不约而同地叫。

艾妃皱起眉头，看了看雅各。

“我没有跳舞的天才，”雅莉苦起了脸几乎要哭，“我根本不知道肚皮舞是怎样跳的，求大家让我唱个歌吧！”

“雅莉还是小孩子，肚皮舞不是小女孩跳的。”西敏按住美芝，“我们是来玩乐，不是来受罪，不要为难她。”

“哼！”美芝别转了脸。

“雅莉！”西敏柔声说，“我们现在罚你唱个歌！”

“谢谢，谢谢大家！”雅莉如释重负，她走在圆圈当中，唱了一首THEWAYWEWERE。

雅莉的声音很优美，西敏目不转睛地看着她，欣赏她，雅莉始终是他心坎里的女孩，他喜欢她天真无邪，逗人怜爱，如果美芝换了雅莉，西敏永远不忍心跟她吵。当然，雅莉是个可爱的女孩，她不像美芝，美芝只会损人！

雅莉一曲刚终，除了美芝，每个人都大力鼓掌，尤其是西敏，要不是美芝推他一下，他可能还不会停止。

游戏继续开始，这一次，柑子落在美芝的手中。西敏立刻大声叫：“要罚，罚跳舞！”

“跳舞！”美芝站起来，“你竟然要我跳肚皮舞？”

“我怎会叫你跳肚皮舞？我刚反对过。”西敏连忙解释，“我知道你最喜欢跳舞，所以，我认为你应该一展所长。”

“哼！真岂有此理。别人还没有开口说罚，我是你的女朋友，你反而迫我。”

“美芝小姐，你何必生气，玩游戏输了就要受罚！”雅莉说，“你一向喜欢跳柔姿舞，海澄开了音乐，你就跳个舞吧！”

“不！”美芝用力把柑子掷在地上，忿忿地说，“我根本就不赞成玩这种鬼玩意，我没有输，也不会受罚。”

美芝跑开去，坐在远离他们的一张长椅上。

于是，他们继续玩游戏。

还是月媚比较细心，她看见美芝气得快要爆炸，当她讲完故事，受罚完毕，她便对大家说：“游戏到此为止吧！大家跳舞好吗？”

“唔！月媚姐，我们正玩得开心。”

“但是美芝不开心，集体活动，应该大家开心，对吗？雅莉！”

“对！”雅莉立刻说，“海澄，换另一卷录音带，我们跳舞！”

“遵命！”

大家开心地在跳柔姿舞，艾妃听了月媚刚才的话，开始注意美芝，看见她面色都变了，而西敏却坐在另一端，没有理她！

“雅各！”艾妃轻声说，“劝劝西敏！”

雅各与艾妃跳到西敏的身边，雅各对西敏说：“去请美芝跳舞！”

“不去！她无理取闹，太扫兴！”

“你们各走极端才扫兴，男孩子应该让女孩子，道个歉就算了！”

“她错了还要我道歉？”

“你们僵持，只有令雅莉为难。”

“关雅莉什么事？”

“美芝本来不想玩游戏，她认为雅莉提议的游戏太幼稚，本来已经不是她自愿，现在她又输了，她心里一定在怪雅莉！”

“由她怪去！”西敏摇一下头，“她一天到晚闹情绪，我怎可以永远迁就她！”

“好，你不道歉，我叫雅莉道歉！”

“没理由！”西敏站起来，“雅莉会感到很委屈，因为她没有做错！”

“如果你不想她委屈，那就自己吃一次亏，想办法和美芝和解！”

“唉！”西敏握着双拳用力向下一挥，“我烦死了！烦死了！”

他终于还是走到美芝的身旁：“美芝，别呆坐着，我们去跳个舞吧！”

“哼！”美芝双眼朝天。

西敏看着雅各向他求助，雅各指了指雅莉，西敏无可奈何，忍住了气：“刚才是我不好，我向你道歉！”

美芝抿了抿嘴唇不说话。

“不要演戏给人家看。你看，他们都是成双成对的。跳舞吧！柔姿舞，你最喜欢的！”

“哼！要不是看在你的朋友们的份上，我才不理你！”美芝终于站起来，和西敏共同跳她最喜欢的柔姿舞。

大家越跳越开心，美芝动作最多，一边喊热，一边不断扭动。

很快，就过了一点钟。

“大家停止！”雅各不愧是领队，“烧烤的时间到了！”

于是大家一窝蜂似地去各司其职，海澄把炭放进公园内的烧烤炉里，点燃了火，其他人把食物、食具拿出来，铺好一张大台布，把所有的食物都放好了，于是围着烧烤。

雅各把两块牛排分别插在长叉上。

“人家烧烤食物，都在晚上，”美芝喃喃的，“太阳晒着围住火炉，热上加热！”

“今天天气很凉，才二十度！”

“白天烧烤没情调嘛！”

“月媚怕黑！”伟烈说，“狄伯母也不放心雅莉，说这儿太偏僻了！”

“我们晚上还有节目，闲不了的。”西敏替美芝把猪排插在叉上，“烧东西吃吧！”

“艾妃，我的牛排烤好了，给你一块。”

“我的鸡翼也好了，给你一只！”艾妃拿了两个碟子，把食物分放好，她把其中一碟交给雅各，自己拿着一碟，站起来，走到雅莉的身边。

“好了没有？”

“你看！一边没有熟，一边全焦了！”

“没关系！给你的！”艾妃把碟子放在雅莉的手里。

“辛辛苦苦烧好了全给我？”

“牛排是你哥哥给你的，趁热吃了吧！”艾妃替雅莉把那焦了的鸡翼拿下来。

“雅莉，你真好福气，有人侍候你！”

“艾妃姐姐很疼我！”

“当然啦！她快要是你的嫂子了！唉！这年头，女人都不争气，坐劳斯莱斯的千金小姐，为了爱情，竟然要奉承未来小姑！”

艾妃难为情得呆在那里。

西敏看不过眼，把猪排递到美芝的面前：“吃东西吧！”

月媚也连忙逗雅莉：“我担心味道不好，雅莉，还吃得下的吧！”

“味道好极了，月媚姐，你真棒。艾妃姐姐，哥哥在叫你呢！”

艾妃这才回到雅各身边去。

雅各递了一只碟子给她。

艾妃一看，碟里有鸡翼，有牛排也有猪排，堆满了一大碟。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正在烧。”雅各看了美芝一眼，很平和地说，“刚才美芝提醒了我，你是千金小姐，应该由我来侍候你！”

“啐！”美芝又翻起了眼。

“可是……”艾妃反而难为情。

“吃吧！冷了不好吃，我再为你开一罐橙汁。”

海澄怕气氛继续僵下去，连忙和雅莉一同说笑话，大家都是年青人，不一会儿，大家又吃又笑。

吃一顿烧烤，差不多花了两个多钟头，每个人的肚子都塞满了肉类、沙律、三文治、蛋糕、果汁和水果。

吃饱了，除了美芝，每个人都帮忙清洁废物，弄熄烧烤炉，把公园清理干净。

“哥哥！什么节目？”雅莉一面抹手，一面问雅各。

“我们得赶快拍照，现在阳光还好！”

四个男孩子都把相机拿出来。

“怎样个拍法？”

“LADYFIRST！”海澄说，“四位小姐站在一起，由我拍摄！”

艾妃、雅莉和月媚都站好，只是不见了美芝。海澄四周一看，只见美芝站在另一个方向在看山。

“美芝，拍照！”海浪去请她。

“我不喜欢跟人一起拍照！”

海澄耸了耸肩，回去替其余三位女孩子一共拍了几张。

“该轮到咱们‘四剑侠’了吧！”

“谁管咱们拍？”

“雅莉！”海澄说，“她还在学拍照，她拍得不错！”

“好啊！”雅莉跳起来，接过海澄手中的相机，她正在选背景，美芝突然从她身后把相机抢了过去。

“美芝姐，你干什么？”雅莉给她吓了一跳。

“小女孩怎会拍照？”美芝摆着老大姐的架子，“问西敏，我拍的相片，可以入沙龙，你怎能跟我比？”

雅莉努努嘴走开。

西敏对着镜头，美芝喊笑呀！他怎样也笑不出来。

“好，好！”雅各拍拍手，“我们用自动摄影机，拍一幅全体照！”

美芝连忙挽住西敏的手臂。

“噢！美芝，”海澄忍不住揶揄她，“你不是说，不喜欢跟人家一起拍照？”

“我是指女人，男的例外。等会儿还要你帮忙，替我和西敏多拍些二人照！”

他们一直由公园拍到外面，直至把所有的胶卷拍光了。

拍照片，雅莉最活泼，月媚最羞怯，艾妃最大方，美芝诸般作状！

“现在自由活动，”雅各看了看表，“六时三十分在公园集合！”

各人拖着各自的伴侣走了！

“喂！雅莉，你怎么跑回公园去？”

“拿吃的嘛！”

“馋嘴鬼！”海澄说着，还是离开众人，跟在雅莉的后面。

春坎湾环境幽美，海水清澈，沙滩上的沙既细小又平滑，而且很清凉。

雅各和艾妃手拖着手沿着海边走，沙滩上，留下一串串的足印。

“饱吗？”雅各回过头去看了她一眼问。

“吃得太多了！”

“快乐吗？”

“好开心，我有生以来，第一次玩得那样开心，大自然真好！”

“甚至不留意美芝说的话？”

“看样子她不喜欢我，我猜我一定说错话，或者无意中得罪她！”

“你没有得罪她，也没有说错话，其实，我们八个人当中，她除了西敏，谁也不喜欢，你没有看见，她为难雅莉？”

“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参加大家的群体活动？她喜欢西敏，应该只和西敏在一起！”

“但是西敏喜欢我们，是西敏要参加，并不是美芝。”

“你们‘四剑侠’的感情真的很好？”

“我们亲如兄弟！”

“你们感情那么好，志愿却不相同！”

“对！伟烈念医科，西敏念文科，海澄念工科，我念商科。”

“你很喜欢做生意？”

“不，其实，我本来的志愿是念法科，我希望将来做一个维持正义的法官。”

“你念商科，一定是狄世伯的意思！”

“也不是！我妈咪、爹地，从来不会勉强我和雅莉做任何事。选读商科，

是我自己自愿的。因为我们狄家世代代从商，生意也不少，而我又是狄家的独子，如果我念法律，不能帮爸爸，他会一直辛劳到七十岁，甚至八十岁。我认为我有责任减轻父亲的负担，我希望他晚年不须为事业操心，过些清闲日子。”

“你做得很对！”

“由大学二年便开始，要分系了，你准备要修哪一系？”

“我……”艾妃笑一下没有说下去。

“是不是又要得到你爸爸的批准？”

“其实，我只要念多点书，哪一系都不重要，我只想充实自己，没有什么宏大的抱负。”艾妃轻轻摇一下头。

“当然，再有本领的女强人，始终是要结婚的，女人不能一辈子工作！”

“我还不知道我能否嫁得出去？”艾妃竟然轻叹起来。

“艾妃！”雅各站定下来，他们互相凝视了一会儿，艾妃含羞垂下了头。

雅各用两只手捧起她的脸，她那俏脸美丽而又富吸引力，她实在是个无懈可击的美人。雅各轻吻她的额头，她的鼻尖，他的视线落在她那性感的双唇上，他不禁心弦一震，他缓缓把嘴贴上去，轻轻的，深深的，像在吻两片娇嫩的花瓣。

说真的他有点担心，艾妃出身高贵，使他格外慎重，格外尊重她。

出乎意料之外，艾妃的反应是狂热的，雅各放下双手紧拥着她的腰，而艾妃她也用力挽住雅各的脖子。

这是雅各的初吻，他有点心怯，但十分兴奋、刺激和快乐。

他整个人陶醉在热吻中。

谁也不愿意离开谁，两个人在沙滩相拥着，浪花溅上了他们的身上。

突然一阵有节拍的掌声。

“好精彩的表演！”

“美芝！”西敏喝止她。

雅各和艾妃连忙分开，艾妃害羞地躲在雅各的身后。

“可惜是儿童不宜观看！”美芝不理西敏，继续拍手，“放心，雅莉不在这儿，否则，光天化日的……嘻！我也不好意思说下去，总之，对小雅莉是一种坏影响！”

“美芝，跟我走！”西敏伸手拉她。

“对不起，撞破你们偷欢，我走啦！继续下去吧！”美芝终于被西敏牵跑了。

“我的手腕好痛！”美芝走了一段路，她大声抗议：“你想谋杀！”

西敏放开她，气呼呼地：“你是恶作剧呢？还是存心令人难堪？”

“我看不惯他们那么亲密，你呀！从来没有好好地亲近我！”

“不要拿我们的爱情和雅各艾妃比！”

“当然是不能比，我和你在一起已经很久了，他们才刚相识，想来那艾妃也真不要脸，刚认识雅各不久，就施展迷功！”

“与你无关的事，你最好不要管，”西敏坐在一块石上，那儿和雅各、艾妃，已经隔开很远，“你知道吗？你常常干出一些违反常理的事，令我在朋友的面前很没有面子，而且更间接影响我与朋友之间的感情！”

“我的影响力，真的有那么大，那你以后不要再常带我参加他们的活动！”美芝偎在西敏的身边坐下来。

“很好，不过，你以后可不能怨我！”

“你不跟他们在一起，单是陪着我。”美芝挽着西敏的手臂，“我怎会怨你？”

“我不会不参加他们的活动，我是他们的一份子，只是依照你的话，以后不带你去！”

“不行呀！要去大家去。”美芝不再发小姐脾气，“你不带着我，我可饶不了你！”

“你这人真麻烦！”

## 九

雅各和艾妃，面贴着面，相拥着在夜总会跳舞。

艾妃穿着黑色的雪纺百褶长裙，长发挽了一只髻，髻旁插着两朵白玫瑰。

“为什么不说话？”雅各柔声问。

“我不想说！”艾妃把脸埋在雅各那阔厚的肩膀上。

“你不开心？”她摇一下头，雅各低头吻一下她的秀发。

“雅各，”她感到咽喉阻塞，“我但愿我们能永远在一起！”

“我们现在不是天天在一起吗？”雅各闭上眼睛，轻抚着她的纤腰。

“但是，以后呢？”

“当然以后也永远在一起。你知道我需要你，除了你，我不会有别的女孩子！”

“我也是！雅各，别说话，让我们静静地享受一下。”

他们一直玩到打烊，吃了夜宵，雅各才送艾妃回家。

艾妃一直靠在椅背上，没说过一句话，快到家里，她突然说：“在黄色房子之前停车，好吗？”

“我要一直送你回家！”

“听我的话！”艾妃按着他的手背。

“好吧！”雅各虽然有大男人主义，但是对艾妃却是千依百顺。车子在黄色房子的后面停下来。

“雅各，我们聊一会儿，好吗？”

雅各很高兴地点点头。

艾妃解着腰间的带子：“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！”

“艾妃，你的话是什么意思？”雅各惶恐起来，“我做错事吗？”

“你怎么忘记了，”艾妃幽怨地说，“一百六十八小时过去了！”

“是的！”雅各颓然地，双手在驾驶盘上滑下，“时间过得真快，或者说，我快乐得忘了时间。”

“你现在明白，我为什么整个晚上不开心，不想说话？”

“我明白！”雅各点了点头，“如果我记起了，我也会不开心！”

“明天早上，你不要来接我上学！”

“为什么？我每天都来……”

“雅各，我再没有假期，我不能再和你一起上学，一同下课。我们不能

去看电影，去吃饭，我也不能到你家。”艾妃一口气地说，鼻子一酸，眼泪渗了出来，泪珠在眼中打滚，“我们只能像以前一样，偷偷摸摸见一次，两个人想一起吃顿饭，也要先找一个很好的借口，骗骗三军司令！”

“他只不过是一个司机，他有什么权管你的行动？”

“他是司机，也是监视我的人，我的一举一动，他都要向我爸爸报告，是爸爸授意他这样做！”

“我要去见你爸爸！”雅各咬了咬牙突然说，“他是不是明天回来？”

“不！雅各，你千万不要去见我爸爸，他不会见你，就算你见到他，他也不会跟你说话；而且，结果受罪的始终是我！”

“你爸爸把你管束得那么紧，只不过怕你遇上坏人。我是真心爱你的！我要当面对你爸爸说。”

“不，雅各，我求你！”艾妃的泪滚下来，溜在脸上。

“为什么不让我跟他说清楚？你爸爸顽固，你爸爸保守，我都知道，但是不管怎样顽固的人，心始终流着热血，我相信可以用真诚去感动他的。我保证一生爱你，甚至我们可以先订婚以表示我的诚意，总之，为了你，我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！”

“他会要你离开我！”

“那办不到！”雅各握着艾妃两条手臂，很认真地问：“你爱我吗？”

“你应该知道的！”

“那我们同心合力去说服你爸爸！”雅各替她抹去泪水：“不要怕，打令，有我在，不用怕！”

“啊！雅各！”艾妃扑进他的怀里。

“明天带我去见你的爸爸！”雅各一边吻着她，一边说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不用犹豫了，”雅各捧起她的脸，“我们不能偷偷摸摸的过下去，我喜欢爱得光明正大。别再瞒他，告诉他，我们是相爱的！”

艾妃凝视着雅各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
“就这样约好了，明天我们一起下课，然后我们一起到你家，见你爸爸！”

“明天在学校见了面再决定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！如果他老人家不方便，我可以多等两天，他肯见我就行了！”雅各深情地吻了吻艾妃，“回家好好睡觉，不要忘记，你不是孤立的，因为你有了我！”

艾妃拖着沉重的脚步，缓缓走上楼梯，她推开房门，头一抬，吓了一跳。

艾妃的床上，坐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。他穿着睡袍，咬着雪茄。

“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今晚八点！”胡国威从床上下来，走到艾妃的面前，用手托着她的下巴，转了转，“怎么啦？眼睛红红的！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艾妃很害怕胡国威，“我刚才和同学去看电影，戏中的女主角命运太惨，我哭了一场！”

“哎！去看电影干吗穿起晚礼服来了？”胡国威拉了拉艾妃的衣服，“我花了那么多钱，聘请一大堆专家回来；化妆啦！仪态啦！时装啦！社交啦……不知道是那些专家低能，还是你专心向学，连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都不懂！”

“爸爸，你坐完飞机，还不休息？”

“等你！”胡国威捏一下她的脸，“赶快更衣洗澡，别让我等得太久。”

“爸爸，我……”

“去吧！去吧！叫阿雯给你准备水洗澡，”胡国威不让她说下去，挥了挥手。

艾妃洗澡的时候在沉思：以前孤立无援，环境迫人，才会任他凌辱。但是，现在她已爱上了雅各了，她不愿意做对不起雅各的事，而且有了雅各，令她更厌恶胡国威，她决定死也不跟他上床。

她抹干身体，穿上了女佣阿雯为她准备的粉红色睡袍。

她开了浴室的另一扇门，跑到楼下的客房，关上了房门才敢上床睡觉。

胡国威在床上等，等了一个多钟头，实在等得不耐烦，他走下床，去敲浴室的门：“艾妃，你怎么弄老半天，快点嘛！”

没有声音，也听不到水声。

胡国威想了想，突然把浴室的门推开，里面静静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

“她躲到哪里去？”胡国威离开艾妃的房间，回到自己的房间去，一看，也没有人。

他找遍整个楼上，连一个影子都没有。

他气坏回到房间，按开对讲机：“阿彪、阿力，你们立刻去找小姐。深夜人静，她不会出去的，一定留在屋里，找到了立刻把她带到我的房间来！”

阿彪和阿力，一接到命令，便起床穿好衣服，先到门房一看，大门的电动控制器和后门的锁匙仍然在老胡的身上，艾妃没有出去。很明显的事，正如胡国威说的，艾妃一定仍在屋子里，于是他们便搜遍花园。

最后，他们走进大门，阿彪说：“你搜楼上，我搜楼下！”

阿彪把楼下每一个客房的门都打开，就是有一扇门怎样也弄不开，“小姐，小姐，你是不是在里面？”

里面没有回音，艾妃把被盖在头上，怕得要死，动也不敢动。

阿力走过来：“阿彪，楼上都找过了，小姐不在楼上。”

“小姐就在里面，但是下了锁，你打个电话向老爷请示，我们应该怎样做！”

阿力又跑出去，一会儿，他回来：“老爷叫我们把门撞开。”

“门那么坚固，撞开也不容易！”

“我们合力撞开它！”于是两个人撞呀撞，用身体撞击那扇房门。

突然隆的一声响，房门终于被他们撞开了，阿彪喘着气说：“请小姐到老爷的房间！”

艾妃坐在床上，吓得目瞪口呆。

“请吧！小姐，否则，我们要动手了！”

艾妃披上睡袍，在他们的监视下，像木乃伊似地走进胡国威的房间。

胡国威向她由上至下打量一下，然后锁上了房门。

“爸爸……”她靠在墙上。

“快把衣服脱光，别耍花样要老子等你！”胡国威大声喝叫。

艾妃瑟缩在墙角。

胡国威可火了，走过去，伸手向艾妃一抓，嘶的一声，睡袍破了一块。

“爸爸，不要……”艾妃用两只手护住身体，不断地退避。

“你今天作反了，一点也不听话！”胡国威左右手进攻，不一会儿，艾妃

身上的睡袍、睡衣，已经全落在地上。

胡国威抱起艾妃那光溜溜的身体，扔向床上。

艾妃抓起床单护住自己。

胡国威扑上去，艾妃左闪右避，艾妃越反抗，胡国威越觉得刺激，态度更疯狂，艾妃挣扎得十分吃力，眼看就要落进虎口，突然，艾妃抓起他的手臂用力咬一口，紧跟着又用双手挤命抓他的面皮。

胡国威勃然大怒，欲火熄了，怒火花升起来：“你这臭婊子，作反了！”

于是，胡国威抓起她的头发，拳打脚踢的，直至自己透不过气为止。

“呸！”胡国威向艾妃那伤痕累累的胴体吐口水，穿上衣服出去了！

艾妃缓缓地由床上爬起来，下了地，走过去锁上了房门。

浑身痛得像快要破裂似的，她走到照身镜前一看，身体上的伤痕她不去管，因为穿件衣服就能遮盖。她用手抹去乳房下的鲜血，赶紧去看面孔。糟糕！右眼肿得像个桃，不要紧，戴个黑眼镜就可以了，可是，左面颊的伤……唉！

她听到一阵汽车声，她走到窗前一看，开出去的是胡国威最喜欢的劳斯莱斯，胡国威大概去俱乐部开心去了！

谢天！艾妃松了一口气。胡国威出去了就好，她起码可以安心睡一觉……

雅各由学校门口走到文学院，又由文学院走到门口，来回不知道有多少次。

快要上课了，雅各碰到西敏，他一把抓住他：“西敏，你有没有看见艾妃？”

“没有，你不是和她一起上学吗？”

“今天她坐家里的车！”

“我去替你找找！”

铃声响的时候，西敏喘着气跑来：“都找过了，不在！”

“谢谢！”雅各想打电话给艾妃，可惜，非要进课室不可了！

第一节课上完了，教授离开课室，雅各正想去打电话，突然听见有人说：“雅各，李西敏在外面叫你！”

雅各一看，西敏站在课室门口向他招手，雅各连忙跑出去。

“西敏，有事吗？”

“艾妃叫我找你，她在你的汽车等你！”

“啊，谢谢！”雅各连忙由校舍一直跑向停车场，他记得曾经把他的车匙交了一把给艾妃。

雅各一开了车门便说：“为什么不上课，我急得要死了！”

“我已经请假。”

“什么事？不舒服？”雅各已经坐好了，回过头去，看见艾妃穿了外套，长长的窄脚裤，戴上帽子，戴上黑眼镜，脸上还贴了药水胶布。

“艾妃！”雅各握着她两条手臂，“你的脸怎样了？”

“昨天晚上回家，懒得开灯，不小心碰到硬物！”

“伤势怎样？看过医生没有？”

“赶不及上课，就是要等医生来，其实也没有什么，只是碰淤了，不大好看，所以我索性请几天假。我怕你想念我，特地回来告诉你的！”

“你爸爸回来了没有？”

“回来了！”

“他肯不肯见我？哪一天？”

“我不敢告诉他，他今次出门不利，生意没做成，心情很坏。过几天，等他心情平复些我才告诉他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，艾妃，你为什么一直背住我，把脸转过来！”雅各轻轻把她的脸旋过去，“我替你除下太阳眼镜，好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！”艾妃吃惊地用手挡住脸。

“你怎么了？不是眼睛也碰伤了吧？”艾妃失常的态度，令他感到奇怪。

“噢！不，不过。可能昨晚碰倒了，吓了一跳，一夜没有睡好，眼睛有点肿，怪难看的。雅各，让我戴着眼镜，好吗？”

“有点肿也不会难看的，你变得怎样难看，我仍然喜欢你。不过，我尊重你，眼镜不要除了！”

艾妃松口气，赶紧笑了一下。

“你昨天既然睡不好，回家休息吧！一下了课，我立刻打电话给你！”

“你也快要上课了！”

“不，第二节我没有课！”

“我知道，不过，第三节也快到时候了。”艾妃突然揽住雅各的脖子，“再见！”

“艾妃！”雅各把她拥进怀里，两个人吻在一起，一会儿，雅各喘口气说：“我开车送你回家！”

“不，我不要你为我失去一课，我会召计程车，这个时候坐的士的人不多！”

“那我送你到学校门口。”

“我不想有人注意我，你先回校舍，等会儿我会静悄悄地走，去吧！”

“希望尽快再见你！”雅各在她的唇上吻了一下，依依不舍地下了车。

艾妃把头伸出车窗外，看见雅各一步一回头，艾妃真想追上去投进他的怀抱。可是，她终于还是控制了自己。

直至雅各影子消失，艾妃才缓缓下了车，她用车匙把雅各的汽车锁好。

她走到校园，老远的，看见穿着制服的司机正在等待。

艾妃心头一阵急跳地走过去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我不是说过今天不用车？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老爷叫我来接你的！”

“你怎会知道我回学校？”她记得出门前，告诉阿雯去看医生，其实，她是找借口来会雅各。

“是老爷告诉我的！”

“爸爸怎会知道？”

“老爷什么都知道！”

胡国威铁青着脸坐在大厅上。

“你去哪儿？”胡国威扫射了艾妃一眼，大声喝问。

“回学校请假！”

“多余，请什么假？”

“我这样子怎能上学，不上学就得请假。”艾妃越看胡国威越讨厌。

“不再念书根本不用请假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艾妃愣住。

“由今天开始，我不准你再上学。就算你听话，改过，你以后单独出外，我也会派两个人跟随着你！”

“你不讲信用，”艾妃指住他，声音都颤了，“你答应过让我念大学的。妈生前，你也说过一定会让我受高等教育！”

“对，我是一个守诺言的人，我没有辜负你，也没有辜负你妈咪。供书教学，也是我做爸爸的责任。不过，艾妃，是你自己不好，你违反诺言。”

“我怎样了？”

“你还记得，我答应让你念大学，是有条件的，忘记了？”

“没有忘记，你要我昂起头，不理睬大学的男生，不跟男生说话。”

“你有没有做到？”

“我……”艾妃支支吾吾，“当然有！”

“有？你骗鬼！”胡国威仰头哈哈大笑，“你不单只和男人说话，和男人来往，可能还和男人睡觉！”

“你侮辱我！”艾妃掩住脸哭了起来，“你以为人人像你是个禽兽！”

“你要骂，由你！不过，我倒相信你清白。装千金小姐嘛！当然要高贵些，随便跟男人睡觉，太下贱，他可能看不起你！”

“你在说谁？”艾妃一想起雅各，人就软弱起来了。

“艾妃，你不要以为你在学校干了些什么，我不知道。其实，我什么都知道。不过，以前你和他们偷偷摸摸的，我没有证据。好啦！我故意说出国，又给阿胜假期。你以为没人管啦！于是，就现形了。和他公开出双入对，去野餐、吃饭、游车河、跳舞……风流了整整七天。”

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胡国威有什么不知道的？”胡国威突然从桌上抓起一把相片，掷向艾妃的身上。

艾妃拾起一看，全部是她和雅各的相片，连在沙滩接吻的也有。

“啊！”艾妃浑身一阵冷。

“这个男孩子叫狄雅各，大学生，长得不错，又年轻又力壮，样子英俊又是富家公子，你很有眼光；可惜，你不自量。当然，你会真的以为自己是千金小姐，其实，你只不过是个舞女的女儿。你自己也不想想，你配得上人家吗？”

“配不配是我们的事！”

“哼！要是给他知道你只不过是我的情妇，他肯要你才怪！”

“你禽兽不如！”

“骂，你尽管骂！不过，我可没有时间陪你，阿胜、阿彪、阿力，把她锁在房间里。”

“只许一天四餐，阿雯先向我拿锁匙，我会派个人陪阿雯一起给你送进房里。”

“不，我要上学！”艾妃挣扎着，“放手，我不要留在这儿。”

“异想天开！上学，下辈子吧！出去？等老子气平了陪你！”

艾妃在房间里吵闹了半天，又是叫，又是撞门，直把人弄得筋疲力尽了，她再也没有力气，倒在床上。

她看了看表，等候雅各下课的一刻，那应该是她最快乐的时候。

她想着，电话铃响了，她高兴得不得了，立刻把电话筒拿起：“雅各！”

“精神好些吗？”

“睡了大半天，好多了！”艾妃不敢把真相告诉雅各，怕雅各担心，因为她现在的环境实在太复杂了。

“脸上的伤还痛不痛？”雅各很关心她，一下了课就给她打电话。

“吃下午茶的时候吃了止痛片，现在不痛了，”艾妃想起自己的处境，连忙撒个谎，“本来我身体很好，医生也说我没有什么事，可是爸爸好紧张，一定要我在家里睡几天，暂时不让我上学。”

“说不定你真的吓倒了，多休息几天也好，我明天来看你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，不，我还没有跟爸爸说，你突然来，他会令你很难堪。”

“可是我想念你，你一个人在家里没有人陪伴，我担心你寂寞，我来陪伴你是最适合不过的，让我来吧！”

“不要，雅各，”艾妃眼睛湿润，“我只要想着你，我就不会寂寞，有了你，我感到生存的重要了，你放心，我会过得很好！”

“但是，我见不到你，什么事情都不能做，我甚至吃不下，过去一直是个好学生，现在根本没有办法集中精神上课。”雅各向艾妃诉苦，“你叫我怎么办？”

“把我的相片放大了，挂在墙上，看见我的相片，不就等于看见我？”艾妃极力强忍住，还要不断的清喉咙，因为她哽咽了。

“我整个房间都是你的，和我们合拍的照片。但是，相片是没有感觉的，我根本不能够拥抱你，亲你！”

“我在这儿亲你！”艾妃对着电话筒吻了一下，“我爱你！”

“我更爱你！艾妃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见面？”

“我……”艾妃抬起头，竟然看见司机阿胜站在她的床前，艾妃连忙说：“医生来了，今晚睡前我再给你电话！”

艾妃匆匆挂上电话，很生气地问：“你无声无气地站在床前干什么？”

“阿雯在门口的，小姐不用怕！”

“怕什么？你立刻出去！”

“老爷吩咐我进来把电话拿走！”

“什么？”艾妃睁大了眼，没有电话，如何和雅各联络？

“老爷说，一天到晚有人打电话给你，怕你没有时间好好休息！”阿胜去拉插头，把电话捧在怀里。

“把电话还给我！”艾妃实在无法忍受，由床上下来，和阿胜抢。

“停手！”胡国威洪钟般的声音。

艾妃呆了呆，阿胜连忙把电话拿走。

“把电话还给我。”艾妃追出去，哭了起来，“阿胜！”

胡国威一手捉住她，把她扔回床上，他眯起眼，笑着：“只要你听话，肯乖乖的，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！”

“嘿！”艾妃背转脸，她明白胡国威想要什么，但是她宁愿什么都不要，也不受胡国威的凌辱。

雅各一吃完晚饭，立刻回到房间，洗了澡，便立刻坐在床边，等候艾妃的电话。

事实上，一整天他什么都做不了，整整一个星期和艾妃相对，由睁开眼睛到上床睡觉为止，都和艾妃见面，现在两地相思，欲见无从，他好像身体内失去了一个器官，整个人迷迷惘惘的。

他拿起一本书看，原想一面温习功课一面等艾妃的电话，可是，只见

书内的字在跳，他没法把书看进眼里，记在脑内。

如果说谈恋爱不会影响学业，这句话是假的。平平静静还好，如果有什么风浪，那么堕人爱河的人，就如同沉沦苦海。

一直等到十一点，雅各把书本合上来，平时，他和艾妃通电话，总在晚上十时，因为大学都要上学，怕晚了耽误时间。

十一时了，艾妃的电话为什么还不来？她答应过打电话给雅各的，她忘记了？

雅各忍无可忍，拨电话给艾妃。

然而，多么奇怪，对方连一点声响都没有，电话坏了？或者对方正在和别人通电话，起码电话也会发出嘟、嘟的声音，如今是一点儿声音都没有，好像哑了一样。

他不相信自己，打了一次又一次，可是，对方根本没有电流，为什么？也许自己的电话失灵了！

他决定打电话给朋友，证明一下。

打给谁？海澄，也许仍在楼下，和雅莉玩弹子棋。

西敏要不是和美芝出去了仍未回家，一定已经上床睡觉了。

伟烈！对，是伟烈，他每晚总是温习功课到深夜，他功课最多，也最勤力，而且除了星期日，他晚上一定留在家里。

他打电话给伟烈，接电话的是月媚。

“雅各的电话！”月媚把电话筒递到伟烈的手上，她自己继续为伟烈把被铺弄好，好准备伟烈上床睡觉。

“雅各！这么晚了还不睡？”

“我的电话有点不对劲，所以我打个电话来给你，结果证明我的电话没有坏。”

“是不是在等艾妃的电话，结果艾妃的电话没有来？”

“猜得对，我担心她有什么事！”

“不会的，在家里不会出事，她大概吃了药，睡过去了。明天一早，她一定会给你电话，明天你有早课，还是休息吧！”

“对不起，我打扰你了！”

“不要说客气话，你半夜三点钟打电话来，我一样欢迎，而且，我还要看一页书！”

“那我不妨碍你了！看书吧！代我向月媚道晚安，明天见！”

潘伟烈也挂上了电话，“雅各打电话来，到底有什么事？”月媚一面换枕套一面问，“表哥，床都准备好了，睡吧！”

“艾妃答应打电话给雅各，结果电话没有来，雅各担心她有事！”

“你不是说艾妃受了点伤正在看医生、吃药？吃了药，人会迷糊起来，大概睡过去了，这也是很平常的事！”

“我也是这样安慰雅各！”

“睡吧！”

“我还要看一页书！”

“十一点多，太晚，不要再看了，而且，那页书你已经看了两遍了！”月媚把他牵到床边。

“没有人比你更了解我。”

月媚站不住，倒在他的身上。

他们躺在床上热吻起来。

男女见面多了，自然就会产生感情，更何况他们住在同一间屋子里，天天见面。伟烈最初纯粹把月媚当表妹，人家取笑他，他还要翻脸；可是，和月媚接近多了，也发现她的优点更多，月媚是个很富内在美的女孩子。况且，她也实在长得很不错，所以，伟烈对月媚是越看越爱，情人眼里出西施，现在，月媚在伟烈眼中，是第一美人。

伟烈浑身像被火烧一样，他的手移到月媚的身上，爱抚了起来，月媚闭上眼睛，正陶醉在他的怀里。突然，胸口有一阵凉，她睁开眼睛一看，伟烈已解开了她的上衣的一颗钮扣。

“不，表哥。”她按住他的手轻声说。

“月媚！”伟烈欲火焚身，理智早就不知去向，“我要！”

“不，不，不要这样！”月媚用点力，拉开了他的手，“我们应该冷静些！”

“唉！”伟烈吐了口气，一翻身躺在床上，“我知道你根本不爱我，我只不过是你的表哥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！”月媚把手按在伟烈的胸膛上，“其实爸爸没有去世之前，我已经很喜欢你，这些日子，我最快乐的时刻是跟你在一起。我爱你，伟烈，我真的爱你，比你爱我更多；但是，我始终总觉得配不起你！”

“莫名其妙的思想！”

“是真的，你英俊、聪明、学问好、前程远大，你将来要做医生的！”

“你像不像医生太太？”

“不像！”月媚摇一下头，“我只像一个管家婆，没出息的！”

“所以，你担心我玩弄了你不负责？”

“不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，甚至牺牲我自己。”月媚移近身体，把脸贴在伟烈的胸膛上。

“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拒绝？”

“我担心我会成为你学业上的绊脚石，求学时期，应该好好地念书，不过……”月媚轻抚他的胸肌，“如果你一定要，我不会令你失望，但是不要沉迷，答应我！”

月媚重新解开结好的钮扣，伟烈突然制止她：“月媚，你说得对，现在，我根本没有资格娶你，我要好好念书，做了医生，才迎娶你做潘家媳妇。”

“不一定要做医生太太，我也从未妄想过，但是，为了潘家，为了你自己，你应该全心全意求学的，你不能永远被姐夫歧视。”

“当然！我恨不得立刻可以自立，离开这儿，月媚，你放心，除非我潘伟烈不结婚，否则，新娘一定是你！”

“你认为我配吗？”

“你不配谁配？没有人比你更适合我！”伟烈用嘴唇吻着她的头发，“将来我要你做阔少奶，在家里享福，什么也不做，我请许多佣人侍奉你！”

“每天只吃不做，岂非变猪？”

“变了猪我仍然爱你！”伟烈捧起她的脸吻了一下，“我听你的话，睡觉吧！”

“你会不会恨我？”

“为什么恨你？”

“刚才我……”

“你拒绝得好，你比我有理智，有思想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有了孩子，

又没有能力结婚，岂非被程克安笑死。刚才我太糊涂，道歉的应该是我。”

第二天，四个男孩子连“跟得女朋友”——美芝聚在一起。

“艾妃一直到今天早上仍然没有电话给你？”伟烈望着无精打采的雅各，首先第一个关心的问。

“昨天艾妃似乎不舒服。”西敏答上一句，“她还托我代她请假。”

“艾妃是不舒服，”海澄对于这种事情也清楚，因为昨晚他在秋家，“不过艾妃和雅各分手时，艾妃亲口答应过给雅各电话，可是电话一直没有来。”

“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？”美芝不以为然，“雅各，你打个电话给她，担保就雨过天晴！”

“雅各已经打了几十次电话给她！”西敏盯了美芝一眼。

“什么？小姐脾气那么猛？连狄大少爷的电话也不听！”美芝不理西敏，继续挖雅各的伤疤。

“艾妃不是不肯听电话！”伟烈没好气地说：“双方根本联络不上。”

美芝大惊小怪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艾妃的电话没有电流。”

“雅各！”西敏关心地问，“应该打个电话问电话公司。”

“我已经问过了！”雅各叹了一口气，“电话公司的人说，对方没有电流，只有两个可能：一，对方没有交付电话费，电话线割断了；二，对方取消了电话。”

“艾妃不是富家小姐吗？”美芝哈哈地笑说：“连电话费都付不起，好神奇，好有趣啊！”

“你吃冰淇淋好不好？”西敏真想打她一个巴掌。

“我看，”伟烈咬着下唇点一下头，“电话一定是取消了！”

“我也是这样想！”雅各抬起了头，他一夜未睡，精神不振，“但是，她为什么在一日之间取消了电话？她答应给我电话，为什么不守诺言？”

“傻瓜！”美芝一面吃雪糕，一面得意地笑，“她要是真的取消了电话，没有电话，又怎能跟你通消息！”

“我不相信她全家的电话都取消！”

“雅各，你不要听美芝胡诌。”西敏连忙问：“除了她的房间之外，你还有没有胡家别的电话号码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那没关系，你只要知道艾妃她爸爸的名字，就可以问电话公司查胡家的电话号码！”

“伟烈！可惜，我根本不知道她爸爸的名字。”雅各吃力地闭上眼睛。

“西敏呀！”美芝靠着他问：“你知道不知道我爸爸的名字？”

“别烦！”西敏轻轻推开美芝，“雅各，你一定知道艾妃她住在哪儿？”

“我知道！”

“那好办！不要胡思乱想，立刻去找她，面对面的问个明白！”

“但是，艾妃叫我暂时不要到她家，怕她爸爸不高兴。”

伟烈呼了一口气：“此时此地，艾妃对你是最重要的，管她老子喜欢不喜欢，你一个人不敢去，我陪你去！”

“雅各！”西敏说：“我也陪你去！”

“不！”美芝一手拉住西敏，在那儿撒野，“西敏，你不准去！”

“我要去就去，谁也不能管。”

美芝嘟长了嘴：“我不喜欢去！”

“没有人要你去！”

“啊！”美芝叫起来，“你答应我爹地今晚和他一起吃饭的，你现在竟然要抛下我了，你不尊重我爹地，你……”

“你说到哪里去了？我只不过陪雅各去找艾妃，并没有说推翻和你爹地的约会。”

“但是你现在抛下我就要走！”

“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走！”

“我为什么要跟你们疯？”美芝翘着嘴，“艾妃只不过在向雅各撒娇和摆架子。他傻，他应该，因为那是他自己的事；但是你没有理由也去献殷勤，艾妃和你根本不相干！”

“你们谁也不必跟我去！”雅各倏地站起来，脸像盖了一层霜，“那是我的事，应该由我自己去解决！”

“雅各你也太不讲理，”伟烈厌恶地盯了美芝一眼，“我们由始至终没有说过半句闲话，我们是自愿跟你走一趟的。”

“伟烈说得对！”海澄耸了耸肩，“你千万不要对我们生气才好！”

西敏知道雅各心里焦急不安，他很需要朋友的关怀和安慰。美芝不单不会说好话，而且还有意无意的令雅各难堪，他实在已忍无可忍，他对美芝说：“你自己先回去，我办完事再找你！”

“你要办什么事？艾妃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是不是也看上了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西敏大喝一声，每一个人都呆了呆。一向温文尔雅的西敏，从未有人见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：“你完全不了解，雅各的事，就是我的事。”

“好朋友！”美芝冷笑，“我不想研究你是否有同性恋倾向，我只要你告诉我，你到底跟我回家呢，还是跟雅各走！”

“我必然跟雅各走！”

“那很好！”美芝抓起手袋，“李西敏，我警告你，从今之后，你不要再找我！”

西敏拦住她：“你是不是要分手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我听得不太清楚！”

“李西敏，”美芝不顾一切地叫着，“我和你一刀两断。”

“我早就想听这句话了，谢谢！”

“你！”美芝愣了愣，瞪住西敏，突然哗地一声哭出来，掩住脸跑出餐厅。

“西敏，”海澄摇一下头，“你闯祸了，还不赶上去道歉？”

“西敏！”雅各拍一下他的肩膀，“我一个人苦就够了，何必牵连你？”

“我对美芝，已经累了。分开了我不会觉得痛苦，反而有自由自在的感觉。”西敏满不在乎地说，“我们该出发了，太晚去探访人家不大好！”

“我们走吧！”海澄结了账，大家各自去开自己的汽车。

一直上山顶，在一幢黄色的别墅式房子门前，雅各把汽车慢驶，他回头说：“艾妃的家就在这儿。”

“我们列队把汽车停在门口。”

四个人下了车，雅各第一个去按门铃，不一会儿，有人开了铁门上的眼孔，她打量着雅各：“你们找谁？”

“找你们的小姐。”

“小姐？”她似乎颇为诧异，“你们是小姐的什么人？”

“我们是她的同学，请你代为通传。”

“同学？”那人喃喃地，“不可能吧！请问先生贵姓？”

“我姓狄，狄雅各！”

“小姐今天没有回来，你去她家里找她，吃晚饭的时候，她多数在家里！”

雅各和各人交换看了一眼：“这儿不是她的家吗？”

“这儿是小姐的娘家。结了婚，当然是住在姑爷的家里！”

“她结了婚？”雅各的手掌渗着汗，“她哪一天结婚的？”

“哪一天，我记不起了，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！”

“你说她已经结婚十几年，”雅各迷糊了，他低首沉思，“她才二十岁，结了婚十几年，她岂不是几岁大就结婚！”

“根本不可能，”伟烈走上前，“阿婶，你别骗我们了，二十岁的人怎会结婚十几年？我们前几天还见过面，她根本没有提过已经结了婚。她是住在这儿的，通传吧！”

“你们真莫名其妙，还说前几天见过我们的小姐。我们小姐三十几岁，儿子也念中学了；其实，我根本不相信你们是小姐的同学，小姐根本没有这样年轻的朋友！”

“喂！你们一共有多少个小小姐？”

“两个。一个四十岁，一个三十六岁！”

“不会的，艾妃说过她没有兄弟姐妹！”雅各用力摇一下头，“她撒谎！”

“会不会我们找错地方？”西敏问。

“对了，你们到底找我们哪一位小姐？”里面那个大概是佣人。

“胡艾妃！”

“胡艾妃是谁？”

“你们的小姐呀！”

“我家主人根本不姓胡，我们的大小姐叫史爱慈，二小姐史念慈！”

“什么？这儿不是姓胡的？”

“姓史的，你们找错地方啦！”那女人啪的一声，关上了眼孔。

“喂！雅各，你怎么搞的，连艾妃住在哪儿都不知道！”

“我每次接她出外，送她回来，都是这间房子，黄色的，我认得！”

“我提议按户找寻，既然来了，总该有个结果！”伟烈问，“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这儿房子不太多，容易找。我们一间一间地去找，一定要把艾妃找出来！”

“艾妃明明是住在这儿的！”

“别固执了，雅各，找吧！”

于是，一间一间地找，终于，来到一间白色的房子。

按了铃，有声音由里面传出，他们才发现大门旁有一个对讲机。

“哪一位？”

“请问这儿是不是姓胡的？”雅各已经有点颓丧，跑了好几家，人也倦了。

“是的，找哪一位？”

“找到了，”雅各很高兴地和西敏他们说，几个男孩子也开心得跳了起来，“我们是来找胡艾妃小姐的！”

“胡……胡艾妃是谁？”

雅各掌心一凉：“胡艾妃不是你们的小姐吗？”

“我们这儿根本没有小姐！”

“但是，你刚才说，这儿是姓胡的！”

“我本人姓胡，叫老胡！”

“你是这间屋子的什么人？”

“门房！”

“请问你们主人姓什么？”

“主人？”他顿了一下，“姓白的，白色的白！”

“唉！”雅各乏力地靠地墙上，“请问这儿附近哪一家人是姓胡的？”

“先生！我们这儿不是徙置区，穿对拖鞋就可以到处串门子。这儿屋与屋之间距离那么远，我又是守门口的，哪有时间到处打听人家的姓名？”

“哪家人，有一位很漂亮的小姐，他们有四辆劳斯莱斯。”

“这儿家人有劳斯莱斯，我们主人的女朋友个个漂亮！”

“那么……喂……”雅各仍然死心不息，“有一个穿着制服，像三军总司令的司机，你总见过吧？”

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“喂！喂！”

“雅各，别叫了！”伟烈说，“他一定把对讲机关掉。”

“怎么办？”雅各疲倦得仿佛一下子瘦了，“我们找不到艾妃！”

“幸而这儿还有几间房子还没有找过，我们一间一间地找，总会找到的！”

“去吧？雅各！”

太阳的余辉照着大地，长长的四条影子，像列了队似的。

雅各叉着腰，昂起了头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最后的一间都找过了，艾妃根本不住在这儿！要不要到别处找？”西敏问。

“别处？哪儿？漫无目的地到处找，找遍整个港岛和九龙？”

“学校一定有艾妃的地址，每一个入学的学生，都要填一张家庭状况表。”

“去哪儿找这张表？”潘伟烈一连向海澄提出好几项问题，“学校任由你翻人家的资料，你有特权？人家不肯把资料给你看，你扮无敌金刚去偷？”

“人海茫茫，我们去哪儿找艾妃？”

“我对艾妃开始产生怀疑！”

雅各用迷惘的眼光看着伟烈。

“一开始，她就是个不寻常的女孩子，而且，行踪诡秘，隐藏在她背后的，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”

“他爸爸管得她严。”

“父母管女儿，也不是这样管法。听雅各说的，他父亲要不是脑袋有问题，就是艾妃一直在对你撒谎！”

“我不明白！”海澄摊了摊手。

“艾妃说她爸爸很凶，她表现出很害怕她爸爸。但是，她上学有专用的劳斯莱斯，还有自己的司机，她穿的衣服，也是很名贵。看样子，她的父亲很疼她！”

“她父亲管她？是因为怕她交上坏朋友。”雅各拖着沉重的脚步，边走边说。

“那问题简单。她爸爸是关心她，疼爱她的。她的爸爸不想她交男朋友，

不是不让她嫁出去，而是怕她遇上了坏人。只要艾妃带雅各见他父亲，大家面对面的说话，应该有个结果。”

“艾妃她是准备带我回家见她爸爸！”

“但是结果呢？她答应打电话给你，可是电话没有来。你打电话给她，她连电话也拆了，这算是什么？”

“那……”连雅各也无法辩解。

“我认为艾妃对你既不真心，也没有诚意，她在捉弄你！”

“不会的！”雅各用力摇头，“艾妃很爱我，我深信，而且我能够感受到！”

“如果她是爱你，她不会连她住在哪儿，你都不知道。她不想你到她家，为什么？随便找间房子当是自己的家，又算是什么意思？我认为艾妃一直在骗人，她虚伪，玩弄你的感情。”

“伟烈！”雅各大声嘶叫，“我不准你这样批评艾妃！”

“我只不过不想你受骗！”

“够了！”雅各用力拨着双手，“我们回家吧！”

胡艾妃一下子完全踪影杳然！

雅各由失望到绝望，但是他强自抑制，把一切的苦恼和哀伤埋藏在心坎里；表面上，他仍然像往昔一样洒脱。

每一个人，都极力做到忘记艾妃。

艾妃像一颗流星，一闪即逝。

“四剑侠”仍然过着平时的日子，只是西敏少了美芝，雅各失去艾妃。

这一次，无论张黛黛怎样劝儿子，西敏也不肯再去找美芝。

他又过着昔日孤寂的生活。

现在，最快乐的是海澄和伟烈，因为海澄有雅莉，而伟烈有月媚。

这天，雅莉因为要忙着准备考试，海澄接她下课，送她回家后，自己便回家去。

意外地，看见杜福如医生和杜太太都在家里。杜太太一看见儿子，迎了上前：“我正要派人去找你！”

“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和爸爸从不找我的，团年饭我都在狄家吃，甚至我的生日，也是狄伯母替我请客庆祝！”

“我们忙嘛，你爸爸一天到晚被病人缠着。我呢，妇女会如果没有我，恐怕要解散了。别说你，连我和你爸爸，一个月也难得见一次面！”杜太太含笑向儿子解释。

“唉！”杜福如穿着笔挺的“踢死兔”，做了一个潇洒的表情，百分之百地显示出自己是个风流男仕：“这就是爸爸的烦恼！”

“哈！”海澄不以为然地笑一下，正要上楼梯，杜太太突然叫住他：“海澄，换过一件漂亮的晚服，和我们一起出去！”

“我不想去！”海澄一向不喜欢父母，因为父母给他的爱实在太少，海澄跟谁都可以做好朋友，就是和父母合不来，“我疲倦，只想早点睡。”

“今天你不去不行，因为，高伯伯指明要请你的！”

“高伯伯？”海澄想了想，知道他是谁，他是本港十大巨富之一，有名誉、有地位、有身份，曾经去英国领过勋章，“他不是去了瑞士吗？”

“一个星期前回来，他们这次回来，还把依芙也带回来了，是依芙要见你！”

“依芙？”海澄咬着下唇在想。

“你忘记了那女孩子，小时候，她身体很弱，你爹地按时到她家里给她看病，她要不停打针吃药的。后来高伯伯索性把依芙送给我们做干女儿。你们小时候，感情很好，常常一起玩。”

“啊！那瘦骨仙——林黛玉。”海澄一点兴趣也没有。

“听说依芙十四岁去了瑞士留学，身体好多了，也很少生病！”

“就算没有生病，也不会健康到哪里去，我最讨厌的是那些弱不禁风的女孩子！”当然，谁都知道，海澄的梦中情人，是个性感而又身材丰满的女孩子。连雅莉那种娃娃型的女孩子，他也认为不大惬意，更何况那多愁多病的林黛玉型？

“我们不是要你把依芙娶回来，但是，大家是几十年的老朋友，你和依芙又是由小玩大的，你不去参加高家的晚宴，高伯伯会认为你不给他面子，我和你爸爸很难做。”杜太太极力劝海澄。

杜医生也搭上了腔：“海澄，如果你今晚肯和我们去高家，我答应送一部最新式最新款的跑车给你！”

“奇怪！你们一向不在乎我，你们去哪儿，都不会带着我。为什么今天一反常态，那么热烈！”

“孩子！”杜太太拍一下海澄的肩，“高伯伯正在帮你爸爸向英廷拿个勋衔。”

“那还不简单，肯向英廷奉献，那就什么都可以解决！”

“不是那么简单的。高伯伯够面子，我们求他，没有求错人！”

“啊！原来要我去吃政治饭！”海澄不屑地笑一下，“为什么不早说？吞吞吐吐的混了半天！”

“海澄，我知道你是乖孩子。反正你又有空，就去一次吧！”

“去一次没关系，可不要迫我娶依芙，要我卖命，也得有个限度！”

“你这孩子，胡言乱语！”杜太太推他一下，“快去换衣服，我已经为你准备好！”

“好吧！看在那辆新跑车份上……”

一家三口到高家，海澄身穿全新晚礼服，他感到浑身侷促不安。

“我已经很久没有见海澄了！”高爵士不断地打量海澄，“他小时候已经是个漂亮的男孩，想不到越大越英俊！”

“这是遗传！”高夫人看了杜医生一眼。的确，直到现在，还有人叫杜福如英俊医生，他年轻的时候，自然更有吸引力了。杜太太也是因为他长得好看，嫁给他的。

“应该是吧！杜医生？”高爵士笑问。

“也许！因为海澄妈妈漂亮！”杜福如一向有绅士风度，其实，每一个人都知道，海澄的样子像父亲。

“别听他开玩笑。”杜太太红了脸，“为什么没看见依芙？”

“依芙在楼上。”高爵士一提起女儿就开心，“这个孩子真有趣，她一早就说好了，如果海澄不来，不下楼跟我们吃饭。她刚才听见海澄来了，便立刻更换新装。”

“真的呀？”杜太太瞟了儿子一眼。

“真的！”高夫人在补充，“依芙去了瑞士五年多，她从未忘记过海澄。每次我们去瑞士看她，她一定问海澄的近况，她这次跟我们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要见海澄。”

海澄低下头鼓了鼓腮，想起那皮包骨的竹竿儿，他差点没有吐出来。

他心里暗骂自己，早知今天要来受苦，他宁愿陪雅莉回狄家，守在她身边看她温习功课，或去陪雅各聊聊天。

雅各！他近来怎么了？人懒洋洋的，谁都看得出他的笑容是挤出来的！

“看！依芙下楼来了！”

海澄仍然低下头，直至杜太太碰了他一下，他才懒洋洋地抬起了头。

螺旋梯上，跑下了一个梳复古宫廷发髻，穿着紫色复古晚礼服的女孩子。她的样子没有变，唯一可取的是一双顾盼生姿的眼睛。可是那身材，哇！海澄几乎要吹一下口哨，好迷人的身段，应该是三十八、二十四、三十七。

中国女孩子，不多见。

高爵士走过去拖她一把，海澄跟着父母站起来，他只觉得心跳加速。

“爹地！”依芙指住海澄，“他就是杜海澄吗？”

“他就是，认得吗？”

“认得，不过，他长大了更好看了！”

“我也有同感！”高爵士把女儿带到海澄的面前。

依芙向他笑，她牙齿白，嘴巴虽然大些，但是笑起来很性感。

“好吗？海澄！”

“很高兴再见你！”

“妈咪，什么时候吃饭？”

“都准备好了，我们正在等你！”

“晚饭前我想和海澄到花园散散步，等我们一会儿好吗？”

“好！我们可以吃些点心。”高夫人哪有不赞成的道理，“去吧！带海澄参观我们的花园，他很久没有来了！”

依芙把手穿进海澄的臂弯里。

他们走出花园，漫步。

依芙紧靠住海澄，她那胸脯软绵绵的压在海澄的手臂上，海澄觉得灵魂儿有点飘飘然。

“几年不见了，还认得我吗？”

“样子勉强可以认得出，可是……依芙，你长大了，不再是小孩子了。”

她笑一下，她是明白的：“你也长大了，又高又壮，腿又长。你说得不错，我们已经不是孩子。海澄，假如我不回来，你还记得我这个童年时代的朋友吗？”

“记得！”海澄死也不敢说真话。

“我去瑞士后，寄了好几封信给你，你为什么不回信？”

“因为……”海澄思想转得快，“信我已经回了，而且写了好几封！”

“但是，我一封也没有收到。”

“因为实在写得太差，不好意思寄出去。后来忙功课，忙会考，忙升大学，回信给你的事，就这样拖开了！”

“爹地说你正在念大学。一定已经有了女朋友？”

“不！我从未有过女朋友！”

“我不相信，你会没有女孩子喜欢？”

“没有女孩子喜欢是骗你的，不过，直到现在，还找不到我喜欢的女孩子！”

“你喜欢怎样的女孩子？”

“唔！有女人味、成熟、丰满，不过一定要年轻。风尘女人我不喜欢的。”海澄深意地看了她一眼，“你呢？”

“瑞士很少中国男孩子，就算有，也不是我喜欢的。而我，偏又不喜欢外国的男孩子。所以，我也没有男朋友！”

“你喜欢怎样的男孩子？”

“由始至终，十九年没有变过。”依芙把头搁在海澄的肩膀上，“我喜欢你！”

“真的！”海澄喜不自禁。

依芙停下脚步，在海澄的脸上吻了一下：“这是我的见面礼！”

## 十

雅莉在学校门口，已经足足等了一个钟头。看看表，快六点了。

她看不见海澄的车和人影。平时，他四点左右就来了。

今天，雅莉最后一天考试，放学后，她要 and 诗歌班的同学练歌，他和海澄约好了五点。

六点十五分校门都关了，她打了几个电话，餐厅的人说雅各他们已走了，杜家的人说海澄没有回家。她打电话给雅各，雅各说他今天根本没有见过海澄，他当然不在狄家。

雅莉只好坐的士回家去！

回家后，她也没有发脾气，她心里想，海澄难得失约一次，由他吧！

她不断打电话给海澄，直至十一时，她上床睡觉为止，还找不到海澄。

第二天，雅各和西敏他们在那间餐店聚会。那儿，是他们第三个家。

老板跟他们的感情，就像老朋友。老板走过来：“怎么今天不见了海澄？”

“他今天没有来！”雅各回答。

“有一位小姐打电话找他？”

“是吗？”雅各站起来，“我来听！”

雅各走到柜面，拿起电话筒：“喂，我是雅各，请问那位？”

“哥哥！”雅莉叫着，“海澄又没有来接我放学！他在吗？”

“早上见过他，下课的时候，他说有事，先走了，他没有跟我们到这儿来！”雅各想一下，“他会不会开车去接你！”

“不会的，他要来，早就来了。他偶然迟到，也不会超过十分钟，而且一定有原因！”

“你现在还在学校？”

“唔！我等得腿都麻了！”

“不要再等了，我来接你吧！啊！不行，还有二十分钟我要去练回力球，老师在等我，雅莉，你等一下！”雅各走向桌子去，他把两手按在桌面上问，“谁肯帮个忙？”

“我！”西敏毫不考虑，“我是最清闲的人了，要我做什么？”

“去接雅莉下课。像昨天一样，海澄又失约了，雅莉等得好烦。”

“我立刻就去！”西敏把车匙掏出来，匆匆出门去了。

开车到学校，果然看见雅莉孤零零的，捧着书本靠在学校大门口。西敏跳下车，走过去替雅莉接过手中的书：“让你等久了，腿痛不痛？”

“不痛，只是有点麻！”

西敏为雅莉开了车门，雅莉上了车，他把书放在车后厢，然后回到驾驶座上。

“饿不饿？”西敏一边开车一边问。

“饿！我十二点半吃中饭的！”

“我先陪你去吃些点心！”

“吃点心的时间过去了，而且，我希望快一点回家！”

“好吧！我送你回去。”

“海澄一连两天下课后都先走？”

“是的！他说有点事。”

“有什么事？”雅莉关心地问，“他有麻烦？”

“不像有麻烦，他气色很好，大概是一些家事，别担心，他没有事的！”

“他不来接我，也应该跟哥哥说一声！”

“他可能太匆忙！”

“不知道他明天会不会接我？天天在街上等，总不大好。”雅莉虽然没有大吵大闹，但是也有一点不开心。

“明天我一定会找着海澄问个清楚明白，看他发生了什么事。如果他真的没有空，那么，我来接你，好不好？”

“麻烦你代我问问海澄，我只是担心他。如果你没有空，你不用来接我了，我自己会坐巴士回家去的。”

“我闲得发慌，况且接你放学也花不了多少时间；不过，一切还留待明天决定，也许明天海澄有空。”

“你说得不错！”

第二天，西敏特别提早回学校，因为他要守住海澄。

等了差不多十分钟，海澄才回来。

“喂！西敏！”他春风满面地叫，西敏不说话，先让他泊好车。

海澄由车上走下来，一双圆圆的眼睛透着光彩，他拍一下西敏的肩膀：“等我？有事吗？咦！好像不大开心，你的美芝怎样了？”

“提过去了的事情太没有意思。其实，我和美芝一开始就注定失败，性格不同！”西敏看了看海澄，“你好几天没有和我们一起去吃茶了，在忙些什么？”

海澄抚一下发脚，怎么说好呢？本来，他有了女朋友，应该告诉大家。无奈，谁都知道他和雅莉要好，要是被他们知道自己变了心，移情于高依芙，第一个难交代的是狄雅各，他一定会很生气。

“最近是无事忙！”他很快便找到借口，“一个世兄由外国回来，爸爸和妈妈硬要我陪他到处玩玩。”

“转性了，对父母那么孝顺。”

“也不是完全为了他们，我和那世兄自小是好朋友，大家有一份难忘的童年感情，”海澄立刻加上一句，“他不会在这儿逗留很久的，最多住一两个月。”

海澄心里想，有一两个月的时间，什么好办法都会给他想出来。

“你家里有事，我们是不会怪你的，其实，哪一个人没有私事？不过，

就算你有很重要的事，你不能去接雅莉，也应该告诉她一声，一连两天，她都在学校门口等你！”

“雅莉？”海澄作状地拍一下头，“噢！天，我忙疯了！”

“她下课后，一直等你到太阳下山，一个女孩子，黄昏站在冷清清的校门外，万一遇上了坏人，会吃亏的！”

“对！我真该死！”

“用不着过份自责，”西敏摇头笑一下，“不过，你今天下课后，一定要先去送了雅莉回家，才去陪你的世兄。”

“这……”海澄为难了，他不知道有多迷依芙，恨不得一下了课就飞去见她。要他去接雅莉，他一千个不愿意，如果雅莉把他缠回家里去，他就不能见依芙了。

“喂！你会去接雅莉吧？”

“你为什么这样紧张了？”

“当然啦！昨天是我代你接雅莉回家的，你不去，那我……”

“西敏！”海澄紧搭着西敏的肩膀，“我们算不算好朋友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你不是很喜欢雅莉？”

“以前是真的，不过，她已经是你的女朋友，我对她，已经死心了。我只是把她当妹妹，你问这些干什么？”

“我想你帮我和雅莉一个忙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暂时帮个忙，替我接送雅莉，直至我世兄离开香港为止。”

“我倒无所谓，接送一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，不过，雅莉未必喜欢我接送她，因为，你是她的男朋友，我不是！”

“这……”海澄皱起眉头，他真后悔惹上了雅莉，“好吧！等会儿你下了课去接她，告诉她我会给她电话，向她解释一切。西敏，帮我这一次，我会永远感激你！”

“小意思，何必说得那么严重？”西敏终于答应了，“你一定要给雅莉电话！”

“知道啦！”海澄松了一口气。

总算摆脱了雅莉吧！

雅莉下课走出校门，走了几步，就看见西敏的跑车，她走过去，西敏也下了车：“今天怎么又是你？”

“怪不得海澄没有来接你，原来他小时候一个好朋友由外国回来了，他要陪他到处玩玩。不过，他的朋友也不会逗留太久，而且，海澄会打电话向你解释！”西敏开了车门，“上车吧！”

“好吧！”雅莉很委屈的样子，换了美芝，一定会大吵大闹。

当天晚上，海澄果然打了一个电话给雅莉，几句甜言蜜语，他便把雅莉哄骗得贴贴服服，完全不怀疑海澄。

艾妃仍然被胡国威关在房间里，胡国威每一个星期来看她一次，总是问：“想通了没有，肯不肯乖乖地听话，和那小子断绝来往？”

艾妃一看见胡国威就生气，想起雅各就痛心。“你杀死我吧，我不想活了！”

“贱骨头！”胡国威掉头走出去。

艾妃想念雅各，好几次想托阿雯打个电话给雅各，通知他，她平安。艾妃知道，阿雯侍候了艾妃不少时候，她是肯帮艾妃这个忙的，无奈她根本没有机会和阿雯说话，阿胜一直在旁边虎视眈眈。

这天，出乎意料之外，送饭来给艾妃吃的，只有阿雯一个人。

艾妃很高兴了，连忙拉着阿雯的手问：“为什么今天只有你一个人？”

“阿胜要送饭去医院。”

“去医院？谁进了医院？”艾妃很好奇，忙着追问。

“昨天傍晚，老爷又被那姓马的袭击。”

“老爷受了重伤，进了医院？”

“不，我听见老爷说的，当时子弹打中了老爷的汽车，于是汽车便撞向路旁的一棵大树，司机阿广当场毙命，阿力头穿了，老爷最好运，只不过扭伤了腰和擦损了皮肤。

阿彪受伤最严重，老爷敷药后，已经出院，阿力要留院一个星期，阿彪不知道会不会就此昏迷不醒。”阿雯压低声音。

“胡国威真够运，马大海这几年，袭击过他十几次，他每次都死不掉。”

“不过老爷已经怕得要死。在新保镖未请到之前，他不敢离家半步。”阿雯想了一会儿，“每次都伤人，这次连阿广都死了，我奇怪老爷为什么不报警！”

“他不能报警，因为，他现在已经是个有头有面的人，他能够有今天，可不容易；如果他报警，把马大海翻出来，就等于揭开他的底牌，他不能让上流社会的人，知道他的过去；所以，他宁愿冒生命危险。”

“小姐，你一直不肯告诉我，老爷过去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假如你肯替我办一件事，我愿意把胡国威过去的事全部告诉你！”

“小姐，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。”

“这件事要冒点险的，你考虑清楚。”

“我知道，是给你那位男朋友送消息！”

“阿雯，你真聪明。”艾妃十分兴奋，“你答应了？”

“我答应！”阿雯不断点头，“小姐，我已经应承你做任何的事，你把老爷和那马大海的事告诉我！”

“好吧！你听着！”艾妃一面吃午餐一面说，“其实，胡国威和马大海之间的恩恩怨怨，我也不大清楚，一来，那时候我还小；而另一方面，妈咪还没有嫁给胡国威。一切的事都是由妈咪告诉我的。那时候，我也像你一样好奇，常常追问妈咪，为什么一直有人对付爸爸？妈咪被缠怕了，后来才告诉我的。最初，因为我年纪小，不大明白，现在我当然都清楚了。”

“小姐，你还没有告诉我清楚什么？”

“很久以前，胡国威和马大海，是结拜的好兄弟，听说他们歃血为盟，发誓同生死、共富贵。他们一起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，终于真的富贵了。不过，马大海在最后一次‘发达’时，失了手，为了不想坐牢，他逃到外地去，他走前把他的妻子，唔——他的妻子叫——金花，马大海把二十岁的金花交给胡国威照顾。妈咪对我说，那叫金花的马太太，是一个十分漂亮的乡下姑娘，胡国威最初是真的照顾她，不到一个月，他就污辱了金花。当时，金花已经有了身孕，因为极力反抗，她被胡国威奸污之后，竟然小产，流血过多，死了。后来马大海回来，知道这件事，十分悲痛，他发誓要替妻儿报仇。胡国威知道他不好惹，带着钱逃到南洋，几年后，他变了大富翁。他以为事隔

几年，马大海一定忘记往事的；于是，他又回来了。后来，他认识了我妈咪，于是，我妈咪就做了胡家太太。”

“听说马大海环境也不错！”

“当然不错！听胡国威说，他养了很多打手！不过那些打手，除了对胡国威，从不做坏事，马大海也开始做正当生意，是个合法商人！”

“不知道马大海有没有再结婚？”

“没有！如果他再结婚，如果他已忘记金花，他就不会不放过胡国威。”

“其实，老爷是应该到外国避一下，这几年，差不多每年都出事几次。”

“胡国威去过了，他去泰国，马大海买泰国杀手杀他。他去菲律宾，还不是枪林弹雨？就算去日本，一样被人袭击。”

“这件事，怎么了？”

“不会了结。要不是马大海杀死胡国威，就是马大海被胡国威杀死。”

“真可怕！”

“幸而马大海恩怨分明，从来没有伤害我们，你根本不用担心！”

“但是阿广、阿彪、阿力……”

“你以为他们就没有对付过马大海，胡国威请他们回来，不是当老太爷的。”艾妃吃完饭，她一面抹嘴一面问：“怎样？你还有疑问吗？”

“本来……”阿雯欲言又止，“我实在说不出口！”

“到底是什么事？”

“你本来是老爷的女儿，可是……”

“这些事不要提了，说起来叫人心痛。”艾妃无限痛心地摇着头，“你到底肯不肯替我办事，阿雯？”

“肯，答应过的一定做。”

“你替我打一个电话给狄少爷，狄雅各少爷，你告诉他，我家里有事，我暂时不能见他。不过，我很好，请他不用担心。”艾妃想了一下说，“告诉我们很快就可以见面了，请他等我，你都记得住吗？”

“我记性一向不好，我连他姓什么，我立刻就忘记了。”阿雯搔了搔头，“小姐，你写一张纸，把那位少爷的名字，电话号码，你要告诉他什么全写下来。”

“好的！我用一张小纸条写下来。”艾妃写满了一张小字条，她把字条折好，交给阿雯，“别忘记告诉他，我想念他！”

“字条一定要放进安全的地方，不能放进我的围裙里。”

“是的，你今天进来的时间很久了，他们或许会疑心。”

“幸而我送饭进来的时候，老爷一吃完饭就回房间里睡午觉。”

“但是这儿全部是他的人，你记着，打电话要到工人房打；不过，就算在工人房打电话，也要万分小心，有人会打小报告立功！”

“我知道！字条放哪儿？”

“放在餐巾盒内，用餐巾盖着它，没有人会想到餐巾盘内有东西。”

“但是餐巾是湿的，岂非把字条弄湿？”

“每一个人都会像你这样想，所以最安全！”艾妃拉下一小包纸巾，用胶纸包住字条，“餐巾压上去，也不会把字条弄湿！”

“还是小姐够聪明！”

“快出去吧！时间太久，他们会疑心！”

阿雯捧着餐盘出去，轻轻脚步，由楼上走到楼下，刚要穿过客厅，突

然有人叫住她：“阿雯！”

“啊！”她吓了一跳，再听到的又是一声阿雯。那声音不是胡国威吗？她吓得几乎把手中的餐盘抛在地上。

“阿雯，你聋了？”胡国威大喝一声。

“是，老爷！”阿雯走过去，看见胡国威坐在一张高背椅上，他瞪着阿雯。

“把餐盘放在桌上。”

阿雯战战兢兢的，把餐盘放下了。

“你今天在小姐的房里一个多钟头，你们谈论了些什么？”

“没说什么，小姐胃口不好，不想吃东西，所以把时间拖慢了！”

“把你的裙子、围裙的口袋全翻出来。”阿雯照办了。

“我要搜身，”胡国威在阿雯身上乱摸，然后一手推开她，“滚开！”

他又去翻餐盘，很快，他把字条翻出来。

他看了一遍，冷笑：“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替小姐传消息！”

“老爷，我……”

“我第一次警告你！”胡国威噼噼啪啪的打了阿雯两个巴掌，“如果你再敢替小姐办事，我就打断你两条腿，把你两只耳朵割下来，听见了没有？啊！”

“老爷，我……”阿雯捧住火辣辣的双颊，“我不敢了！”

“哼！滚出去。”

阿雯风卷似的跑了。胡国威在四脚餐巾银盒之下，把一个小型偷听器拿出来。

他咬着牙，发出了一阵阴笑。

星期日，吃过晚饭，伟烈带月媚到“的士高”跳舞消遣。

如今，除了流行的柔姿舞，又流行复古的摇摇舞。月媚对这些疯狂热舞，兴趣不大，不过，为了伟烈喜欢，她一直很用心学。

两个人跳得腿麻口干，她们拖着手回到座位上，伟烈大口大口喝酒。

月媚也在喝橙汁，突然她望住前面的视线，停了、定了、呆了！

“月媚，你在看什么？”

“唔！”月媚放下杯，“我好像看见海澄，那边，你看远一点，在那边僻角处的一张桌上，和我们离好远。”

“你怎会看见的？我一直都见不到他们，”舞池内那些跳舞的人，阻挡了伟烈的视线。

“我喝橙汁的时候，眼看着他们由门口进来，然后坐在那张桌上。”

“多少人？”

“两个！”

“他的世兄一定走了，他立刻抽空陪雅莉玩，他对雅莉算不错！”

“我看，不是吧！”

“啊！月媚，我终于也看到了，他站起来跳舞，他的确是海澄，但是那女的……”伟烈揉了揉眼睛，“我有没有看错？她一点也不像雅莉！”

“他们一进门我就见到了，她不是雅莉。雅莉头发短短的，从来不打扮，她的身材也比那位小姐娇小。”

“她是谁？”

“我怎会知道呢？也许是亲戚。”

“我看清楚了，这女人，没有雅莉漂亮，但是身材……哗！标准肉弹型。”

“她的样子虽然不大漂亮，但是眼睛颇迷人，而且……而且……”

“而且眉梢眼角满是春意，很风情，是不是？海澄就是喜欢这种女人！”

“小雅莉怎么办？”

“伤心！啊！我现在明白了，什么要陪伴由外国来的世兄，原来是跟这个不三不四的女人混上，我过去教训他！”

“伟烈，”月媚用力捉住他的手臂，“你不能这样做！”

“为什么不能？他抛弃雅莉，他对不起雅莉，雅莉是我们的小妹妹，我怎能让海澄欺负她？”

“这件事，我们当然不能不理，不过，这件事不应该由你理。”

“为什么？雅莉叫我伟烈哥的！”

“我知道。不过，你脾气不好，容易冲动，你跑过去，那么一吵闹，好事未做成，反而把事情弄糟了！”

“你说的话也对，我真想揍海澄一顿，他伤害了一颗纯洁的小心灵，该死嘛！对！”

我想起来了，我立刻打电话通知雅各，叫雅各立刻来，他一看雅各就怕得要死！”

“不要告诉雅各，雅各为了艾妃的事，已经够苦的了。你没有看见他近来瘦了，不要再让他操心雅莉的事！”

“这也不能，那也不能。雅莉还在痴痴地等海澄，你想她做傻瓜？”

“这件事，应该交由西敏去办。你不要烦嘛！听我把原因说出来：第一，西敏脾气好，叫他和海澄谈判，不会出事；第二，西敏一向对雅莉很关心，他会管这事。”月媚缓缓地说：“我们立刻就离去，不要让海澄看见我们，省得他难堪。”

伟烈是个急性子的人，他们离开“的士高”，便立刻去找西敏。

西敏早就上床休息。伟烈走进他的卧室，把他由床上拉起来。

月媚想禁止他的，夜了嘛，伟烈坚持，月媚只好在客厅等他。

西敏由床上坐起，揉揉眼睛，看见伟烈，很奇怪：“你不是去了跳舞吗？”

“是啊，可是我们发现了一件事，非要跑来告诉你不可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西敏由床上下来，“到楼下喝杯果汁。”

“不，你不要动！”伟烈把他推回床上，“月媚在楼下，她在一起不方便！”

“这件事不能告诉月媚？”

“不，是怕她埋怨我牛脾气。”伟烈坐在他身边，“你猜我们刚才碰到什么人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海澄！”

“哈！我还以为是谁呢？”西敏笑起来，“海澄我们天天见到，他又不是石油王子。”

“我们不是在学校碰到他，是在‘的士高’！他在跳舞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他陪他的世兄上‘的士高’跳舞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！”

“问题是，和他一起的并非男人，而是个女人，那女人不是他世见吧？”

“啊！”西敏不以为然，“海澄答应过的，他的世见一走，他立刻会去陪雅莉，今天是星期日，陪雅莉跳跳舞，应该！”

“如果是雅莉，我来找你干什么？”

“伟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你吞吞吐吐地闹了半夜！”

“你这样烦干什么？”伟烈站起来，“渴死人，你应该在房间设个冰箱！”

“我困嘛！”李西敏伸手按开了对讲机，“珍姑，送两瓶冻啤酒上来，给客厅那位小姐送一杯果汁。”

“喂！有冰淇淋最好！”伟烈抢着叫。

“还有，珍姑，把那桶菲律宾雪糕拿上来，啊！先送一盘给那位小姐。”

“你对女人真细心。”

“你把月媚抛在楼下算什么？”

“唏！哪来的珍姑，以前没听过！”

“妈咪新请的管家，她说爹地有一个管家，我们也应该有！”西敏打了一个呵欠，“伟烈，明天我有早课，快把刚才的话说清楚好不好？”

“海澄并不是和雅莉去跳舞！”

西敏皱了皱眉：“她是谁？”

“天知道她是谁？月媚怕事，又怕海澄难堪，她拉着我便走。如果不是有月媚，我早就走过去质问海澄。”

“不要想得太坏，也许又是世交，海澄的父母喜欢交际应酬，朋友多。”

“是不是世交我不知道，不过，他们两个很亲热，海澄对她的态度，不像对雅莉！”

“他们怎样了？”西敏急着问。

“两个人跳贴面舞，海澄用两只手揽住她的腰。她呢，一忽儿抚海澄的发脚，一忽儿搔海澄的脖子！”

“那不像是普通朋友！”西敏睡意全消，他接过管家递来的啤酒，一连喝了几口，“海澄已经有了雅莉，他不能对那个女人那么亲热。”

“就是嘛！”伟烈又是啤酒又是雪糕，“雅莉知道会很伤心！”

“事情未弄清楚之前，不能让雅莉知道，记住，谁也不要泄漏风声。”西敏连吃冰淇淋的心情也没有，他为雅莉不安！

“我们今晚赶来，就是要把事情弄清楚，你明天好好跟海澄谈谈。他到底是喜欢那个女人还是雅莉？他不能一个人拖两个，他只能选择其一！”

“那个女人是怎样的？”

“是艾妃那一种型，不过，艾妃比她漂亮多了。但是也不能说她一无是处，她有一双不能算漂亮但是很有吸引力的眼睛。嘴巴大，牙齿整齐，笑起来很性感，她的身材迷死人，就是比艾妃矮一点，可是却比美芝高。”

“海澄梦想中的情人！”

“唔！正是！”

“我不管那女人有多少好处，总之，他选了雅莉，就没有资格爱别人！”

“你明天跟他说个明白。”

“你托人带个口信，明天第二节我在汽车里等他！”

“第二节你不是有课吗？”

“但是海澄没有课，我宁愿牺牲一课迁就他！”

“好吧！决定明天！”

“不要说明原因，否则海澄可能不会见我，他一向念头转得快！”

“我明白，你放心……”

海澄把头钻进西敏的汽车，嬉皮笑脸地问：“找我？”

“唔！”西敏木然点一下头。

“你第二节有课？”

“我难得缺一次课，上车吧！”

海澄耸耸肩，上了车。

西敏飞快把车开出去，一直远离学校。

“喂！西敏，去哪儿？第三节我还要上课的！”海澄越看越不对劲，抗议起来。

“不必担心，我会依时送你回去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西敏一直没有说话，专心开车。

西敏的性格一向是柔和的，他对任何人都带着点笑容；虽然他不是一天嘴不停地说话，他并不很外向；但是，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，铁黑着脸，沉默得叫人害怕！

“西敏，你……”

吱的一声，西敏终于在一个僻静的避车处停了车。他打开车门，走出去。

海澄呆在车里。

“你出来！”西敏的声音不算大。

海澄第一次那么怕他，不敢反抗，只有乖乖地听话。

西敏靠在路旁一棵树上，他交抱着双手问：“我们是好朋友吗？”

“当然是！”海澄心里疑惑，西敏这小子发神经病。

“你不会对我说假话吧？”

“我们认识那么久了，我的为人怎样，你应该知道。我承认，有时我会对人撒撒谎，不过我们是好朋友，亲如兄弟，我从来没有骗过你们！”

“昨天晚上有人看见你在‘的士高’跳舞，是不是？”

“这，啊……”海澄搜索枯肠，真是的，话该从何说起？

“你单独和一个女人去跳舞？”

“那……我……”

“你们的态度很亲热！”

西敏步步紧逼：“她是谁？”

西敏的突然令海澄手足无措，如果是平时的西敏，跟他嘻嘻哈哈，胡扯乱谑就拖过去了，可是今天，要过他这一关显然不容易。

“说话啊！”西敏大喝一声，海澄被那么一吼，竟然跳了起来。

“她……她是我青梅竹马、童年时候的好朋友，也是世交，她爸爸是高爵士。”海澄补充说，“她刚由外国回来的。”

“她跟你那位世兄是兄妹吗？”

“不是，她由瑞士回来。”

“总要走的！老朋友回来，应该尽地主之谊招呼人家，我错怪你了！”西敏的态度温和了，“不过，我仍然觉得你不应该和她太亲热，因为你有了雅莉。”

“噢！是的！”海澄深幸已经过关。

“以后你和那位小姐去游玩，别忘了带雅莉，你很久没有陪雅莉了，她很寂寞！”

“上夜总会，一个男孩子带两个女孩子？会不会有点……”

“你可以多请一个男伴，比如雅各，他反正闲着没事。”

“雅各？不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没……”海澄不断摇着头，“没事！”

“从此之后，你不要再和那位小姐单独出外了，知道吗？那位小姐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高依芙。”

“时候不早，我送你回学校。”西敏上车之后突然说，“你今天应该去接雅莉！”

“不行吧！高依芙也是世交，我要陪她玩几天，你暂时帮个忙！”

“不必了，你忘了我刚才说的话，反正，你和高依芙出外，要带着雅莉的。你接了雅莉，再去找高依芙岂不更好？”

“那……”海澄皱起了眉，“西敏，我真的不明白，我世兄来时你肯帮忙，我世妹来了，为什么不可以再帮几天。”

“那还不简单？雅莉不会吃你世兄的醋，可是，高依芙就不同了！”

“唉！”这简直要海澄的命。和高依芙拍拖，带着雅莉，高依芙不吃醋才怪；而且雅莉虽然是天真，可是，她也不会看不出他和依芙的感情？

“你还呆着干什么，上车吧，第三节的课还有五分钟就上课了！”

瞒不住了，摊牌吧！跟谁说真话都难，雅各知道了不杀了他才怪，伟烈也不会放过他。西敏一向斯文，他不打架的，甚至和人家吵架的事情也少，告诉他，求他帮忙。

“西敏，我有些心事，想告诉你！”这一次，轮到他靠在树干上。

“不上第三节了？我倒没有损失，我第三节没有课！”

“我知道，我不会为了我的事，要你为我连失两课。”

“到底什么事？”西敏关上车门。

“西敏，我知道你一向喜欢白雪公主型的女孩子，雅莉就是这种女孩子。”

“我知道。不过，雅莉是你的女朋友。”

“我喜欢哪一类女孩子你不知道吗？”海澄眯起眼，看了看天，“我喜欢年轻，但成熟、性感、有女人味的女孩子！坦白说，雅莉根本不适合我。”

“但是，你和她很亲密，每一个人，都知道你是她的男朋友。”

“那是一种错觉，因为我常常去狄家，和雅各兄妹最接近；所以，大家以为我已经爱上雅莉。”海澄耸一下肩。

“错觉？”西敏扬一下眉毛，“你们的感情，到底达到何种程度？”

“兄妹！”

“兄妹手拖着手！挽着腰，甚至亲吻？海澄，你不小了吧？”

“我承认，我承认！”海澄猛点着头，“我和雅莉接近的机会太多，同时雅莉对我好，她很喜欢我！”

“知道了，就该善待她！”

“我和她个性不合，她太纯真，太……平淡。当然，她是很漂亮的，可是没有成熟感。我和她在一起，不会有结果，也不会幸福。西敏，我知道你一直很喜欢雅莉，我愿意把雅莉让给你，你们才相配！”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西敏面色变了。

“男女相处，要互相适合！”

“你想我做你的接班人，你把雅莉当皮球，你找到新的，把旧的踢过来；或者把雅莉当礼物，可以送来送去！”

“西敏，你要清楚一点，我和雅莉是清白的，我没占你便宜，没叫你接

收垃圾！”

“我不是为了自己，如果雅莉是垃圾，只要我爱她，我仍然爱她，我是为了雅莉，为了雅莉而痛心！”

“我没有伤害她，她没有什么损失！”

“你伤害了她的弱小心灵，她还小，你这样说不要就把她抛弃，她受不了！”

“所以，我希望你能安慰她！”

“办不到！那是你和雅莉的事；而且，雅莉喜欢的是你，谁也不能代替！”西敏指住他，“我不会容许你欺负雅莉。”

“我该怎么办？”海澄很苦恼。

“你和高依芙在一起，也不过一两个星期，分手回到雅莉的身边！”

“不能！”海澄用手掩住脸，“爱上一个人，用不着等年年月月，一天就够了！”

“你敢辜负雅莉，我就打你！”

“我不爱雅莉，你打我，我也不会爱她，我从未爱过她，以前、现在、将来！”

“蓬”的一声，西敏一拳打在海澄的脸上。

“啊！”海澄倒退几步，他既惊慌又奇怪，西敏怎么变了，恶得像只老虎。

“答应我离开高依芙！”

“不！”

“蓬”的又是一拳。“我不能让任何人损害雅莉，她是那样天真无邪。海澄，想着雅莉的好处吧，不要令她伤心！”

“我只爱高依芙，对不起！两者之间，我永远选依芙。没有她，我没有生存的意义。”

原谅我，西敏！”海澄用两只手捧住脸，他想不到西敏的拳头那么狠。

“还手啊，你也可以打我，不要再让我打你。只要你不伤害雅莉，和她长相厮守，你可以把我毒打一顿！”

“办不到，我从未爱过她，我不会爱她，我爱高依芙，告诉雅莉，放心吧！”

“蓬！蓬！蓬！”一连串环拳，西敏把海澄打倒在地上。他喘着气，指住海澄问：“最后说一次，你到底要不要雅莉？”

“不要！”海澄忍住了痛，但是，一点也不让步，“你打我，我不还手，因为是我错了，我对不起雅莉，但我不会改变初衷，爱情，不会是盲目的！”

“好，好！”西敏颤着声音，他突然上了车，呼的一声把汽车开走了。

海澄缓缓在地上爬起来，西敏打了他，又抛下他不顾，海澄没有怪他。

看样子，西敏活了二十年，从未生过那么大的气，气得连打了人，把朋友抛下，大概都忘记了。

海澄自己知道，他不应该在寂寞的时候，利用雅莉，浪费时间，现在又抛下雅莉。

他实在很对不起雅莉。

他更明白，雅各会为此事而憎恨他，西敏的态度，刚才已表现了，伟大也不会原谅他；此后，他不会再受“四剑侠”欢迎。

不过，他并没有后悔选中了高依芙，他愿意为高依芙牺牲一切。

他等他的梦中情人，已经等了好久了，现在人来了，他怎能放走她？

他爱依芙，他只要有依芙就够了。

当然，他还是希望雅各、西敏和伟烈能够谅解他，毕竟，他们感情浓厚。

他发觉面颊很烫，大概那张英俊的脸，被打肿了，这样子怎能上学？告诉同学，被自己的好朋友打伤，总不大好。

他缓缓地走，走过学校才截到一部计程车，他毫不犹豫，便说出了依芙的地址。

到高家，依芙刚起床，穿着睡袍在卧室看报纸。

她听见海澄来了，佣人还吞吞吐吐地说海澄受了伤，她报纸一抛，立刻跑下楼。

“海澄！”她边跑下楼梯边叫，“你没事吧？海澄！”

海澄站起来，迎过去，依芙看见他那眼睛又红又肿，她吓了一跳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谁打你？”

“你不用担心，我没有事，小意思，甚至根本不痛！”

“不痛才怪呢！”依芙既担心，又心痛，她对管家说，“有什么办法可以消肿？”

“最安全的方法是请医生，小姐。”

“给医生看看，”依芙柔声说：“敷点药，很快会好！”

“我不想看医生，只不过有点红肿，嘴角流了一点血，小意思！”

“杜少爷，生牛肉、熟鸡蛋也可以消肿的，要不要试一下？”

“好吗？”依芙轻抚他的脸问。

海澄点一下头。

“你去准备吧！”依芙挥一下手。

佣人出去了，依芙问：“告诉我，发生了什么事，你和人家打架了？”

“我给人打了几拳，但是没有还手。”

“为什么不还手？怕打不过他？”

“不！只是我觉得自己理亏，我不好意思回手打他！”

“你做错了事？”

“可以这样说！”

“那到底是什么事，你应该告诉我，你知道我好担心！”

“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要生气！”海澄怯怯地偷看她一眼。

“和我有关的？”

海澄点一下头。

“那我更加要知道。”

“答应我不生气，不要赶我走！”

“好！我答应你。”

于是，海澄把他和雅莉之间的事，西敏怎样打他，全告诉了依芙。

依芙听完海澄的话，鼻子一酸，眼眶全透红了。

“依芙，你不开心？”海澄急着问。

“我不是不开心，是心里难过，你为了我，心甘情愿被朋友打，他把你打成这样……”依芙无限怜惜地轻抚他浮肿的下颚，“他太过分了。”

“西敏是个好人，你不要怪他！”海澄握着她的手，吻着，“是我不好，依芙，你会因为雅莉的事而生气吗？”

“不会！”依芙摇着头，“你为我已经牺牲够大了。”

“依芙，你真好，谢谢！”海澄垂下了头，轻叹一口气。

“很痛吗？”

“不！”海澄锁起了眉头，“我只是为了失去三个朋友而可惜！”

“不要伤感，”依芙用两只手绕住他的腰，把脸贴在他的胸膛上，柔情似水地说，“你还有我，我会永远在你的身边。”

“打令！”海澄软玉温香抱满怀，依芙已把他迷住了。

星期日，雅莉和几个同学去看电影。

她们到得早，每个人手上都是拿着一些零食：牛肉干、朱古力、POPCRON，甚至有人在吃冰条。

几个女孩子，吱吱喳喳，没头没尾的，一会儿说学校的老师生了个女儿，又说今天的天气热得闷人，有人提议下一个星期日去滑水，不知道谁嚷着有个男孩子一直望过来，不怀好意。

“我们这儿几个，雅莉最漂亮了！”小金鱼（一个大眼睛，嘴圆圆的胖女孩）说，“他一定看中了雅莉。”

“谁？”雅莉笑着问。

“啰！那个穿红色T恤的！”

雅莉望过去，刚好接住他的视线，雅莉嘟起嘴：

“不要脸！”

“那小男孩怎能跟雅莉的海澄哥比？”

“是嘛！”

“对了，怎么很久没有看见他去学校接你，最近这十几天都换了人。”

“他有事！忙得很。”

“那最近来接你的那个俊小子，是不是你的新男朋友？更换了？”

“你要死！”雅莉追着她喊打。

小金鱼走了几步，就突然停住了，她回过头，眼中透着疑惑：“奇怪，刚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！”

“你不要东拉西扯，”雅莉指住她，“我今天一定要打你！”

“真的，雅莉，你的海澄哥来了！”

“是吗？”雅莉开心得笑了起来，“那么巧？他在哪儿？”

“刚进戏院不久，不过……”

小金鱼不敢说下去，因为，她看见海澄买了许多零食，他走到一个穿黑色越南装的女孩子身边。

那女孩子挽住他的手臂，两个人说了一会儿，笑得两个头碰在一起。

“喂！小金鱼，海澄在哪儿？”雅莉左看右望，戏院的大堂内有那么多人，要找人实在不容易。

“我……”小金鱼和其余四个女同学交换看了一眼，除了雅莉，她们都看见了，因为雅莉正背着海澄，“我想我是认错人了！哎唷！我真要配眼镜啦！”

“小金鱼，”云妮盯了她一眼，“你怎可以哄骗雅莉？”

“我，但是……”小金鱼很为难。

“你们怎么了？”雅莉握着拳头，笑着，“又想拿我开玩笑？”

“雅莉，你回转身，看那边，”云妮说，“杜海澄在那儿，和一个女人！”

“啊！”雅莉一族身，全看到了。她看见海澄和那女人非常亲热。

他看着她。但，海澄从未用这种深情的眼光看过雅莉。

六个都是小女孩，但是，谁也看得出，海澄正深爱着那个女孩子。

“你和他闹翻吗？”云妮问。雅莉缓缓摇一下头。

“你仍然喜欢他吗？”雅莉嘴唇一扁，她突然用手紧掩住口。

“不要怕，雅莉，我们六个人一起上去质问他，”云妮说，“直闹得他们两个散了，走，我们不会让他欺负你！”

“对！教训他一顿！”

“不要！”雅莉哽咽地叫着，“我们谁也不要过去！”

“为什么？得赶快点，看样子他要和那女的进升降机了。到底要不要嘛？”

“我还有自尊心，我还有自尊心！”雅莉说着，直冲出戏院。“雅莉！”

与此同时，海澄和依芙已手拖着手走进了电梯。

雅莉跑得好快，五个女孩子拚命追，终于把她捉住了。

“雅莉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求你们放我回家，”雅莉满眼是泪，“我想静一下。”

“要不要我们送你？”雅莉摇一下头。

“给她截一辆计程车！”云妮握着雅莉的手，“不要胡思乱想，只要一个电话，我们谁都愿意去陪你！”

“谢谢！”

雅莉上了计程车，五个女孩子还追了一段路，她们实在不放心。

“要不要通知狄伯母？”小金鱼一面喘气一面问。

“云妮的意思呢？”米雪望向云妮。

云妮站下来想了想：“她也许不想家里的人知道杜海澄变了心，在未得雅莉同意之前，我们要绝对保守秘密！”

“戏放映了！”小金鱼说。

“你要看自己看！”云妮把票子塞给她，“我不放心雅莉，我回家等电话！”

“其实，”小金鱼把戏票揉成一团，“谁还有心情看戏，各自回家吧……”

## 十一

雅莉下了车，奔进花园，跑进屋子，冲上楼梯，看得狄太太呆了眼。

“奇怪，她不是去看电影吗？”狄太太放心不下，她跟着上楼梯，到雅莉的房门外，她已听到哭声。

狄太太吓了一跳，这件事非同小可，雅莉是狄家的开心果，她整天蹦蹦跳跳、玩耍、吃东西。小时候撒娇，要吃糖果，不给她才哭；长大了，上了中学，可没有哭过。

“雅莉！”狄太太敲了敲房门。

回音仍然是哭声。

“我可以进来吗？孩子！”

没有人答话！

狄太太轻轻推了推房门，幸而房门并没有上锁，狄太太走进去，看见女儿伏在床上，哭得很是厉害。

“孩子，”狄太太急步走过去，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呜！呜……”雅莉用手抓住床罩，双肩不断地耸动。

“你是个不哭的乖孩子，一定出了事。”狄太太揽着她，“有人欺负你？”

“你得告诉妈，我好替你作主！”

雅莉哭个不停。

狄太太哄她、逗她、抚慰她……可是，她始终不肯说一句话。

狄太太已尽全力，也有点筋疲力尽。她坐在床上，听着雅莉的哭声在沉思。

对！孩子的事，只有孩子们才知道。

她站起来想去找雅各，走了几步，才记起雅各一个钟头前出去了。

他只是说到外面兜兜风，没说去哪儿，往哪里去找他？

狄太太想到海澄，海澄是雅莉的男朋友，雅莉这样伤心，起码应该让他知道。

狄太太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打电话找海澄。她当然找不到海澄，因为海澄正在和高依芙在看电影。

找伟烈，伟烈也和月媚出去了。

找西敏，谢谢天！总算没有令狄太太绝望，西敏没有出去。

“……我没有办法，她只是哭！”

“我立刻来！”

狄太太放下电话，松了一口气。

虽然，西敏并非理想人选，能找到海澄更好；不过，西敏最近来狄家的次数多了，相信雅莉可能肯把心事告诉他。

狄太太再回到雅莉的房间，她还在哭，狄太太既心痛又心慌，不知道女儿发生了什么事：“不要哭了！等会照照镜子，眼睛红、鼻子红，好难看的！”

“你令我担心死了！”

狄太太在雅莉的卧室实在呆不住，女儿凄厉的哭声令她又惊又心寒，要不是发生了不能解决的事情，她不会哭得那么凄惨，她走出去，下了楼，她希望西敏快点来。

幸而，西敏也来得真快，他由园子跑进来，带点喘息问：“雅莉怎样了？”

“还在哭，一直哭，她不倦的吗？”

“原因呢？”

“她半句话也不肯说！”

“她出去过吗？”

“她和云妮她们五个同学一起去看两点半的电影，可是不到三点钟，她就自个儿回来了，由三点钟哭到现在。”

“她没有看戏，也许……”

“我敢担保她没有看戏，不过她们出门早，一定到过戏院。”

“伯母，我可以到楼上看看雅莉吗？”

“陪她谈谈！她需要人帮助！”

“我想单独和她……”

“好！当然好。”狄伯母拍一下他的肩膀，“最好能够劝她不要哭！”

“我尽力！”西敏走上楼梯。

“谢谢你，西敏！”狄太太坐在客厅一张椅上，她很疲倦，但充满希望。

西敏走进雅莉的房间，轻轻掩上了房门，然后走到床边。

西敏坐在雅莉的身边，像一个哥哥，或者一个父亲，他轻轻用手抚着她的短发：“雅莉！停一下好吗？”

她果然停住哭声，也许她奇怪谁来了，当她心里弄清楚时，她又哭了。

“把你的心事告诉我，或者，我可以帮助你解决心中的疑问？”

“你今天在电影院里碰见一个人？”

“我……”哭声把她的声音遮盖了。

“你碰见海澄！”

她抬起头，她的眼睛、面颊哭得红红的带点肿，鼻子有点脱皮，她索着气，抽抽噎噎地问：“你怎会知道？”

西敏看见她哭成这样子，心里很痛。他早就知道雅莉会有这一天，但是，这一天来了，不能忍受的，竟然还有他。

西敏握了握拳头，咬咬牙说：“海澄！”

雅莉两串眼泪又淌下来。

西敏把手帕递给她，可是，她的泪是流不尽的：“你看见他和高依芙在一起，也是去看戏？”

“你怎会知道高依芙？”雅莉抹去泪水，她要看清楚西敏。他知道，是的，他一定知道，“高依芙是谁？”

“你先要回答我，你这样伤心，是因为你碰见海澄，和他吵了，还是碰见海澄和另外一外女孩子同行？”

“他们两个！”雅莉打着噎。

“那女的就是高依芙，听说短短十几天之内，海澄就爱上了她！”

“变心，他竟能这样对我！”雅莉又伏在床上哭。

“是海澄不对，不过……”西敏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慰她，感情的事，很难说。

“我对他不够好吗？我比不上高依芙漂亮吗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我错了，他应该告诉我，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会改，我为了他，什么都愿意做。”

“雅莉！”西敏用两只手拉起她的肩膀，雅莉坐在床上，西敏一面替她抹去泪水，一面说：“你不要怪责自己，你没有错，从来没有，你是个最好的女孩子。”

“西敏哥！”雅莉情不自禁哭倒在西敏的怀里。

西敏抱着她，他自己的双手有点发抖，他心房跳得扑通扑通的，激动的情绪，感染的动力，他眼睛的泪孔也渗出了泪。

突然，雅莉推开了他：“原来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海澄不要我了！”

“雅各不知道！”西敏的怀里一下子冰冷，空虚，“上一次伟烈碰见海澄和高依芙在‘的士高’跳舞，是他告诉我的！”

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们每天都见面的，至少，我事前有准备，我会去质问他，要他解释。”

“我不敢告诉你，是怕你伤心！”

“我现在不是一样伤心？”

“对不起！”

“对不起什么？你又没有做错事，也难怪，你和海澄是好朋友！”

“雅莉，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你替海澄瞒住我，我也不会怪你，论感情，你当然应该对海澄好！”

“你是说我对你好不好？”

“我也不会怪你！”

“啊！上帝！”西敏笑了起来。

雅莉茫然望住他，他为什么笑得那么狂？又那么苦？

“我把海澄找出来，我要他和高依芙分手，我不准他对不起你，他不答应，我就打他，他还是不肯，我再打，打、打、打……一直把他打倒在地上。我说过，如果他不回到你身边，我永远不再和他来往！”西敏站了起来，缓缓走到窗前，他用手抓住窗枝，把脸压上去，“我从来没有打过人，我知道野蛮人才打架，但是我打了他，狠狠的，为什么？我到底为什么？”

房间里突然雅雀无声，甚至连雅莉的哭声和抽噎声都停住了。

雅莉坐在床边，呆呆地看住西敏那轻微抽动的肩膀。

就在这时候，有人在外面敲房门。

雅莉立刻去开门，看见雅各，“哥哥！”她伏在雅各胸前哭了起来。

“不要怕，有什么事，哥哥作主！”雅各拍了拍妹妹的脸，“我和西敏谈谈！”

西敏连忙用手背擦了擦眼睛，定一下神回转身。

“西敏！”雅各走到他身边，“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

“雅莉今天和同学看电影，碰见海澄和高依芙！”

“高依芙是什么人？”

“海澄的梦中情人！”

“他一直梦想中的情人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可是，他已经有了雅莉，他怎可以这样不负责任，怎能对感情如此不专一！”雅各勃然大怒。

“我骂过他，打过他，雅各，我看，也应该是你出面的时候了！”

“我当然会去质问他，海澄太可恶，见一个爱一个！”

“你好好安慰雅莉，我要回去！”

“不要走，你和我一起去找海澄！”

“今天我们肯定找不到的！明天，明天我们联同伟烈一起，不过，我和海澄，根本就不可能再交谈！”

“你刚才说过，你打过他！西敏，你为了雅莉而费心，我们一家人都感谢你！”

“你太不把我当朋友！”

“对，我们是好兄弟，客气的话不要说，西敏，留下来吃顿饭，好不好？”

“我接到伯母的电话时，刚在整理笔记，还没有把功课做好，改天吧！”

“好！不勉强你！睡前通个电话，我会约同伟烈，大家约好怎样做！”

“好的！雅各，你陪雅莉。”西敏走到房门口，他停下来，缓缓地说：“再见，雅莉，希望你为了狄伯母不要再哭。”

西敏走了，雅各轻声对妹妹说：“西敏的神情不对？他又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想……”雅莉垂下头，“可能和我有关，他在生我的气！”

“怎会呢？”

“因为我说他对海澄，比对我好，他显得很难过，他吓得我眼泪都收住了！”

“西敏这傻子，有什么好难过的？”

“哥哥，你不知道，第一个发现海澄爱上高依芙的是伟烈哥，西敏哥知道了就找海澄算账，他迫海澄和高依芙分手，海澄不肯，西敏哥把他打倒在地上，西敏说他还是第一次打架，而且他已和海澄绝交！”

“唔！我明白！”雅各点一下头，“西敏极力维护你，甚至为你打架，你不道谢也还罢了，你还要冤枉他，所以他心里不高兴。”

“我也是这样想！”

“不过，西敏这个人，不会斤斤计较，心胸也广，他怎会为了这些小事生气？”

“所以我觉得奇怪，”雅莉努起嘴，“哥哥，你没有看见，西敏哥走的时候，他甚至没有看我一眼呢！”

“真奇怪，过去，他一直很喜欢你，他经常称赞你的。”

“唉！哥哥，我好惨！”

雅各托起她的下巴：“为什么不哭了？”

“哭了几个钟头，眼睛酸痛，口都麻了，胸膛涨满满的；而且，事情根本没有决定，我是否哭得太早？”

“没有确定？”

“你既然知道这件事，你不会不管的，海澄一向最怕你的，你一出面，他一定不敢和那女孩子来往；其实，那女孩子并不很漂亮，海澄会听你的话，和她分手。”

“是不是没有你漂亮？”

“事实是这样嘛，不过身材……我没有她……没有她……总之，老师说，我还会长高，还会发育的！”雅莉羞得吞吞吐吐。

“你的身材没有高依芙丰满，但是样子比她漂亮，对吗？”

“唔！”雅莉用力点一下头，“她的身材和艾妃姐差不多，不过艾妃姐比她高些；而且，肤色又不同，艾妃姐很白，很不够健康，她的皮肤是棕色的，但是很健康。噢，真对不起，我不该提起艾妃姐。”

“不要紧，我刚才开车出去，到处兜兜看，也是希望幸运会碰见艾妃。”

“有结果吗？”

雅各摇了摇头：“她可能已经不在香港，到外国去了！”

“对不起！”雅莉按着哥哥的手背。

雅各拍拍她的手：“妈咪很担心你，你赶快到楼下安慰她！”

“要不要把海澄的事告诉妈咪？”

“我们向来不向父母撒谎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只是怕她为我担心！”

“那你自己决定吧！我打个电话给伟烈的姐姐，留句话……”

雅各、伟烈、西敏三个人围住海澄。海澄吓得尽是咽口水，他想，今天不让他们打死才怪。

“我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，海澄，一句话，立刻和高依芙分手。”

海澄的视线在他们的脸上徘徊，个个铁黑着脸，吓死人！“喂！你不要以为不说话就可以拖过去。”伟烈高举拳头，“我打掉你的牙，到那时候，你就只好用手不用口。”

“对不起，雅各，对不起各位。”海澄强自镇定，“我只能说一句，爱情是不能勉强的，我……实在抱歉！”

“谁勉强你谈恋爱？”雅各眉毛一扬，“你妈咪、爹地强迫你爱高依芙？”

“不，我记得我说过很多次，我日也想，夜入梦，总希望遇到我的梦中情人。现在遇到了，她就是高依芙，她对我很好，也很适合，我第一次感到我在恋爱。”

“那，你是说，我们勉强你去爱雅莉？你不要忘记，我很久以前，已警告你不要对雅莉动情！”

雅各接着说：“如果你不健忘的话，我说过，雅莉还很小，应该好好念书，谈情说爱的事，最好不要落在她身上，我希望你把她看作小妹妹，你忘记了？”

“我没有忘记！”

“后来你们好起来了，我以为你会好好待她，我也不曾反对过。我是个喜欢给人家自由的人，你怎可以说我勉强你？”

“雅各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说你勉强我，而是我发现，我和雅莉不适合，勉强维持大家的感情，拖下去大家都没有幸福！”

“骗人，”伟烈直指住海澄，“你为什么迟不发现，早不发现，偏偏在你另外找到新欢的时候才发现？杜海澄，我告诉你，雅莉是我们的妹妹，我们不容许你欺负她！”

“伟烈！有比较才有发现，依芙的确很适合我，我们的性格、爱好，全都一样！”

“海澄，”西敏第一次开口说话，“你还是坦坦白白认句错吧！你利用了雅莉！”

“是不是？”伟烈一手抓住他的胸衣，“是不是？”

“伟烈，”雅各拉开他，“给他一次机会，看着他是否肯讲真话？”

海澄垂下头：“西敏说中了我的心事，由于我没有家庭幸福，父母成年累月不在家，我怕寂寞，于是常常在雅各家流连，我和雅各兄妹的感情，比谁都好。可能我是雅莉第一个接触的异性，所以，很早以前，我已发觉雅莉很喜欢我。不过，我知道雅各不喜欢雅莉交朋友，而我也无意要追求雅莉，所以，大家一直只是维持兄妹的感情。后来，西敏有了美芝，伟烈有了月媚，连雅各也有了艾妃，我觉得自己很不如人，偏偏又找不到我的梦中情人，我想，可能一辈子也找不到了。怎么办？人人有女朋友，自己没有，那总不大像样吧！我回头看看，雅莉漂亮又活泼，虽然，我不喜欢她那种娃娃型的女孩子，但是，既然没有别的选择，雅莉又待我好，于是我就开始追求她。我承认，我对雅莉的确没有什么诚意，这是我不对！”

“你不单只没有诚意，而且自私！海澄，我想不到你是这种人！”雅各摇着头，“你因为看见别人有了女朋友，你还是孤单一个，觉得没有面子，于是顺手拉住雅莉，拿她做挡箭牌也好，牺牲品也好，现在，找到个合乎理想的，就把雅莉一脚踢走。海澄，雅莉不是一对皮鞋，喜欢扔便扔，她有血有肉有自尊。昨天，她看见你和高依芙去看电影，她回家哭了几个钟头。”

“雅莉，她……”海澄很意外，他一直以为他和依芙的事，是西敏告诉雅各。

“事至今时今日，你不能对雅莉置之不理，她已认定你是她的男朋友，你要负责！”

“负责，我和雅莉是一清二楚的，我并没有污辱她！”

“如果你占了她的便宜，又撒手不顾，我早就打死你了！”

“现在……现在我该怎办？”

“继续做雅莉的男朋友，感情要分先后，你既然已经有了女朋友，就算遇到个梦里天仙，你也只好认命。”

“不，雅各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你要骂我、打我，甚至赔偿，我能做的我一定做；但是，我不能回到雅莉的身边，我……”

“你真的不再要雅莉？”伟烈揪住他，“你这玩弄爱情的骗子。”

“我知道对不起雅莉，但是我爱依芙，我只爱她，除了她，我不爱别人！”

“你这个浑蛋！”伟烈反手掴了他一个巴掌。

“伟烈，”雅各把他劝开，“打死他，也不能把问题解决。”

“雅各，谢谢！”海澄可怜兮兮地抚住脸。海澄是衷心感激，他还以为今天“出手”最重的，一定是雅各。

“你不要谢我，对你的行为，我很反感。你为了自己充面子，随便找个女孩子，说尽甜言蜜语骗去她的心，如今一句不适合就完了。我告诉你，杜海澄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，正如你所说的，你也不适合做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必须有责任感、有正义、感情专一，我不喜欢耍手段的人。”

“我也宣布和你绝交！”潘伟烈悻悻地瞪了海澄一眼。

“我们早就无话可说了，”西敏对海澄的反感，由昨天至今天，已增加了好几倍。

“杜海澄，你做完一件事，以后我们大家各不相干！”

“雅各，你吩咐吧！”

“你到我家，向雅莉道个歉，你不能逃避算数，我也不担保雅莉会怎么样待你！”

“我是应该有所交代的，”海澄深感理亏，也深感可惜。委实，他很喜欢雅各、西敏和伟烈，他也一直把他们当作亲兄弟；至于雅莉，他早就把她当亲妹妹。他不想失去三个好朋友，也不想伤害雅莉；但是，他不能屈服，因为，他不能没有依芙：“时间、地点、请雅各吩咐！”

“今晚八点钟，你到我家！”

“好，我会准时到！”

“我们走吧！”雅各看了看表，“我还要去接雅莉放学！”

雅各请父母和雅莉上馆子去吃了晚饭，先送雅莉回家，然后他和父母去看九点半钟的电影。

家里就只有雅莉一个人。

天气热，雅莉索性坐在露台的吊椅上，人荡来荡去的，心情也是不断地荡漾。

她知道海澄会来，但是，不知道会带来坏消息还是好消息。

她曾经问过雅各，但是雅各支吾以对，只是说：“别急，海澄来了，一切都会明白，看开点，其实，你还年小，你根本可能连爱情和感情也分不开。不管海澄对你怎样，记着自己还年小，你还有许许多多机会去找你的白马王子。假如我是你，我不会选海澄，可惜，我不是你！”

“你不喜欢海澄？”

“不是不喜欢，只是觉得你和他不适合，他这个人很吊儿郎当，又有说谎的习惯，你应该找一个比他更好的！”

“我倒不觉得他不好，他风趣，又会逗人开心，玩起来也够劲！”

“多个朋友是不错的，但是，假如要找结婚对象，一定要找一个真心爱你的。被人爱，是一种福气，知道吗？”

“哥哥，你说这些话，是不是海澄不肯听你的，他真的不要我了？”

“别胡思乱想，他不要你，你也可以不要他，我们狄家的白雪公主，外面排着一队白马王子在等你……”

雅莉一直想着雅各的话。

她总觉得，雅各话里有话。

而且，对于她和海澄之间的事，她根本不敢抱乐观的态度。

为什么要来她家？

为什么海澄不约她去吃饭，乘车兜风？为什么父母哥哥避了出去？

一切都不合常理。

她正想得入神，佣人报告杜少爷来了。

她吩咐佣人送了饮品来，就可以去休息。

海澄来了，容光焕发，穿了一套新西装，手里拿着一盒花。

“雅莉，好吗？”海澄微笑着，虽然他极力装饰，仍然显得有些 unnatural。他把手上的花献过去，“你喜欢黄玫瑰！”

“谢谢！”雅莉接过花，“不过，我一向喜欢红玫瑰！”

“噢，”海澄打着自己的头，装模作样，其实，高依芙喜欢黄玫瑰，他习惯了，“我真是个糊涂蛋！”

“也许你近来忙，不过，黄玫瑰也很美，”雅莉细心一看，“还凝着露珠，很新鲜！”

“雅莉！”海澄看着佣人走后，他交叉着十只手指，“我是来道歉的！”

雅莉看着他，也许他是来忏悔的吧！只要他肯说句对不起，她就会原谅他！

海澄支支吾吾，吞吞吐吐，终于还是说了：“过去，我说了很多不应该说的话，比如说，我说我很喜欢你，日久生情，那些全是假话，你不要相信。”

“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？”

“不！喜欢是有的，只是，哥哥喜欢妹妹。”海澄语无伦次，“但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或许你明白的吧！”

“你——”雅莉凝视着他，“后来没有想过要爱我？”

“没有想过，没有想过，哥哥怎可能爱妹妹呢？而且，我们有许多不相同的地方。”

噗一声，花和盒掉在地上。雅莉空着两只手，她看一看天，怎么星星没有光彩，都不闪亮了：“哥哥说得对，你有撒谎的习惯！”

“对呀！雅各最了解我了，我常常情不自禁会说谎，又喜欢口花花，连我自己也不明白，我怎会有那么多缺点。”海澄见雅莉那么难过，他非常不安，“对不起！”

“你有了一个新女朋友，叫高依芙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你有没有向她撒谎？”

“没——有。”

“她知道有我这个人吗？”

“知道！我全都告诉她！”

“为什么不向她撒谎，这是你的习惯！”雅莉用手背拭了拭眼睛。

“我……”海澄递给她一条手帕，雅莉把他的手推开了。

“因为你真心爱她？”

海澄垂下头。

“你是因为高依芙而放弃我的？！”

“不，完全是巧合，就算没有高依芙，我们仍然是不会相爱；因为，我们根本不适合，将来你大了，你会感觉到！”

“因为我不是你的梦中情人？！”

“这是原因之一，事实上，我是无法在你身上产生爱情！”

“我是那么不堪吗？”雅莉用玻璃杯下的餐纸抹着眼泪。

“不！真的不是，其实，是我配不起你，你太纯，而我，根本有点稚气！”

“人要找理由，总有千百个！”

“雅莉，你听我说，你喜欢我，是一种错误，你看错了人，其实，你应该喜欢西敏，他才配得起你！”

“你不要我就算了，何必找人接收？”

“西敏也这样说过，你不是皮球，我不应该把你踢来踢去，但是，你和西敏的确是天生一对！”

“废话！”

“是真话。”海澄抬起头，想了一下，“西敏几年前就开始喜欢你，他最关心你，常常打听你的事，也最喜欢提起你！”

“他喜欢我，就不会有个美芝姐。”

“因为那时候我们天天见面，你对我又特别好，他以为我们会恋爱，偏巧美芝追求他，但是，他根本从未真心爱美芝，他怎样对美芝，他们两个怎样不适合，这些事情，你完全知道。”

雅莉抹净眼泪，没有说话。

“最近我发觉了，西敏不单喜欢你，而且爱你，不单只爱你，而且爱你很深。”海澄说的是真话，而这些真话，对他是有利的，起码，可以分散雅莉对他的注意力，“他知道我和依芙在一起，换了别人，他只会暗里高兴；可是，他很生气，他为了依芙，我和你的事，约我到外面谈判，他迫我和依芙分手，我不肯，他就打我。当时他气得失了理智，他一直迫我，我仍然拒绝，我每说一次不，他就打我，一直把我打倒在地上。他为什么要迫我和依芙分手，他完全是为了你，他不想我伤害你的感情，他要保护你，他没有计较自己的得失，他只是一心一意要你快乐！”

“唉！”西敏为她所做的一切，她不能不感动，“你鼓励西敏追求我？”

“是的，西敏是个好人，西敏用功、英俊、斯文、温柔。有礼、待人真诚，而且他又是那么深深爱你！”

“你成功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他因为我不肯和依芙分手，已经和我绝交了！”

“今晚，你撒了多少次谎？”雅莉突然觉得海澄很滑头、很邪门、很不讨人喜欢。

“没有！我今晚说的句句是真话！”

“难得啊！”雅莉苦笑。

“我已经太对不起你们了！”

“今晚，是哥哥迫你来的？”

“雅各、西敏、伟烈都要我来，而我，也觉得应该来。”

“你的话，说完了没有？”

“我请求你原谅！”

“那是无关重要的！”

“记着我的话，真正关心你，爱你的人，是西敏！”

“你可以走了！”

“好吧！希望你将来会原谅我。”

海澄拾起地上的花盆放在她的膝上：“不要再为我难过，为一个根本不爱你的人而哭，那就更愚蠢。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，不要做不应该做的事，再见！”

“你……”雅莉高举花盆想向他扔过去，突然她停住了。

海澄说得对，为他生气，不值得。

她缓缓由吊椅上下来，把花扔在餐桌上，她没有哭，因为不值得！

她走上楼梯，进了卧室，关上房门。

她倒在床上，脑海里掀起风浪。

从此之后，一切全变了。

本来，“四剑侠”当中，雅各的一家，是被认为最幸福美满的一家；而且，由于有雅莉在，家中整天充满欢乐。

现在，雅各把全副精神都放在念书和参加运动，一有空闲就开车去找那“失踪”的艾妃，他对艾妃，从未死心。

雅莉呢？她看着哥哥做榜样，一天到晚手不释卷，功课突然进步得惊人。唯一不同的，她有空也不会往外跑，除了上学，她是不肯出去，大概是怕碰见海澄和依芙。

她在家的时候多了，本来，家里应该增加笑声；但是，她已不像从前那样喜欢说笑，她变得乖得很。既不顽皮、也不撒娇，也不会吱吱喳喳像百灵鸟，一天到晚嚷着吃的习惯也改掉了，她似乎连对吃也没有兴趣。

以前狄家也是热闹的，因为海澄天天来，三个孩子总是玩作一团，后来西敏来。现在，海澄当然不会再来，西敏也不来了，反而伟烈和月媚，有空也会到狄家走走，可是，伟烈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制造欢乐气氛的人，月媚也是内向的。

西敏为什么不来？

他也没有去接雅莉下课，而雅各有空就去接她，否则，她就坐公共汽车或者计程车。

大部分的时间，她都是独个儿。

现在，四个男孩子，就只有海澄最快乐，因为他有了依芙，而依芙又对他那么好。

海澄以前怕寂寞，怕留在家中，总往狄家跑，现在，高家已经成为海澄第二个家。

海澄每天一下了课，就到高家。温习功课，都在高家的书房完成。功课做好了就陪依芙玩，幸而是，不单只是依芙，连依芙的父母也喜欢海澄。

在高爵士夫妇的心目中，海澄早已是高家的乘龙快婿。

唯一令海澄不开心的，是雅各他们每次在学校碰见他，总是避开他。虽然，海澄每一次都和他们打招呼，但是他们仿佛全都视而不见，令海澄很难过。

不过，他始终还是快乐的！

西敏和雅各兄妹一样不快乐，家里还是只有西敏一个人，他还是那么的寂寞，连找个人说话也没有。张黛黛虽然忙于自己寻欢作乐，不过，她对

儿子还是关心的。

“西敏，你最近好像瘦了！”

“运动多！”

“你常常参加运动吗？为什么皮肤还是那么白？”

“你知道我的皮肤不吸收阳光。”

“对！你像我，永远都是雪白雪白的，你们两兄弟，就只有你最像我。”张黛黛想了想，“运动需要消耗大量卡路里，我叫管家每天给你准备一样炖品，补充一下，你很快就会长胖。”

“我又不是女人，吃什么补品？”

“也不是什么补品，比如炖鸡、炖白鸽、炖水鱼，美味又有益。”

“我不喜欢吃！”西敏鼓住气，坐在一张巨型天鹅绒的椅子上。

“西敏，你最近的脾气为什么这么燥？”张黛黛摇一下头，“长大了的男孩子，没有女朋友怎会开心？你和美芝到底怎样了，听说你很久没有去找她。”

“妈咪，你不要提她好不好？我早就和她分手了！”

“分手了？太严重了吧！小孩子，吵吵闹闹是难免的，吵过，就没事了！”

“我不是小孩子，我就要二十一岁了！”

“你不用提醒我，你的生日，妈咪永远会记着，何况还是你二十一岁的生日。二十一岁，到法定年龄啦！算是大人了，照理，你爹地应该送一幢新房子给你！”

“送新房子给我做什么？我又不是要结婚，我也不愁没有地方住！”

“我不是要你住他送给你的房子，不过，手上有点物业，那有什么不好？至于你结婚，他做家翁的，怎能送一幢房子那么寒酸，女方的家长会看不起你的，他应该送一幢别墅给你。你爹地有那么多钱，你何必替他省？”张黛黛忽然微笑起来，“前两天，我在马路上看见海澄，他换了一部新跑车，很高贵，也很漂亮，我看，要三十万，或者不止三十万，但那部车真是有型的，你生日，我准备送一部给你！”

“妈咪，我不要海澄那种车，我也不要任何车，我的跑车入学时才买的，还很新！”

“快一年了，应该是旧车了，早就应该换，坐新车，有安全感。”

“妈咪，你不是约了朋友吗？够钟了！”

“噢！时间过得真快，”张黛黛连忙站起来，“有时间去看看美芝！”

“妈咪！”西敏不耐烦地叫。

“我前几天看见他们一家三口，他们个个都问你好，美芝还问你为什么不去看她！”

“明知故问。”

“我出去了，今晚多吃点菜，喂！起码跟美芝通个电话，你是小绅士嘛！拜拜！”

西敏实在苦，孤寂还加上烦扰。

其实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伟烈虽然和月媚在一起；但是，受到其他压力，很多时候，他们都不快乐。

这天，伟烈刚把功课温习好，伸了一个懒腰，月媚敲门进来了。

“有东西吃？”伟烈一看见她便嚷着。

“才没有呢！”

“那就让我亲一下。”伟烈伸出手想拉她，看见她把两只手放在背后。

“你藏着些什么？”

“你猜呢？”

“唔！”伟烈搔了搔头发，“一个很大很大的苹果。”

“我说过不能吃的！”

“给我！”伟烈站起来，要向她索取，月媚连忙倒退。伟烈追她，她笑着躲，两个人追逐了好一会，伟烈终于把月媚整个抱住。

“不带东西给我吃，要罚你！”伟烈吻她一下，然后去拉她的手，月媚被困在他的怀里，动弹不得，于是，她手中的东西给伟烈抢过去了。

“一件好漂亮的衬衣，银灰色间条子，灰色袖口银色领子，在哪儿买的？”

“月媚男士服装店！”

“有这样的店子？”伟烈瞪大了他的深蓝眼珠子的眼睛。

月媚扑嗤一声笑了起来。

“你顽皮！”伟烈点一下她的鼻尖，“我知道了，你托人到外国买的！”

“托人？谁？我除了你和表姐，连一个亲戚都没有。朋友呢？都是你的，我自己根本没有一个朋友！”

“快告诉我在哪儿买的。西敏一直想要这种料子，这种款式的衬衣。”

“真对不起，这是非卖品，所以西敏买不到的，不过我倒可以告诉西敏料子在哪儿买的。西敏好像不喜欢灰色，有一种金黄色的很夺目。”

“你要西敏把料子披在身上。”

“他可以拿着料子，参考这件衬衣，到服装店缝。”

“你何不索性把店子介绍给他，难得缝工好，设计又好！”

“表哥呀！”月媚点了点他的头，“你这聪明的脑袋，除了读书，就什么都不想了！”

“想什么？”伟烈咬住下唇，昂起头想着，喃喃地说，“月媚服装店？月媚，这件衬衣是你自己缝的，可是？”

“聪明的孩子！”月媚抚一下他的脸，“终于想通啦！”

“我真笨，我早应该想到了，不过，我真不知道你那么有本事，连衣服也会缝，而且比买的还要漂亮。”

“表姐有一架电动缝衣机，她一直没有用过。我觉得很可惜，于是，我就利用空闲的时间为你缝车衬衣。”

“月媚，你真好！”伟烈拿着衬衣叫，“我明天穿着它上学，让同学们看了羡慕死！”

“留待星期日穿不好吗？可以配那条新买的灰裤。”

“好，听你的，月媚，如果你多买点料子就好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缝一件裙子，我们一起出去，穿着情侣装，特别有意思！”

“我已经多买了料子，怕你不高兴，所以我不敢动手缝。”

“为什么不高兴，星期日，我们要穿统一的衣服，以后也要这样！”

“你要我每一个星期缝一件衬衣，一条裙子？”

“会不会太辛苦？”伟烈连忙问。

“怎么会？反正都穿在我们的身上。”月媚甜甜地笑。

“月媚，我知道‘四剑侠’，不，‘三剑侠’的太太，你一定可以拿最好、最标准太太奖。我看过很多女孩子，没有人比你更好，更会照顾家庭和丈夫！”

“我哪来的丈夫！”

“我不是你的未婚夫？”伟烈抚着她的脸，她的头发，“星期日，我们要好好玩它一整天，庆祝我们穿情侣装。”

“那我们岂非每星期都要庆祝？”

“不好吗？”

月媚正要开口，有人敲门，月媚连忙轻轻推开伟烈，按了按头发。

伟烈开门，进来的是美宝。

“姐姐，还没有睡，等程克安？”

“你姐夫刚回来，有些话，他要我告诉你和月媚！”

提起程克安，伟烈就皱眉：“他又有什么新花样？”

“星期日，他要请几个生意上的朋友回家吃晚饭，他想月媚留下来，打点一下。这个星期日，你们不要出去，好吗？”

“不行！星期日是月媚的有薪假期，而且，我们一早已经约好了！”

“伟烈！”月媚按住他，“表姐夫又不是经常请客，家里请客，我应该留下来，大不了改调一天假吧！”

“调一天？调哪一天？”潘伟烈很不开心，“这个星期又没有公众假期。”

“但是仍有星期六。”

“星期六？你忘了我每个星期六都要上课？”潘伟烈摇着手，一万个不同意。

“只不过上早课，下午你还有时间。”

“损失一个上午，太不划算，这样的调假，简直是剥削。”

“不要生气！”月媚柔声哄他，“我们可以玩晚一点，反正星期日你又不用上课，拉上补下，不会吃亏的！”

伟烈看看月媚，叹了一口气：“你呀！人善被人欺，好吧！只要你愿意，我妥协啦！”

“表姐，”月媚很高兴，走到美宝身边，“我星期六放假，星期日留下来！”

“但是……”美宝很为难，欲言又止，“克安一早就约好了几个亲戚回家打牌、吃饭，你不在家里，克安不高兴。”

“这……”月媚垂下头，她心里也有点不高兴。

“月媚，是不是，马善被人骑。”伟烈站在月媚的前面，对美宝说，“星期六要请客，星期日也要请客，这分明是剥削月媚的假期，我记得这已经不是第一次。上个月，也是一连两天请客，碰上我要测验，反正我没有时间陪月媚，月媚也不介意，我们已经忍了，现在又来玩这一套！”

“伟烈，我承认这是对月媚不公平，对你也不公平，”美宝的样子很尴尬。“但是你姐夫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作不了主，那程克安一向摆惯一家之主的大款，我和月媚也不会怪你，来，月媚！”伟烈拖起月媚的手，“我们去找程克安理论！”

到楼下，程克安正在看电视，伟烈走到他面前，他也没有看伟烈一眼。

伟烈气得把电视机关了。

“舅少爷，”程克安盯他一眼，抿抿嘴，“电视机不是你付钱买的吧？”

“又没有人看你的鬼电视机！”潘伟烈气呼呼，“喂！你为什么不让月媚放假？”

“谁不让她放假？”程克安咬着烟斗，“明年你应该选修精神医科。”

“你星期六请客，星期日又请客，你请客本来是你的事，但是你偏偏要

月媚留下，你分明有意留难她！”

“舅少爷，我是依正式手续，聘请你的月媚表妹做管家。主人请客，管家跑去拍拖，那像话吗？”

“她拍拖关你什么事？你管得着！你还讲依正式手续聘请她？你不知道她每星期有一天有新假期？”

“美宝！”程克安一手把妻子抓过去，“叫你办点事，你都办不来，我什么时候说过，这个星期不让月媚放假？”

“但是，你要我告诉月媚，星期六和星期日，家里都要请客。”

“一个星期又不是只有星期六和星期日两天，主人请客，管家迁就一下主人，也要大呼小叫？我又不是不答应补假，由星期一到星期五，由她挑选，还不够好？”

“星期一至星期五，我都要上课，你放假给月媚，她有什么用？”

“喂！喂！未来大医生，你喜欢出去，由星期一去到星期日，我也不会拉住你的尾巴！我现在是说我的管家的假期，不是说你，你可别自作多情！”

“月媚争取假期，是因为要和我出去散心，我要上课，不能陪她，她要假期干什么？”伟烈就是看程克安不顺眼。

“嘿！她要干什么？谁管得了？她要陪男人上床，我也没权管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伟烈一手抓住他的晨褸，一只手，就把他扯起来。

“喂！放手！”程克安变了脸，如果要动手，他根本不是伟烈的对手。

“把刚才的话说一遍！”

“我……我刚才根本没有说话！”

伟烈用力把程克安扔在椅上，又再把他扯起来：“你刚才说月媚陪男人上床！”

“冤枉啊！”程克安抚着屁股，“我只是说，她喜欢，可以上床休息！”

“撒谎，胆小鬼！”伟烈把他扔在桌子上，桌子硬，痛得他呱呱叫，“美宝，你丈夫快被人谋杀啦，你还呆站着？”

美宝看着手腕上的淤痕，是刚才被程克安抓伤的，她肉痛，心里气，咬着下唇一句话也不说。

“美宝，你哑了？”

“表哥！”月媚上去拉住伟烈的手，“有话慢慢说嘛！”

“对呀！有话好商量！”

“答应星期日月媚照常放假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伟烈又用力提起程克安！

“好吧！好吧！我答应了！”

“嘿！”伟烈把他掷回椅上，他拖起月媚的手，“这种人，不见棺材不流泪！”

“总有一天，我要你这死小子栽在我的手里，我要你这对狗男女不得好死，到那时候，你看见棺材也流不到泪。”程克安在心里痛骂一顿，然后大喝一声，“你这贱妇，我快要给人家打死了，你竟然半句话不说，你想谋杀亲夫？”

“是你不对嘛！我有什么好说？”

“我不对？”程克安去抓美宝，“你吃里扒外，贱种！”

“呀！你把我的手抓得好痛！”美宝哭叫起来。

伟烈已到楼梯顶，听见美宝的哭声，他飞奔到楼下。冲过去，握住拳头，手一挥，程克安就晕倒在椅子上。

“伟烈！”美宝吓了一跳，“你不是把他打死了吧？”

“死？还早呢？他只不过晕了过去，很快会自动醒来！”伟烈拿起美宝的手，“又黑又肿，一定很痛。”

“表姐夫怎样了？”月媚也跟着来。

“他死不去的！月媚，还记得我上次打足球扭伤了腿？”

“记得！”

“把那瓶跌打酒拿来，我要替姐姐擦跌打酒，把淤血打散。”

月媚连忙跑到楼上。

“伟烈，他真的没事吧？为什么他动也不动，我担心……”

“嗯！”美宝话还未完，程克安的眼皮跳了跳，口里咿咿哦哦！

“克安！你没事吧？”美宝想走过去看他，伟烈把她拉住。这时，月媚已把跌打酒拿来：“表姐夫，你醒了？”

“你们……这班狗娘养的，”他撑起来，看见伟烈，连忙赔笑道，“太太，刚才才是手重了，真的对不起！”

## 十二

自从胡家的司机阿广去世之后，不久，保镖阿彪也不治去世。

胡国威新聘了个保镖代替阿彪，可是这新保镖上班不够一个星期，胡国威一天去参加宴会的途中出了事。几乎被人绑架，而那个新保镖，出事时竟钻进车底躲避，幸而阿力和阿胜奋力保护胡国威。

胡国威有惊无险，回到家里，想把新保镖杀掉，可是回心一想，阿彪去世，胡国威还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去找一张死亡证，找个名堂证明他死于疾病。如果现在再杀人，岂非自找麻烦！后来，胡国威把他赶走算了。此后，胡国威整整一个星期不敢踏出胡家大门半步，一方面又叫阿力去找一个胆正命平的新保镖。

“老爷，这种人现在不容易找！”

“多付点钱。不过，一定要有胆色，够高大够壮，千万别找个胆小鬼来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阿彪生前不是有很多朋友，出去碰碰，阿彪的人，个个孔武有力，又有义气！”

“好吧！老爷，明天我去阿彪家。”

阿彪十年前已经做胡国威的保镖，由于出生人死，一直未敢成家，家中没有兄弟姐妹，只有一个年老母亲。彪妈晚年失子，痛不欲生，就在这时候，一个男人来照顾她。

这个男人叫做阿方，他告诉彪妈，他十五年前和阿彪的结拜为兄弟，后来他去了越南，不久前，才从越南偷渡回来。他知道阿彪已去世，他对彪妈很好，事事照顾，就像个孝顺的儿子。阿力去找彪妈，向她打听阿彪生前的好朋友。

“朋友？阿彪生前的确有很多朋友，不过阿彪死后，已经没有人再来我

们家。”彪妈十分感触。

就在这时候，阿方买了一些烧肉回来。“妈，今天加菜！”他边说边走进来，看见阿力呆了呆。

阿力深感诧异，这个硕健的男人，看来比阿彪年轻，他叫彪妈叫得那么亲切，阿彪哪来的弟弟？

“彪妈，”阿力忍不住问，“这位是谁？他是你的小儿子？”

“跟儿子也没有两样！”彪妈很喜欢阿方，“他十几年前和阿彪结拜，应该算是我的儿子！”

“阿彪的结拜弟弟，为什么我从未听阿彪提过？”

“他早年去外埠刚回来，他姓方叫志成，就叫他阿方。阿方，这是阿彪的好朋友，快叫力哥！”

“力哥！”阿力笑着向他上下打量，“你在外埠做什么生意？”

“我没钱，又没学问，只一身牛力，所以，我一直都做些粗工，比如苦力，总之是下贱工作！”

“你会不会开枪？”

“跟朋友玩过，其实开枪并不是什么难事，有一次，我一连射中六个玻璃瓶。”

阿力心中认定他是个理想人选，他强壮、有胆色，又是阿彪结拜兄弟。

“你在哪儿做事？”

“他来了不很久，还没有找到事情做。”彪妈说，“这几天他正在喊无聊！”

阿力听了很开心，连忙打蛇随棍上：“想不想找工作做？”

“想、想！”阿方很兴奋地问，“你可以帮助我吗？力哥。”

“你好像很心急！”

“当然！老实说，我没有带多少钱来这儿，这些日子，我和妈都过得很苦，我想多赚点钱，让妈过好日子。”

“阿方比阿彪还要孝顺。”彪妈老怀大慰，“阿力，你准备为阿方找什么工作？”

“代替阿彪的工作！”

“多少钱一个月？”这似乎是阿方最急切要知道的。

“和阿彪一样，三千元。”

“彪哥做的是什么工作？”

“没有什么工作，平时好食好住，只不过照顾一下老爷。”

“我不会做护士工作，又没有做过男工人，我不会侍候主人！”

“不是要你做男工，胡家有许多佣人，连你也有佣人侍候，只不过这儿治安不好，老爷又是著名的富商，出入找一两个人保护他，省得坏人向老爷打主意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你们老爷要请打手。”

“什么打手？我们老爷又不是黑社会头子，他是请保镖，现在香港很多有钱人都有保镖。”

“这工作很危险，很容易没命，彪哥是不是被人打死的？”他好像有点顾忌，没有刚才的兴奋。

“阿彪是急症死的。”阿力开始不耐烦，“你那么大个人，胆子比老鼠还小。”

“我不是胆小，要我卖命都可以，不过，为三千元卖命，我不去！”

“阿方，不要去，以前阿彪每次回来，都说什么险过剃头，又说差点没有命回来见我；而且，他们也不会付三千元给你，阿彪每个月虽然带五百元回来，但过不了十天八天，他又来向我要钱。所以他死了之后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有胡老爷给我的五千元，我就靠它养老了。”

“阿彪不单只每个月支三千元薪金，还有许多外快，他每月最少有五千元，不过他嗜赌，又逢赌必输，所以才会把钱输光。阿方，你到底要多少钱？”

“六千。”

“六千？阿彪的双倍，太多了，比我还要多。”阿力摇一下头，“四千是最多的数目，你肯，我就立刻带你回胡家。”

“谢谢！胡老爷少付一角钱，我不会去。六千元出卖一条人命，已最少了。妈，我们吃饭吧。”

“……你这笨蛋！”胡国威用力一拍桌面，“既然是难得的好人才，六千就六千吧，他想钱，要钱，我却不怕，最怕他怕死，临阵退缩。”

“看样子，他胆子很大！”

“既然一切合乎标准，就立刻把他带回来，省得我一天到晚关在屋子里！”

“他要六千，可是我……”

“你立了功，你的底薪也是六千。”

“谢谢老爷，我立刻把阿方找回来！”

于是，阿方就这样进了胡家，胡国威对他一切都很满意，就是怕他枪法不准；因此，规定他每天到地下室的枪房，每日练枪两小时，练的除了短枪，还有长枪。

阿方很聪明，几乎是一学便精！

这天下午，胡国威看完阿方练枪，便走到艾妃的卧室。

艾妃正在露台绘画，胡国威走到她的身后，轻声叫：“艾妃！”

艾妃没有理他，心里在盘算，平时他进来大吵大闹，有时还动手打人，为什么突然柔声软气？一定硬的行不通，又来一个软的，使用软硬兼施之计。

“艾妃，想不到你还会画画，你真有天分！”胡国威赞赏道。

“不是天分，是囚犯被囚禁下，迫出来的潜质。”

“天分和潜质，还不是同一件事？”胡国威一直保持笑容，“停一停好吗？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“爸爸！”艾妃倏地回转头，“你把我囚禁的日子不算短了，我始终是一句话，我不会做那些禽兽不如的事，你杀了我吧！”

“你怎么了？其实……”

“你不要忘记，你娶的，是我的妈妈，不是娶我，我们的身份是父女，不是情夫和情妇。”

“我今天来跟你说话，就是以父亲的身份，跟女儿商量一些事。”

“你肯把我当女儿？”

“我肯，问题是，你肯不肯？”

“不知道你又耍什么花样！”

“你进来，我们坐着好好地谈！”胡国威去拉艾妃的手，艾妃用力摔开他，自己走回房间，坐下来。

胡国威笑一下，在她的身边坐下。

“想不想恢复自由？”

“不敢想，我已经学会永远不去想那些不可能实现的事。”

“想不想永远和狄雅各在一起？”

“会吗？有可能吗？”

“如果你肯和我合作，一定会！”

“你的所谓‘合作’，我听了作呕。”

“这是正常的合作。刚才我已说过了，我是以父亲的身份和你说话。我今天来，是充满诚意。”

“啊？”艾妃用毛巾抹去手上的油彩，眼看雅各的画像就快可以画完了。

“我和马大海的事，你自小知道。”

“妈告诉我的！其实，胡家也有很多人知道，你不是要杀我灭口吧？”

“你想到哪里去了，这件事，根本与你无关，我和他结怨的时候，你大概还没有出世。不过，近来他怎样对我，处处迫害，你是知道的！”

“唔！很少人像我这样没有骨气，从来没有想过要向人家报仇。”

“我毕竟是你的爸爸！”

“是吗？”艾妃哈哈一阵冷笑。

“而且你厚道！”

“我只是不想冤冤相报。”

“我们还是谈谈马大海的事吧！他三天两天来烦我，令我苦恼极了，所以，我也要还以颜色，而且，我还要消灭他！”

“也奇怪，你和马大海，嘿！他节节胜利，而你竟然忍得住，完全不还击。”

“我不是不想还击，而是没有力量。”胡国威长叹了一口气，“我自从洗手不干，重新做人，我就把所有的手下解散，所以我根本手上无人，阿彪和阿力也是在马大海袭击我之后聘请的。真想不到，一搞就是十几年。”

艾妃看看他，没有半点同情感觉。

胡国威顿了一下继续说：“我这方面没有人，相反，马大海一直没有把手下解散；所以，他的势力比我大许多，这就是我一直处于下风的原因。”

“马大海是不会罢休的！”艾妃冷冷地说，含有恐吓的成分。

“我知道，除非他死了！”

“死？听说他好像比你还小一点，不会那么早死吧！”

“对！这也是我今天和你谈判的原因！”

“谈判！”艾妃整个人为之一震。

“唔！假如你再为我办妥一件事，我愿意恢复你的自由。”

“我和雅各……”

“对，我应该补充一句，我不单恢复你的自由，而且恢复我们之间的身份，那就是说，当你恢复自由的那一天，你也是我的真正女儿。女儿当然要嫁人的，狄雅各的家世、样貌、人品都很不错，我准许他做我的女婿！”

艾妃兴奋加上娇羞，她的脸儿红红的。

“我以前傻，其实，我有一个女儿又有一个女婿，那有多好？男人嘛！只要有钱还怕没有女人，何必害了你的一生？”

“谢谢爸爸！你到底要我做些什么？”

“替我消灭马大海！”

“啊！不，”艾妃很惊慌，“我连蚂蚁都不敢踏，我怎敢杀人？”

“你用不着动手，你只需用你的美色。”

“美色？”

“前些日子，我在俱乐部认识了一个年青人，他叫王大伟，这个年青人样子不惹人讨厌，不过，他不是我们的目标，但是却是一道有力的桥梁。”

“我不明白！”

“王大伟的祖父，是一个黑社会头子，名气响当当，比我和马大海高级几百倍，只要他老人家肯开口，他要你死，你活不到明天。所以，我想了好几个晚上，只有他才能消灭马大海！”

“你要我和你一起去求王大伟的祖父，要我迷惑他？”

“不！我们根本不用见王老头。只要你能够令王大伟喜欢你，肯听你的话，那么，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。”

“原来王大伟也是个黑社会人物？”

“王大伟是个留学生，王老头早就洗手不干，做了几十年大富翁。连王大伟的爸爸，也是个正正当当，念过不少书，从未做过坏事的商人，更何况王大伟？”胡国威胸有成竹地说，“你只要能摆布王大伟就可以了！”

“我不明白！”

“唉！你这孩子。王老头就只有王大伟那么一个男孙，王大伟在王家，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只要他求王老头，我敢担保王老头一定会答应。”

“杀人不是一件小事，王大伟会肯随便帮我忙吗？”

“他当然不会无条件帮你的忙，你必然要给他一些甜头，你那么聪明，一想就明白。”

“你要我牺牲色相，讨他欢心！”艾妃努起了嘴，“我不做这种事，我发过誓，不做对不起雅各的事！”

“你考虑一下，对你有好处，你只不过牺牲一次，就可以救回我的性命。你救回我的性命，我就给你自由，你出嫁时，我还会送你一份丰富的嫁妆，担保你要足面子，怎样？肯交易吗？”

艾妃咬住下唇不作声。

“你跟他约法三章，他祖父杀了马大海，你才陪陪他，其实，你那么机灵，就算不用献身，他迷住你，还可能肯无条件答应你的要求呢！”胡国威在说服她，“碰碰机会，你不一定会吃亏。”

“我和马大海无冤无仇，我……”

“无仇？”胡国威挥手嚷叫，“有一晚，我和你妈咪去看电影，马大海开枪暗杀我，但是他没有射中我，竟然射中你妈咪！”

“妈咪？”艾妃极力在想，“妈咪受过重伤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
“子弹只擦伤你妈咪的手臂，不过，你妈咪有心脏病，这么一吓，在医院住了一个月。那时候，我不知道有多担心，你又小，一天到晚要妈咪！”

“有这回事吗？”艾妃搜索枯肠，傻傻地，喃喃地，“妈咪的确进过几次医院，但是，真的和马大海有关吗？”

胡国威拿出手帕，抹着眼睛，他的演技，有职业水准，他哽咽着声音说：“你妈咪要不是因为受了那一次惊吓，她不会死得那么早，不信，你可以写封信问莫叔叔，莫叔叔做了你妈咪十几年的家庭医生，直至你妈咪去世，莫医生好像去了南美，你要不要我替你查他的地址？”

“不用！我相信，好吧，我答应你，消除马大海。”

“艾妃，你答应啦！”胡国威高兴得又笑又叫，“你妈咪在天之灵，也感到安慰。”

不过，有一件事我要和你说清楚，我的事情你没有办妥，你仍然受监

视！”

“你不信任我？”

“不，我是以防万一，因为王大伟家世好，条件好，喜欢他的女孩子很多，如果你不是特别出色的，我也不敢贸然让你办这件事。你要得到他的心，一定要装作很倾慕他。要是被他知道你和雅各来往或者通消息，他一定会和你绝交，因为，没有一个聪明的男人肯做福头。那时候，大家都完啦，马大海消灭不到，你也没有自由。”

“我没有打算和他来往，我也明白自己的处境，爸爸，我只是想派阿雯通知他，我平安无事。我失踪了那么久，我怕他为我担心。”艾妃求着，“行吗？”

“不行！他要是看见阿雯，他会捉住她，查问你在哪儿，他会闹得天翻地覆，到那时候，什么都完了！”

“唉！”艾妃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万一看见他，还要避开他，有什么事，将来我再向他解释；总之，你暂时绝对不能和他联络的。如果你不合作，那，我将会对狄雅各不客气！”

“你准备怎样对待他？”艾妃当即吓了一大跳。

“以前我很傻，只是死盯住你。其实，要你乖乖地听话也不难，你那么爱狄雅各，你不会忍心让他为你而受伤害！”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艾妃浑身一阵冷。

“不想干什么？只要大家合作，彼此有好处，如果你不合作，唔！我的手下，可能会在他英俊的脸上划朵花，啊！他喜欢打球，打断他的腿。”

“你……你如果敢动他一下，你休想我替你办事！”

“艾妃，现在，你只有两条路可以走，由你自己决定！”

“什么路？”

“第一，你和我合作，暂时忍耐不和雅各见面，等事情办妥，我立刻为你们办婚事，这样，你们起码还可以过五六十年幸福日子；第二条路是绝路，我们三个人一起死，我、你和雅各，反正马大海不死，我也活不长久，我会杀死你和雅各，然后我自杀。”

“好吧！”艾妃一咬牙，“为了雅各，我绝对照办，不过，等成功了你想悔约，那末，你也是死路一条。我会叫王大伟的祖父，用对付马大海的手法，对付你！”

“应该，如果我言而无信，应该死！怎样了？聪明女，成交了吧？”

雅各和一名年轻的日本冠军，在球会义演三场网球赛，全部入场券所得款项，全部捐给国际红十字会。

雅各的好朋友、同学，甚至连海澄也厚着脸皮，独个儿前往捧场。

观赛的人真多，百分之八十是年青人，也有教师和学生家长。

西敏和雅莉，都没有想到，他们竟然会在球场碰了面。

四目交投，西敏笑了笑，雅莉也笑了笑。

然后雅莉垂下头，西敏也垂下头。

那边赛情紧张，谁也没有注意他们。

终于，还是百灵鸟先开口：“你很久没有来我们家了！”

“近来比较忙！”

“你在生我的气？”

“怎么会？”西敏并没有说假话，他是永远不会怪雅莉的，但是，他心

灰！

“我错了！其实，我早就应该向你道歉，只是一直都没有机会，我见不到你。那天我在戏院大堂碰上海澄和高依芙时，我很难过，回家闹情绪，你来安慰我，我不单只不感激，还说你对海澄好，联合他来瞒骗我；后来，我才知道你为了我打海澄，我冤枉了你，到现在，我一切全明白了，其实，你才是最关心我的人。”

“可惜，我不是海澄！”

“有人关心自己，多么幸福，管他是谁，反正他对我好。至于海澄，他只是我的一个梦——一个恶梦。”

“你仍然不能够忘记他？”

“不应该忘记他，那是一个教训，过去，我一直没有睁大眼睛看人，所以我摔交了，幸而我很快就能爬起来。摔过一次，受过一个教训，人聪明了，我把我和海澄之间的事，看得透透彻彻，我不适合他，他也不适合我。幸而发觉得早，幸而他找到个高依芙，否则将来和他结了婚，那时才真的痛苦呢！”

西敏看着她，红红的脸，短短的头发和两个笑涡，明亮的大眼睛，她始终是西敏心坎里的白雪公主。

“原谅我好吗？”她抬起头，眼中流露出渴望。

“你根本没有错！”

“那拉拉手！”

西敏很高兴，伸出了手。

雅莉把小手放进他的掌中。

他紧握着她，这一刻，心灵似乎相通了。

“渴吗？”西敏柔柔地问，“要不要吃杯雪糕？”

“我早就想要了！”雅莉娇笑。

“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买。”

“我们一起去！”

“好！”西敏拖着她的手，一直跑到球场门口的雪糕车。

“芒果杏仁甜筒！”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叫了出来。

跟着，两个人也一起大笑。

“你也喜欢吃杏仁甜筒？”雅莉吃雪糕的时候还在笑。

“不，是你喜欢！”

“你怎会知道？你从未和我一起单独出外。”

“你和海澄一起的时候，我就注意到了。你喜欢什么我全知道。”

“不公平，”雅莉努了努嘴，“我对你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“因为你不关心我！”西敏心里突然酸酸的，“你眼中只有海澄。”

“嗯！”雅莉轻叫，“好酸的甜筒！”

“雅莉，你……”西敏难为情起来。

“你肯不肯给我机会，让我关心你？”

“我有这份光荣吗？”

“问题是，你能否忍受我的俏皮？”

“我喜欢活泼的女孩子！”

“谢谢！”雅莉弯了一下腰，她把视线投到雅各身上，“谁会赢？”

“雅各！他状态好！而且他的球技不单只熟练，且变化多端。”

“我也看好哥哥。”雅莉说，“西敏，我和你合资请哥哥吃饭，算是给他

开庆功宴，好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叫我西敏哥？”

“你不愿意做我的男朋友？”雅莉不会装模作样，她性格一向很爽朗。

“想了好几年了，谢谢！”西敏从未这样开心过，“今晚我请客，你不用投资。”

“你不必为我担心，我储蓄了很多零用钱，而且，爹地、妈咪都来了，没有理由我们一家四口全吃你的！”

“但是我今天有了一个女朋友，这不是一个最好的理由吗？”

雅莉想一想，笑了：“有道理！糟糕，我答应给妈咪买汽水的，怎么全忘了？”

“没关系，现在可以再去买，而且，你还可以多吃一杯朱古力雪糕。”

“正合我意，走！”

两个人又拖着手走出去。

他们的一举一动，海澄全看在眼里，他心里感到很安慰。

他怕见人，一直躲在一角。

直到赛事完毕，雅各赢了，看着雅莉和西敏上前祝贺，他才悄然离去。

到高家，他一直闷闷不乐。

依芙看着他，很担心。

“近来你老是唉声叹气，是不是不喜欢我？”

“怎么会？我们都快要订婚了。”海澄用手围住她的肩膀，“我和你在一起，很快乐，美中不足的是……”

“你因为我失去三个好朋友！”

“不是为了你，是我自己不好！”

“他们直到现在，仍然不肯理你？”

海澄摇摇头：“每天在学校见面，他们总是躲开我，就算无可奈何地碰上了，我向他们笑，他们立刻顾左右而言他！”

“他们是不是有点不讲理？”

“也不关他们的事，我不好，我犯众怒，我开罪的人，是他们最喜欢的人。”

“来来去去，还是为了狄雅莉。”

“她年纪小，人人都宠她。”

“她是不是真的很可爱？”

“说真心话，如果我有一个像她那样的妹妹，我也会很疼她，其实，过去我一直也很喜欢她。不过，你放心，”海澄拥紧依芙，“我是不会爱上她的。”

“我明白，你对我那么好，天天陪着我，你以为我是傻子。”依芙把手伸进他的衬衣里，抚着他的项链，“海澄，我也希望能见见狄雅莉！”

“为什么？不相信我的话？其实，她蹦蹦跳跳的，还是小孩子，我不知道她哪一天才长大。不过，她也实在小，还不够十八岁，初中女学生，唔！应该是预科生了！”

“海澄，我和你都没有妹妹，你想有一个妹妹，我也希望有一个妹妹，如果她真的是那么可爱，我们就索性把她认做妹妹。家里人少，有个人吵吵闹闹，也热闹些。”

“做我们的妹妹？”海澄叹了一口气，“我想也不敢想，其实，雅各、西敏、伟烈，他们肯原谅我，大家打个招呼，我已经很满足，还敢去惹雅莉？”

“他们三个男孩子，真的对你那么重要吗？”依芙凝视着海澄。

“唔！”海澄点一下头，“我们是中学时代的同学，大家一起考进大学，有好几年感情了。自己没有兄弟姐妹，把雅各他们当兄弟，把雅莉当妹妹，自己没有家庭温暖，就整天在狄家逗留。”

“难怪！”依芙垂下头。

“以前我们有什么事都有商有量，我们很团结，没有人敢欺负我们。我们之间没有秘密，甚至交女朋友，也互不隐瞒，我们真的亲如兄弟。有一个出了事，有一个不开心，我们大家都不快乐！”海澄双手掩住脸，“现在他们都不要我了！”

“我知道你为了他们，很不快乐，”依芙咬了咬下唇，“这件事都因我而起，这样吧！你还是依照他们的意思，和雅莉在一起！”

“别说傻话！无论怎样说，你在我心中，仍然占第一位。”海澄拉着依芙两只手，“你这样体贴我，我已经很安慰！”

“海澄，他们什么时候才肯原谅你？”

“唏！依芙！”海澄突然叫了起来，“我今天发现了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这样兴奋？”

“你记得西敏吗？”

“记得，你好像还告诉我，他一早就暗恋雅莉！”

“对了！他一直喜欢雅莉，但是雅莉并不知道，自从闹出了事，雅莉和西敏根本互不来往；可是，今天我在球场看见他们不单只有说有笑，而且态度很亲密。”

“会不会西敏向雅莉示爱，感动了她？”依芙很高兴。

“不会，在这方面，西敏胆子很小，人又保守，我看，是雅莉主动和他接近。”

“你说雅莉现在又转移爱西敏？”

“她爱不爱西敏，我不知道。不过，那天晚上我向她道歉，我已经告诉她，这个世界，最爱她的人是西敏。”

“也许雅莉被感动了！”

“如果他们好起来，雅莉会忘记我，西敏也不会那么恨我！”

“去打听一下。”依芙推着海澄，“我想听好消息！”

海澄想打听，但是要打听也不容易，因为过不了几天，学校纷纷考试。

大家都忙着功课，彼此来往自然少了，也没有在那间餐室聚会，而雅莉也没有来学校找雅各或者西敏。

所以，西敏和雅莉的事情，进展得怎样，海澄完全不知道，连他自己，也要留在家里温习。

高依芙不愧是个颇有女人味的女孩子，她很懂得男人的心理，什么时候收，什么时候放，她都做到恰到好处！

譬如海澄考试，好几天没有去看她，她不单只完全没有埋怨，没有吵闹，还间中打个电话给海澄，鼓励他努力读书。

海澄每次拿她和美芝相比，就感到自己非常幸运。因为，依芙体贴他、关心他，除了雅莉的事之外（那根本和依芙无关），海澄从未因为依芙而烦恼。

大学放假比中学早，考完试，虽然不用上课，但是由于大家的心情轻松，仍然有很多人回学校。喜欢参加运动的人，也乘这个机会，天天打球，

或者进行一些校内比赛。

这一段日子，雅莉也没有到学校，原来，这时候她才开始考试。

因此，海澄以为她会到学校，但是，由于他不了解雅莉学校的情况，结果，也是令他失望。

这天，海澄和伟烈在学校的走廊上碰见了，伟烈照例一昂头，不看他。

“伟烈！”海澄叫住他，虽然，伟烈过去一直跟他抬杠，不过，雅莉这件事，对他的影响不大，从伟烈身上入手较为容易。

谁知伟烈的头昂起更高，根本不理他，加快脚步走了。

海澄急步追，赶在伟烈的前头。

“伟烈！”

“喂！你跟尾狗的那样跟着我干什么？”伟烈瞪着眼。

“伟烈，对不起！我只不过跟你说说，反正现在是午餐时间。”

“我不认识你！”

“伟烈，何必呢？”

“如果你再不走开，我拉你到校园后面，打你一顿。”

“我知道你讨厌我，其实，我厚着面皮，无非因为关心雅莉！”

“关心她？哈！”伟烈大力拍开双手，“你怎样关心她？你抛弃她，害得她不笑、不说话，连饭也不肯吃，由开心果变了苦瓜干，我和雅各有多担心？你呢？我们的杜少爷去了哪里？要你去问候雅莉，我们都不敢再妄想，爵爷的未来女婿啊！但是写封信问候问候，不，写信太浪费杜少爷的时间了，寄张问候卡，打个电话，那不会花你很多钱、很多时间吧？”

“我……不知道……”

“当然啰！只见新人笑，哪管旧人哭，你就是二十世纪的陈世美。”

“听说西敏和雅莉……”

“怎样？你要找西敏是不是？好啊！西敏也有很多新仇旧恨，要和你算一算，你想怎样算法？”

“我不是这意思！”

“那就走开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各不相干。”

“伟烈，真的不可以谈一下……”

“神经病！”

狄太太做了几样点心，一定要雅各带伟烈回家吃下午茶。

下课后，雅各和伟烈一起回家，雅莉还没有回来。

“西敏去接雅莉放学。”狄太太很高兴。

“雅莉早该放学了，她四点钟下课的！”

“你妹妹现在又恢复参加许多学校活动，今天好像要练芭蕾舞，听说八日后要在大会堂表演，”狄太太现在提起女儿，不会再连声叹气，“雅莉的疯劲又来啦！今天早上我醒来一看，怎么身边有个人……”

“狄伯伯嘛！”

“哪有这一会儿事，”狄太太哼着满脸通红，“我和你狄伯伯分床而睡差不多有十年了，你那位狄伯伯，睡觉像打仗！”

“是真的！”雅各说，“爸爸睡觉的时候如果面向东，起来的时候可能面向西。”

“那狄伯母身边的人是谁？”

“雅莉啊！”狄太太笑了起来，“她半夜做梦看见我跑了不理她，吓得她

惊醒过来，急忙到我房间看我，就这样在我床上睡过去了。雅莉呀！年纪不小了，还像个孩子。”

“她本来就是孩子！”

“大了，她那个年纪，我已经做了狄家太太啦！”

“但是在我们一班人当中，她的年纪的确最小。”

“所以我没有说错，你们个个宠她，快要把她宠坏了！”

伟烈看看雅各笑：“谁叫我们都没有妹妹，不宠她宠谁？”

“雅莉也真好福气，跑走了个海澄，却来了个西敏。”狄太太把一杯自制的冻酸梅汤递给伟烈，“我知道海澄是逗她寻开心。可是，西敏就不同了，西敏对她无微不至，我很少看见男孩子这样爱一个女孩子！”

“他们有缘，西敏爱她好几年了！”

“改天我真的要和西敏谈谈！”

“谈婚期。”

“不！还早呢！我是叫他不要太宠雅莉。”狄太太很认真地说。

“妈咪，你不是一直怕人家欺负雅莉吗？海澄的事，你已经很生气了！”

“可是，也不能过分溺爱，会宠坏她的，雅莉这孩子……”

“妈咪，不要说我坏话了！”雅莉的笑声，“我回来啦！”

“跳了半天舞！”狄太太立刻走向女儿，笑得眯了眼，“开心啦！”

“跳得满头大汗！”西敏一面追着雅莉，一面替她抹头发上的汗水。

“快去洗个澡，妈今天做了很多可口的点心，你一定喜欢吃！”

“不！”雅莉又在撒娇，“我要吃了点心才洗澡！”

狄太太瞟她一眼：“不听话！”

“我饿嘛！”

“雅莉，”西敏柔声说，“洗了澡，换件衣服，胃口特别好！”

“也好！”雅莉拿起书包，一直跑上楼梯去了。

“西敏，你真有办法，竟然令她贴贴服服！”伟烈拍了他一下。

“听你的口气，好像雅莉这个人很麻烦似的！”西敏颇不以为然。

“不是麻烦，是刁蛮！”

“她虽然年纪小，但很讲理！”

“伟烈，你不要跟西敏说，就算有一天，雅莉拿支枪去杀人，西敏也会说声好。”

“雅各，你太夸张了她！”西敏笑着，捶了雅各一下。

“西敏呀，这就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！”

“啊！你这是说，”西敏板起了脸孔，“除了我，没有人说雅莉好看！”

“西敏，你在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小气，也许我用词不当，谁不知道，你的小雅莉，是一个白雪公主！”

西敏哈哈笑了起来：“你以为我真的生气，我是装个样子唬你的！”

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这句话有点道理。雅各，你有没有发觉？西敏最近开朗了，而且也顽皮了！”

“这样才像个青年人，雅莉没有把他影响坏。过去，西敏太忧郁，太多愁善感，沉默寡言得令人怕！”

“家里没有温暖，自己喜欢的人，偏偏又喜欢别人，你叫我怎能开朗？”

“现在就不同了，是不是？”

西敏点一下头：“一切都不同！”

“你应该感谢雅各！”

“何只感谢！还要怕他！”

“怕他？”

西敏推他一下，“你明白啦！”

“大舅子？”两个人大笑。

“今天这样高兴，你们就在我家里吃饭，饭后到我的桌球室打桌球。”

“我根本没有准备走！”

“杜海澄第二。”

“伟烈，你呢？”

“我很想留下，就怕月媚等我！”

“打电话通知她，接她来。”雅各命令说，“我妈咪所做的点心，她会有兴趣学。”

伟烈立刻去打电话。

接电话百分之九十是月媚。

“月媚！雅各请你来狄家吃晚饭，你换件衣服，我半点钟便回来接你。”

伟烈一口气地说，“跟姐姐说声就行了！”

“表姐打牌去了！”

“那更好，反正家里只有你一个人，我立刻来接你！”

“不，伟烈，我不能来，表姐夫刚回来不久，他还要我自己下厨弄几味小菜。”

“岂有此理的程克安！”

“算了！早点回来，我留汤给你喝！”

月媚匆匆收了电话。

“喂！喂！聋了呀？”程克安在叫，“谁的电话？”

“伟烈的！”

“一天打几个电话回来！你不用做家务，转行做接线生！”

“他打电话回来，说不回来吃饭！”

“他不回来关我们什么事？啰嗦！”

月媚心里暗叹气：“要是不回家吃饭也不打个电话，到头来还不是一顿骂？”

不过，月媚是没有胆量反驳的，她急急忙忙去做工作。

吃饭的时候，程克安说：“你会不会替人家按摩？”

“按摩？”

“用十只手指捏捏膀头。”程克安瞄了她一眼，“我肩膊酸痛！”

“学学也许会的！”

“学会了对你有好处，伟烈做功课开夜车，你就替他捏，担保他开心，吃过饭到我的卧室来。”

程克安伏在床上，月媚站在床边，用十只手指，替他重重地捏。

“要是站得腿麻了，可以坐在床边。”

“谢谢表姐夫，我站着也很方便。”

“你样貌、性情、人品都不错，最大的缺点就是搭上了伟烈！”

“我们是表兄妹！”

“你和他还没有……”程克安仰起头，阴阴地笑。

“表哥是一个很守礼、很有道德观念的人。”月媚皱起了眉：“他很尊重

我！”

“你呢？你喜欢男人吗？”

“表姐夫，你转来转去，我很难替你按摩的，请躺好些！”

“唔！”他总算静下来。

突然，他反手拉一下月媚的手：“虽然做粗活，手却很嫩滑。”

“表姐夫，请不要这样！”

“嘿！你不要以为我占你便宜，女人，我程克安还怕没有？”他理直气壮，大条道理，“我见你为我服务，态度不错，所以，我也想帮你一个忙！”

“帮我？”

“唔！我会看相，也会看掌，如果女人手硬又粗，一世要劳碌；如果女人的手又软又滑，那么，将来一定可以享福！”

“真的？”无知的月媚相信了，非常高兴，尤其是，她想到将来可能会做潘伟烈医生夫人，哈，越想越开心。

“哼！你还以为我占你便宜！”

“对不起，表姐夫！”

“月媚！月媚！”

“你的男人回来了，杀猪似地在叫，你还是赶快下楼吧！”

“我正在替表姐夫按摩！”

“算了，给他看见，又会骂我虐待你，走吧！”

“谢谢表姐夫！”月媚十分高兴，连忙走到楼下。

“你跑到哪里去？”潘伟烈不耐烦，“喊了大半天！”

“我在替表姐夫按摩！”

“按摩？”伟烈面孔发黑，“按摩，你又不是按摩师！”

“表姐夫肩膀痛，大概有风湿，我只替他按了一会儿！”

“以后不要理他！这个人，心眼坏，少近他为妙，否则你会吃亏。”

“知道了！”

“狄伯母叫我带盒点心给你吃！”伟烈把一只盒子交给月媚，“她亲手做的！”

“狄伯母真有本事！”

“她还说，如果你有兴趣，她可以教你怎样做！”

“你喜欢吃吗？”

“怎样？”

“如果你喜欢吃，我就学，如果你不喜欢吃，我就省了！”

“一切为了我！”伟烈揽着她的腰，两个人一起走上楼梯。

“当然为了你。难道为表姐夫？”

“我喜欢吃！”

“我决定学！”

伟烈吻她一下：“你对我真好！”

程克安打开了少许房门，在门缝里，他看到一切，也听到一切。他点了点头，笑了笑，弹了一下指头。

海澄在无意间透露出落寞的神情，海澄倒不自觉，但是，依芙是个女孩子，比较细心，她把一切都看进眼里。

她知道，海澄是因为雅各、伟烈和西敏排挤他，所以他不快乐。

很多时候，情意正浓，他也会说出雅各，或者西敏的名字。

依芙觉得，长此下去，根本不是办法，就算她将来和海澄结了婚，他还是不会快乐。

她经常鼓励海澄接近雅各他们，甚至向他们道歉，但是，结果还是失败。

依芙深感一切由她而起，她曾经跟母亲高夫人，商量过这件事。

“乖女儿！你何必过分担心，海澄自己也说，他只要有你就够了。”

“爱情方面，我是可以满足他；但是，男人和女人不同，爱情是女人的全部，而爱情只不过是给男人一小部分生命罢了。我知道，他有了我还是不满足的。”

“这就是他不对！他太不知足。”

“如果他去找另一个女孩子，那是他不对，但是，他要的是男朋友，而那三个男孩子，和他已经有好几年的感情，大家亲如手足。男人，是应该有一些同性朋友，更何况，海澄是个独生子，他连兄弟姐妹都没有，如果连三个好朋友都失去，他会很寂寞！”

“你有什么好方法？”

“我要帮助他！”

“给他介绍一些新朋友，我们家有不少好朋友的儿子，还有你的表兄弟！”

“不，妈咪！他需要的不是随便一个同性朋友，他要狄雅各、李西敏、潘伟烈！”

“你不是说，他们三个人，为一个小女孩而排挤海澄吗？”

“是真的！”

“我们能为海澄做什么事？”

“替他缝补他和他的三个朋友的裂痕。”

“怎样缝补？我们甚至不认识什么狄雅各、西敏，还有那个……唉，记不住了！”

“要认识他们，也不困难，最大的问题，是要处理得恰如其分。”

“孩子，我看就这样吧！”高夫人突然有一条好妙计，“我给他们每人发一张请柬，请他们来吃饭，这样，大家就会认识。”

“不，这个方法行不通！”依芙毫不考虑地摇一下头。

“行不通？你爸爸是高爵士，爵爷请他们吃饭，是他们的光荣，他们敢不来？”

“你以为他们会怕什么绅士，爵爷？不会的，而且，这件事，根本是海澄不对，自己不对，还要人家来见我们，他们心里一定不高兴。”

“那我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办？”

“我认为，我去见他们，才有诚意。”

“不，不，他们是因为你而和海澄闹翻的，你去，岂不是送羊入虎口？”

“妈咪，你说得太严重了，他们又不是老虎，我也不是纯如小羊。”

“但是他们蛮不讲理。”

“也不能这样说，其实，听海澄说，他们全都是好人，不过大家有意见。”

“那好吧！我陪你去！”

“谢谢你，妈咪，这是我们下一辈的事，我不想你老人家为我出头。”

“对了，我是高夫人，小孩子吵吵嘴，何必那么紧张，实在有失风度，这样吧！我派几个人陪你去！”

“那也不好，带着几个人去，好像上门打架似的，人家心里存了戒备，

说话就不容易，还是我一个人去比较好！”

“怎么？你一个人去？起码找海澄陪你呀！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！”

“妈咪！不要大惊小怪，事情因我而起，当然只有我才能解决。他们不喜欢海澄，看见他，反而不大好，我自己开跑车去就行了！”

“你去哪儿找他们？”

“学校！他们都在同一间大学念书，找起来比较容易，一找就是三个。”

“但是，海澄昨天不是说，考完试，学校就开始放假，最初几天还有人回学校走走的，由今天开始，连海澄也不上学了。”

“对！我怎么忘记了？”

“你还是向海澄打听一下，”高夫人笑着指住门口，“海澄来了！”

“伯母，依芙！”海澄走进来。

“海澄，你陪依芙谈谈！”高夫人识趣地走开了。

“我们去山顶的‘凌霄阁’吃下午茶，好不好？”海澄搭着依芙的肩膀问。

“香港来来去去就只有这些地方。”

“昨天我和你去香港新世界中心，你又说调节不好！”

“也许心里烦，又或者新世界中心开幕不很久，一切还未完善。”

“你既然不喜欢香港，我们不如去外国旅行？”

“旅行？来去匆匆，好像走难似的，我可不愿意。”

“怎会来去匆匆？我们学校放四个月暑假，我们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。”

“大学放假四个月？真舒服！”

“大学生嘛，你不是说下学期要入大学，高世伯有办法吗？”

“我是侨生，功课不错，爹地又是个有办法的人，相信不会有困难！”

“你念哪一科？”

“跟你！”

“我是工学院的学生！”

“你以为女孩子一定数学差，我应该入文学院是不是？”

“不！我知道你很聪明，不过，工学院的女生比较少！”“我会应付得来的！”

“那就好！依芙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，我们到外国度假好不好？”

“好主意，去哪儿？”

“地方由你选。”

“我想去欧洲！”

“女孩子都喜欢去欧洲，因为可以去巴黎买新装！”

“而且还可以去意大利买皮鞋、手套和帽子，其实，我最喜欢还是威尼斯，因为那儿很有情调，你喜欢吗？”

“喜欢，喜欢有罗曼蒂克情调的地方，喜欢浪漫的女人。”

“浪漫的男人不是好丈夫！”

“谁说的？”海澄抿一抿嘴。

“专家说的！”

“那些专家，六十几岁还娶不到太太，他们连自己都做不了主，还替人出主意。”

“海澄，欧洲，我们一定要去！”依芙忽然很严肃地说，“不过，在去欧洲之前，我先要办妥一件事。”

“啊？有麻烦吗？”

“这件事，如果不解决，你去欧洲一定玩得很不快乐。”

“我？”海澄感到迷惑，“到底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？”

“我们的事！”

“我明白了，你要我先和你订婚，然后才肯和我去欧洲。”海澄本来一早就打算和依芙举行一个订婚仪式；不过，他有点私心，总希望和雅各他们重修旧好，他和依芙的订婚晚会就会热闹些，他的心情也会轻松些。

“不！你误会了，我知道你是爱我，我们订婚不订婚都没有关系，我对你的信心。

我知道你除了我，不会再爱别人。”

“我真高兴你这样信任我！”海澄拉起依芙两只手臂，放在他自己的肩膀上，“你到底要做些什么？”

“向你的三个好朋友，还有雅莉道歉！”

“为什么？又不关你的事！你根本没有做错，道什么歉？”

“但是，你是为了我而开罪他们的！”

“那是我自己的事，没有理由要你受过，你不要去道歉！”

“我们之间，还分什么你和我？”依芙围着他的脖子，叹了一口气，“假如能道歉，说一声对不起，能抵消他们对你的恨，我认为很值得。”

“依芙，我……”海澄握着她的手臂，“我应该怎么说好呢？”

“你要向他们道歉，他们不理你，是因为你们太熟识。我不同，我和他们从未见面，我是个陌生人，我去道歉，他们总不好意思拒绝一个陌生人！”

“是的！”海澄点一下头，“不过……”

“何必吞吞吐吐，你快告诉我，哪儿可以找到雅各、伟烈和西敏？”

“前几天，他们还有回学校，可是最近，他们已经没有回去了。一离开学校，我和他们又没有联络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会去哪儿！”海澄无精打采，“这件事，不容易办，我也很头痛！”

“你不是说过，他们最喜欢在雅各那儿聚会？如果能够查到哪一天他们都到狄家，我们赶去，事情就好办了！”

“你真的不觉得委屈？”

“能够帮你，又可以多交几个朋友，一举两得！”

“好！我负责去打听！”

“这才听话嘛！”依芙拍一下他的头。

“现在，我们先去吃下午茶！”

“好！”依芙站起来，吩咐佣人拿手袋。

### 十三

狄太太陪丈夫狄君辉去新加坡视察分公司业务，她出门前，叮嘱西敏、伟烈和月媚等来狄家陪伴她的两个宝贝儿女。

雅各、伟烈、西敏在桌球室打桌球。那球桌，是狄君辉见儿子太寂寞，花了不少钱买回来的。

雅莉最初也一起玩，可是，老是输给三个男孩子，人家一棒就连续打三四个球，她有时三棒也打不到一个球。老是输，没兴趣，她不肯再打，宁愿站在一旁，无聊的时候，就坐下来看画报。

雅莉走开，西敏就不能集中精神，因为，他常常要看雅莉在做什么，是不是冷落了她，她会不会太闷，会不会不高兴？他打球的成绩，本来比潘伟烈好，可是精神一分散，形势就不同了。

“西敏，你怎么搞的，两棒才打中一个黄球！”雅各看了看他。

“难怪嘛！人在球桌旁，眼睛往后望，他能打得中才怪！”

西敏可不怕伟烈笑，他索性问：“雅莉，如果你觉得太无聊，我陪你玩填字游戏，好不好？”

“你不是很喜欢打桌球？”雅莉向他甜甜的笑，“不要理我！”

“怎能不理你，闷坏了我可心痛。”

“看他多肉麻！”伟烈不断摇头，“啧啧！烦死人！”

“妈咪说西敏多情，”雅各又打进一个红球，“这种人一分钟也离不开老婆！”

“天生一对呀！美芝也是一分钟不能没西敏的。可是，奇怪，为什么西敏又好像不大在乎她！”

“因为他不爱美芝！妈咪说西敏这种人，他多情，但不到处留情，他只是对他所爱的人痴情。”

“看！看！他连这个球，就在球网旁边也打不进去。”伟烈哇哇叫。

“谁叫你们提美芝？”

“怎么了？旧爱难忘！”

“喂！”西敏举起球棒，“你再说，我不客气了！”

“我明白，你怕雅莉吃醋！”伟烈走到雅各身后，大声叫，“雅莉，你会不会吃醋？”

“西敏又没有和她在一起，吃什么醋？”雅莉仍然在看画报，“等我碰见他们在一起，我自然会叫哥哥打他一顿！”

“伟烈，你……”

“打球吧！”雅各把伟烈拉开来，“别制造不愉快气氛！”

“雅各，西敏根本无心打球，叫他退出吧！我们两个玩！”

“好，”西敏放好球棒，“正中下怀！”

他走到雅莉身边，坐下来，两个人碰着头在看一本画报。

“你看！”伟烈指住他们。

“受不了打个电话叫月媚来！”

“家里又请客！”

“那专心打球吧！”

“少爷！”一个佣人敲门进来，“一个姓高的小姐要见你！”

“姓高的？”雅各耸耸肩，“还是小姐呢？我哪来的女朋友？”

“会不会是姓胡的？”伟烈灵机一动，“是你听错了吧？”

“艾妃？”雅各也叫了起来。

“不是胡小姐，胡小姐以前来过，我认得。这位小姐我以前没有见过，而且，她很特别。”佣人说，“她要见少爷，又要见二小姐，还要见李少爷和潘少爷！”

“这么说，她不是哥哥的女朋友！”雅莉站了起来，“我们去看看！”

“你请她进客厅！”雅各吩咐佣人。

“这个人可真奇怪，怎会知道我们都在这儿？会不会是女间谍？”

“伟烈，你只不过是未来医生，不是侦探。”雅各推他一下，“女间谍来找你干什么？”

“实在难明嘛！我除了月媚，根本和任何女孩子都不交谈，也不认识什么姓高、姓矮的，她为什么要提我？”

“一定是大学里的女生，追哥哥一直追到我们狄家来。”

他们走向客厅，立即看见一个穿绿色裙子，头上戴一顶有羽毛的白色贵妇帽的女孩子，站在客厅的中央。

她高大而成熟。

“高依芙！”雅莉掩住嘴低声叫。

“对！”伟烈也认出来了，“不错，她真的是海澄的那个高依芙。”

“她来干什么？”雅各在怀疑。

“该怎么办？”

“她上门来了，我又已经请她进来，总不能赶她出去。走！看她有什么话说？”

西敏一直没有开过口，只是偷偷地看雅莉，她是不是在妒忌？她不快乐吗？

雅各领头走出去，对高依芙微笑：“请问小姐是谁？”

“啊！我姓高，高依芙！”她大方而有礼，“你是狄先生？”

“狄雅各！”

“这几位……”

“你不认识？我来介绍，”雅各拥往雅莉，“舍妹雅莉，我的好朋友李西敏和潘伟烈。高小姐请坐！”

高依芙说声谢谢，坐下来。

雅各他们也分别坐下了，西敏坐在雅莉的身边。

高依芙那紧张而又惊骇的心情逐渐平复，因为，雅各他们看来不是野蛮人。

“我今天来，是特地向各位道歉的！”

“道歉？高小姐，我们素未谋面，应该不会有任何过节。”

“也许我说得不明白，我是为了海澄，请求大家原谅他一次。”

“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他的事，根本和你无关，”伟烈冷冷地说，“他有胆做错事，没胆承认，真不是男子汉！”

“海澄早已知道错，他也曾经不只一次向大家请罪，但是各位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宽恕他！”

“他错得太厉害！”雅各说。

“是的，他错了！他知道错，他愿意赔罪。”依芙恳切地，哽咽说，“他做错事，我间接也有错的，所以，我今天来，希望各位能够原谅我们！”

“高小姐，何必为难你？”

“我并不觉得来向大家道歉，是为难自己。虽然海澄不好，但是，他对各位的友情，是真摯的。我们虽然相爱，但是，海澄并不快乐。”高依芙轻轻打开手袋，拿出一块手帕，“他没有办法忘记昔日你们大家一起生活的快乐日子，他想念你们，他由于失去你们的友谊，他感到孤单，有时候，他甚至很沮丧。”

每一个人听了，都垂下了头。

“狄小姐！”依芙轻轻按一下眼睛，“我可以叫你雅莉妹妹吗？”

雅莉缓缓点一下头。

“对你，海澄实在是太过分了，他欺骗了你纯真的友谊，我特别代他向你道歉，希望你给他一次机会，原谅他！”

“过去的事，又何必再提？其实，过去我也错了，我年纪还小，根本就不应该有男朋友！”

“雅莉，你肯原谅他吗？”

“我本来就没在怪他！他是我哥哥的同学，他也应该是我的哥哥！”

“雅莉，你真的肯原谅他？太好了，狄先生呢？”

“这件事，由雅莉而起。既然雅莉是个女孩子，也有容人之量，我们要是再斤斤计较，就太不像个男子汉。”雅各说，“其实，我们虽然有点恨海澄；可是，我们都没有忘记他；毕竟，我们有那么多年的感情；况且，雅莉说得对，过去的，算了！”

“狄先生，潘先生，李先生，你们都肯原谅海澄吗？”

大家不约而同地点点头。“你是海澄的女朋友，你应该叫我雅各！”

“雅各！”她很大方，“你也不要叫我高小姐啊！”

“海澄也真是，让你一个人来，他应该陪你来的！”

“海澄来了，在门外坐在汽车里，是我不让他进来的，他可以进来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我去叫他！”依芙很高兴。

“不，你坐会儿，大家谈谈！”雅各站起来，走出去，果然看见海澄坐在他那辆新房车里。

“雅各！”

“把车驶进花园！”

“雅各，你肯原谅我？”

“别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！不过，你命好，有一个讨人喜欢的女朋友，来吧！”

海澄很高兴，立刻把汽车驶进花园，雅各跟在他的车子后面。

海澄停下车，跳出来，就走过去，握住雅各的手：“谢谢你！”

“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！其实，我不能不承认你眼光好，你的女朋友，的确不错！”雅各拍了拍海澄的肩膀，“还记得我一直希望有张球桌吗？”

“对呀！”海澄的心情不知道有多喜悦。

“爸爸已经送了一张给我，以后打桌球，不用再到桌球室。”

大家见雅各和海澄搭着肩进来，最开心的当然是依芙。

海澄看见大家，连忙放下手，向大家鞠躬：“我杜海澄该死，请各位原谅！”

“算啦！”雅各拉他过去坐下。

“哈！有了个好教师，海澄果然乖了！”

“伟烈！”海澄咬咬下唇。

“高小姐，有一件事，你一定要知道。我和海澄，时辰八字合不来，一见了面就吵。

不过你放心吧，时辰虽然不合，年月日可还相合，所以吵吵就没事！”

“那倒好！”依芙笑着，“省得他一整天心事重重！”

“他心事重重？”伟烈叫着，“他和雅莉都是出了名的捣蛋鬼！”

大家还在笑，只有西敏垂下了头。

雅各连忙说：“今天来了不准走，要在我们这儿吃晚饭！”

“好啊！”依芙很爽快，“不过，明天我在舍下回请各位，各位可要赏面。”

“我们一定到！”

“能不能多请一个人？”

“哪一位？”依芙很感兴趣地问。

“月媚！我们伟烈表哥的月媚表妹！”海澄哈哈地笑。

“欢迎！欢迎！”

“海澄！”伟烈晃晃拳头，“等会儿你知道我的厉害！”

“海澄来了就好，我们四个人一起打桌球！”雅各一只手搭住一个。

走了几步，才发觉不见了西敏。

“西敏呢？”

“他一步一回头，在看雅莉！”

“西敏！”雅各说，“你放心吧！雅莉有人陪，不会寂寞的！”

西敏立刻跟上去，仍然偷偷口过头去看雅莉。

“雅莉！”雅各大声叫，“好好招待依芙，带她到处参观！”

“知道了，哥哥！”雅莉伸出手，“来！我带你去花园，我们的金鱼好肥好肥！海澄，不！海澄哥常常说，大得可以吃了……”

第二天，雅各、雅莉、西敏、伟烈和月媚果然到高家作客。

高爵士和高夫人为了让年轻人无所顾忌，尽情欢乐，他俩老到别墅住去了。

晚饭雅莉吃得太饱，西敏陪她到花园散步，而雅各、海澄、伟烈、依芙和月媚，正在打纸牌玩捉乌龟。

“噢！”雅莉伸高只手，吸了一口气，“这花园真大，比我家的花园大好几倍。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西敏！”雅莉走过去，拖着他的手，“由昨天到现在，你好像郁郁不乐。”

“其实，你应该叫我西敏哥！”

“我哥哥的同学，我才会叫他们哥哥。我不能叫自己的男朋友——西敏哥，哥哥妹妹怪肉麻！”

“但是，你年纪太小，根本不应该有男朋友！”

“谁说的？”

“你自己昨天对高依芙说的，你认为你这年纪交朋友，是一种错误。”

“我只是想她安心，证明我也一直把海澄当哥哥。我这年纪呢！结婚当然是太早了，不过交男朋友倒不算早。我妈咪常常说，像我这个年纪，她已经做了狄太太。”

“雅莉，你看着我！”西敏按着她的肩膀，“我暗恋你，几年前我已经喜欢你，你是我梦想中的情人，每一个人都知道！”

“我也知道！”

“那证明你很适合我！”

“我没有说不是！”雅莉天真地说。

“但是，我是否适合你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雅莉摇一下头，“自从海澄……哎！我自己也弄糊涂了，”

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适合？什么是不适合？”

“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偶像，你喜欢的男孩子是怎样的，告诉我？”西敏非常焦急。

其实，由昨天到现在，他心里没有舒服过。

“我以前的白马王子是海澄，但是，结果证明不是，而且，海澄已经有了依芙！”

“你现在的白马王子呢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雅莉惘然摇头。

“每一个人都有理想，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影子。”

“我没有，海澄不要我之后，我的梦里，我的脑海中，从来没有出现过新的白马王子。对不起！西敏，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你！”

“想一下，可不可以为我想一下。”西敏求着，急得几乎流出了眼泪。

“好！我答应你，我今晚就想！”

“平时我们不见面的时候，你从来没有想过我，一次都没有？”

“但是，自从哥哥网球赛得到冠军之后，我们天天见面，我根本没有机会想。但是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想！”

第二天，西敏一早到狄家，雅莉还没有起床，西敏陪雅各打了几局桌球。

雅莉穿着一条工人短裤，白色大灯笼袖子衬衣，一双半高跟的皮鞋，白色镶红色花边的短袜，蹦蹦跳跳着走进来。

“你们好早啊！”

“懒睡猪！”雅各笑着拍一下她的头，“吃过早餐没有？”

“你看看我的肚子，”她拍拍那条红色工人裤，“像不像有了BB？”

“小孩子乱说话。”

“雅各！”西敏放下球棒，“对不起！我想和雅莉到外面说几句话！”

“好！我在这儿等你，”雅各突然想起了，“如果你们有事，西敏不用再回来了，等会儿我开车出去吹吹风！”

“希望有奇迹，碰见艾妃姐？”

“小丫头，”雅各作势用棒打她，“还不快走？”

西敏立刻拖了雅莉出去。

“喜欢去哪儿吃午餐？浅水湾？山顶？”西敏问。

“昨天玩得太疯了，今天不想出去，”雅莉把两手插进裤袋，“陪我到花园走走好吗？我昨天忘了喂金鱼。”

西敏有不祥的预兆。

到花园，雅莉坐在池边，手中拿着一盒鱼粮，她把鱼粮一撮一援地往喷泉下的水撒下去：“你也来一起喂鱼！”

西敏坐在她旁边，依着她的话去做。

“以前我也常常和海澄一起喂鱼的！”

胃酸仿佛向上涌，西敏本能地问：“你仍然无法忘记海澄？”

“只不过偶然记起。海澄是依芙姐的，虽然见过两次面，但是我对依芙姐的印象很不错。真的，海澄和依芙姐很相配！”

“我和你呢？”

“自己的眼睛怎能看得见自己？”

“你昨晚答应我好好的想一晚！”

“昨晚回家已经四点钟，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。”雅莉拍拍手，“不过今天吃早餐的时候，倒是想了一下。”

西敏很紧张，拉着她问：“你想到什么？告诉我！”

“什么都没有想到，脑海一片空白，我也不知道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是怎样的！”雅莉站起来，顺手拿起把花剪替玫瑰剪枝，“不过，我倒想到一个好办法。”

西敏紧随在她的身后。

“我们最好暂时不要见面！”

西敏浑身一抖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现在天天见面，就好像以前我和海澄天天见面一样，在一起的时间多了，自然是有感情；但，这是爱吗？”雅莉耸一耸肩，“感情和爱情混淆不清，到了最后，才知道这是兄妹感情，你说有多糟？”

“但是，我没有和你天天见面之前，我已经很喜欢你！”

“喜欢和爱情是不同的，我喜欢派报纸的三毛，但是，我不会嫁给他！”

“好，我收回刚才的话，我很久以前已经爱你了，雅莉。”

“我相信你爱我，”雅莉摊开了手，“我是否也爱你呢？”

西敏由心坎里直发冷：“但是这些日子，我们的感情很好，而你……”

“我说过，感情不等于爱情！”

西敏扶住头：失望、心灰、伤感……全混在一起：“那是说，你不爱我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，知道了就好，因此我才需要考验！”

“考验？”

“时间是最好的考验。”雅莉似乎满不在乎，爽朗得如同说风说月，“我们暂时不见面，看看我们是否需要对方！”

“雅莉，”西敏冲口而出，“我现在不能一天不见你！”

“可是我呢？我的情况未必如此，可能我们不见面，我会认识新朋友，又或者像你一样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公平些好吗？西敏，你很讲理的，是吧？”

西敏轻叹一口气：“什么时候开始？”

“现在！今天我想在家里游水。”

“好吧！”西敏黯然神伤，“想起我，就给我电话，我一直等你！”

“改天见！”

“但愿能再见！”西敏走进车房，上了车，伏在驾驶盘上，他忍不住饮泣起来。

好一会儿才能稍平心里的绞痛，他擦擦眼睛，把汽车直开出去。

雅莉目送西敏的汽车远去，雅各刚巧出来：“噢！西敏怎么抛下你走了？”

“是我叫他走的！”

“为什么？你们吵架了？”

“西敏不会和我吵架的，妈咪常说，你们四个人，西敏最像小绅士。”

“他刚才还告诉我，他要和你去吃午餐，匆匆走了，总该有个原因。”

“考验！”雅莉抚着玫瑰花瓣，“杜海澄的事件我不想重演，走了一个海澄，为什么一定要来个西敏？”

“西敏不好吗？”

“他很好。但是，为什么全是你的同学，我自己不可以去交男朋友？”

“这些日子，我一直以为你喜欢西敏，你们两个感情很好。”

“以前我和海澄也很好，结果呢？”

雅各皱起眉，“怎能拿西敏和海澄比？海澄一直喜欢的是依芙那一类型的女孩子；但是，西敏喜欢你，而且，他只喜欢你这种娃娃女孩。海澄是无意的，西敏是真心的。

雅莉，不能因为海澄伤你，你去伤西敏，那是不公平的；而且，西敏和你不同，你乐观，他忧郁，他会看不开，放不下，你不要迫死他！他是个好人。”

“哥哥！”雅莉挨进雅各的怀里，忽然哭起来，“我没有信心，西敏说爱我，我害怕，我害怕另一次悲剧发生！”

“放心吧！西敏不会辜负你！”

“要是我辜负他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雅各为难了，他拍了拍妹妹的背，“好好考虑一下，尽快把结果告诉西敏。

无了期的等待，会把人折磨死，我等艾妃，你知道我有多痛苦？”

“哥哥，我可不可以自己去交男朋友？”

“可以，比较一下也好，有现成的吗？”

“有几个同学的哥哥很喜欢我！”

“如果认为他们不坏，跟他们交朋友，比较一下，他们好呢？还是西敏好？以免将来后悔。”雅各仰天长叹，“我也但愿能够把艾妃忘记！”

“哥哥，你为什么不另交女友？”

“太难！”雅各苦笑摇头，“我爱艾妃，而世界上，也只有一个艾妃！”

一连三天，西敏没有吃任何东西、没有梳头发、没有刮胡子（幸而他面白无须），只是漱口洗脸，衣服也不换，整天关在房里。只不过三天，他憔悴了。

而且，由于他要等雅莉的电话，三天不敢睡，所以精神很差。

张黛黛是听了管家的报告，走进来的。

“孩子，你怎么整个人变了，生病啦？珍姑，少爷有病为什么不请医生，那怎么得了！”张黛黛抚着西敏的额，脸和手，一口气的，“你真叫妈心痛。”

“妈咪，我没有病。珍姑，没有我的吩咐，请不要进来！”西敏靠在床上，手按住电话筒。

“没有发热，也不像有病，”张黛黛喃喃的，“我看八成是心病。男孩子那么大了，连个女朋友也没有，怎能不心浮气躁？长此下去，还会心理变态。”

“妈咪！让我静一下好吗？”西敏闭上了眼睛，他颓丧得不想动。

“如果有美芝在身边，你就不会这样无精打采，唉！我非要替你梳头不可，看！那才像个英俊男孩啊！每个人都说你像妈咪，你可不要令妈咪丢脸。”张黛黛拿着梳，打量儿子，“我就不觉得美芝有什么不好。我承认，她有点脾气，哪一个千金小姐没有脾气呢？你也有少爷脾气呀！大家让一步，不就算了，我叫她明天来看你！”

“不，妈咪，我不要见她！她不能来！”

“小两口闹意见，正在冷战是不是？好，过几天吧！不过，有件事，你非要答应我不可。”张黛黛微笑说。

“妈咪，没有叔叔等你吗？你打扮得那么漂亮，为什么还不出去？”

“都是为了你，你天天不吃东西，会饿坏的。听妈咪的话，吃点东西。”

“我吃不下！”

“吃不下，可以喝。你答应我，每隔两个钟头喝一瓶鲜奶，如果你不答应，我不会离开你的房间半步的。”

西敏心里很烦，巴不得母亲立刻离开，他只有点了点头。

“这才乖！”张黛黛拍了拍西敏的脸，“思敏也真是，你不舒服，他也不来陪你！”

“是我叫他不要来的！”

“西敏，别老关在家里，出去玩玩。”张黛黛放下一叠钞票，“尽管花，用完了告诉我！”

“妈咪，你该出门了！”

“噢！孩子，开心点……”

说开心呢？雅莉也很开心，她已经和那些同学们的哥哥来往，一天一个，像是走马灯似的，每天旅行、跳舞，看电影。

但是，那些男孩子都是平凡之辈，怎能和西敏比？四剑侠还是与众不同的，和那些平凡的男孩子在一起，就越显出西敏的卓越，唉！人比人，气死人！

况且大家陌生，说话还得小心，不像和西敏，喜欢说哪一句就那一句。

男朋友多了，表面也开心得很；但是，每次和那些男孩子在一起，就想到西敏，一比之下，就想到很泄气。

雅莉甚至向那些表哥送秋波，于是平日不来往的亲戚，也堆满了屋子。

雅莉只好挑几个最好的。

跟他们一起出去玩，雅莉一点也不舒适，因为，他们对雅莉的一切完全不了解。

去喝茶，他们问雅莉喜欢喝什么饮料？用餐，问她喜欢吃什么肉？看戏，老是问她喜欢看什么电影？看戏时又不会买备零食。跳舞，问雅莉喜欢去夜总会会所还是“的士高”。去会所？见鬼！把她当什么人？

有一次才令雅莉生气。他是表哥的同学，勉强可以追得上四剑侠，英俊又有型。

去旅行，雅莉总喜欢嘴巴不停吃零食，他说：“你一直嘴不停，唇不麻吗？”

“不麻！”

“你吃那么多东西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！”

“我吃的是自己带来的食物！”

“不要吃那么多东西，女孩子吃东西太多会长胖，尤其是冰淇淋！”

“长胖了又怎样？”

“长胖了就不好看，而且女孩子嘴不停地吃东西，也没有礼貌。”

“是吗？”雅莉笑一下，“西敏从来没有这样说，他也从不制止我吃东西！”

“西敏是谁？他也一定是个馋嘴的！”

“偶然吃些零食，很不堪吗？”

“这也不是！不过，如果我将来带你去应酬，而你，好像很久没有吃过东西似的，我会被朋友说闲话！”

“你放心吧！我从未在大庭广众失仪，我还懂得礼貌的；不过，你也放心，我是不会和你去参加宴会的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想做囚犯，也不惯受管束！”

“雅莉……”

当天晚上，雅莉就做噩梦，看见那些同学的哥哥、表哥、表哥的朋友……全变了魔鬼，她好怕，潜意识地大叫西敏。西敏来了，骑着白马，是《白雪公主》里的白马王了，他赶来，打走了所有的魔鬼就抛下雅莉走了！

“西敏，西敏……”她从噩梦中醒来，她坐起，抹去了脸上的汗。

她最近常常做噩梦，不是老虎来了，就是巫婆来了，每次都是西敏来打救她，但是每次都离她而去。

她靠在床上，又想起了西敏，分开整整十天了，她哪一天不想他？

尤其在她有困难的时候，第一个总想起西敏，为什么不想海澄？

她受了委屈，也总会想起西敏；想起西敏怎样的宠她。

不知道西敏怎样了？他在干什么？

西敏迷迷糊糊地睡了好一会，他听见一些声音，好烦，好刺耳，他勉强张开了眼睛。

他迷蒙地，看见美芝和管家在争论。

“少爷难得睡着了，请小姐到客厅坐会儿好吗？”管家轻声说。

“我也是难得来一次。”美芝在发火，“你为什么老是阻挡我，出去呀！这儿没有你的事！”

管家很为难，她当然护着小主人。

“珍姑，”西敏忍不住了，“你带她到楼下，美芝，我换件衣服立刻下来。”

“西敏，你醒了！”美芝走过去，坐在床边，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我没事，只是有点疲倦！”

“我已经来过两次，她说你睡了，不准我进你的房间。你们这个管家真没礼貌！”

“我们到客厅谈，好吗？”

“不！我要在这儿陪你！”美芝对珍姑说，“去拿两杯冰淇淋进来！”

“我不吃。”

“一杯冰淇淋，另外拿一杯少爷喜欢喝的，你以前不是喜欢喝柠檬水吗？”

珍姑摇摇头，出去了。

珍姑一面跑下楼梯一面想：差不多两个星期没有吃过固体食物，还喝柠檬水。要命！

到楼下，刚巧碰看见雅莉进来。

珍姑看见雅莉，很高兴；这些日子观颜察色，她也知道西敏的“病”，是为了雅莉。

“狄小姐，你来了真好！”

“珍姑，西敏在家吗？”

“在，他在！”

“刚才我打电话给他，电话打不通……”

“啊！真对不起狄小姐，我看见少爷睡了，我把插头拉掉，我怕铃声吵醒他！”

“西敏在……”

“在他的房间！”美芝是想起了要吃点心，走出房间找珍姑，雅莉和珍姑

的话她全听见，心里也全明白。她不禁妒火中烧，“我和西敏两个在他的房间！”

雅莉面色惨变，满怀喜悦，仿佛被戳了一刀，点点血滴在心头。

“狄小姐，不是……”

“珍姑！”雅莉沙哑着声音：“我明白电话为什么要拉掉插头。”

“那当然，我和西敏亲热不想人家骚扰。”美芝冷笑，“我一直以为你是天真无邪的小妹妹，想不到你竟然勾引西敏！”

雅莉一咬下唇，转身便走。

“狄小姐，雅莉小姐，”珍姑抓住雅莉，大声叫，“少爷，雅莉小姐来了！”

西敏听见叫声，他一怔，随即跳下床，跑出去，果然看见雅莉，他开心得忘了形：“你终于回来了！”

雅莉回过头向上望，眼中凝满泪水。

“雅莉，为什么哭？”西敏走下楼梯。

“西敏，跟我回房，”美芝挽住西敏的手臂，“别理那小鬼！”

雅莉站也站不住了，她用力推开珍姑。

西敏也摔开美芝：“雅莉，不能走！”

他跑了一半楼梯，也许太心急，也许体力不支，一时失去平衡，竟然由楼梯直滚到楼下。

雅莉停了一下，很想上去看看，因为西敏躺在地上动也不动，他死了？还是昏了？就在这当儿，她听见美芝发狂般叫着：“西敏，西敏，你没事吧！不要吓我！”

雅莉终于紧握双拳，走出李家。

消息传得好快，西敏的父母、思敏、珍姑、潘姑娘（西敏爸爸——李百翔的管家）、雅各、伟烈和月媚、海澄和依芙……还有李家一些亲戚都到医院探视。

美芝坐在张黛黛的身边哭，时间过得好慢，每一个人都焦急等待。

终于，医生出来了，张黛黛和李百翔首先扑过去：“黎医生，西敏怎样了？”

“幸而你们家楼梯的地毯厚；而且，我问过珍姑，他大概摔了二十级左右，伤势不太重。”

“手脚都没有折断？”

“头有没有摔伤？”两夫妇抢着问。

那时候，所有的人全部挤过来。

“我们替他照了X光，做了几个检验，要明天才有结果，”黎医生轻叹一口气，“他的额是擦伤了，希望他的脑和头骨没有事，不过……”

“黎医生，不过怎样？”张黛黛满面泪痕，“他是不是会残废？”

“不，李太太，你不用太担心，我只是有点奇怪，西敏身体一向很好的。可是，刚才我替他检验时，发觉他身体很虚弱。”

“怎能不虚弱？西敏已经差不多两个星期没有吃饭。这十几天来，每天平均睡不到四个钟头，他整天关在房里，太阳也没见过！”

“怪不得！我要替他打支针，让他好好的睡一觉。”黎医生说，“各位请回去吧！”

二十四小时之内，他是不会醒来的！”

医生回到急诊室，每个人面面相觑，都很担心，美芝哭得像个泪人。

“西敏怎会不吃不睡？”李百翔责问妻子，“发生了这样的事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要是西敏死了怎么办？”

“告诉你又怎样？你会关心吗？”

“我为什么不关心？西敏是我的儿子！”

“关心！”张黛黛冷笑，“如果你关心西敏，就不会抛下我和儿子不理！”

“到底是不理你，还是你不理我？我不是想搬出去的，是你迫走我！”

“你既然不理我，不理家，倒不如大家分手，各自找寻快乐。”

“我承认冷落了你们，但是，我不是出外做坏事，我只不过想多赚点钱，令你们过得更快乐，谁知道……”

“世伯、伯母！”雅各忍不住说，“西敏的性格很忧郁、很悲观；但是，他并不需要钱，只是要父母的爱和家庭温暖。他实在太寂寞了！”

李百翔和张黛黛，黯然垂下了头。

“阿姨！”美芝抹着眼泪说，“我明天再来看西敏！”

“好的！谢谢大家关心西敏。为了我们的孩子，闹了大家半天，各位请回吧！……”

雅莉一直守在窗前，她看着雅各的汽车驶进花园，她连忙跳上床，盖上薄被，闭上眼睛装睡。

雅各果然轻轻开了她的房门，他走到雅莉的床边，见她熟睡了，他轻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轻轻地蹑足离去。

一颗泪，在雅莉的眼角滑下。

第二天，雅各看西敏之前，走进雅莉的房间，看见她正在梳头发：“我去看西敏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他怎样了？”雅莉装作很平静。

“他身体很虚弱，医生说话吞吞吐吐，我怀疑他在隐瞒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雅莉感到喉头干涩，“他有生命危险？”

“也许不会那么严重，但是我们离开医院时他好像没有醒过。”雅各扶住门框，“我只是担心他会残废！”

“也许不会的，你有看见美芝吗？”

“有，哭得一塌糊涂。雅莉，你和我一起去吧！”

“对不起，哥哥，今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；而且，我知道今天一定会有很多人去看西敏。何必一大堆人挤在一起？改天好不好？”她挤出了笑容。

“好吧！下次一定要去！”

雅各走了。雅莉连忙关上房门，她倒在床上哭了起来。

残废！美芝！美芝！残废！她担心、她痛恨、她悲伤、她妒忌！她不能原谅西敏，她不能！

## 十四

雅各走进病房，特大的高等病房已站满了人，李百翔夫妇守在儿子身边，但是西敏仍然没有醒。

“狄少爷！”珍姑轻声叫他。

“少爷还没有醒？”珍姑摇摇头，用手掩住红肿的眼睛。

雅各站在一角。突然，他听见张黛黛叫：“百翔，你看，西敏的眼皮是不是在动？”

“是的，西敏！爹地在这儿，弟弟也在这儿，还有妈咪，你的朋友，”李百翔叫着，“你醒醒！”

西敏缓缓睁开眼睛，看见李百翔，他似乎有点意外：“爹地！今天不用上班吗？”

“爹地不上班了，陪儿子要紧。”李百翔满面笑容，“孩子，哪儿不舒服？”

“我没有什么，不用担心。”他缓缓坐起来，“我想去洗手间。”

“好的，爹地扶你！”

西敏双脚一下地，虽然李百翔扶住他，可是，他膝盖一屈，篷的一声倒在地上。

“西敏！”张黛黛尖叫，每一个人走上来。

“怎会这样的？”李百翔吓得面青，和妻子、思敏一同扶西敏回床上。

“爹地，我的腿麻了，不能动，大概是瘫痪了！”

“啊！快叫医生！”一会儿，黎医生进来。

“黎医生，你说过西敏的四肢没有事！”黛黛哭叫着，“但他的腿麻了，连站起来都不可以！”

黎医生立刻替他检查，一会儿，他摇下头：“没事的，一定没有事，明天，我请费医生来看他！”

“费医生？什么专家？”

“心理医生，这儿有很多这样的病人，西敏患了心理性残废。但和他的脚无关，我可以担保！”

“我儿子的腿不能动，看心理医生有什么用？”李百翔不满地大叫。

“百翔兄，别急！”黎医生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多看一位医生，有利无害！”

“雅各！”西敏在父母和黎医生争辩时，他低声问，“雅莉还在生我的气？”

“生气？不可能，她今天只不过有事！”

“我昨天看见她很伤心，她一定在恨我；但是，雅各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是无辜的！”

“你们吵架了？雅莉这孩子，老爱闹事又不懂事，我非要回去教训她不可！”

“不能责备她。那不是她的错，只怪我们有缘无份，一切都是天意，注定我今生不能得到她。”

“我会弄清楚这件事！”

“算了！反正我已经残废，我是配不起她。”西敏突然看见什么，眼睛瞪得很大，“妈咪！赶她走！我不要见她！赶她走！”

“孩子，她是美芝呀，昨天是她和珍姑送你进医院的，她今天一早就来了！”

“她害死我了！”西敏伏在枕上放声大哭，“她害死我了！”

百翔心痛得眼睛、鼻子都红了，她推了推妻子：“别再折磨孩子，一切依从他！”

张黛黛只好走到美芝的面前：“美芝，对不起，西敏有病，他心情不好，

等他精神好些，我立刻通知你。”

雅各回家，走进雅莉房间，雅莉熟睡如昨。雅各一手拉起她：“不要睡了，我有话要跟你说！”

“西敏不是……”

“没有死，不过双腿麻木，完全不能行动，怎么啦，你还关心他？”

“因为他是你的好朋友！”

“仅此而已？听说，西敏昨天由楼梯摔下来，与你有关。”

雅莉一怔：“他跟你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他没有说什么，只是说无辜！”

“无辜？”雅莉惨笑，“和美芝在房间里鬼混，连我的电话都不听，无辜？”

“你不要听人家说闲话！”

“我不会用耳，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！”

“你亲眼看见！他们两个在房间……”

雅莉摇一下头：“我没有走进西敏的房间，只是美芝出来，骂我抢她的西敏。不久，西敏也由房间穿着睡衣走出来！”

“这不能证明什么！”

“一个女孩和一个穿睡衣的男孩子在房间，美芝一看见我就骂，你敢说他们没有私情？而且，如果没有特殊关系，为什么要躲在房间里？玩填字游戏？玩填字游戏也用不着穿睡衣！”

“对了，你不是提议暂时和西敏分手，考验你们的感情？你既然可以交男朋友，那，西敏和美芝来往，或者西敏太寂寞，美芝去陪他，也没有大不了的，反正公平。”

“可是，我没有穿着睡袍带男朋友走进房间。我所做的一切都光明正大。”

“明天你去看西敏，大家当面说个明白，省得互相猜疑。”

“我不去，我恨他！”

“奇怪，海澄有依芙，你虽然不开心，但是，你没有恨他。西敏有美芝，你为什么那样妒恨，你不是爱上西敏吧？”

“我……他不配！”雅莉别过了脸。

“雅莉，没有爱，根本不会有恨，你恨西敏，证明你爱西敏甚深。”

“哥哥！”雅莉突然倒在雅各的怀中嚎啕大哭，“这两天，我压制得好苦！”

“别哭，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，我始终认为西敏很爱你，是你误会了他。今天，我看见他当着家人的面前赶走了美芝！”

“总之，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他令我失望、痛心，我不会原谅他！”

“别难过，我会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。我始终对西敏有信心！”

两天后，雅各把珍姑带回狄家。

雅莉看见珍姑，很意外。

“狄小姐，我来请你救救少爷！”珍姑恳切地说，“医生说少爷很虚弱。不过，他一向身体不错的，只要肯吃饭，吃几天牛排，身体会逐渐康复；但是，老爷太太迫他也只肯饮鲜奶，唉！他又不是婴儿，吃奶怎能维持体力？他这样下去，我真的不敢想像！”

“他的腿，根本没有事；但是他不能走路，这完全是因为他失去了求生意志，他不想活，想把自己慢慢折磨死！”雅各插嘴。

“珍姑，要救你们少爷，为什么不去找美芝小姐？”

“别提周小姐啦！少爷看见她，像见鬼一样。记得那天你去看少爷，我不让她进少爷房间，因为少爷吩咐过不接见周小姐，她硬冲进去。我和她吵，把睡着的少爷吵醒了，少爷叫我带她到客厅。”

“但是，周小姐结果在你们少爷房中。”

“她死赖着不肯走，还要我去拿饮料。她是客，我不能不招呼她，何况她又是太太喜欢的。我由少爷的房间出来，就碰见你，前后不到三分钟。”

“三分钟？”雅莉也呆住了。

“雅莉，三分钟能干什么？而且美芝和你见面的时候，衣饰齐全。”

“西敏为什么穿了睡衣？”

“都是为了狄小姐。”珍姑侧起头想一下，“我记得差不多三个星期前，少爷那天很早由贵府回家，面色很难看。由那天开始，他不吃不睡，后来太太强迫他，他也是每天喝鲜奶，不过每天仍然不肯睡觉，说是等电话。后来，实在熬不住，每天会睡四五个钟头。每次醒来，第一句话就是问我：狄小姐有没有电话来？又埋怨自己不应该睡着了。”

少爷从此没有出外，整天关在房间，早、午、晚都穿着睡衣。太太怕他寂寞，请周小姐去看她，他知道了，立刻吩咐我们，如果周小姐去看他，千万要挡驾，他不喜欢和周小姐见面。这件事，如果狄小姐对我不信任，可问狄家任何一个佣人，因为每个佣人都接到命令，少爷不接见周小姐！”

雅莉低首沉吟。

“那天在医院，少爷当着大家的面前赶走周小姐，昨天周小姐又去看少爷，少爷竟然拿起床头的水杯掷她，吓得周小姐叫救命，潘伟烈少爷也看见的。”

“那……”雅莉心动了。

“狄小姐，你想想，少爷那么大个人，又没有病痛，如果不是为了狄小姐不眠不吃，他怎会跑楼梯也会摔下来？唉！”珍姑长叹一口气：“一切都是我错，我拦得住周小姐，少爷也不会弄到今天的地步。狄小姐，求你可怜我们少爷，见他一次，劝他吃东西，否则，他真会支持不住。”

“我考虑一下！”

吃过晚饭，潘伟烈对月媚说：“我今晚不回家睡觉，你不用等门。”

“知道了！”

“伟烈，你去哪儿？”美宝问弟弟。

“去医院陪西敏！”

“李世伯和伯母不是请了两个特护给西敏吗？”美宝有点不明白。

“特护是侍候他吃药、打针、量体温、洗脸等清洁工作；但是，西敏双腿不能动，难道要特护抱他去厕所？”

“其实病人不良于行，大小便可以在床上解决！”

“西敏害羞又有洁癖。为了照顾他，我和雅各、海澄轮流值夜。今晚我值班，姐姐，月媚，我走了！”

月媚去送伟烈，程克安对妻子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去打牌？”

“你在家，我不出去了！”

“等会儿我还有应酬。”程克安拿出几张一千元，“这是赌本，快去约麻雀搭子，迟了，找不到将友。喂！赢了钱，别忘了明天请我吃早茶。”

“你让我打通宵牌？”美宝很意外，丈夫一向管束甚严。

“唔，难得一次！”

美宝很高兴地跑去打电话，回来的时候，满面笑容的：“他们都约到了，我们一起出门，我搭你的顺风车。”

“你先去吧！时间不同！”

“你什么时候出去？”

“今天为了两张订单，请几个外国朋友上夜总会看表演，我要等他们电话！”

“我约了人，我先去！”

程克安看着妻子上了楼梯，他对月媚说：“吃过晚饭，到我的房间替我按摩一下肩膀，唉！全身酸痛！”

“表姐夫不是要去应酬？”

“就是因为要去应酬，整天工作应酬、工作应酬，骨都散了。别忘了吃过饭立刻到我的房间，我赶时间。”

“表姐夫赶时间，我立刻就来。”

“不！先把肚子填饱！”程克安板起脸，“我不喜欢人家说我刻薄、虐待！”

月媚匆匆吃过晚饭，便到程克安的房间。

他已躺在床上。

月媚替他按了两下，他突然说：“朋友送了一瓶按摩油给我，放在洗手间，你去给我拿出来。”

月媚走向洗手间，程克安立刻把房门锁上了，然后坐回床上。

月媚不久出来，她说：“请躺下！”

“我们一起躺下！”程克安用力一拉她的手，月媚站不稳，整个人扑倒在床上。

程克安立刻把身体压上去。

“表姐夫，你干什么？”月媚吓得魂飞魄散，全身发抖。

“表姐夫疼你，我最喜欢你这种小绵羊。”程克安在她耳边说，“我喜欢处女！”

“不，我已经答应嫁给伟烈，”月媚挣扎着，拚命地挣扎，“我不能让你污辱。”

“伟烈不会知道的。”

“将来我嫁给他，他就会知道，求你放开我，”月媚呜咽，“请求你！”

“那福头小子，不会知道是不是处女，来吧，让我好好亲你！”程克安手口并用的，月媚越是挣扎，他越兴奋得嘻嘻地笑。

嘶！

“救命！”月媚护住赤裸的上身，可是，很快，程克安又向另一个部位进攻。“求你……”

他像一头饿狼！

“不！……”一声惨叫，一切又恢复平静。

时钟走了一个圈，又走了一个圈。

月媚伏在床上不停抽噎。

“不要哭了，我对不起你，刚才我疯了，我保证不会有下一次！”

“你是个处女，我很感动，以后，我会好好待你和伟烈，我会成全你们，补偿我的过失！”他吸着烟，轻轻地说。

“今晚的事，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否则会产生家庭惨变。你表姐会气得自杀，伟烈也会杀死我，同时，他也不会放过你！”

“这……不是，我的错！”

“但你已经给我玩过了呀，事情一揭穿，他真的是福头也知道你不是处女，你自己想想，他还会要你吗？当然，如果你不说，他便什么都不知道！”

“你害死我了！”

“不会那么严重，我们保守秘密，根本没有人知道，你仍然可以做你的潘医生太太，别哭了，哭肿了眼睛人家会生疑！”

“你再敢污辱我，我死……”

“不会啦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我对不起美宝、伟烈和你，信我吧，我又不是禽兽！”

雅各推开病房的门，看见李百翔夫妇守在儿子床边，消瘦不堪，面青唇白的西敏，木然地躺在床上。雅各推了推妹妹，轻声说：“进去吧！”

雅莉走进来，看着西敏说不出话。

李百翔夫妇不自然地看住她：“小姐……”

西敏缓缓回过脸去，看见雅莉，他高兴得张着嘴，好一会儿才叫了起来：“雅莉！”

雅莉低垂下头。

西敏想走下床去迎接，第一只脚落地，张黛黛连忙按住他：“你忘了你不能动？”

“爹地，妈咪，”西敏躺回床上，“我想和雅莉谈谈！”

夫妇俩交换看了一眼，张黛黛含笑对雅各说：“我们去喝杯茶！”

“雅各！”西敏说，“替我挂上谢绝探访的纸牌。”

雅各点点头，和李百翔夫妇出去了。

“雅莉，还在生气？”西敏满足地看着她，“对我一点信心也没有？”

“西敏！”雅莉终于走过去，伏在西敏的胸前。

西敏拥着她，闭上眼睛，感慨万千的吸了一口气，“相信我，我永远不会辜负你，就算你抛弃了我，我对你的心也不会变。”

雅莉仰起脸，抚着他的头发、他的脸：“你怎么这样瘦？这样憔悴？”

“我以为你不再要我，我心灰了，我只希望自己快点死去！”

“不！”雅莉掩住他的嘴，“你不能死！你要为我而活。”

“你根本不需要我！”西敏鼻子一酸，咽喉阻塞，“单方面的爱是没有结果的！”

“如果我不爱你，那天我会到你家里去吗？”雅莉既心痛又后悔，两颗泪，滴下来，“我不应该在你昏迷的时候弃你而去！”

“不要哭，小宝贝不要哭！”西敏紧拥着她，自己禁不住也流下泪来，“没有人会忍心怪你，只要你来看我，已经补偿了一切。”

雅莉把眼泪揩在他的睡衣上，“想不想我留下来陪你？”

“你……”西敏狂喜，又哭又笑，“你肯吗？雅莉！”

“可以，不过先要依我的条件。”

“你说，你说！”

“每天要吃四餐，午餐和晚餐要吃两块牛排，要喝鸡汤，要吃饭！”

“我乐意。”

“第二，你必须尝试步行！”

“假如我真的残废，你是否不要我了？”西敏突然很恐慌。

“我没有恋爱过，但是，我知道爱一个人，并不是爱他的外表，如果你

真的残废了，我停学为你推轮椅。”

“不，你喜欢玩，你不能要一个残废的人，我也不忍心让你一辈子推轮椅。来！帮我，我要立刻试试，我会为你努力的！”

西敏很紧张，一手抓住床，一手拉住雅莉（其实雅莉心里慌得直跳），他千辛万苦地把一只脚踏在地上，继续又去移另一只脚。

“小心，”雅莉低声说，声音微颤。

西敏满怀希望，雄心万丈，终于，两只脚都站在地上。他的身体立刻向前扑，雅莉用尽力气抱住他。

“我们走！”他喘着气说。

“慢慢来，今天学站，明天才学步！”他们相拥着，站在床边。

西敏极力平衡自己的身体：“二十多天了，你找到你的梦中情人没有？”

“找到了。”

“是怎样的？”

“样子像李西敏。”

“我？”他开心得大叫，“还有呢？”

“仪表、风度、性格、品德，都像李西敏！”

雅莉闭上眼睛，想着她的梦境。

“雅莉，”西敏狂吻她，“那就是说，我适合你，你的理想偶像也是我，我们终于相配了，我好开心！”

“但是，有一样不像！”

“什么？”西敏的笑容凝住了。

“我的白马王子虽然像李西敏，但是，他很勇敢，像个英雄，每一次我有困难，有危险，他一定来救我，他经常保护我，令我有安全感。可是你，又瘦又弱……”

“雅莉，你放心，我只不过自暴自弃，只要有你在，我有了希望，我要为你好好地活下去，我很快就能康复！”

“那就好，”雅莉吻一下他的脸，“你站得太久，躺下来休息！”

“多站一会儿，明天我一定要开始走路！”

“别急，一步步来，病人要听话。”雅莉扶他上床：“好好休息一会，我出去找哥哥！”

“雅莉，”西敏急促抓住她，“你答应过留下来陪我的。”

“别傻！”雅莉贴一下他的脸，“我只过去找哥哥，吩咐医院的厨房为你准备午餐，晚餐我会由家里带来。”

“不！雅莉，只要有你在身边，我什么都不用吃。”

“你不吃东西，怎可以保护我？”雅莉嘟起嘴，

“我不要你！”

“不能不要我！”西敏可怜兮兮的，“我听话了，我什么都愿意吃！”

雅莉拍一下他的脸：“等会儿我喂你！”

西敏握着她的手，吻着。

忽然有人推门进来，走在前面的是李百翔，张黛黛和雅各推着餐车随后，餐车上有许多食物。

“我儿子闹得天翻地覆的，原来为了你这位可爱的小娃娃，现在皆大欢喜。”李百翔拥住妻子的腰，“我们把儿子交给你，以后也不用担心了。”

“李世伯，伯母！”雅莉垂下头。

“西敏仍然很需要父母的爱。”雅各说。

“是的，西敏和思敏都需要我们。因此，以后我不会忙于赚钱，多抽些时间陪太太。

太太不再寂寞，也不会再理那些叔叔！”

“爹地，”西敏可开心，“你和弟弟都回家！”

“我们搬去新别墅，过新生活。”李百翔说，“雅莉，你不是要喂西敏吃午餐，不要客气啊！”

西敏和雅莉相视一笑。

幸福，充满了房间。

只有雅各是例外的。

星期六，雅各参加一个中学时候好朋友的婚礼，酒宴散后，几个同学拥着新郎新娘上夜总会，雅各是伴郎，更是非去不可。

那天早上开始下雨，雅各穿了一套黑色的礼服，外披一件白色的干湿褛。雨并不大，他不想戴帽子，太土气。

坐在夜总会里，喝着粉红色香槟。

“雅各！”新郎说，“和贝芝跳个舞！”

雅各和贝芝走出舞池，一直到舞池中央，突然眼前白光一闪，雅各的脚步停住了。

他看到了艾妃！

她把头发向上梳起了一只髻，身上是一件白色的云纺的长裙，上身是透视装，腰间围着一串紫色的兰花直垂到裙脚。髻旁也插了一圈兰花，云白裸露的脖子上是一条蓝宝石的项链，是和耳环配成一套的。

好艳丽的她——艾妃。

“艾妃！”雅各情不自禁，低叫起来。

“雅各，”贝芝讶然问，“什么事？”

“噢！没有什么！”

这时候，艾妃也发现了雅各，她既高兴，又害怕，她真想上前扑进他怀里。可是，不行！她记起她曾经向胡国威发誓，在她未完成责任之前，她不能和雅各通消息，更不能和雅各见面，说话更是犯了大忌。她不能被雅各见到，不能接近他，她皱了皱眉。

“怎么了？”王大伟立刻问。

“有点晕，大概是喝了酒。”

“回去休息一会儿，等会儿再跳！”

“对不起，令你扫兴。”

王大伟和艾妃的座位在僻角处，她最喜欢选这种座位，躲在这儿，人家不容易看见她。不过，她准备坐一会儿，就喊头痛，要王大伟带她离开这儿。

一切都看在雅各眼里，他连忙对贝芝说：“我遇见一个失踪了很久的朋友，对不起！”

他抛下贝芝便走向艾妃那儿。艾妃看见了，心里替雅各好担心，因为胡国威曾说过会派人监视艾妃，如果艾妃不守信用，就在雅各英俊的脸上划朵花，或者打断他的腿，他今生今世也不能再打球。

她绝不容许胡国威伤害雅各，于是，她抚着王大伟的领带。

“你的领带好漂亮，很配你的西装。”

“是吗？”王大伟受宠若惊。

“艾妃！”雅各已走到她桌子的前面。

艾妃装作没有听见雅各的叫声！继续对王大伟说：“你不是有一套灰色西装？我送你一条全丝的红领带。”

雅各看见艾妃和王大伟那样亲热，炉火中烧，他大声叫：“艾妃！”

“你大叫大嚷干什么？”王大伟忍无可忍。

“噢！一场误会，我们认识的，”艾妃连忙说，“我来给两位介绍，这位王大伟公子，是我的男朋友；狄雅各，大学同学！”

王大伟向他点了点头，雅各没有理他：“艾妃，你失踪了三个多月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无声无息的，害得我到处找你！”

“有这回事？我去意大利玩了两个月，最近天天和大伟在一起。”

“艾妃，我要跟你说话！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现在。”

“现在？”艾妃左右看了一眼，总觉得背后有人，“好呀！请坐，大伟，要一只酒杯，给狄先生倒杯酒。”

雅各仍然站着：“我要单独和你谈！”

“不行啊！”艾妃挽住王大伟的手臂，“我不会抛下大伟的！”

王大伟得意地笑一下：“想约会艾妃？等着排期吧！”

有一千根针刺在雅各的心房上，他闭了闭嘴唇说：“好，时间、地点，由你选！”

艾妃想了想，望住大伟：“这个星期我们的节目都排满了，对吗？”

“唔！我们天天有节目。”

雅各忍住气：“那么，下一个星期吧！”

“下个星期？”艾妃一阵娇笑，“可能我已经结婚了。大伟，我们去跳舞！”

“好！”两个人手拖着手出去。

“艾妃！”雅各喝住她。

艾妃果然停下来。但是，只有三十秒，她就拖着大伟走。

雅各一手抓住她，把她拉回来。

“啊！”艾妃痛得叫了起来。

“喂！你干什么？”王大伟面色大变，“你立刻放开艾妃！”

“我和她的事，用不着你管。艾妃，”雅各双眼冒火，“跟我走！”

“岂有此理，”王大伟要跟雅各打架，“你大概是吃了豹子胆！”

“犯不着跟他吵！”艾妃用身体隔在两人中间。凭雅各的身手，他一拳就可以打倒王大伟的；但是，王大伟的身份，王大伟的爷爷，还有他爷爷手下的打手，闹起来，雅各必然会吃亏：“狄雅各，你放手，我不认识你！”

“不！除非你跟我说清楚。”

“我和你无话可说，请不要自作多情，再见吧！”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对我？”

艾妃出其不意地低下头，在雅各的手上用力咬了一口。

雅各手一松，艾妃立刻拉着王大伟走。

“他是个疯子，我们到别处玩！”

“我们的东西？”

“叫经理替我们拿，你签单，快走！”

“艾妃，”大伟看着她，“你为什么哭了？”

艾妃立刻撒了个谎：“那疯子把我的手腕抓得好痛！”

“可恶，太可恶，我要收拾他！”

“算了，他神经不正常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我们还是到别处开心……”

雅各还站在那儿，艾妃咬得好狠。他的手背渗着血丝，皮破了，血在流；但是他手上的伤，比不上他心里的伤，比不上他心里的伤深，他按着胸口，那儿像有火烧，一股腥气直冲上口腔。

他的同学都赶过来：“雅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没事。”他苦笑，“我有点倦，想先走，下次我补请大家。”

他拿回干湿楼，走出夜总会的门口。

“先生，走了？”替他泊车的侍者说，“我替你把车开回来？”

雅各摇一下头。

“你的朋友没有走，你还要回来？”

雅各没有回答他，走出去，天上下着面条雨，他穿上白色干湿楼！

雨，洒在他的脸上，凉凉的。

他把两手插在袋里。

前尘往事，一幕幕影在眼前。

拥抱、热吻、深情，一切尽付流水。

他深爱她！找了她三个多月。想不到，她扔了他，投进另一个男人的怀里。

湿透的头发挡住了眼，他突然一阵狂笑：他多么愚蠢，他像个小丑，他以为她爱他，其实，她只不过是玩弄他。

不近人情的父亲，严厉的家规，一切全是谎言，其实，她早就有了爱人。

他看不见前面的路，他用手掌抹一下脸，一会儿又模糊了，凉凉的、暖暖的，一串串，他分不清楚是泪还是雨！

前面还有路吗？他还有路吗？

雅各将近天亮才回家，浑身上下，没有一寸不是湿透的。换了别人，一定会大病一场；可是，他一点事也没有。他人是好好的，但是心却伤透了。

不过，从此之后，没有人再敢在他面前提起胡艾妃。

相反的，艾妃没有淋雨，但是，她却生病了。躺在床上，吃不下，也睡不着。

她拨了一个电话到雅各的房间，雅各问：“找谁呀？”

她就连忙挂上电话。

王大伟知道艾妃病了，带了许多鲜花和水果来探望她。

“哪儿不舒服，看过医生没有？”

“我没有病，”这是胡国威教她说的话，“只是心里不舒服！”

“是不是为了昨天那个姓狄的，他侮辱你，我叫人教训他！”

“我从未把他看在眼里，又怎会为他气病？他以前的确追过我；但是，我受不了他的牛脾气，来往一两次便和他说明拜拜，谁知道他还是不自量。这种人，不理他，他就没趣，昨天我咬了他一口，担保他怕了我。唉！”艾妃叹了一口气，“其实我是为了爸爸担心！”

“胡世伯？他有什么事？”

“很大，很大的麻烦，谁也帮不了他！”

“你告诉我，我会尽能力帮助他！”

“不，怎可以麻烦你，这件事不是普通的事，是相当麻烦的。我们只不过是普通朋友，我怎可以负累你？”

“昨天，你承认我是你的男朋友！”

“我只不过要那疯子死心。大伟，我们谈别的好吗？我很闷！”

“胡世伯到底有什么困难？你相信我，我一定可以帮助他！”

“改天再说吧！好吗？”这也是胡国威教她的。因为他知道王大伟实在喜欢艾妃；所以，他叫艾妃不要去求大伟，相反的，用心理术，迫大伟主动帮胡国威。

以后，艾妃就像个病美人似的，大伟每天来，她天天向大伟叹气，大伟不断地要求帮助她！

“我会告诉爸爸，由他决定！”

这天，胡国威带着保镖阿力和阿方，由阿胜开车。去参加一个生意上的朋友的婚宴。

如果艾妃不是赖着不肯动，她也会和胡国威，大伟一起去。

上车的时候，阿方跟住胡国威上后车厢，阿力不高兴，在叫：“喂！你是坐司机位旁边的，一直都是我陪着老爷。”

“以前彪哥也是坐后面的，而且我身手好、枪法好，又够气力，应该由我保护老爷！”阿方死也不肯下车。

“老爷！”阿力不服气。

“算了，一次半次不要争。时候到了，我不想迟到被人家骂摆架子！”

一条山路，静静的，自从香港节省能源，霓虹光管又受到管制，晚上出外的人减少，东方之珠因而黯然失色。

拐了一个弯，突然有一辆汽车由避车处开出来，挡住了胡国威汽车的去路。

“把车倒后，转舵口家！”胡国威见形势不对，立刻下命令。

阿胜想把车倒转开，可是，后面又有一辆车挡住。

“走不掉了的，”阿力说，“大家拿着枪，看见有人走过来就开枪！”

“用不着开枪了！”一种冷冷的声音由后面传过来。

“你发神经，不开枪等他们来杀人？”阿力很生气说，“赶快带老爷由后面的山坡走，我们掩护你……”

“哈！哈！”阿方两声干笑，把压在胡国威腰间的枪向前一推。他命令胡国威说：“吩咐他们把枪抛出车外！”

胡国威吓得唇都颤了；其实，这种心惊肉跳的生活，他已经过了十几年：“阿力，阿胜，你们就依照阿方的话去做吧！”

“哼！”阿力愤愤的。

“把枪抛远些，阿胜做得好。阿力，你插在短靴里，还有一柄短刀，也一起抛出去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快！”

“哼！我现在明白了，原来你是马大海派来卧底的，你根本就不是阿彪的结拜弟弟。”阿力握紧了拳头。

“我根本从未见过阿彪，我混进阿彪的家，无非想找机会。不错，我是为马大海做事的。如果不是我，他们又怎知道胡国威的汽车，在这个时候经过这儿？这叫里应外合。

哈！这个机会，马大哥已经等了好久！”

“你们要把我怎样？”胡国威颤声问。

“这是大哥的事，连我也不知道，阿胜，你亮三下车头大灯和车尾灯！”

阿胜没有动。

“叫他照办！”阿方的枪嘴戳得胡国威的腰很痛，“你们不合作，我要先杀死胡国威，然后收拾你们！”

“阿胜！”胡国威怕得要死，“你就照办吧！我的命要紧！”

阿胜知道主人已落在阿方手中，只好合作。

不一会儿，有几个持枪的人过来，把胡国威、阿胜和阿力带走。

由那天晚上开始，胡国威、阿力和阿胜，当然还有阿方，全部失踪了。

艾妃只好去报警。

第三天，两个警探来找艾妃。

“我爸爸有什么消息？”

“我们已经找到他，可惜……”

“他怎样了？”

“是一具满布伤痕的尸体！”

“他？”艾妃有点不相信，“死了？”

“不错！他是被谋杀的！”

艾妃惘然，不知是喜是悲，“谁是凶手？有线索吗？”

“疑凶马大海，是带着胡国威的尸体去警局自首的！”

“他，果然把他杀死了！”艾妃自言自语，声音轻得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到，“十几年了，他真有恒心！”

“胡小姐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“啊！没有什么，那天我报警，一共有四个人失踪，其余三个人呢？”

“三个？我们手上只有两个，一个阿力、一个阿胜，他们都有案底，而且和几宗枪杀案件有关。是马大海带他们一起去的，他们安全无事；不过，他们是罪犯，已经被我们扣留。对了，那另一个的真实姓名叫什么？”

“马大海没有带他去吗？”

“没有，马大海说从未见过阿方。”

“我不知道他的姓名，只知道他叫阿方。”艾妃忽然间好像已明白一切，“这种人，不会用真名，他在哪儿，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！”

警探带领艾妃去办理认尸手续。无论胡国威以前怎样对待她，但是名义上毕竟是爸爸。艾妃替他办理后事，风光大葬。

一个星期后，胡国威的私人法律顾问——张律师去见艾妃。

艾妃面无表情地坐在客厅里。

“胡小姐，由于胡先生生前没有立遗嘱，而你，是他唯一的亲人，依照法律规定，胡先生的遗产全部由你继承。”张律师等着看她惊喜若狂的表情。

“有这回事？”她丝毫也没有激动，平淡得好像听见政府又加水费了。

“是的！胡先生的遗产，除了缴交遗产税，动产和不动产，一共有……”

“张律师，”艾妃按一下手，“我不想太麻烦你！”

“不麻烦！这是我分内事。我既然是胡先生的律师，我应该把你应得的，计算一清二楚！”

“其实，我不想知道得太清楚。念中学的时候，我的数学不大好，对于数目字，很难记得牢。”

“你不必牢牢记着，遗产单上，会写得一清二楚的。胡小姐，你似乎对令尊的遗产没有什么大兴趣”，张律师觉得这漂亮女孩子很特别，“胡先生留给你的，不是一万，或者是十万，而是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！不过，在我的眼中，钱并不是那么重要！”

“胡小姐，我是个律师，我有责任，希望你不要令我为难！”

“我明白！”艾妃看了看屋子的四周，“我妈咪生前最喜欢这间屋子；而且，这间房子的屋契，本来就用我妈咪的名字；因此，我决定把房子留下来。除了这间房子，胡国威的财产我全部不要！”

“全部不要？”张律师瞪大了眼，“胡小姐，保养一间房子，也需要钱的，难道由它野草丛生，你怎可以一角钱也不要？”

“张律师，你放心好了，家母去世的时候，也留给我一些物业。虽然单靠那些钱，无法可以过得丰足，但也勉强可以维持的。”艾妃胸有成竹地说，“一个星期之后，我会解散全部佣人，只留下一个女仆，和一个在这儿工作了十多年的花王。”

“胡小姐足够二十一岁没有？”

“两个星期后，是我二十一岁的生日；所以，我可以领受先慈的遗产。”

“也可以领受胡先生的遗产。胡小姐，你不要胡先生的财产，准备把那些财产怎样处理？”

“我已经考虑过了，把它捐给保良局。”

“全部捐出？”张律师讶然，“胡国威先生的物业、厂房、机构、股票、黄金、美钞、现款和流动资金，几乎有一亿元！”

“他老人家在生时，也常常自称为亿万富翁，我相信他有一亿元！”

“胡小姐，请宽恕我大胆问一句，你为什么把全部遗产捐给保良局？香港还有很多慈善机构。”

“张律师，保良局内，有很多被抛弃，或被强奸的未婚妈妈，先慈是被我生父抛弃的。保良局，有许多孤儿，而我，正是个举目无亲的孤儿。”艾妃眼前一阵模糊。

“对不起！胡小姐，我不应该过问你的私事。”

“我不会介意，这不是不可告人的私事。”艾妃忽然问，“胡国威的古董值多少钱，大概遗产名单上没有登记。”

“没有！一来古董是无价之宝；而且，胡先生生前从未立过遗嘱，只是告诉我，胡小姐是他唯一的亲人。”

“我会把古董卖掉，将所得的钱捐给警察基金会。”

“捐给警方？”

“不错！香港治安太坏，需要有更多的警察保护市民的生命安全。”

“是的，胡小姐，你做的事，都很有意义。”张律师说，“不过，无论你把胡先生的遗产怎样处理，依正手续，你一定要领取胡先生的遗产。”

“好的！我一定会和张律师合作。不过，捐钱的事，还要请张律师帮忙。”

“等领受遗产的手续办妥，我会用胡小姐的名义把钱捐出去。”

“不！用胡国威的名义！”

“但，这不是胡先生生前的意思，完全是出于胡小姐的一番善心！”

“胡国威生前做过不少坏事！”艾妃吐口气，“他应该做点慈善事，减轻罪孽。”

“啊？好！”张律师虽然有疑问，但也不好意思问下去。

## 十五

雅莉拿着报纸，一面看，一面蹦跳着走进雅各的卧室。

“亿万富翁胡国威？”雅莉问，“艾妃姐的爸爸是不是叫胡国威？”

“唔！”

“他死了！”

“死了？”本来这是个好消息。因为，雅各一直以为是艾妃的父亲拆散他们；但是，见过王大伟后，他才知道自己受骗。

“他死了，把全部遗产捐给慈善机构，看来他也不坏，他是个慈善家！”

“当然不坏！”

“但是，艾妃姐说……”

“艾妃是个女骗子！”

“哥哥？”雅莉感到很奇怪，“你怎么骂起艾妃姐姐来了，你不是一直很想见艾妃姐吗？她爸爸死了，你们就可以在一起！”

“谁愿意和她在一起？水性杨花，下流无耻。雅莉，你忘了我已经警告过你了？我不准你再提胡艾妃这个人。”

“我不明白，”雅莉摊开两手，“你一直很爱艾妃姐的；但是，自从那天你由外面回家，全身湿透，像只落汤鸡似的，你就不准我们再提她！”

“因为，她不值一提！”雅各想起那天的事仍然生气。

“但是艾妃姐……”

“你再说我就打你！”雅各咬住牙，握起拳头在她的眼前晃了晃。

“你好凶啊！干什么嘛？”

雅莉扁起了嘴，委屈地退到墙边。

“对不起，雅莉，”雅各围拢着她的肩膀，“来，我们换一个话题。我一连两天，没有去看西敏了，因为，我知道他除了你，谁也不想见，这两天他好吗？”

“重了六磅，已经能够由楼上走到楼下，他说过两天可以带我去‘的士高’跳舞。

西敏虽然希望我在他身边，但是，他也很想念你们！”

“好吧！明天我去看他！”雅各尽量逗妹妹开心，“他们一家四口，不是要搬家吗？搬家一定要通知我帮忙。”

“一星期后，别墅便装修好，大约十天后就可以搬进去，到时，你非要帮忙不可。

因为别墅有间健身室，西敏想听你的意见，他要叫李伯伯派人去美国订购一些健身器械，他弟弟好喜欢练功夫！”

“想不到西敏爱静，思敏却爱动！”

“想不到西敏也喜欢运动，别墅除了有健身室，还有壁球室，又有网球场和小型高尔夫球场。”雅莉越说越兴奋，“西敏的妈咪说：搬进别墅，她要开一个盛大的舞会，把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请来，特别是你们‘四剑侠’，伯母说，一定要你们玩得开心。”

“西敏的妈咪最喜欢热闹，也最喜欢出风头。”

“最近，她改变了。其实，伯母是个很好的太太和母亲，以前是意气用事，她说要尽量弥补。”

“雅莉，西敏深爱你，毫无疑问；但是，你猜他的父母对你怎样？”

“看起来还不错！”

“仅是不错？西敏的妈咪，不是特别喜欢美芝吗？”

“现在李家已经没有人再提美芝了！”雅莉嘟起了嘴。提起美芝，她还要吃醋。

“最好我也不要提。”雅各问，“今天不去李家？”

“哎唷！我忘了，”雅莉看一看表直冲出去，“李家的司机快要来了！”

雅各看着妹妹的背影，笑了起来，他关上房门，倒在床上，抓起一本画报。

电话铃响，雅各一面拿起电话筒，一面仍在看画报：“喂！”

“雅各！”

雅各一听，就认得是艾妃的声音，嘴巴硬，心却不合作。一会儿，他才问：“你是哪一位？”

“艾妃，连我的声音都认不出来了？”

“啊，胡小姐，”雅各冷声说，“我记性一向差，请你原谅！”

“还在生我的气？”

“生气？为什么？”

“那晚在夜总会……”

“噢！对了，对了！”雅各不让她说下去，“那天我喝多了酒，一塌糊涂，竟然忘记，我是你的过气男朋友，跑到你的面前啰啰嗦嗦，怎样？王先生没有不高兴吧？”

“他是无关重要的！”

“他不重要谁重要？”

“你！”她的声音微颤。

“我？”雅各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，“我实在该罚，看见你和男朋友成双成对，要是我聪明的，根本就不应该走过去献丑。本来，我早就想打个电话向你道歉，可是，我又不知道你的电话号码。”

“我现在可以把电话号码告诉你，我的电话是，香港……”

“不！你不用告诉我了，我记性不好，你告诉我，不到三十分钟我就忘记了；而且，我刚才不是已经向你道歉了吗？你不是要我叩头认错吧？”

“雅各，赌气的话不要说了，我想和你见面谈谈！”

“那天在夜总会，还说不够吗？怎么？今天王先生没有来陪你？”

“不要说别人好不好？”

“什么别人？他是你最亲密的男朋友！”

“自从爸爸去世之后，我已经没有和他来往了！”艾妃委屈地说。

“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，你和王大伟在一起，是你爸爸迫你的！”

“是真的！”艾妃很焦急，“见了面，我才详细告诉你！”

“见面？”雅各低哼。

“今天晚上来我家，我们一起吃饭。”

“你的家？”雅各突然一阵狂笑，“你的家在哪儿？天堂？地狱？”

“对了！我从未告诉你我住在哪儿！”

“你已经告诉我了，那间黄色的，可是，你并不住在那儿。你害得我们四剑侠好苦，我们全都变了大笨蛋！”

“你和海澄他们？……”

“是的！海澄、西敏，还有伟烈，那天你答应晚上给我电话，但是结果电话没有来，我好担心，坐立不安。我的朋友提意去找你，我们四个一起去，找了一间又一间，由中午到黄昏，山顶住宅区根本没有你们姓胡的！”雅各说起来还气忿，“我们走得筋疲力尽，我的朋友不单只没有埋怨我，反过来安慰我。那时候，我担心、失望、惭愧，我什么面子都没有了，我对不起朋友，都是你害成的，骗子，女骗子！”

“对不起！我不知道你们来找过我，我也从未说过那黄色房子是我的家。”

“但每次我送你回去，你总是要我在黄色的房子门前停车！”

“我不敢让你送我回家，怕爸爸看见！”

“撒谎！”雅各向电话大声吼，“你撒谎，好不要脸！”

“雅各！求你来我家里一次，见了面，你高兴打骂，都由你！”艾妃求着。

“我为什么要到你家里？你是什么人？向我摆什么臭架子？哼！还要本少爷去侍候你，休想！”

“你既然不喜欢来，那么，我来你家里，向你解释一切！”

“你不要来，你来，我报警，我们狄家不欢迎你！”

“那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“你最好不要骚扰我，胡艾妃，我今生今世不要再见到你！”雅各愤然地挂了电话。

不一会儿，电话铃又响了，雅各一手拿起电话筒：“你好讨厌，女巫！”

雅各把电话掷向床上，他一手拿起车匙，关上了房门。

他把汽车开出去，漫无目的地向前驶……

西敏和雅莉挤着坐在一张椅里，“我知道你妈咪很喜欢美芝。”

“为什么还要提她？”西敏摇一下头，“难道她还害我们不够？”

“你妈咪喜欢美芝，是事实！”

“那已经是过去的事。”

雅莉弄着手指：“哥哥说，他相信你很喜欢我；但是，不知道你的家人是否也喜欢我？他在为我担心！”

“来，跟我来！”西敏一手拖起雅莉。

“干什么？”

他们一直走下楼梯，西敏大声叫：“妈咪！妈咪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张黛黛吓得由后面的厨房间直奔出来。

“妈咪，你来告诉雅莉！”

三个人坐下来，张黛黛坐在一张长椅上，西敏和雅莉坐在她的对面，两个人仍然肩并着肩。

“你这孩子，穷嚷嚷！”张黛黛用手帕轻轻抹着脸上的汗，“吓得我，还以为出了什么事！”

“雅莉担心你不喜欢她！”

“不喜欢她？喜欢还来不及呢！而且，我也实在感激你，如果没有你，西敏还是个竹竿儿。现在你看他又高又壮面色又好。如果没有你，他还要坐轮椅，哪有本领跑来跑去？所以，你虽然年纪小，可是，真了不起！”

“伯母，我不想做李家的恩人！”

“妈咪，”西敏很不高兴，“你喜欢雅莉，原来是因为她对我们有贡献？”

“没有那么简单，雅莉本身，有她讨人喜欢的条件：天真活泼，有青春感，她漂亮甜蜜，纯得可爱，她像个快乐天使，无论经过什么地方，都会留下快乐。”张黛黛很认真地说，“雅莉是我们家的小福星。”

“小福星？”雅莉看了看西敏笑。

“唔！是小福星，思敏本来是孤独的，但现在能够和哥哥生活在一起，有伴啦！他不知道有多快乐，到处告诉人家，他有一个最可爱的嫂嫂。至于我，假如没有雅莉，我和李伯伯根本不可能复合，我们本来已经分开了，现在能一家团聚，都是因为有了雅莉。

所以，雅莉不单只是小福星，而且是我们家的恩人，不！”张黛黛连忙更正，“是我们家的宝贝。”

“伯母太言重了！”雅莉含羞垂下头。

“是真的，我和李伯伯都说西敏眼光真好，真有福气！”张黛黛慈爱地看着她。西敏用手揽着雅莉的肩膀。

“我一直担心西敏不会交女朋友，想不到，他竟然是个多情公子。”

“一生只爱一次！”西敏贴着雅莉的脸笑，他最近总忍不住笑。

“伯母，你不是很喜欢美芝吗？”雅莉还是忍不住问，“我代替她，你不失望？”

“美芝，唉！说起来，都怪我糊涂！”张黛黛轻轻打一下拳头，“其实美芝的小姐脾气，品格，我早就知道了，她不会做好媳妇；可是，我为什么过去要鼓励西敏和她来往？我怕西敏寂寞，明知美芝不理想，也希望利用她替西敏打发时间。都是我自私，结果把事情弄糟了！”

“妈咪，你现在到底还喜不喜欢美芝？就怕你以后又偷偷把她拉来。”

“西敏啊！你以为你妈是傻子？老实告诉你，来十个美芝，我也不肯把雅莉换掉；而且，我们一家人都知道你根本不喜欢美芝，还惹她干什么？从今之后，我和周家一家三口都不再和他们来往！”

“其实，所有的事和美芝的父母是无关系的。”雅莉说。

“无关？那天西敏在医院里把美芝赶走，美芝在父母的面前告了一状，他的父母到我这儿来找我，骂了我一顿，他们一家三口都蛮不讲理。哪儿像狄先生和狄太太和蔼可亲，而且又通情达理。”

“伯母过奖了！”

“真的嘛！啊！对了，雅莉，这间屋子连你在内，一共有三个孩子，你猜我最疼谁？”

“思敏年纪最少，”雅莉乌亮亮的眼珠子转动一下，“伯母当然最疼他！”

“你可猜错了，我和李伯伯，自从有了西敏最恩爱；可是思敏出世不久，我们之间就有意见。因此，我和李伯伯都最疼西敏，当初为了争西敏，两夫妇差点打架呢！最后李伯伯还是让我，不过西敏和思敏都是我们的骨肉，我们对思敏也很疼爱。”

“哈！”雅莉瞟一下西敏，“原来你是李家的宠儿！”

“你又猜错了，现在我最疼爱的人，并不是西敏。”

“是谁？”雅莉急着问。

“是你！”

“我？”雅莉指住自己的胸口，不相信。

“不错，就是你，女孩子比较温柔体贴；况且，你的性格又特别可爱。”

“伯母，你不要这样说，西敏会吃醋的！他毕竟是你的心爱儿子。”

“我为什么要吃醋？如果妈咪不疼你，我才不高兴呢！”西敏拿起她的手，轻吻一下她的手指，“你忘了妈咪说你是我们李家的小宝贝？我不单只要妈咪疼你，还要所有的人都疼你！”

“西敏最近变得真厉害，喜欢开玩笑，有幽默感，又不害羞，蹦蹦跳跳的充满活力。”

我很高兴他的转变，他以前太忧郁、太内向，好令人担心。他变得那么好，都是受了你的感染和影响。”

“你不是说雅莉是快乐天使？她每到哪儿都会留下快乐，我天天对着她，怎能不快乐？而且，雅莉爱动，要她坐一整天，她真的会闷出病来。”

“现在西敏说话不知道有多开朗；以前，他从来不肯和我主动说一句话，就算我到他的房间去，逗他、哄他，他也爱理不理，根本没把我当母亲。现在不同了，他常常会主动和我聊天，也会跟我说句知心话，母子感情好多了。我真真正正得回一个儿子，也是雅莉的功劳。”

“你以前那些叔叔太多嘛！”

“你这孩子，还是不肯放过妈咪！”张黛黛指住儿子笑，“当初李伯伯为了忙于做生意赚钱，冷落了我，我受不住，要报复，于是也交起朋友来了；但是，没有一个是喜欢的，所以才会有一天一个，现在想起来也难为情。不过，最令我过意不去的，是李伯伯，我们虽然分居；但是，他把时间和精力寄托在事业上，从未交过女朋友。看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，爹地回来了！”

“是不是在骂我？”李百翔走过来，笑嘻嘻，在张黛黛脸上吻了一下，坐下来。

“伯母说李伯伯是好丈夫！”

“我当然是好丈夫，我对李伯母，一往情深，二十多年从未改变！”

“肉麻啊！”张黛黛瞟了丈夫一眼，“你说句真话，西敏、雅莉和思敏三个，你喜欢哪一个？”

“雅莉！”李百翔毫不考虑。

“喜欢的程度和原因？”

“你忘了我们一直希望有个女儿？现在有了，我把雅莉当女儿！”

“你真糊涂，怎可以把雅莉当女儿？”

“为什么不可以？你不喜欢？”

“雅莉将来要做李家的媳妇。”

“太太，”李百翔拍了拍张黛黛的手，“新时代的家翁家姑，都是把媳妇当女儿。”

雅莉嫁到我们家，我们不就是有了一个女儿，而且还是个最可爱的女儿！”

“对啊！”张黛黛开心得拍一下手掌，“有了儿子，还有女儿，还是养儿子合算。”

张黛黛满足地笑。突然，她说：“西敏很爱雅莉，我们都知道，但是这傻孩子，直到现在，对雅莉还是抱着患得患失的心情，相信你会不知道。”

“有这回事吗？西敏。”李百翔问儿子。

西敏点一点头：“越想得到的东西，越怕得不到，不是对雅莉没有信心，而是……总之，我老是担心会失去雅莉。”

“所以，”张黛黛拦住丈夫和雅莉的话，“为了令西敏安心，最好办法，

就是替他们办喜事。”

“要西敏和雅莉结婚？”

“那是迟早的事，只不过提早结婚吧！雅莉做了李家媳妇，别说西敏安心，连我也开心呢。”

“你那么开心，一定又有什么特殊原因，是不是？”

“张夫人，阮太太的儿子都结了婚，每次见了面，上美容院也好、逛公司、吃下午茶也好，她们总是谈论媳妇；只有我，哑口无言。如果我有个媳妇；而且我这个媳妇又这么讨人喜爱，包管人人赞她的，我要足了面子。”

“可是，雅莉年纪还很小。”百翔看了看雅莉，雅莉露出了求助的神色。

“啊！”黛黛收住了笑容，“那你是不同意，你一点儿也不关心儿子。”

“唉！太太，我怎会不关心？不过，雅莉年纪轻，又活泼得像个孩子，迫她早婚，实在太残忍！”

“好！西敏就永远没有安全感。”

“要西敏有安全感，也用不着要他们立刻结婚，应该还有别的好方法，比如订婚。”

订了婚，他们是未婚夫妇，雅莉又不是感情不专一的人，她会尊重婚约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我赞成先订婚。”西敏说，“让雅莉多玩一两年。”

“你怎么也这样说？”张黛黛呆了呆，“我们不会管束雅莉的，结了婚，她一样可以玩。”

“不过，结了婚的女人，总不能玩得那么无所顾虑，万一有了孩子，她连学也不能上。妈咪，我虽然爱雅莉，想整个拥有她；但是，我不能那么自私，要把她像金丝雀似的关在笼里。”

“唉！你们这些年青人！”张黛黛靠在椅背上，作了一个晕了的样子。

“雅莉！”李百翔和藹地问，“你同意和西敏先订婚吗？”

“我不敢决定！”雅莉把头垂得很低，脸红得像个红苹果，“我要征求爸爸和妈咪的意见！”

“应该！过两天，为了你和西敏的婚事，我们请狄先生、狄太太和雅各吃晚饭，大家谈谈！”

“噢！怎么今天一个人孤零零的，和西敏刚订婚立刻就吵架。”

“哥哥！”雅莉顿地，“你诅咒我！”

“跟你开玩笑吧，你紧张些什么？好，祝福你和西敏一起活一百年，一天也不分开，够了吧！”

雅莉这才转嗔为喜，“李伯母星期六在别墅开游园会，你知道的！”

“不是李伯母，李伯母是我叫的，你要叫妈咪，西敏的妈咪说，你和西敏订了婚，你就是她的媳妇，要叫妈咪。”

“哥哥，你今天为什么一直跟我过不去？”雅莉走过去捶雅各。

“还打人呢？我是替你高兴，像你这样的刁蛮女，竟然找到一个西敏这样好的丈夫。”

喂，星期六李家开游园会，一定有很多事情要筹划、准备，你为什么躲在家里偷懒，不去李家帮忙？”

“你为什么不去帮忙？”雅莉反问。

“哎唷！我又不是李家的人，我才只不过是李家的大舅子。”

雅莉盯他一眼，“你好可恶，将来找个恶嫂嫂整治你！”

“你快去李家帮忙吧！”

“你怎知道我不帮忙？我正在设计一些小花球，参加游园会的男性，每人襟前一球粉蓝色的康乃馨；女士呢？要紫红色的，不是那种深深的紫红，是浅浅的那一种。”雅莉侧着头在想，“假花可以留个纪念，真花比较罗曼蒂克些，我一时也决定不了。”

“西敏妈咪预算，来回有一千二百人，我要准备一千五百球。”雅莉又自言自语。

“一千二百个人？”雅各低叫，“比你们的订婚宴会还要热闹。”

“是啊！因为西敏的妈咪心急，我和西敏订婚，有很多亲友都来不及通知，那一千二百人，有部分补请的。本来西敏的妈咪还要请多些朋友；可是，主人家人少，怕招呼得不周到，因此平时少来往的人都没有请。”

“那天一定很高兴。”

“哥哥，你一定要带舞伴来；因为，全都是一对对的！”

“我哪儿来的舞伴？”

“艾妃姐呢？”

“你还提她！”雅各皱起了眉。

“不提就不提，西敏妈咪交游广阔，到时请她给你找一个舞伴。”

“你们要怎样摆布，我不计较，就是不要提艾妃！”

“得啦！牛脾气。”

“少爷，”佣人进来，“一位叫阿雯的姑娘要见你！”

“阿雯？她姓什么？”

“管她姓什么？来找你的一定是你的朋友。”雅莉对佣人说，“请她进来！”

佣人出去，雅莉笑着说：“星期六的舞伴来了！”

一个穿女仆制服的女孩子走进来，黑裙、白围裙，白色帽子拿在手上。

她一看见雅各就鞠躬：“狄少爷！”

“请问小姐是谁？”

“我是胡艾妃小姐的仆人。”

雅各面色一变，很不客气地问：“到底有什么事？”

“小姐特地吩咐我来接狄少爷到胡家，车就在外面。”

“我从未答应过胡艾妃到她的家里去。”

“小姐说，你讨厌她也好、恨她也好，请你去一次，就只这一次，她以后再也不会骚扰你。”

“一次也不行，我没有空。”

“狄少爷，我求求你，”阿雯几乎要哭，“可怜、可怜我们小姐。”

“哥哥！”雅莉在一旁听了又听，实在忍不住了，把雅各拉过一边。

“你拉拉扯扯干什么？”

“我知道你和艾妃姐之间一定有误会；有误会，必定要解释，不能拖下去。”

“误会？两只眼睛看见的，还算是误会？小孩子，不要管闲事。”

“你虽然是我的哥哥，年纪你比我大；但是，我也不是一无所知，眼睛看到的，也不一定是事实的，”雅莉感慨地说，“我亲眼看见美芝和西敏在同一间房走出来，美芝还喝骂我，以女主人自居，结果……这件事是怎样的，

你最清楚；而且，也是你劝我去见西敏，我们之间的误会才消除。”

“怎能拿艾妃和西敏比？”

“无论怎样，应给她一次机会。哥哥，你一向很大量、很能宽恕别人，为什么对艾妃那么狠？”

“你不明白，她是个……”

“艾妃姐心地善良，她不会是个坏人。哥哥，你一向最疼我，无论我要求什么，你都会答应我。去见艾妃姐，算我求你，啊！”雅莉摇着他的手，求着。

“唉！”

“答应我！一次！”

“好吧！就看在你份上，不过，说好了！只此一次，现在我回房间换衣眼。”

雅各没有坐胡家的劳斯莱斯，虽然阿雯感慨地告诉他，劳斯莱斯明天就不属于胡家，今天是留在胡家的最后一天；但是他不理，开着自己的跑车，跟在劳斯莱斯后面。

是山顶区，不过不是黄色的房子，是白色的那一间。

汽车一直驶进花园，阿雯先下车，告诉雅各，艾妃就在凉亭里。

他关掉机器，走过去。艾妃听见脚步声，回过头，看见穿奶油色西装的雅各。

“雅各！”艾妃高兴得飞扑出来。

雅各绕道，迅速奔进凉亭，避开艾妃。他看见艾妃散着长发，穿一件红色的吊带长裙。

佣人送上饮料，艾妃柔柔地问：“喜欢这凉亭吗？如果你喜欢，等会儿在这儿吃饭！”

“哼！父亲死了，不戴孝也还罢了，还穿红色的衣服。”雅各没有答她，冷冷地说，“你这样不孝，怪不得你爸爸死了把遗产全捐给慈善机关，连劳斯莱斯也没有，这间华丽别墅你还能住多久？”

“雅各，你不明白，胡国威根本不是个好爸爸，他……”

“他没有把钱留给你，你当然说他不好；其实，你说你父亲的坏话已经够多了。”

“雅各，你对我的误会太深，我必须慢慢向你解释。”

“不必多费唇舌，那天在夜总会里，你怎样对王大伟，怎样对我！”雅各抚抚胸口，心还隐隐作痛，“我全记在心上。”

“雅各，”艾妃无可奈何地摇头，“我是出于不得已；其实，我是为你好，你知道吗？有人一直在监视我们。”

“监视？侦探故事？特务片？”

“不！是事实，我爸爸一直派人监视我，如果他们看见我和你在一起，会对你不利。

我为了你的安全，不得不疏远你！”

“我没有看见任何人监视我，你爸爸对你管得那么严，为什么你和王大伟出双入对他也不管？”

“我和王大伟在一起，本来就是胡国威的意思！”

“啊！倒是一个很好的未来岳父，为了未来女婿监视你！”

“不！雅各，你误会了，你错了！”

“我承认错误，一开始就错。你到学校的第一天，装模作样，我就知道你不是好人；可是，是我自己不好，不知怎的，被你迷住，竟然给你玩弄了一个星期，七天过去了，你就把我一脚踢走。”

“雅各，你为什么把我看得那么坏？”

“你本来就是个人水性杨花、满口谎言、不知廉耻的坏女人。”

“啊！”艾妃身体晃了晃，她抓住石台的边缘，强支撑着。

“你的王大伟先生呢？”

“我早就说过！”艾妃好像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了，“自胡国威死后，我已没有和他再见面。”

“唔！我现在全明白了！”雅各点一下头，“王大伟见你分不到遗产，想着在你身上反正得不到好处，于是，他就离开你了，没有男人好寂寞啊！所以你又想到用我，做个过度时期的玩物，等你找到个王孙公子，又把我一脚踢开。”

“雅各！”艾妃用尽气力大喝一声。

“对不起，揭穿了你的诡计；不过，你不要在我面前摆臭架子！我今天来，不是为了你，只不过雅莉求我。她怪可怜的，我不想她难过，顺着她，所以才来这一次。”

“还是雅莉了解我！”艾妃伏在红色的柱上，饮泣起来。

“雅莉了解你？她是个傻丫头，要是让她知道你的为人，她听见你的名字就会害怕。”雅各站起来，“我对雅莉已经有交代，走了！”

“不！雅各！你一定要听完我所讲的话，那是很重要的，我一直想告诉你！”

“抱歉，我从小到大都不喜欢听故事！”雅各说着便走。

“雅各，别走！”艾妃扑过去抓住他的手，“这样不明不白的，我死也不瞑目。”

“放手，你放手！”雅各叫着，用手推她，她就是不肯放；于是，雅各向前走，艾妃被拖倒在地上。雅各硬着心肠走下凉亭的台阶，艾妃的身体也跟着扑通扑通地滚下去，腿部擦损了。

“放手！”雅各拖得不耐烦，弯身掴了她一个巴掌，“你真不要脸。”

艾妃手一松，雅各连忙跑开，跳上跑车，把车直驶出去。

“小姐！”阿雯闻声走出来，看见艾妃伏在地上，她翻过艾妃的身体，“小姐，你怎么了？”

艾妃满脸是泪，掌印深深，她气若游丝，哽咽说：“阿雯，有一天你看见狄少爷，你要把我在胡家所受的一切告诉他！”

“你刚才没有告诉他吗？”

“他根本不肯听，他是变了，我一定是伤得他很厉害，他……”艾妃吃力地，“永远洗刷不去的恨……”艾妃晕倒在阿雯的怀里。

西敏新别墅的圆形大花园，美丽得像个乐园。

那些高大的树，全部挂满色彩缤纷的灯泡，一闪一闪的，像蓝天上堆满钻石。树与树，灯柱与灯柱之间，吊着很多花串，垂着很多气球，同时在花园里，还临时装置了许多变幻彩灯。

西敏和雅莉是最惹人注目的一对，西敏穿着一套浅金黄色的晚礼服，襟头扣着一球粉蓝色的康乃馨；雅莉是一袭金色的长晚礼服，腰间一串浅紫红色的康乃馨。她手指上的订婚钻戒闪亮耀目。

最忙碌的是张黛黛，她已经没有穿那种低领的晚礼服。她穿了一件橙色的旗袍，梳着高髻，身上的珠宝令她更明艳照人。

杜海澄和依芙来了，杜海澄穿着一套白色晚礼服，风度翩翩；依芙那全身镶黑色胶片的晚礼服，充分显露出她那性感的身材。

她手上也戴上巨钻，她和海澄订婚，在西敏和雅莉之前。

伟烈到得最迟，他身上的银蓝色晚礼服，很配合他的蓝色眼珠；挂在他手臂上的，是文静清秀的月媚，她穿着银蓝色的长裙，很少说话，脸上挤着牵强的笑容。

雅各很早就来了，穿着黑色镶缎的晚礼服，雪白花边衬衣，黑领花，俊得有点野性。

他的年轻舞伴，是张黛黛介绍给他的大家闺秀——玛花，一个颇漂亮的女孩子。

张黛黛特地请了一队水上歌舞团回来表演助兴。大伙儿在游泳池旁边看表演，张黛黛和狄太太并排着，两个人一面看，一面有说有笑。未来亲家啊！西敏和雅莉互相把五只手指交叉着，紧紧握在一起。

雅各用手漫不经心地搭住玛花的肩膀，玛花被他那野性的俊美迷住了，不单只没有抗拒，还用身体靠着他。

舞会开始，雅各和玛花跳得最狂，大跳柔姿舞和摇摆舞；海澄和依芙也尽情欢乐；伟烈和月媚跳了一只柔姿舞，月媚便幽幽地说：“我们跳慢舞好不好？”

伟烈握着她的手，揽住她的腰肢，关心地问：“你近来好像无精打采，不是身体不舒服吧？”

“我没有什么！”月媚立刻把笑容挤出，“我没事，可能近来天气热，所以人也变得懒了！”

“你没事我就安心。月媚，你瘦了，少做家务，有空睡午觉！”伟烈拨了拨月媚垂下来的秀发。

“你不用为我担心，我最近几乎每天都午睡半小时，晚上也提前上床休息！”

“程克安最近似乎很少针对你，星期日再没有在家里请客！”伟烈笑一下，“他好像转了性。”

“你不喜欢他，何必提他！”月媚皱起眉，“今天气氛那么好，不应该讨论自己不喜欢的人！”

“你说得对！我们跳到那边，我给你摘一个气球！”

“不要！这儿没有人拉过气球。舞会散的时候，会把气球全部拉下来，到时才拾还不迟。”

“你是最安分守纪的了！”

张黛黛陪着狄太太坐着聊天，狄太太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儿子。

“你看雅各，跳得多疯狂。”狄太太指住儿子摇了摇头。

“哈……”雅各那豪放的笑声传了过来。

“他很开心！”

“他很久没有这样开心过了。有时候，他一天也不说一句话，鼓着气的，又好像心事重重，令我很担忧！”

“雅各我也不是第一天见他了，他一向很乐观、有活力，而且又有幽默感。”

“过去的确是，他和艾妃在一起的时候，表现最好，他快乐、满足；但，不会像现在这样疯狂。”

“艾妃？”

“雅各的女朋友，你大概没有见过，因为她也只到过我家一次；不过，虽然只是一次，我已经看得出雅各很爱她！”

“原来雅各已有女朋友？雅莉还要我给他找舞伴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雅各为什么不带艾妃来？”

“他们几个月没有来往，最近，根本没有人提过艾妃，雅各自此也变得很孤僻。”

“艾妃是个怎样的女孩子？”

“很漂亮，很有女性美；而且人也温柔，是个很迷人的女孩子！”

“很像依芙吗？”

“我抱歉说一句，艾妃比依芙漂亮，艾妃是个很完美的女孩子，应该算是美人！”

“他们为什么不来往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没有问；我从不干涉雅各的事。他已是大学生了，应该有思想有自己的主张。”

“年青人的事，做长辈的最好不要过问，关心一下就够了。他们想告诉你，自然会开口；否则你审问半天，也不会查出个结果。”黛黛看着雅各，“看样子他很开心！”

“就是有点反常，你看他，两只手又指又摆，两条腿踢来踢去，把那女孩子转得像摇陀。哎唷！他还把礼服外衣脱了抛在后面。”狄太太拍拍胸口转过头。

“狄太太，这是柔姿、摇摆混合舞。雅各跳得很投入，很奔放，可以做舞王。”

“雅各跳舞我看过很多次，这一次最疯狂了。和他一起跳舞的那位小姐，是你给他介绍的吗？”

“对呀！雅莉说他哥哥没有舞伴，我就把玛花介绍给他，你觉得怎样？”

“长得不错！”

“她不单只漂亮，而且还是名门淑女。因雅各条件高，普通的女孩子我不敢介绍给他，我选来选去，还是选了玛花。”

“雅各和她有说有笑，彼此的印象似乎不错。我看，快要请你饮媒人酒。”

“我做媒呀！没有一次成功的，就别说别人，说自己的儿子吧！我介绍美芝给西敏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大件事啦！西敏几乎残废，唉！往事我也不想再提了。”黛黛到处张望，“奇怪，舞会一开始，西敏和雅莉就好像失踪了，影儿都没有！”

“我的女儿既贪玩，又馋嘴。她只有两个去处，不是要西敏带她去看看哪儿有好东西吃，就是去捉蟋蟀。调皮到不得了！”

“百翔说，这样的女孩子才可爱，常常叫她小宝贝，开心果。”

“黛黛，这个女孩子，不能太宠她，会把她宠坏的！”

“没有办法啊，百翔一直喜欢有个女儿，现在来了个雅莉，又那么活泼可爱，怎能不宠她？思敏很害羞的，可是和雅莉说话最多，他把这个未来嫂嫂当知己；假如有人欺负雅莉，他会出头打人。至于西敏，他是个‘情圣’，全世界的东西他可以不要，就是不能没有雅莉。他常常对我和百翔说，你们

对雅莉好，就等于疼我，她不快乐，我也会不快乐的。你没有见过一个男人这样宠一个女的，他简直是痴情种。”

“幸好还有你，你要多管束雅莉，她不对，你就教训她！”

“我？”张黛黛哈哈笑起来，“你别指望我了，西敏我是最疼的，我不想他稍有不开心。至于雅莉，我看见她就由心里直疼出来，教训她？她扁一下嘴，我就担心她哭了，没有勇气把话说下去！”

“那总不是办法！”

“你放心！雅莉是个最好的女孩子，俏皮，恶作剧，根本都无伤大雅。有她在，笑声才多呢！”

“西敏和雅莉到底去了哪儿？”真的，西敏和雅莉去哪儿？

在花园的另一半，雅莉坐在银色的秋千上，散着裙子。秋千是西敏提议特地为她建造的。

西敏拿了一个气球给她，系在银色的链子上面，是红色的。

西敏为她荡秋千，雅莉玩得很高兴，咕咕地笑个不停。

“你知道吗？西敏，我好久没有荡秋千了。我想想，念幼稚园的时候荡得最多。不过荡秋千的乐趣，我早就忘记了，现在才知道，原来荡秋千那么好玩。西敏，你怎会想到要为我造秋千架的？”

“我看过很多童话，那些公主，全都喜欢荡秋千，她们荡秋千的姿态很美，表情也很开心。我认为你也应该有自己的秋千，我提议，爹地立刻说好！”

“其实，我又不是公主。”

“怎么不是？你是我们李家的公主！”

“那你就不是李家的少爷，而是驸马爷了！”

“只要你高兴，是什么都没有关系！”

雅莉仰起头，娇滴滴的：“公主、王子，好配啊！”

“我又不是王子！”

“你是我心里的白马王子！”

西敏心里甜蜜蜜的，他俯下头，在雅莉的唇上吻了一下：“一生恋爱一次，是最幸福的！”

“你能保证你没有第二次恋爱？”

“我可以保证，我愿意发誓，我李西敏今生今世只爱雅莉，天为盟、地为证，月亮照我心！”

“我应该说什么好呢？我不会说得像你那样动听而又有深意！”

“你只要说：‘我爱你’，就够了！”

“我爱你，西敏。”

西敏绕到雅莉的前面，蹲下来，拥抱着雅莉：“现在我是个最快乐、最幸福的人！”

雅莉用两只手抬住他的头：“我会令你永远快乐、永远幸福。”

他们静静相拥了一会儿，西敏抬起头说：“我替你荡秋千，荡得高高的！”

“不！你为我荡了很久，手都酸了，你坐在我身边的秋千上，我们一起荡。”

“男孩子也荡秋千的吗？”

“男女平等嘛！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！”

两个人边荡秋千边笑，她有他们的天地，他有他们的快乐，他们是最

幸福、最美满的一对。

## 十六

这天，雅莉和西敏约好了去钓鱼。雅莉穿了条宝蓝色工人裤，黄色 T 恤，一双蓝色平底皮鞋，配上一双黄色短袜。她穿好衣服，时间还早，她靠在床上看童话故事。

电话铃响。雅莉翻了翻眼，拿起电话筒：“喂！还没到约会时间，你忙什么？我正在看你给我的‘睡公主’！”

“雅莉！”

“你？”不是西敏，是女孩子的声音啊！

“我是艾妃，胡艾妃，记得我吗？”

“记得，当然记得，艾妃姐，你最近好吗？我很想念你！”

“不好！刚病了好几天。”

“你和哥哥是不是闹翻了？”

“是雅各对我有误会。我今天打电话给你，是想约你见面！”

“你要见我？”

“是的，告诉你关于我的事，还有我和你哥哥之间的误会。如果你有空，出来喝杯茶！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最好现在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雅莉没有忘记，已约了西敏去钓鱼。

“你没有空？就不要勉强！”

“不！我闲着，好！我们在哪里见？”

“地点时间由你选。”

“我无所谓的，艾妃姐，只要有冰淇淋吃的地方就行！”

“‘翠屋’好不好？”

“我不反对！”

“你要多久才能到翠屋？”

“唔，三十四分至三十五分钟！”

“好，半个钟头，我在翠屋等你！”

“等会儿见，”雅莉正要挂线，忽然艾妃叫住她，“不要告诉雅各你来见我！”

“我保守秘密，谁也不说。”雅莉一转身又给西敏电话。

“我正要出门接你！”西敏说。

“今天不要去钓鱼，好不好？”

“你有更好的节目？”

“不，我有点事，要立刻出去！”

“我陪你！”

“不方便，我们今晚一起吃饭好吗？你来我家里！”

“雅莉！”西敏欲言又止。

“我立刻要出门了，不会太久，你来我家吃下午茶，现在一点多，我看三点半之前一定会赶回来的，你等我？”

“好吧！”西敏无可奈何。

雅莉匆匆挂上电话，拿起一个手袋，挂在肩上便走出房间。

“雅莉！”在甬道上碰见雅各，“西敏的汽车还没有来。”

“我知道，不过……”

“反正你在等西敏，陪我打几局桌球。”

“你今天没有约吗？”

“刚推了玛花的约会，天天和她上的士高，跳得腿也作反了，非要好好地休息一天不可。雅莉，来，我让你三棒。”

“哥哥，不行，我约了人。”

“西敏还没有来。”

“我并不是约了西敏。”

“喂，不是约了男朋友吧！”

“约了李察、史提夫、力奇，还有波比！”

“啐，你简直要西敏的命。”

“我才没有你那么花心！”

“我花心？我是个感情最专一的情种，跟西敏差不多。”

“啐！啐！有了艾妃姐还去追求玛花姐，你是个花心萝卜。”

“说过不要再提艾妃。”

“好，不提就不提，我够钟了，拜拜。”

“要不要我送你去？”

“不，不……”雅莉拚命向外跑。

“这冒失鬼！”雅各回到房间。

雅莉乘车去“翠屋”，看见艾妃已经坐着等她。

艾妃穿着白色的裙子，腰间一条阔阔的蓝色皮腰带，白色宽边帽，白色高跟鞋。

“对不起，艾妃姐，我迟到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也刚来，”艾妃代雅莉向侍者要了一杯雪糕新地。

雅莉看看艾妃，她脸上脂粉不施，脸很青，唇浅红得近乎白，眼睛满布红筋：“艾妃姐，几个月不见，你为什么瘦得那么厉害？”

“我刚病好。”

“很重的病？那天哥哥去看你，你已经病了？为什么他没有告诉我？”

“是他走了，我晕倒地上。”

“怎会这样的，那天哥哥在你家里干了什么？他回来面色很难看。”

“你先吃雪糕，等会儿我把一切告诉你！”艾妃向她点头笑了笑。

“我心好急，我一边吃，你一边说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吧！不过，说起来，话可长，你不要嫌烦！”

“我乐意知道，我不会烦。”

艾妃把白皮包放在台上，集中了精神：“我妈妈年幼无知，念中学时，跟一个男同学要好了，怀了孕；后来妈妈被家人逐出家门；此后，妈妈就和那男孩子同居，一直到我出生的那天，那男孩子抛下妈妈，偷偷出国去了；所以，我一出世就是个无父孤儿，直到现在，还不知道我的爸爸姓什么。”

“好可怜！”雅莉微张嘴巴，匙羹搁在嘴唇边。

“妈妈为了养活我，做过很多工作，有一次因为我患了急病，需要用一笔钱。妈说，那时我才五岁，为了钱，妈被迫做了舞女，后来认识胡国威。那时候，胡国威迷恋妈妈的青春美色，和妈妈结了婚，妈妈把我带过去，改姓胡；其实，胡国威不是我爸爸，他是我后父，我和他完全没有半点血统关系。在母荫下，我过了几年好日子，我大约十五岁，刚升中四，妈妈因心脏病去世了。”

“你后父待你不好，刻薄你？”

“他？我不知道怎样去形容，”艾妃的眼泪忍不住又涌出来，“总之，我恨他，他是个大坏蛋，暴君，你知道吗？他以前走私贩毒，是个黑社会的中坚分子，出入带着保镖，他怕被暗杀。”

“想不到亿万富翁胡国威，竟然是个这样的人。”

“他专制，一直控制我。那一次，假意说去外国做生意，又让监视我的司机放假一星期。我中计了，尽量和雅各欢聚，他就利用这段时间，把我和雅各的一切侦查得一清二楚，我记得，那‘欢乐假期’的最后一晚……”

“怎样了？”

她抬起头，用手帕抹了抹眼睛：“我和雅各跳完舞，分手回家，胡国威已经坐在我的卧室，他列举我的罪状，把我毒打一顿。第二天，我不敢上学，因为脸损了，眼睛又红又黑，可是，我担心雅各挂念我；所以，我戴着黑眼镜去见雅各，由李西敏代我通传的。雅各奇怪我为什么脸上贴胶布，又戴黑眼镜，我不敢把真相告诉他，只有骗他说自己不小心摔倒。我本来答应当天晚上给他电话，可是一回家，就给胡国威锁在卧室里，想打电话，他们把电话也拆了。”

“怪不得你的电话没有来，哥哥打电话给你，电话连电流也没有；不过，哥哥和三个好朋友去找过你，但是找不到！”

“当然找不到，我每次都不敢让雅各送我回家，怕胡国威见到，所以一直都在黄色房子前上下；其实，我的房子，和黄色房子距离差不多六间屋。”

“他们把所有的房子都找过了！”

“找过也没有用，胡国威下了命令，门房看见雅各，胡诌一番，怎会承认我就住在那间房子里。”

“有道理，”雅莉想一下，“你被监禁，真的无法和外面通消息？”

“没有办法，虽然，我有一个女仆，叫阿雯，我知道你见过她。”

“我见过，那天她来找哥哥。”

“谢谢你劝雅各见我。”

“小意思，哥哥牛脾气，别怪他。对了，你为什么不叫阿雯帮忙，哥哥到处找你，找了三个月。”

“她也无能为力，我被锁着，锁匙又被阿胜拿着，阿胜就是那个司机，也是监视我的人，阿雯每天来送饭，他都跟着来，我们俩主仆，连谈话也不敢。不过，有一天，机会来了，阿胜要办事，阿雯一个人来送饭，我便写了雅各的电话，叫她通知雅各，我平安，谁知胡国威在餐具内放了偷听器，那一次又失败了。”

“胡国威好厉害。”

“他何止厉害，而且卑鄙，形同禽兽。他有一个仇家，叫马大海，本来他们是结拜兄弟，都是黑社会中人；后来胡国威强奸了马大海那怀孕的妻子，马大海的太太和儿子因此而丧生。”

“他简直不是人！”雅莉很气愤。

“他本来就不是人，马大海为了报这个血海深仇，十几年来一直想杀胡国威。胡国威人丁单薄，马大海人强马壮，所以胡国威永远处于下风，几次死里逃生。后来，终于给他想到了一个妙计，于是他就和我谈判，如果我想有自由；如果我想再和雅各生活在一起，就要和他合作。”

“怎样合作？”雅莉越听越有趣。

“用美人计，迷住王大伟。”

“王大伟？那王大伟是什么人？”

“他本身是个平凡的人；但是，他的祖父以前是黑社会中的教头，势力很大。如果我能令王大伟贴贴服服任我摆布，胡国威会叫他请求祖父，为胡国威消灭马大海，免除后患！”

“你有没有答应？”

“为了可以和雅各在一起，我答应了；不过，胡国威还有条件，在事情未办妥之前，我不能和雅各见面，甚至通消息。”

“这条件本来不难办到。”

“很不幸，终于出事了！”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胡国威布下一个美人局，安排我与王大伟约会，有时我们去吃饭，看戏，上夜总会。一天晚上，我和雅各在夜总会碰上了，他跑过来，要我出去跟他说。见到雅各，我实在很高兴；但是，我不单只不能和他出外，而且，在那儿交谈也是不智之举！”

“你怕胡国威派人监督你，说你不守诺言，对你和哥哥很不利？”

“对！对！雅莉，”艾妃紧握雅莉两只手，哭起来，“还是你了解我，我不能和雅各在一起，我怕他们对付雅各，所以我故意和王大伟亲热，后来还抛下雅各跟王大伟走，令雅各很难堪。”

“那天晚上是不是下雨？”

“是的，我离开夜总会时街上都湿了，雨下个不停。”

“我记起来了，那天哥哥由外面回来，浑身湿透；不过，他不是晚上回来，是早上才回来的。”

“他一定在外面走了一夜，怪不得我回家打电话给雅各，他房间的电话没有人接。”

“自从那天之后，他不准我们再提你！”

“这难怪他，实在太令他伤心，回到家里，一个晚上在想雅各，结果就病倒了。”艾妃叹了一口气，“胡国威也真神通广大，他特地派了个特护监视我，我没有办法打电话给雅各，只能和王大伟见面，进行胡国威的计划。这样，就更促使雅各对我的仇恨，幸而，就在那个时候，胡国威给马大海杀死了。我痛恨胡国威，把他留给我的全部财产都捐给慈善机构。”

“是你捐的，为什么用胡国威的名字？我们还以为他没有遗产留给你。”

“他生平作恶多端，应该做点慈善事；现在，几辆劳斯莱斯没有了，古董没有了，佣人除了阿雯和一个花王，全部解散。”

“连住的地方也没有？”

“山顶的房子，是我妈妈最喜欢的；而且也是我妈妈名下的产业。胡国威留下给我的遗产，就只有一间房子，不信，你可以去问胡国威的律师。”

“我相信你的话，那王大伟呢？”

“胡国威一死，我就找他当面谈，告诉他，我和他来往，一切都是胡国威摆布。我还告诉他我有了爱人，王大伟也很明理，自此之后，他没有再来缠我。”

“那天哥哥跟阿雯到胡家见你，你把一切都告诉了他？”

“我向他尽量解释，他不肯听，他骂我水性杨花，是个女骗子，又骂我不替父亲守孝，他不知道胡国威怎样侮辱我。我抓他拉住他，他把我像狗似的，往地上拖，我的腿伤痕累累。”艾妃拉起裙子给雅莉看，“他几乎令我伤心气绝，结果我终于还是抵受不住，昏过去了。”

“太残忍。”雅莉掩住口，“我一向知道他牛脾气；但是不知道他那么狠。”

“他爱得狂热，恨得彻底；他越爱我，就越恨我！”

雅莉霍地站起来：“我立刻回家，要他来向你道歉！”

“不，不要，他恨我，根深蒂固，谁的话他也不会相信。”

艾妃把她按下：“我今天约你来，除了把一切告诉你，另外还有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艾妃从脖子上取下一条项链，那条金链有个心形钻石盒的链坠：“请你替我把这项链带给雅各。”

“你为什么自己不自己交给他？”

“你不肯帮我这个忙？”艾妃恳切地望住雅莉。

“谈不上帮忙，小意思。”

艾妃又把一只镶红宝石的钻镯取下来：“送给你的，雅莉妹妹！”

雅莉张大口：“为什么送我这名贵的首饰，就算我结婚，你也不能送这样名贵的饰物给我。”

“你是我最喜欢的妹妹，你结婚，我也许看不到了，”艾妃抚着雅莉的脸，眼泪洒在脸上像一阵雨，她连忙抹去眼泪，“两件东西，都是母亲送给我的，也是我最心爱的东西。尤其那条项链，我有生之年，从未离开过它，我爱它们，希望你们也一样。”

“自己喜欢为什么要送给别人。”

“给你们留个纪念。”

“你？”雅莉一愕，“要出国？”

艾妃摇头：“我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死……我不会离开的，啊！你要不要吃雪糕或者点心？”

“不要，谢谢！”

“我们走吧！好吗？”

“好的！你有没有开车来？”

“我没有车牌，现在连汽车也没有了。”

“我叫的士送你回去。”

“不，我想随便走走！你先回去吧！”艾妃结了账，到餐厅门口，她紧握雅莉的手，“再见！愿你幸福！”

雅莉推开门，走进雅各的房间。“回来了，没看见西敏在楼下等你？”

“哥哥！我刚和艾妃姐分手！”

“我叫你不要再提她？你还去见她，”雅各指往雅莉，“你真不听话！”

雅莉拍开了雅各的手，生气地说：“我想不到你那么残忍，拉着艾妃姐在地上拖，她腿上的伤未愈，那晚你一走，她就晕倒了。她患了一场大病，

病得不似人形。”

“我……我并不知道，”雅各摊摊手，“我是无意的，她向你投诉？你有没有见到她的男朋友——王大伟？”

“你欺负人！”雅莉握着拳头乱捶雅各，“你冤枉人，你好狠，你好残忍！”

“雅莉！”雅各捉住她的拳头：“你疯了么？”

“你才疯了，艾妃姐好可怜！”雅莉呜呜咽咽地把艾妃告诉她的一切，全说出来。

“胡国威不是他亲生父？他是黑社会的人？她和大伟来往是为了获得自由？一切都为了我？”

“她叫我问胡国威的律师，她好痛恨胡国威，连一亿元遗产都不要，她说胡国威侮辱她！啊！我差点忘了，她送给你一条项链，送给我一只钻镯，都很名贵。”

雅各打开钻石相盒，里面有艾妃和雅各的相片。

“两样东西都是她母亲送给她的，也是她最心爱的饰物。”雅莉定定地望着前面，“我好怕，我刚才在的士里越想越怕！”

“你怕什么？”

“怕她走上绝路！她的样子，凄厉得像一只会飘的鬼！”

“啊……你怎会有这种念头？”雅各浑身发毛。

她说：“恐怕不能参加我的婚礼，所以提前来送礼。她人在，不参加婚礼，也可留待那时候才送。我问她是不是要出国，她说，‘生于斯，长于斯……’，‘死于斯’没有说出口；而且，她告诉我，她送给你的项链，有生之年，没有离开过她，现在项链给了你，那不是说，她不再生存？哥哥，怎么办？”

雅各连忙拨了一个电话到胡家，“请胡艾妃小姐听电话。”

“你是不是狄少爷？”

“阿雯？”

“狄少爷！”阿雯哇地一声哭起来，“你赶快去找小姐。”

“她没有回家？”

“我看她是不会回来的了！”阿雯抽抽噎噎，“她下午出门的时候，给了我两万元，花王一万元，她还拉着我的手。当时，我和花王都不明白小姐到底在干什么；后来一想，不对啦，昨天小姐一夜未睡，捧着你的相片，直到天亮，现在你的相片还在床上……”雅各抛下电话，拿起车匙。

“哥哥，你去哪儿？”

“雅莉！”雅各握着她的肩膀，“你认为艾妃是不是很爱我？”

“她当然爱你！”雅莉毫不考虑。

“那很好，或者我能找到她！”

“人海茫茫，往哪儿找；而且，我上计程车时，还看见她在荡马路。”

“如果她爱我，她真的要自杀，她必会到那儿，我到那儿找她。”雅各说着，飞也似地走了。

雅莉跑下楼梯，扑进西敏的怀里哭了起来，“艾妃姐……”

“别哭！”西敏怜爱地抚着她的短发，“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春坎湾环境幽美，海水清澈，沙滩上的沙既细小又平滑，而且很清凉。雅各和艾妃初吻的地方。

艾妃放下白皮包，脱下帽子放在皮包后，一双白色高跟鞋放在手袋的

旁边。

她走过去，用手指写了一行字：我爱你！雅各。她站起来，看看那些字，笑了笑。

她看了看天，满天灿烂的彩霞，太阳缓缓向西移，快黄昏了吧？

太阳照红了海水，那是她的家吗？她走过去，打开皮包，把一条围裙拿出来，绑在身上。

围裙有许多袋，她在岩边一颗颗的拾起石子放进袋里。这儿石子不多，花了她不少时间。

她不能不用这个方法，因为，她是会游泳的。身上装满了石子，她就浮不起来。

她回头再看看那行字，她低声说：“再见了！雅各。”

于是她慢慢走进水里，想着雅各捧起她的脸，他那丰厚的嘴，压在她的唇上。

她闭上眼睛，仍是那么陶醉。水，已在她的膝上，她想着和雅各面贴着脸，相拥在夜总会跳舞。

她露出一个甜蜜的微笑！她不能再笑了，水迅速浸上她的眉毛……

雅各拚命奔向沙滩，看见写在沙上的字：我爱你！雅各。

他向前望，海上有一个漩涡，他看见黑色的头发，“艾妃，艾妃！”

完全没有回音，雅各脱去皮鞋，奔进海里，当他正要伸手去抓艾妃的时候，艾妃已经没顶。

幸好雅各是运动健将，可是由于艾妃的围裙装了很多石子，雅各千辛万苦才能把她在下拉到水上，然后拢着她的脖子游向海边。

把艾妃抱上沙滩，她已昏迷，尚好还没有断气，雅各即用人工呼吸，又替她把腹部的海水压出来。

鼻孔有些少温气，但是仍然昏迷；于是雅各又再次施行人工呼吸，直至艾妃的嘴唇轻轻搐动，雅各才吐了一口气，仰卧在艾妃的身旁。

一会我，他翻转身，先替艾妃脱去那条围裙，然后拿起艾妃的手袋，抱起艾妃，把她放进车内。

他用全速把艾妃送回胡家。阿雯看见艾妃，高兴得又哭又笑。

“立刻请医生。”雅各吩咐花王，又对阿雯说，“替小姐换衣服，弄干头发！”

“狄少爷，你呢？”

“等会儿我会向花王要衣服。”雅各把她抱进卧室，先把她放在长梳化上，“换好了叫我！”

医生来替艾妃打了针，放下些药。他对雅各说：“艾妃身体越来越弱，连续病了两次，这一次又吸进海水，她好了还得慢慢调理。唉！父母都死了，只有她一个人，你是她的好朋友？”

“爱人！”

“好好照顾她，让她多睡一会儿！”医生走了，雅各叫阿雯去煲粥，他替艾妃盖好被。他看见露台上有一个画架，他把架上的布盖揭开：“画得真像！”雅各看着自己的画像不断称赞。

雅各又回到卧室，坐在床边，拨好了艾妃散乱的头发，禁不住在她的唇上吻了一下。

他靠在床边，用手围住艾妃，眼睛望住天花板出神。

前尘往事，他感到自己糊涂、固执、残忍又狠心。

艾妃这样爱他，要是为他死了，怎么办？“雅……各！”

“艾妃！”雅各连忙俯身看她，原来她还熟睡未醒。

雅各抚了抚曾经被他打过的脸，揭起被子一看，果然腿上都有伤。

残忍、暴君、该死，雅各在骂自己。近天亮，艾妃才醒过来。

“艾妃！”雅各缓缓跪在床前。

艾妃微微睁开眼睛，看见雅各，很开心：“天使带我来见你最后一面！”

“你没有死，我把你由海里拉上来。”

“噢！”她终于能够睁开眼睛，怯怯地望住雅各，“还在恨我吗？”

“雅莉已经把一切告诉我，我自己也看到很多，我的画像、房间里我大大小小的相片，还有这条颈链，证明你很爱我。过去我误会了你，委屈了你，我已跪在地上，等候你的惩罚。”

“只要让我知道，你仍然爱我，我已经很满足！”

“我比以前更爱你！”

“雅各！”艾妃把他的头按在自己的胸口上，轻抚着他的头发，“给我几天时间，让我们生活在一起，我想亲近你。”

“你没有母亲，又没有兄弟姐妹，亲人都没有一个，连后父也去世了。你一个人孤零零住在这间屋子里，我实在不放心，等你的病好了，我们就结婚。到那时候，我可以天天照顾你！”

“结婚？不！我不能嫁给你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雅各抬起头，“你不爱我吗？”

“为了表示我真心爱你，我愿意做你的情妇，一辈子跟着你！”

“我不要什么情妇，我要太太，你非要答应嫁给我不可。”

“不，不可以！因为我已经不再是好女孩，我给胡国威污辱了，我不配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雅各用力摇她的肩膀，“你说你后父污辱了你？”艾妃点着头。

“告诉我，事情是怎样的？”雅各把她的身体翻过来，她一张脸都湿了。

“有一年，妈去世不久，半夜，我发觉有人拉我的被。我大叫救命，开了灯，看见是胡国威，他怕我再吵，逃了出去。几年相安无事，我也不再提防，直到我念完预科，考到大学，我要求胡国威供我念大学，他一天拖一天。有一晚，挂八号风球，又是风、又是雨，他半夜偷进来，满身酒气，我喊救命，外面北风呼呼，有谁听得见？我挣扎；可是，他力气大，我极力挣脱时，头部撞到床头柜，竟然晕了过去。醒来时，他已经把我污辱了，任我怎样哭，也于事无补！”

“禽兽！”雅各挥了一下拳头。

“他为了讨好我，让我念大学，所以人家开学几个月我才插班进大学。上学前，他提出条件，他要我不准跟男生说话、不看男生，眼睛向上望，不和男生交朋友。我刚上学时，人人说我高傲、摆架子；其实，我只不过不敢违抗胡国威的命令，怕他不让我念大学；而且，我内心一直很自卑。”

“怪不得他管得你像管老婆一样。”

“后来我认识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再也不肯和他亲近，我老是找借口避他，不是不舒服，就是喊头痛，肚子痛……一直到我们七日假期完结，跳完舞你送我回来。一踏进卧室就看见他，他迫我要和他亲热，我不肯，我发誓再也不做对不起你的事；于是我咬他、抓他，他恼羞成怒，把我毒打一顿，使我

遍体鳞伤。你还记得我那天戴着黑眼镜去学校找你吗？胡国威把我的右眼打伤了，肿得像个桃。”

雅各面孔发青又转红：“如果他还没有死，我一定亲手打死他！”

“以后他威迫利诱要我跟他好，我宁死不屈，他一生气，就天天出外找女人，我总算脱离魔掌。他死了，我才真真正正的自由。雅各，我已把一切告诉你了，你还会娶我这个不完美的女人吗？”

“我仍然要娶你！”雅各把她拥进怀里，替她抹去眼泪，“我爱你的人，我不管你的过去，只要你以后能做个贤妻良母，孝顺我的父母，我已经很满意。”

“我知道你爱我，你不计较，但是你的父母呢？他们不反对吗？”

“你和胡国威的事，有多少人知道？”

“我和胡国威的事，在家里，我还是她的女儿，胡家的小姐；在朋友的面前，他更会摆出一副慈父相。虽然，他在家骂我、刻薄我，甚至打我；但是，没有人会知道真正原因。阿雯有过疑问，不过，她住在下人住的石屋里，这儿的事，她是无法清楚。至于胡国威的打手，他们心里也许明白，不过，他们怕胡国威，根本没有人敢问他；所以有人怀疑是难免的，但是没有人敢证实。”

“胡国威死后，就只有我和你知道，我和你都不说，就没有人会知道。”

“你不打算把我的事告诉你父母？”

雅各摇一下头。

“你说过从来不会欺骗父母，怎可以为了我……”

“我并不是骗他们，只是他们不问，我不说，他们开口问了，我就把一切告诉他们。”

“到那时……”艾妃垂下头，木无表情，“他们真不会喜欢我。”

“傻蛋！”雅各点一下她的鼻尖，“你以为我的父母是老封建，老顽固？他们就算知道了，也不会看不起你，因为你是个受害者。如果他们知道胡国威这样虐待你，欺凌你，她们会加倍疼你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”雅各在她的唇上吻一下，站起来。

“你去哪儿？”艾妃急着问。

“我叫阿雯煮了粥，我去拿粥给你吃！”

“不，我不饿，我什么都不想吃。”艾妃抓住雅各，“只要我在你身边，我什么都不想吃！”

“你已经饿了一天一夜，身体又虚弱，不吃东西，怎能支持下去。我只去一会儿，等会儿我亲手喂你吃粥。”雅各拍拍她的手背。

“要我吃东西，你也用不着出去，看见墙上挂着一个电话？二号线是厨房。”

“那真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。”雅各拨了电话，另一只手插在腰间，样子挺有型的。

“阿雯吗？把瘦肉粥送上来。”

“狄少爷，小姐醒过来了？”阿雯高兴得在电话里尖叫。

“她醒来了，精神很好啊！”雅各挂上电话，坐回床边，“阿雯听了很高兴，她说一会儿就来。”

“雅各，我们结了婚，这间房子怎样？”

“你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这是妈妈最心爱的房子，而且这儿环境又好，到处都看得见大海，我不想卖掉。”

“那就不要卖，我们并不等钱用。”

“这样好不好？”艾妃很有兴致地说，“我们把这儿当别墅，假期来这儿住几天。”

你妈咪、爹地喜欢静，也可以来住。”

“主意不错！我赞成！”

“我会留下花王，叫他打理花木，顺便看守门户。”

“阿雯呢？”

“我倒有点舍不得抛下她，她对我很忠心，她也不太计较工钱。”

“把她带到狄家，多一个主人，工夫多了，多请一个人也是应该的。”

“谢谢你，雅各！”艾妃用两只手握住雅各的手。她心里的喜悦，全表达出来。因为从今之后，她有一个幸福的家，一个爱她的丈夫。终于苦尽甘来。

## 十七

雅各在家中请客，把所有的好朋友全请来。

雅各很久没有用个人名义请客，因此，每个人都感到奇怪。

海澄和依芙、伟烈和月媚，成双成对的来了，西敏到得更早，他每天一张开眼睛，就希望看见雅莉。雅莉穿着一条鲜红色肩膀打蝴蝶结的裙子，正要西敏替她绕毛线。她最近向月媚学习编织。

以前西敏喜欢灰色和一些较为暗沉的色泽。但自从和雅莉订婚后，他不单只性格改变了，连对颜色，他也较为喜欢鲜艳的。他身上的是湖水蓝牛仔裤，他替雅莉卷的毛线是鹅黄色的。雅莉说要给他织一条颈巾，他就把一磅毛线买来，雅莉喜欢毛线球，于是他又重新再绕。

“奇怪！”海澄喝着啤酒，忍不住说，“雅各约我们来吃饭，自己却不见人影，莫名其妙。”

“他很快就回来了！”西敏边做工作边答海澄。雅莉用毛线搔他，他吃吃地笑。

“自从艾妃失踪，他一直愁眉苦脸，什么也提不起兴趣，连话也懒得说。”

“失恋就是这样子，”西敏看了雅莉一眼，“那一次我摔死了，雅莉都不理我，我一生气就绝食。”

“别得意！”伟烈老是要逗人，“女大十八变，说不定明天雅莉又不理你！”

“她走不掉的，我已经用订婚戒指套住她，她插翼难飞。”

“结了婚，一样会离婚！”西敏面色一变，不高兴。

“小气鬼！”雅莉用手搔他。

“你真是！”月媚不安地盯了伟烈一眼。伟烈换了个话题：“雅各今天约我们来，有什么事？”

雅莉在空气中画了一个圈：“天机不可泄露！”

“好神秘啊！”伟烈和海澄细声交谈起来，揣测雅各请客的原因。

就在这时候，穿着米色西装的雅各口来了，和以前判若两人，满面春风。

“雅各，你怎么搞的？”海澄立刻埋怨，“约了我们又失踪，令人好担心！”

“我带了个你们都遗忘了的人回来，”雅各手一伸，披散长发穿浅紫色裙子的艾妃被拖进来。

“艾妃！”各人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。

“艾妃！”连一直愁眉苦脸的月媚也兴奋地走过去，“为什么几个月不见你，你好吗？”

“现在好极了！”艾妃仍然和雅各紧握着手，“你呢？好像瘦了！”

“我？别说我，这些日子你到底去了哪里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你。”

“谢谢，改天我再详细把一切告诉你。”

“艾妃的令尊翁不久前去世。”西敏说。

“对不起，艾妃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应该感激你关怀我。”

“艾妃，这儿有位朋友，你是不认识的。”雅各说，“我来给你介绍——海澄的未婚妻高依芙小姐。自己人，叫依芙。”

“海澄的未婚妻？”艾妃心里突然一跳，她再看看雅莉，见她靠在西敏身上，她似乎明白了。

“素仰！”依芙看了看艾妃，“我们虽然素未谋面；但是，你的名字，已经听过好几次。不过，你比我想像中更美丽！”

“谢谢，其实你才是美人。”

“你们两个都是美人。”海澄拥着依芙的腰肢。

“傻丫头！”雅各走过去搔了搔雅莉的短发：“看点心好了没有，我们边吃边聊天。”

“我才不去！”雅莉嘟起嘴，看看西敏，“他把我的头发都弄乱了。”

“大欺小。”西敏替雅莉弄好头发。

“我开心嘛！”沉寂已久的雅各活跃了。

“你开心！去拨艾妃的长发，看她骂不骂你！”西敏边答雅各边哄雅莉。

“雅莉！”艾妃过来了，一看见她，就捧起她的脸，“为什么好像不开心？”

“哥哥欺负我！”

“好！等会儿我会好好罚他，来！”艾妃拉起雅莉，“我们去吩咐佣人准备点心。”

“都准备好了，一下令，立刻可以吃！”

“是吗？不过还是去看一下比较好！”艾妃拖紧雅莉进去，边说边抚她的短发。

吃下午茶时，雅各握着艾妃的手，向大家宣布：“我们决定九月七日结婚，日子是我妈咪选的，到时大家都要尽力帮忙。因为，你们都是伴娘伴郎。”

“哈！把我们的光辉都抢去了！”

“光辉？”依芙望住海澄。

“月媚，我爱你！你嫁给我吧！”

“你简直荒谬，你怎对得起表姐。”月媚用力挣扎，“如果你再敢侵犯我，我告诉伟烈！”

“好！没关系！伟烈知道了，会杀死我，我死了，美宝没有丈夫；不过，没关系，她可以带着我的钱再嫁！”

“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？”

“没有，刚才你还没听完，你表姐绝对不会得到我的遗产。明天我跟律师说，我的老婆和她的弟弟、表妹，想谋夺我的家产。如果我给伟烈打死，把钱捐给政府！嘿！到那时，美宝立刻变成穷光蛋了。而伟烈会因为杀我而坐监，可怜，美宝想替他请律师都没有钱。你的爱人，别说不能完成他的志愿做个好医生，他还要丧失前途，在监牢里过一生。你想想，因为你不肯合作，害了美宝，又害了你心爱的伟烈，你多狠心？还说爱伟烈？爱是要牺牲的，比如我，因为我爱你，我宁愿被伟烈杀死！”

月媚全身一抖，她爱伟烈、爱美宝，怎能牺牲他们？尤其是伟烈，他一定要念完医科，这是他唯一的愿望，也是月媚唯一的希望。

正当月媚呆呆地想，没有反抗，停止挣扎的时候，程克安缓缓地把她的裙子的钮扣解开；然后把她压在地上，当她醒觉的时候，反抗已经太迟，因为她已经被程克安占有了。

舞会散后，伟烈回到房间，看见月媚坐在他的床上。

“三点多钟了，为什么还不睡？”

“我等你，我有很重要的话跟你说。”

“明天说好吗？我很倦！”伟烈在她的面颊上吻了一下。

“不行！一定要现在说！”

“好吧！”伟烈脱掉外衣躺在床上，他握着月媚的手，“你说吧！”

“明天我们立刻离开这儿，我们在外面租地方住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伟烈睡意全消，瞪大了眼，“谁对你不好？”

“不要问原因，伟烈，如果你爱我，跟我走，我求你！”

“父母死后，我和姐姐相依为命，我怎能无缘无故离开她？她不会让我走的！”

“难道你一生一世不离开她？”

“不是一生一世，等我大学毕业，正式做了医生，成家立室了，搬出去，总算理由充足。而且，如果程克安欺负她，她还可以住在我们家里。现在毫无因由，我们又没有钱，根本无法‘自立’。”

“我在这儿生活，根本不快乐！”

“我知道，我明白。其实，我也不快乐；但是，我们没有能力反抗，暂时只好忍耐，一直等到我能工作赚钱！”伟烈把月媚拥在怀里，“请你为了我，继续忍受下去。”

“啊！伟烈！”月媚哭了起来。

“你今晚怎么了？怪我扔下你去玩，还是有人欺负你？”

月媚拼命摇头，她不能告诉伟烈，她确信伟烈明白一切之后，会杀死程克安！杀人者死。伟烈为一个衣冠禽兽而送命？太没有价值。就算香港没有死刑，终身监禁，同样是一辈子见不得天日，她不能令伟烈为她牺牲一切，她不能毁了他！

“我明白了，因为我出去了，没有人陪你，你一个人孤单寂寞，所以感触起来。”伟烈吻着她的眼泪，“我答应永远不会留下你，无论我到哪儿都带着你，好吗？”月媚只有点了点头。

“好了，听话。现在我送你回房，乖乖地睡觉。”伟烈把她抱起来，拥着她走出房间，“明天我们还有许多节目，早点睡觉，明天才有精神；否则眼睛围了黑圈，好难看！”

昨晚的事，程克安一直担心，他怕月媚抵受不住，真的会告诉伟烈。伟烈知道他奸污了月媚，就算不打死他，也会把他打至残废。

几天下来，一点动静也没有，伟烈甚至极少跟他顶嘴。当然，自己心里有事，自己明白。

他确定月媚为了伟烈的前途，哑忍下去；以后，只要用伟烈来威胁月媚，就不用担心月媚不乖乖地就范。一想到月媚已控制在他的手中，他禁不住由心坎里笑出来。

于是，从此之后，程克安的胆子越来越大。只要伟烈不在家，美宝不留意，就对月媚动手动脚。有时匆匆拉一下她的手，拍一下她的屁股，或者在月媚的纤腰上捏一把。

月媚只好避开他。

可是，有时是避无可避的：只要伟烈不在家吃饭，他就要月媚坐在他身边，理由是，月媚易于侍候他。美宝不知道丈夫那么下流，已污辱了月媚；还以为程克安故意刻薄、虐待月媚，她还为月媚感到难堪。其实，程克安想找机会接近月媚，她坐在他旁边，他可以把手伸到床底去抚摸月媚的大腿。

月媚羞愤交集，全身像火烧似的；可是，她只有哑忍。因为，美宝一旦知道程克安的禽兽行为，还怕伟烈不知道？为了伟烈，不要轻举妄动。程克安越发得意忘形。

这天，月媚把一盘热腾腾的白灼虾拿出来，看见饭桌上只有美宝一个人。

“表姐夫不在家里吃饭？”

“他最近很少出去，转性了！”

“菜都齐了！”

“可不是？大概是看报纸睡着了，月媚，你去叫表姐夫吃饭。”

“我！我去？”

“为什么这样大惊小怪？”美宝笑了起来，“又不是第一次！”

“可是，我……”月媚心里想，“这岂不是送羊入虎口？”

“我明白了，你怕表姐夫向你发脾气，不会的，你只要告诉他，有一盘白灼虾，他就会高兴得跳起来。你去叫他，我要打个电话。”美宝说完站起来，看见月媚仍然站着不动，便推了推她说，“去啊！菜冷了不好吃！”美宝走开去打电话，回转头，月媚仍站在那儿，她有点生气，皱起眉，“还不去叫表姐夫？你到底怎么了？”

月媚避无可避，只好上楼，她敲了敲房门，准备在门外叫程克安吃饭。可是一点回音也没有，难道他真的睡了？月媚心里想，开了门，在门口大叫一声，把他吵醒了算数。

她一开门，立刻有只手拖了她进去，她站不稳，倒在程克安怀里。程克安踢上门，一面吻月媚，一面动手动脚。“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！”月媚用力推他。

“我想你想疯了！”程克安把手伸进她的裙里，乱抚乱摸。

“程克安，你再不放手，我要喊救命。表姐就在下面。”

“好啊！叫吧！美宝看见我们拥作一团，她当然生气，我就告诉她，潘美宝，我不要你了，我要娶月媚。她恨死我，当然告诉伟烈，于是程、潘两家，家散人亡。”

“你好卑鄙，好阴险。”

“潘伟烈两姐弟待你那么好，你想恩将仇报？那你就答应我吧！”

“你到底要怎样？”

“陪我上床。”

“现在？如果我们再不下去，表姐要上来了，那时候，真的是家散人亡。”

“除非另外约个日子！”

“不！”

“那就现在吧！”程克安饿虎擒羊似地狂吻她，月媚隐约听见高跟鞋的声音，她知道美宝等得不耐烦，上楼来了！

月媚踏了他一脚：“表姐上来了！”

“由她！除非你给我一个日子。”

月媚念头一闪：“好！星期日！”

“唔！”程克安拉好衣眼，出门前说，“星期日我会找你！”

星期日，伟烈穿着黄T恤，蓝马裤，短靴，推开月媚的房门，看见她躺在床上双眼瞪着天花板。

“八点半了，还赖床。快起来，九点半集合，你还有半个小时打扮。”

“伟烈，我想不去了！”月媚坐起来，“我有点不舒服，再晒太阳，我会晕的；而且，你们去骑马，我又不会，多没意思！”

“你不去，艾妃、雅莉她们会很失望。”

“这样好不好？今晚大家还要吃饭，跳舞的。你回来接我去吃饭，反正你也要回来换衣服的。”

“你不是不舒服吗？还能跳舞？”

“我只是睡眠不足，多睡一会就没事了。今晚你喜欢我穿什么衣服？我穿好衣服，等你！”

“我喜欢你穿那条黄色的裙子，配上我送给你的宝石项链，我六点半回来接你！”

“你要走了！”月媚把他拉下来，用两只手抚摸他的脸，“让我好好地看看你！”

“傻瓜，以后你还要看好几十年。”

“不，我福薄，也许没有太多机会。伟烈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也是我唯一的家人，假如我失去你，我就不能再生存。”

“我也不能够没有你！”

“你不同。你没有我，还要好好活下去，为自己而活、为我而活，做个好医生解救病人的痛苦。你要活得充实、活得幸福；否则，我在天堂也不会快乐！”

“你今天尽说傻话，快睡觉，打扮好了等我回来！”

“伟烈，亲我一下。”月媚拥紧他。

伟烈低头吻了她，她揽着伟烈不放，两个人缠绵了好一会儿……

月媚穿了黄色长裙，戴上伟烈送给她的项链。程克安进来，穿着日式睡袍。

“表姐打牌去了？”月媚推开他的手，“别弄皱我的衣服，乖乖躺在床上。”

程克安往月媚床上一躺，解开睡袍。

月媚走到床边，程克安拉她一把，她倒在程克安的怀里，程克安揽着她拥吻。

她缓缓伸手到枕下，拿出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刀，突然她推开程克安，双手紧握着刀柄，把利刀往程克安身上狠命插下去。

“你……”程克安痛苦，诧异又迷惘。

“我杀死你这个禽兽，杀死你这个色魔！”月媚压住程克安。每说一句就插一刀，程克安身上的血溅在她的脸上、身上，“你死了！表姐可以过好日子，伟烈可以做医生。

你的钱不能捐出去，因为你没有立遗嘱。我恨你、恨你，杀你、杀死你……”

程克安被插了十几刀，月媚的神志迷乱，她拿了一瓶滴露喝了一口又一口，她沙哑着声音说：“表姐，伟烈，没有人会欺负你们，我杀了他！我杀了他！”

她扔下玻璃瓶，满面酸泪，她沉吟着：“伟烈、伟……烈，我爱你！”于是，她在胸口致命处狂力插了一刀。死前的一刹那，她抓住了伟烈的相片。

正在吃午餐的伟烈，心房突然跳得好厉害，脑海里老是出现月媚的影子。

“我要打个电话！”

“电话就在你后面。”

他拨了电话：“阿四，请月媚姑娘听电话！”

“吃饭不忘表妹，”海澄哈哈笑。

“什么，阿四？你再说一遍，啊……”伟烈手一松，电话跌下来，他托住头，身体摇晃了几下。

雅各连忙过去扶住他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月媚……死了！”

雅各手一挥：“我们立刻到程家。”

雅各第一个冲进月媚的房间，看见床上、墙上、地上都是血，还有两个恐怖尸体，他吓了一跳。伟烈看见月媚脸上点点血迹，身上插着一柄刀，他立刻晕了过去。

大家立刻施行急救，伟烈一醒过来，惨叫一声：“月媚！”他跪在地上把冰凉的尸体拥进怀里，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艾妃、雅莉和依芙哭作一团，西敏和海澄也六神无主。

雅各定了定神，蹲在伟烈身边：“我们找到两封信，一封是你的。”

“月媚给我的信，替我装好！”伟烈泪眼迷糊地笑着，“她穿了黄色裙子，戴了项链，她好漂亮啊！雅各。”

“是的！”雅各哽咽着，“把月媚抱在长沙发上，你休息一下。”

“不！月媚喜欢我抱住她！她冷，你看她的手有多冷？”

那时候，美宝闻讯赶回来，她看见丈夫死得那么恐怖，禁不住扑过去嚎陶大哭：“谁杀了他，谁那么忍心杀了他！”

“美宝姐，月媚姐也死了！”

“月媚！啊！月媚，你死得好惨。”美宝呼天抢地。

“美宝姐，月媚有一封信给你！”

“遗书？”

美宝把信拆开——coc1 表姐：程克安占有了我的身体后，他要和你离婚，娶我。他不是一个好丈夫，他一直在伤害你，也在伤害伟烈。为了你和伟烈的幸福，我杀死他。表姐，情非得已，我不能看着你一无所有被踢出程

家，也不能让伟烈有机会下手杀程克安，因为杀人是要偿命的。我爱伟烈，有义务保护他，请你原谅我！……coc2

“美宝姐晕过去啦！”

众人忙乱了一会，伟烈对雅各说：“我抱住月媚不能看信，你把信念给我听，好吗？”

“那是你的私人信呀！”

“没有什么秘密的，一定是叫我不忘记她的生日，你念出来。”

雅各看了看众人，鼓起勇气念出来。

coc1 亲爱的伟烈：很抱歉，今晚我不能陪你去跳舞，因为我太累，需要休息。不过我穿了黄裙子，戴上你送给我的项链，我是不是很好看，你高兴吗？

你一直问我，这一个多月以来，为什么闷闷不乐？那是因为我在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，给程克安奸污了。他答应我只是一次，永远不会有第二次，所以，我虽然因为失去处女贞操而痛心，但仍然继续活下去。想不到半个月前他又强奸我，以后他一直想占有我，我知道自己永远不能逃离魔掌。因为他手上有一张王牌——就是你。如果不和他合作，他把我和他的丑事告诉你，他知道你牛脾气，一定会对付他，他要你为他毁掉前途，在监牢过一生。我不能让他伤害你，也不能再忍受他的侮辱；于是，我杀死他！你答应过我，假如我死了，你会活得更好，努力读书，做个好医生，帮助穷人，多做善事。

你成功，你有幸福，我在天堂也会笑，答应我！勇敢地活下去……coc2

伟烈突然站起来，把月媚的尸体放进雅各的怀里，他像疯狗似的扑向程克安：“你这禽兽，你敢污辱月媚，我杀死你，我要杀死你！拿把抢来……”

海澄、西敏拉住他，可是伟烈力大无穷，雅各放下月媚，过去拉住伟烈：“月媚已经杀了他！程克安已经死了！”

“该死！”美宝冷冷地说，“死得好！西敏，打九九九，把他那丑陋的尸体搬走！”

“杀死他，我要替月媚报仇，”伟烈仍在疯，汗和泪水混在一起。

“艾妃！”美宝抱住她，哭了起来。

雅莉蹲在月媚身边，把她的眼皮抚下，她的眼泪一颗颗滴下，洗清了她脸上的血渍。

当时情况很乱，哭的哭、叫的叫、闹的闹，雅各怕控制不住伟烈，终于忍痛一拳打晕他，对海澄说：“你和西敏立刻送他进医院，一步也不要离开他，我留下来等警察。”

西敏和海澄一人一边扶住伟烈，雅各送他们上车：“记着，一分钟也不要离开他，办妥这儿的事我会立刻去医院。”

“雅莉，她……”西敏最不放心的。

“我会安慰她！”

经过一段时间，伟烈的情绪逐渐平复，这天，他主动约雅各见面。

雅各看见伟烈，很高兴：“这些日子你一直躲起来不肯见我们，你好吗？”

“瘦了，精神还支持得住。前些日子心情不好，害大家担心。”伟烈牵起嘴角，带来了罕有的微笑，“大家都好吗？”

“艾妃婚后的确做了个好主妇，她很会侍候翁姑；雅莉已没有那么孩子气；西敏选读社会系，希望将来能解决社会的难题；依芙已进了大学；海澄

很少嬉皮笑脸，事实上我们每人都想念你！”

“谢谢！谢谢大家。雅各！我今天约你见面，是告诉你我明天去英国。”

“你要出国？留下美宝姐。”

“其实这也是她的意思，她认为我到外国读书，对我比较好。雅各，我走后，我希望你和艾妃有时间去探望姐姐，她一个人很寂寞。可以吗？”

“我会把美宝姐接到我们家里去，这样易于照顾，大家也热闹些。”

“这个倒不必，姐姐准备把旧屋卖掉，另买一幢新的。她说我由英国回来，就有一个家。啊！谢谢你们送给月媚许多玫瑰。”

“我们六个人每星期上一次坟，就是没有碰见你，以后，我们还会常去。”

“谢谢！其实，我每次躲着，你们看不见吧！有你们照顾姐姐和月媚，我很安心！”

“明天我们给你送机。”

“不必麻烦了！”

“你忍心离开香港之前，不和大家见一次面？”

“好吧！明天见！”

第二天，虽然下雨，但是各人都来了，四剑侠拥抱在一起，依依不舍。雅莉和伟烈感情深厚，也加了进去。艾妃和依芙安慰哭得肝肠寸断的美宝。

“伟烈哥，你要好好念书，将来做个伟大的医生。”雅莉边哭边说，“不要令月媚姐失望，还有美宝姐……”

“我一定会做个真正为人类服务的好医生。”伟烈抚了抚雅莉，鼻子直发酸，“你长大了，不再是小孩子，要听话，不要再任性！”

雅莉伏在西敏的怀里直喘气。

伟烈跟每一个人握手道谢，当他和艾妃握手时，他说：“请多照顾我姐姐！”

艾妃哽咽说：“她就是我姐姐。”

伟烈入闸的时候，美宝扑过去揽住弟弟，姐弟俩哭作一团。

这情景，连大男子汉的雅各也忍不住下泪，相依为命十几年的姐弟，被迫分离。

扩音器第三次召集，艾妃和依芙过去把美宝拉开：“你随时可以去英国看伟烈。”

伟烈向大家挥挥手，再三回头，终于入闸了。

“再见！伟烈！”每一个人举起手说。

走出机场，雨停了！天边露出一束阳光，那娇艳的彩虹仍然在展耀它的七彩缤纷。

“天晴了，真好。”雅莉望着天空，“伟烈哥会有一个愉快的旅程！”

